DE PARIS A JERUSALEM

CHATEAUBRIAND



[法] 夏多布里昂著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ISBN 7-208-04100-8
9 787208 041004 >
定价 24.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法]夏多布里昂著 曹德明 徐波 杨玉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法)夏多布里昂著;曹德明,徐波,杨玉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ISBN 7-208-04100-8

Ⅰ.从… Ⅱ.①夏…②曹…③徐…④杨…
Ⅲ.游记-法国-现代 Ⅳ.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479 号

责任编辑 谌 嘉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法]夏多布里昂 著

曹德明 徐 波 杨玉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59,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ISBN 7-208-04100-8/K·942

定价 24.00 元

译　　序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以其优美的文笔和对大自然富有诗意的描绘享誉世界文坛，他的大部分作品早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但他的长篇游记《从巴黎到耶路撒冷》至今仍未被译成汉语。该书发表于1811年，作者在书中对所游历的各国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作了令人信服的纪实描写，对各地的历史背景作了详尽的介绍，尤其是作者在游历时的丰富联想和独特评价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普遍赞誉。鉴于该书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之更全面地了解这位文学大师的写作风格和创作思想。

夏多布里昂在发表了《基督教真谛》之后得到了拿破仑的赏识，因为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与拿破仑复兴天主教的意愿不谋而合，而且还迎合了民众在大革命的动荡之后希望恢复宗教生活的心理。作者因此而被任命为驻罗马大使馆一等秘书，后又被任命为驻瓦莱公使。然而，在对宗教的看法上，夏多布里昂与拿破仑有着很大的分歧，前者为宗教说话，目的是维护旧制，而后者则希望利用天主教会来加强自

己的统治。矛盾的激化导致夏多布里昂于1804年辞去了公职。为了证实《基督教真谛》中提出的设想，他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沿地中海各国的游历，目的地就是圣地耶路撒冷。评论家们认为夏多布里昂进行这次游历是出于以下理由：作为《基督教真谛》的作者理所当然要去朝拜一下圣地，同时为《殉教者》一书的写作做准备。

夏多布里昂先后游历了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北非，希望在游历中找到《基督教真谛》的有力佐证。他在这部游记中详细记录了充满风险但又魅力无穷的整个游历过程。作者对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国风貌的描写充满了激情：华美的雅典古卫城、奢华的亚历山大、令人赞叹不已的迦太基废墟在他笔下一一再现，他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的感叹以及对历史上基督徒的欺诈行径的愤慨随时流露于笔端。夏多布里昂对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兴衰过程作了深入探讨，并在书中时时提醒读者，时间对任何人类的杰作，无论是宏伟的建筑还是壮观的文化设施或强大的政治体制，都有着强烈的作用力，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威尼斯城垣上的裂痕、斯巴达和死海海岸的沉沦、大漠的风沙，还有那已成为遥远过去的美丽的美洲森林都无不证明了这一点。通过这一主线，夏多布里昂让读者切实感受到了“废墟的必然命运”，任何词语、思想和信仰都无法延缓这种命运的到来。

为了这次游历，夏多布里昂在动身之前就阅读了大量历史地理著作和他人发表的有关游记，充分的事先准备使他的描写既准确又丰富，既能广征博引又能拓展想象的空

间，他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宛如一幅幅生动精确的各国风情画卷。在游历过程中，夏多布里昂每到一处便追忆历史，缅怀古代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大发思古之幽情，同时参照他人的游记作出精辟的点评。

从希腊出发到回到法国，作者按顺序将《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全书分为7个部分。

沿着作者游历的路线，在参观古迹遗址时，读者仿佛和他一起在瞻仰那已经失落的文明，并了解到作者希望通过追溯历史去寻觅现代文明之源的真实愿望。从作者的感想中可以看出他对过去的辉煌极为称颂赞叹而对现状无比忧虑伤感。他认为自己已经深刻了解历史之谜，并试图将自己的发现告诉读者，以充满激情的描述去感动读者。夏多布里昂对希腊和东方的描写非常着力，尤其是对希腊情有独钟，书中希腊之旅写得最为完美。在作者看来，希腊"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但却是平静的国度"，"被毁的古迹上弥漫着奴役的沉寂"。然而，他无法忘怀这一令他产生美好情感的国家。游记于1827年被收入作者全集时，他在书中又附加上了"希腊记事"。在生活中夏多布里昂也同样处处维护希腊的利益(如在巴黎商会极力为希腊说话)。本书对希腊和东方的成功描写得到了评论家的广泛好评，被认为可以作为其他游客的导游手册。众多文学家(如拉马丁、福楼拜、内瓦尔等)就是受到该书的影响才进行了游历，并发表了作品(内瓦尔的《东方游记》就是一例)。夏多布里昂在这次游历时带有一名仆从，在他的影响下，仆从也写起了日记，并于1901年发表了《夏多布里昂的仆人从巴黎到耶路

撒冷之旅》。

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将个人的情感陈述和思想上对政治制度、宗教以及它们的起源的反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考古、历史、艺术史方面的知识作者信手拈来，表述深入浅出，完全摆脱了史学单调的描写法。书中还有大量引人入胜的沿途历险故事和名人逸事，读来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这种写法是作者在其他作品（如《墓外回忆录》）中所不多见的。夏多布里昂喜欢历史，早年就偏爱编年史，曾有过要运用优美的文字描写历史学家和超越历史看待历史事件的愿望。因此，他在写作时运用语言极为严谨，作者的另一部著作《阿达拉》就被认为是“法国文学中的一场革命”。读者在《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中也不难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手段在真实的事件和想象的真实之间建立了巧妙的联系，真实的游历和心路的旅程完全一致。在阅读时，读者有时很难分辨出作者是在作客观描写还是在作自我解剖式的自传。正因为如此，读者可以透过他所描写的遐想，推理出语言形式所表示的真实含义，并理解其言外意义。凡是对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有所研究的人，无论是崇拜他的还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都无不为其语言的魅力所折服。“作家通过文体而存在，文体不像思维那样可以具有世界性，各人的文体有各自的故乡，各自的天地……”。“真实性”无疑是夏多布里昂和其作品的最好写照。通过想象写现实，通过现实写想象，两者互为作用，在他的笔下，修辞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是平衡生活的标准，甚至可以超越生活本身。因此，把夏多布里昂视作语言大师

并不为过。

综观全书，可以认定夏多布里昂是一个思想活跃情感丰富的作家，他以自传的方式描写人文景观和历史事件，并将个人观点融于其中。作者在《墓外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写作时主要是作自我解剖，我想在死亡之前追溯我美好的年华，对我那难以解释的心作一番解释。"《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从小说过渡到编年史，从自传过渡到传记，作者在自我表达时作自我解剖，在谈论他人和对各地名胜古迹进行描绘时确定自己的身份。通过阅读这部游记，我们面前仿佛呈现出一个人类文明的巨大墓地，它已被人类所遗忘，早已破败不堪，夏多布里昂不仅使其作品再现了过去的文明，更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他在本书最后一页上是这么说的："不管怎样，如果我的名字能流传后世，那说明我没有糟蹋语言，如果我的名字注定要被人遗忘，那说明我是在白费力气。"

夏多布里昂优美的语言、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和精准的描写构成了这部游记的魅力所在，相信会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和喜欢。

曹德明

2001 年 3 月

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已出）

被背叛的遗嘱

米兰·昆德拉著

巴山鬼话

陈明伦著

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

［法］罗兰·巴特著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法］罗兰·巴特著

批评与真实

［法］罗兰·巴特著

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

［法］罗兰·巴特著

S/Z　［法］罗兰·巴特著

美学散步　宗白华著

罗马人　R.H.巴洛著

希腊人　［英］基托著

两种声音的回忆

——[illegible]

［法］[illegible]著

文化帝国主义

［英］汤林森著

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

[illegible]著

历史撷影

［美］约翰·托兰著

论宽容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

人生的智慧

［德］阿·叔本华著

目　　录

第一部分

希腊之旅

我暂时搁下了《殉道者》的写作：这部作品的大部分书稿均已草拟完成，但在定稿之前，我觉得应该先看看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别的作家有他们自己的素材来源，而我则需要通过各种努力才能弥补这一空白。因此，这本游记中未记录的名胜景观都可在《殉道者》中找到有关描写。

经过这么多年的奔波后，是什么原因又促使我出国远游呢？除了上述的主要动机外，我还有一些别的打算：东方之旅可完整地实现我长期以来决心完成的研究工作。在美洲荒无人烟的地方，我已领略了大自然的遗迹；而对于人类的辉煌文明，我却只了解克尔特文化和罗马文化；雅典、孟斐斯还有迦太基文化的遗迹都有待我去参观了解，而且，我还想去瞻仰耶路撒冷的风采：

在那里，

他虔诚地拜谒圣墓，完成自己的心愿。（拉丁语）

如今再讲什么朝圣的心愿会显得有些怪异。就这一点，我可毫不掩饰地说，我早已跻身于宗教信徒之列了。也许我是最后一个怀着旧日朝圣者的思想情感和带着去圣地

努弗的桔树下。

28日,我从威尼斯起程。于当日10时登船驶向陆地,东南风恰能鼓起船帆,但并不致于作浪滔天。船渐渐远离威尼斯,我看着城市的灯火逐渐隐没于地平线之下,我努力辨认着那些沙滩密布的海中小岛,它们如繁星般点缀在波涛之上。这些岛上不见堡垒要塞,却布满了教堂和修道院。招待所和检疫站的钟声悠悠传来,在这危险四伏、风暴窥伺的海洋上不由的使人觉得安详平和。我们与一个岛靠得很近,可隐约看到僧侣们在看着我们的船驶过,他们的神气看来就像久航后刚回归的老水手:或许,他们正为旅人祝福,因为他们想起了当年曾在埃及作为异客的情形:"因为你们也是埃及的客人"(拉丁语)。

船在日出之前就靠了岸,我搭乘一辆邮车到的里雅斯特去。这样,无需绕路,我就可以参观阿奎勒亚省。对于贺拉斯和维吉尔的故乡被匈奴人和哥特人攻破的地方我毫无兴趣,对寻访这两支大军为上帝复仇的遗迹更是不屑一提。29日中午,我进了的里雅斯特城。城市的规划极为齐整,天也还算蓝,但周围却是重山秃岭;而且,那儿连一座博物馆都没有。意大利的气息在这儿已消失殆尽,人们能感受到的只是荒蛮的气息。

法兰西驻的里雅斯特城的领事塞吉埃先生很热情地为我找了一艘即将开往士麦拿(今伊兹密尔)的船:船长将我及仆人接上了船。船长很是周到,在经过摩里亚时,他会让我下船,我将由陆路穿过伯罗奔尼撒半岛;船会在阿提卡角等我几天,如果我一直不露面,他们就会继续航程。

我们于8月1日凌晨1点启锚出航。出港时就遇上了逆风。伊斯的利亚的沿海地区地势低洼，腹地却是山脉。地中海沿岸均为文明昌隆之国，海中明媚的小岛星罗棋布，各岛海岸上种满了爱神木、棕榈树及橄榄树，这不禁立即使人想到这儿可是阿波罗、海洋女神和维纳斯的故乡；而大西洋上风暴肆虐，周围净是未开化之地，它应是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的摇篮了，或者是那些坚信上帝之伟大及其无所不能的基督徒们的领地。

到2日中午，风向转了，但日落时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船到克罗地亚海湾边，我们听到了最初几声惊雷。到下午3时，我们落了帆，在船长舱中的圣母像前悬起了一盏小灯。

我感叹这种信仰有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它使这广袤的海洋王国完全听命于一位柔弱的女性。在陆地上时，水手们和常人一般明理而睿智，但面对死亡，理智也无能为力，这时，所有的人都成了信徒，在风暴的淫威中，与理性的光辉相比，圣母玛利亚像前的明灯更能让人心安神定。

到晚上7时，暴风雨奏响了高潮。海上风雨如磐，电闪雷鸣，我们这位奥地利籍的船长开始祷告上苍，我们也随之为弗郎索瓦二世、为自己、也为海员们祈祷"葬身于这个神圣的大海之中"(意大利语)。水手们或裸身站着，或跪倒在炮台之上，与船长的祷告相和。

暴风雨一直持续到晚上。所有的船帆均已收起，船员们都各自回舱了，只剩我独自一人守在舵手身旁。以前，在风暴更猛的海洋旅程中，我有时就是这样度过长夜的。但

那时我还年轻，在我眼中，海浪的咆哮，大洋的寂静，海风、暗礁甚至危险都是那么富有情趣，但在这次旅行中，我已发现那些事物已不再具有往昔的面貌。我知道这些少年时的幻想是多么不切实际，但人的思行通常相悖，我如今仍在穿越惊涛骇浪，仍满怀希望，还要追逐幻梦。我在船尾踱着步，借助驾驶舱中照着罗经的灯光，不时用铅笔记下所得。舵手诧异地看着我，我想他大概把我当成了法国海军的军官，像他一样关心着航线：他不知道，我的方向感可不如他，他必比我更能确定港口的方位。次日，即 8 月 3 日，风向西北。我们快速通过了波莫岛和佩拉格鲁希岛。船的左弦是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最后一些岛屿；向右舷望去，我们能看到圣·昂杰洛峰，即以前所说的加尔加纳峰，它屹立于意大利海岸，覆盖了靠近锡朋托遗址的曼夫雷多尼亚地区。

4 日，海上风平浪静，但在日落时刮起了密史脱拉风[①]，我们仍继续着航程。深夜 2 时时，夜色分外美丽。一位青年水手吟唱起第七首耶路撒冷圣歌：

此时，埃尔米亚置身于多阴的植物中……

声调极高的歌声，随着诗句逐渐走向低潮，其声调亦变得极为低沉。一位水手唱出的这幅田园美景在我看来更是迷人之极。先贤们有些奇特的习惯：提俄克里托斯曾将他诗中的牧羊人置于海边；而维吉尔乐于体验海员们的乐趣：

冬天是欢乐季节，农夫们无忧无虑地享受；当满载食物的船只靠岸时，欢乐的水手们在船尾挂上了花环。

---

① 法国南部沿着下罗讷河谷从北向南吹的一种干冷强风。

(维吉尔,农事诗 7,302—304)

5日那天,狂风怒号,一只浅灰色的鸟儿随风飞来,看起来很像云雀。我们收留了它。一般说来,海员们都喜爱与他们动荡不安的生活孑然不同的事物。他们喜爱一切与记忆中的田园生活相关的事物,诸如鸡鸣犬吠及鸟儿们的迁徙。当日上午11时,我们到达了位于意大利奥特朗托角和阿尔巴尼亚兰盖塔角之间的亚得里亚海的门户。

我终于到了希腊文明和拉丁文明的边缘。毕达哥拉斯、阿尔西比亚德、西庇阿、恺撒、庞培、西塞罗、奥古斯都、贺拉斯还有维吉尔都曾穿越了这片海域。这些名人们为这片变幻的海洋留下了多少财富啊!而我一个无名的旅行者却重新走过当年希腊和意大利的伟人们走过但早已不在了的航线,去寻访这两个国度中的缪斯女神;但我终究不是维吉尔,而诸神也早已不在奥林匹斯山安居了。

我们向法诺岛驶去。在旧地图中,该岛与梅尔莱尔暗礁一起被冠以奥托诺斯或卡吕普索之名。

唐维尔就用了这个名称标示该岛,而勒谢瓦利埃正是靠了这位地理学权威的指点才在法诺岛上找到了尤利西斯为祖国痛哭的地方。普罗科匹厄斯在其《秘史》一书中指出,如果将科孚岛周围的某个小岛视为卡吕普索岛,那个荷马所叙的故事也就很可能确实存在。的确,从卡吕普索岛到科孚岛一条船就可以办到,但并不这么简单,尤利西斯出发时正遇上顺风,经18天的航行后,他才见到斯刻里亚岛从波涛中升起,状似盾牌。

但若法诺岛即是卡吕普索岛,它必与斯刻里亚毗邻。

那么无需18个日夜的航行，尤利西斯早就可以从他造船的树林中直接看到科孚岛的海岸。而普林尼、托勒密、蓬波尼尤斯·梅拉还有不公开其名的德·拉韦纳，都丝毫未能阐明这个问题；如今，关于荷马时代的地理状况，我们可以求教于伍德及现代学者们；连同斯特拉波，他们都认为卡吕普索岛位于非洲大陆马耳他海的沿岸地区。

尽管我只在法诺岛上找到一小堆发白的岩石，我还是满心希望它就是那迷人的卡吕普索岛。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按荷马描述的那样在岛上栽下一片"在烈日炙晒下干枯的树林"，我还要种下松树和布满海鸟窠巢的桤木；或者，按费奈隆的描写，我可在岛上找到片片桔林，还有那些令人赏心悦目的奇峰异岭。那些不会借费奈隆和荷马的眼睛去观赏自然的人是多么不幸啊！

到晚上8时，风已止了，海面亦已平静，船儿丝毫都不晃动。在那儿，我头一回欣赏了希腊的日落；在那儿我度过了在希腊的第一夜。船舷左边是法诺岛和向东伸展的克基拉岛，我们的目光穿越这些岛屿，遇上埃品鲁斯那高高的陆地。人们经过的阿克罗塞罗尼群峰在北方，即在我们身后形成一个圜形，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入口。在船的右侧，即在西边，太阳下到了奥托朗托海岸边。我们前方则是伸展到非洲的汪洋大海。日落的余晖并不十分鲜艳：落日隐在云中，将白云染成了玫红色；它继续落向地平线，不出半个小时，暮色就已降临。在短暂的日暮过程中，太阳刚落山时，天空是白色的；待到它完全下山后，天空变成了浅蓝色；而在次日日出之前，天空呈现出灰白色。星星在这美丽

的夜空中接连升起；它们看起来很小，发出淡淡的光芒；但那光芒却是金黄色的，柔和至极，我都不知该如何形容。海平线上笼着一层淡淡的雾气，海天已融为一色。法诺岛或是说卡吕普索岛的下部，可以看到渔民们点亮的灯火：稍稍运用一下想象力，我就似乎看到了仙女们点燃了忒勒马科斯的航船。也只有我听到了瑙西卡[1]正与伙伴们嬉戏，或是安德洛玛刻[2]在维西莫伊斯河畔哭泣；因为我遥望远方时，在透明的阴影中隐约见到了斯刻里亚山和巴特罗托姆山峰[3]：

古代诗人虚构的奇事（奥维德，爱情诗 3，6，17）

气候环境或多或少能影响人们的品味与情趣。在希腊，一切都是那么柔和，大自然则如先人们描写的那样宁静。当我们仰望纯净的天空，看看雅典、科林斯与爱奥尼亚的优雅景致时，就会理解为何帕特农神庙是如此和谐，古希腊的雕像看来极为安详纯朴，很少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在这个缪斯生活的国度中，自然非但与人没有丝毫的距离，反而引人去爱一切匀称和谐的事物。

6日，依旧风平浪静，我得暇认识科孚岛。尤利西斯在遇海难后曾被赤条条扔上了这个岛。但愿阿尔喀诺俄斯[4]的宫殿只因了那些悲剧故事而闻名遐迩！但我却不由自主

---

① 关于希腊的夜景，见《殉道者》第一及第十一册。——译注

② 瑙西卡是希腊神话中准阿喀亚王阿尔喀诺俄斯和阿瑞忒的女儿，曾救助过奥德修斯。

③ 安德洛玛刻是希腊神话中赫克托耳的妻子，以对丈夫钟爱著称。

④ 希腊神话中波塞冬的孙子。据荷马史诗《奥德赛》，他款待过被一场暴风吹上岸的奥德修斯。

地想起了修昔底德不惜笔墨描写的克基拉岛的动荡不安。此外在歌颂阿尔喀诺俄斯的花园时，荷马运用诗意的美妙语言描写斯刻里亚岛的命运。亚里士多德因一时冲动，说了哲学并非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话而被放逐该岛；亚历山大在年少时远离菲利浦国王的宫廷，来到这个著名的岛屿。当年岛上的居民都曾见到过这位将来全副武装的环球旅行者在岛上迈出的第一步。岛上有很多居民曾摘取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桂冠，他们的名字也因在西莫尼季斯的诗篇中和坡力克利塔的雕像上而不朽，费阿克斯人的岛屿摆脱不了其双重命运，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那儿依旧上演着一出夹杂着荣耀与痛苦的戏剧；法萨卢斯战役后，加图在克基拉岛上与西塞罗会晤；这两个罗马人的会见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这是怎样的两个人啊！这是多么深切的痛苦！命运又给了他们多么沉重的打击！加图想把幸存的共和派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西塞罗，因为西塞罗曾任过执政官；接着他们两人又分了手，一个将在乌提卡被剖腹挖心，另一个将其首级带给“三人联盟”[①]人。不久之后，安东尼和屋大维娅[②]又在克基拉岛举行了婚礼，这不幸的婚姻让世人为之倾洒了多少热泪；而此事刚过去了半个世纪，阿格丽品娜又在婚礼的原址上为恺撒大帝举行了葬礼。似乎命运安排这个小岛为两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与塔西佗）提供了最为悲壮

---

① 公元前60年，庞培、恺撒和克拉苏曾因小加图的反对而结为“前三头同盟”。

② 屋大维娅系安东尼的政治对手屋大维的妹妹。

的素材,并让他们用各自的语言描写出来。

另外一系列的事件及风土人情的描绘也经常提及克基拉岛(当时称为科孚岛),那是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的历史中,在《上帝的丰功伟绩由法兰克人建立》丛书中;这支十字军由科孚岛出发,并将一位法国贵族推上了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若我在此还要提及在尼西亚宗教评议会议以其教理扬名的科孚岛大主教阿波利多尔,谈及该岛在信奉基督教后的其他几位主教,如乔治和圣阿尔塞纳;若我再说明科孚岛的教会是唯一未遭戴克里先毒手的教会;若我还提及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是从科孚岛踏上东去朝圣的旅程的,恐怕我真会贻笑大方了。历述了荷马、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西塞罗、加图,还有恺撒的名字后,如何再提及克洛德统治时期的克拉基人的门徒圣伊阿宋、圣索西斯特拉特呢?为争取独立而牺牲的烈士是否就比捍卫真理的烈士更伟大呢?索西斯特拉特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他们应互爱互救,靠修行去靠近上帝,他因此而在一只青铜制成的牛身中被焚;献身罗马的自由解放事业的加图是否就比他更英勇呢?

看到科孚岛的海岸时,我有暇在脑海中重温所有这些记忆。在海岸边,风全停了,我们因此无法前行。读者们可能希望刮起顺风,送我至希腊,从而结束我的离题万里:7日早晨,这一愿望可以实现了。西北风吹起,我们向克法利尼亚驶去。8日,累夫卡斯即今日的圣摩尔出现在船舷左边,它与伊塔刻岛突兀的岬角和克法利尼亚的低洼地区混成了一片。如今在尤利西斯的故乡,我们既看不到涅里同

山上的森林，也看不到拉厄耳忒斯所栽的那13株梨树。这些梨树就和当年亨利四世征战埃夫里时所栽(作为联络地点标志)的那两株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梨树一样，已不复存在了。我远远地向厄梅居住的茅屋，还有那条忠诚的狗的坟茔致敬。人们只曾提过一条因忘恩负义而闻名的狗，它叫马特，我记得它的主人是英国兰加斯特王朝的一位国王。历史乐于记住这条不义之犬的名字，就像她乐于记住一个屡遭不幸的人一样。

9日，我们沿着克法利尼亚海岸航行，向着赞特群岛快速前进。岛上的居民追根溯源，以证明其源于特洛伊文明；他们自称是达耳达诺斯之子，即那个带给赞特人一个殖民地的扎金索斯的后代。他们在西班牙建立了萨贡托；他们热爱艺术，爱听荷马诗歌的吟唱曲，他们常为被流放的罗马人提供栖身之所，在那片土地上，人们竟还找到了西塞罗的骨灰。如果赞特的确是被流放者的避难所，我非常愿意向它祭拜，并在它的名字上加上地中海东岸的金岛、花岛。中世纪时，人们又发现了该岛上一个仍不为人知的传说。

拉·普依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在去巴勒斯坦途中逝于赞特。因为此前有人曾预言公爵将死于耶路撒冷，人们就断定在14世纪时，赞特被称作耶路撒冷或者该岛的某个地方叫做耶路撒冷。此外，赞特因其石油资源如今又像希罗多德所处时代那样闻名于世，而其所产葡萄亦可与科林斯的媲美。

从诺曼底的朝圣者罗伯特·吉斯卡尔到我，一个布列塔尼的朝圣者，其间跨越了许多年；在这段时间中我的同胞

维拉芒爵爷也曾经经过赞特。1588年，他由布列塔尼他的领地启程去耶路撒冷，他在其游记的开头写道："宽容的读者，你会看到我这小小的劳动成果，请对书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予以指正；若你能像我献上此书那样真诚地接受它，你将赋予我勇气，使我将来敢于按我自己的意愿为法兰西奉上更精美的文章。再见。"

维拉芒爵爷并未在此驻足，和我一样，他看到了这座岛，但却被专横的北风吹到了摩里亚。我焦急地盼望着看到希腊的海岸线；我的目光在地平线上搜索着。终于，我透过云层看到了它。10日清晨，我在日出之前就站上了甲板，当太阳跃出海面时，我看到了远处高耸的模糊的山影：这就是厄立斯的群山。看来辉煌荣耀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因为它可使其裁判者异常激动。至10时，我们从纳瓦林和被斯法忒里亚岛遮蔽的古老的皮洛斯前方经过。这两个名字同样声名遐迩，前者是在史书中，后者则在神话中。这日中午，我们停泊在美塞尼亚的摩冬，即以前所说的墨托涅。下午1时，我登上了陆地，脚下踩着希腊的土地。我所在之地离奥林匹亚10法里，离斯达30法里，我正循着当年忒勒马科斯去向墨涅拉俄斯打听尤利西斯消息的路途前行；而我离开巴黎还不到1个月。

我们的船停泊在摩冬城半法里之外。位于由陆地夹出的水道和萨皮安扎及卡布雷拉诸岛之间，从这个角度望去，通向纳瓦林的伯罗奔尼撒沿岸显得阴暗而贫瘠。海岸线后方稍远的土地上耸起几座山峰，它们长满了枯萎的野草，看似白色的沙丘，然而那就是爱格峰，皮洛斯就建在它的脚

下。而摩冬看起来就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市。四周环绕着哥特人那些已近倒坍的堡垒。港湾中见不到一艘泊船，河岸上也没有一个行人，四处是一片寂静且被废弃、被遗忘的景象。

我和船长登上一只小艇想上陆地看看。当我们靠近海岸，当我已准备好扑向那片荒凉的海滩，去瞻仰艺术与天才的国度时，却听到有人用话筒从一个城门中传唤我们。我们于是不得不掉转船头，驶向摩冬的城堡。远远地，我们就看到在一块岩石上站着一些全副武装的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和一些好奇的土耳其人。待到了传话可及的范围内，他们就用意大利语向我们大声呼喊：欢迎！如同一个真正的希腊人，我留神倾听在美塞尼亚海岸上听到的这第一句吉利话。那些土耳其人跳入水中，将我们的小艇拖到岸边，又帮助我俩跳上了岩石。所有的人都在同时说话，他们用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向船长问了无数个问题。我们通过一座半坍的城门走入城中去，并走上了一条街；与其说是街，还不如说是座真正的兵营，它让我马上想起了德·博纳尔德先生的妙语：土耳其人在欧洲安营扎寨。无论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方面，这句话都如此贴切，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摩冬城里的鞑靼人盘着双腿，在家门口的像是棚铺或是木桌之类的东西上，且隐在家家户户垂下的厚重的布帘投下的阴影中。他们抽着烟袋、喝着咖啡，和我印象中的土耳其人的沉默寡语不同，他们谈笑风生，说话声音很大。

我们向阿加[1]的住所走去。那是个躺在一处货棚中一

---

① 古代土耳其宫廷中的高级军官。——译注

种行军床上的穷人。他比较热忱地接待了我们。知道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后，他说要为我提供马匹并派遣一名士兵陪我去科伦面见法国领事维亚尔先生。他还说由于他们已处决了三四百个强盗，以后的道路便会畅通无阻，因而我们可放心安全地穿越摩里亚地区。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三四百个强盗的故事。在通往伊托美山的路上，有一伙约 50 多个强盗使此道很不太平。于是，摩里亚的帕夏（奥斯曼帝国的各省总督），即奥斯曼帕夏亲赴该地考察，他下令包围了那些强人们经常出入的村庄。可对土耳其人来说，要甄别罪犯和无辜者实在是一件既冗长又令人生厌的工作。于是，他们像对付野兽那样将所有出现在帕夏搜捕范围内的人统统处决。强盗们的确都死了，可陪葬的却有 300 个与此事毫无干系的希腊乡民。

从阿加处退出后，我们又去了德国副领事的府邸。当时，法国还未在摩冬派驻代表。副领事住在城外希腊人聚居的小镇上。在所有设有军事岗哨的地方，希腊人与土耳其人被隔离开。副领事向我确认了阿加所述的摩里亚的情况；他还热情地请我留宿，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乘上一艘土耳其轻舟先回船上，然后再随轻舟回到岸上。

我把我的法国仆人朱利安留在了船上，让他随船在阿提卡等我；若我误了船，就到士麦拿再与我会合。我将随身携带的金银细软置于一条皮带内，并将它系于腰间；我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还雇了一个名叫约瑟夫的米兰人；他在士麦拿做锡器生意，会讲点现代希腊语，若我肯出合理的报酬，他愿意担任我的翻译。我告别了船长，和约瑟夫登上

了那艘土耳其轻舟。其时恰逢很强的逆风，我们花了5个小时才到了只半法里之遥的港口，且在途中小船有两次差点被掀翻。掌舵的是一个年老的土耳其人，他灰白胡子，浓粗的眉毛下深陷的双目炯炯有神，还露着一口白森森的大牙；他时而十分沉静，时而发出狂野的呼喊；他颇能代表用渡船运送希腊荒凉海岸边的旅行者的时代。副领事一直在岸边等着我。我们沿着希腊人聚居的市镇前行。一路上，我看到高大的柏树掩映下的土耳其人的坟茔，而大海就在柏树脚下撕裂成片片浪花。在座座坟茔之间，我看到一些浑身缟素的幽灵般的女子，这是唯一能使我略略想起这个缪斯的国度的事物。基督徒的墓地正与伊斯兰教徒的墓地毗邻，基督徒的墓地既无墓碑又无绿树，看来破敝不堪，废弃的坟墓上无序地长着一些西瓜，西瓜的形状和苍白的颜色酷似被掩埋的颅骨。在这两个墓地中，在平等和独立的死亡面前，我却依然发现了帝王与奴隶之间的区别，世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了。

巴泰勒米修士发现墨托涅在古时毫不起眼，因而仅提及了城中的沥青矿井而已。与那些由神祇建造的或被诗人们吟咏的城市相比，墨托涅毫无辉煌可言。在与荷马的作品同称为古希腊最优秀文献的品达的诗歌中，它则从来未被提及。麦加罗人的宣传者狄摩西尼在提及美塞尼亚的历史时也未讲起它，连生于麦加罗城，且为美塞尼亚人提出过极好建议的波利比乌斯(历史学家)对此也一直保持着沉默。普卢塔克(历史学家)和迪奥热纳-拉埃尔斯(希腊作家)也从未提到过该城的任何英雄或哲学家。在阿泰内(希

腊作家)、奥吕-吉尔(语法学家)和麦克罗比尤斯(拉丁作家)的作品中,也未见有关墨托涅的片言只语。而普林尼、托勒密、蓬波尼尤斯·梅拉和拉韦纳的无名氏只是在列举美塞尼亚的城市时才提起它。总算有斯特拉波和波舍尼阿斯(两人均为希腊的地理学家)想在荷马的作品中确立墨托涅的地位。据披舍尼阿斯之说,墨托涅城的名字或源于狄俄墨得斯的伴侣俄纽斯的女儿之名,或源于堵塞港湾入口的那块岩石。在古代史中,墨托涅的名字常被提及,但从未得到过重视。修昔底德曾写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墨托涅城中几支装备精良的步兵队伍。在狄奥多拉斯·德·西西里(希腊历史学家)的断篇残简中记录了布拉昔达抗击雅典人保卫墨托涅城的故事。就是这位狄奥多拉斯将它称作拉哥尼亚的城市,因为美塞尼亚曾被拉栖第梦人征服。拉栖第梦人往墨托涅迁去了一些纳夫普里亚人,而当伊巴密浓达收回美塞尼亚时,这些移民未被赶离他们的新家园。当希腊落入罗马之手时,墨托涅也未能逃脱这一厄运。但图拉真(罗马皇帝)赋予了它一些特权。当伯罗奔尼撒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封地时,墨托涅城遭受了摩里亚(即伯罗奔尼撒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的名称)地区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在遭受了亚拉里克(西哥特国王)的劫掠,甚或是斯底利戈的蹂躏后,摩里亚于1124年被威尼斯人夺走,从而脱离了希腊。一年之后,它重归其旧主,但在1204年再次落入威尼斯人掌中。1208年,一个热那亚海盗又将它从威尼斯人处夺为己有。但威尼斯总督唐多洛又从热那亚人手中夺回了摩里亚。1498年,穆罕默德二世又将它连同整个希腊据为

己有。待到1686年,莫罗西尼打败土耳其人,收复了摩里亚,而土耳其人又于1725年卷土重来。距此3年之后,佩尔格兰来到了墨托涅,他在向我们描述这座城市时未忘添上各任法国领事的诸般丑闻。这些就是从荷马时代到今天的墨托涅城不幸的历史。关于俄国远征摩里亚时期摩洛城的遭遇,可参看德·舒瓦瑟尔所著《游记》第一册及吕利埃的《波兰史》。

这位德国副领事住在一间破敝的石灰小屋中,他很热情地请我享用了一顿包括西瓜、葡萄和黑面包的晚餐:我们离斯巴达如此之近,不该对饮食过于挑剔。晚餐后,我退到了他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但却总是无法合眼。耳边响着拉哥尼亚的狗吠和厄立斯的风声,这让我如何能够入睡?11日清晨3时,阿加的士兵将我唤醒,通知我该出发去科龙了。

我们很快上了马,我来描述一下旅队的序列;在整个旅行过程中,这个顺序从未改变过。

一马当先的是希腊向导,也可称他为马夫,他手中还牵着一匹马,万一旅行者的马出了事故,这匹马可供备用。紧接其后的是士兵,他戴着头巾,腰间皮带上别着两支手枪、一把匕首,身边插着一把军刀,手中还提着一根皮鞭,用来催赶向导的马匹。我走在士兵身后,装备和他几乎相同,但我还多带了一杆猎枪。押阵的是约瑟夫,他是个小个子米兰人,金黄头发,肚皮滚圆,脸色红润,神情和蔼可亲;他身着一套蓝色天鹅绒的衣服,腰里细窄的皮带上悬着两支长长的马枪,这一来更衬出他服装的滑稽可笑,因此那士兵每

看见他都忍俊不禁。我随身的装备还包括一块供席地而坐的地毯、一个烟斗、一个咖啡锅和几块供晚间裹头之用的头巾。见到向导发出的出发讯号，我们便启程了。快步登上山峰后，我们又经过悬崖，然后纵马飞奔下山。我们只能这样做：土耳其军人从不采用别的行路方式，若流露出一点点恐惧，哪怕是一点谨慎的态度，你必将被他们蔑视。再说，你是坐在士兵所用的鞍具上，这种宽而扁的马镫迫使你弯曲双腿，它挤痛你的双足，擦破马的肋部。动作稍有不慎，突兀的马鞍前桥便会弄痛你的胸部；若往后仰去，高出的马鞍边缘又会让你的腰部受罪。可我们最终还是发现这种马鞍坚固耐用，尤其在这样危险的旅途中它最为实用。

这些马要走 8 至 10 法里①的路程。在旅途近半时，我们让马匹稍事休息，但并不喂以草料；然后，我们重又上马赶路。晚上我们有时会赶到一个商队集市，我们宿于无主的破屋中，与各类蛇虫同寝于已被虫蛀蚀的地板上。在这儿除非你有通行敕令，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提供任何东西，全靠你自己去谋得生活必需品。于是，我们的士兵就去村庄中打猎；有时他会带回几只鸡来，我就会坚持付钱给他。我们点起青翠的橄榄枝将鸡烤熟；有时，我们会把鸡与稻米置于一起烧煮，做成一顿杂烩饭。大家在美味一旁席地而坐，用手撕扯着鸡肉；"盛宴"之后，我们就到最近的小溪旁洗脸净手。这就是在阿尔西比亚德和阿斯帕齐故乡的现代之旅。

当我们离开摩冬时，天还未亮；我觉得自己正漫步在美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约等于 4 公里。——译注

洲沙漠中:因为那是一样的孤独,一样的寂静。穿过一片橄榄树林,我们一行向南而去。待曙光初露时,我们已在一片平坦的山峰上,这些真是我平生所见的最贫瘠的山峰。我们在山上走了两个小时,山峰被激流冲刷出道道沟痕,看来恰似荒弃的田地;地上丛生着野草和一种已枯萎的多刺的欧石南。山百合粗大的根茎已被雨水冲出,躺在地上。穿过一片稀疏的橄榄树林后,我们往东看到了大海;接着,我们下到一个山谷中,在那儿有一些大麦田和棉花田。我们又穿过一条已干涸的溪流,它的河床上如今长满了夹竹桃、淡紫花牡荆,还有一些长着长长叶子的小灌木,这些树叶细窄而苍白,树上则长着茸茸的淡紫的花儿,列成了纺纱杆的形状。我之所以提及这些灌木,是因为它们在希腊随处可见;而以前这儿秀丽繁盛的景致如今却已变得荒凉阴郁,几乎只有这些灌木能略加点缀而已。说到干涸的河流,我要说明一下,在伊利稣斯、阿尔甫斯和厄律曼托斯的故乡,我只见到 3 条还未干涸的河流:帕米稣斯河、刻甫斯河和欧洛托斯河。请读者原谅我在提及最著名、最动听的名字时那近乎漠然,几乎是不恭的态度;我们无意中已熟识了希腊的地米斯托克利、伊巴密浓达、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而既然我们翻越这些无名的山峰,若不去登基太隆山、梅纳尔山和吕克昂山,则未尽我们的职责。

出了我所述的山谷后,我们又开始攀登新的山峰,我的向导向我重复了好几遍陌生的山名;但从其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些山峰应是特马蒂阿山脉的一部分。我们很快钻入了一片长满橄榄树、夹竹桃、淡紫花牡荆和山茱萸的树林。

一座座岩石叠嶂的山峰正俯视着它。待登上最后一座山峰后，我们看到了群山围抱的美塞尼亚湾，群山中伊托美山孤单而立无所依托，而陶革托斯山则以其形似利箭的双峰在群山中突兀而起，我用所知的赞美这些名山的优美诗句向它们致意。

在下山去科龙的路上，我们见到了特马蒂阿山脉主峰下一个破败穷困的希腊农庄，当我们走近时，农户们纷纷逃开。再往下走一程，便看到了下面的科龙港湾，港中停泊着几艘轮船，“好汉”帕夏的舰队正在海湾的另一边向着卡拉梅进发呢。到达山下那片一直延伸到海岸的平原后，我们看到右边有一个村庄，村子中央矗立着一座似是城堡的建筑：村庄和城堡似都被一个很大的土耳其墓地环绕着；墓地上长满了不同年代栽下的柏树。看着这些土耳其人的坟墓，我感到一阵欣慰：它们让我想到这些征服希腊的野蛮人却也死在了这片曾饱受他们蹂躏的土地上。此外，墓地的环境极好：在酷似座座高大的黑色方尖碑的柏树脚旁，长着株株夹竹桃；白色的斑鸠和蓝色的鸽子在树间盘旋低鸣；小草在顶端挂着头巾的低矮墓碑旁摇摆起舞；一座由某位谢里夫建造的喷泉为旅人洒下清凉的泉水：走进这片墓地，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在这儿，东方的柏树高出在希腊的桂树之上，这似乎要唤起人们对长眠于这块土地上的两国人民的回忆。

从墓地到科龙大约还有两小时的路程：我们漫步穿过一片绵延的橄榄树林，林中栽的小麦已经收割了一半。远远看去大地似是一片连绵的平原，而事实上，它却被一些不

规则的深沟划分开来。其时法国驻科龙的领事维亚尔先生接待了我,他的热情在所有驻地中海东岸各处的领事先生中实属罕见。出于礼节,德·塔列朗先生曾应德·奥特里夫先生之求为我给法国驻地中海东岸诸港的领事们写了一些推荐信,我向维亚尔先生呈上了一封。

维亚尔先生留我住在他家。他遣回了由摩冬城来的土耳其士兵,并又拨给我一名他自己的士兵,以伴我穿越摩里亚地区,并陪我去雅典。好汉帕夏正和马尼奥特人开仗,我无法取道卡拉梅去斯巴达。我所说的卡拉梅即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卡拉西翁、卡拉达米尔或是位于拉哥尼亚海岸、科龙对面的达拉梅斯,因此我只能兜个大圈子了:我先去莱昂塔里参观它的各个隘口,那是美塞尼亚地区赫耳迈的聚集地之一,然后我再去特里波里察,以便拿到通过科林斯地峡必须的由摩里亚地区的帕夏签发的通行令,接着再由特里波里察回到斯巴达,然后再由斯巴达出发,从山路取道阿尔哥斯迈锡尼和科林斯。

科罗尼亚、麦西那和麦加罗城的历史都不必追溯到古代希腊,因为古代希腊是伊巴密浓达在埃彼阿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直到如今,根据唐维尔的说法,人们将科罗尼亚与科龙混为一谈,但我对此说颇有疑问:根据披尼阿斯所述,科罗尼亚位于特马蒂阿山下,靠近帕米稣斯河河口处。然而科龙城远离该河,而且该城建在与披舍阿斯所记科林斯太阳神庙几乎相同的方位高度,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与科罗尼德斯相同的方位高度上。在美塞尼亚湾靠近海岸的地方,人们在近海底发现了一些废墟遗迹,如果它们不属于伊

诺的村庄,那么就很可能是真正的科罗尼亚的遗迹。科罗内利把科罗尼亚当作佩达斯是完全错误的,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佩达斯应位于墨托涅城内。

科龙与摩冬的现代史很接近:在相同的时期内,科龙和摩冬一样先后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土耳其人所占。1633年,西班牙人围困了科龙,并将之从非基督徒手中夺了过来。在这次值得纪念的围攻中,马耳他骑兵脱颖而出。讲到这个问题时,韦尔多犯了一个罕见的错误:他认为科龙就是普卢塔克的故乡卡罗尼阿,而那时的卡罗尼阿也并非菲利浦奴役希腊时的卡罗尼阿。再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后,科龙又于1685年被莫罗西尼围困并占领:在这次围城中,我的两位同胞受到世人注目。科罗内利只提出了在这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的骑士德拉图尔;而贾科莫·迪耶多则还讲到了德库尔帮侯爵;自我踏入这个真正拥有辉煌与荣耀的国度,踏入这个拥有极强的判断能力的人民的国度的第一步起,我就爱找寻法兰西人昔日在这儿留下的荣耀的遗迹。其实,我们何处不能找到昔日的辉煌?在君士坦丁堡、在罗陀斯岛、在叙利亚、在埃及、在迦太基,在所有我到过的地方,人们都会向我指明法军的兵营、法军的城楼、法军的堡垒。阿拉伯人带我看了开罗无花果树下法国军人的坟墓;西米诺尔人则为我指明了佛罗里达柳树下法国士兵的坟墓。也就是在这座科龙城内,舒瓦瑟尔先生开始了他的画作。就是在这儿,我的同胞们摘取了希腊人爱赋予孩子们智慧与勇气的双重桂冠,而今,命运之神又引导我来到此地。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因智慧与勇气而闻名于世,若我

未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任何辉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毫不体面地穿越这个国度，但想到在此有过比我幸运得多的法国人，我也可聊以自慰了。

维亚尔先生劳神亲自带我参观了其实只是一片废墟的科龙城。他还领我看了1770年俄国人炮轰科龙的地方；那是摩里亚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自那时起，阿尔巴尼亚人开始屠杀摩里亚人民。佩尔格兰的游记从1715年叙述到1719年，根据他的记载，当年科龙城统辖着80个村庄；而如今我不知在同一个地区内是否还能找到五六个村落。余下的田地饱经蹂躏，都已归了土耳其人。而这些土耳其人不仅拥有绵延三四千法尺[1]的橄榄树林，而且还侵吞了阿里斯托麦娜在君士坦丁堡后宫中的遗产。当我看到希腊奴隶浸在橄榄油中的软弱的双手时，泪水不禁涌入我的眼眶，要知道，当年希腊奴隶的父辈们就是从油坊中奋起而战胜暴君的。

领事先生的宅第俯瞰着科龙湾。从我房间的窗中望去，恰可看到天空般湛蓝的美塞尼亚海；在我前方，在海的另一边，屹立着白雪皑皑的陶革托斯山脉，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曾说它可与阿尔卑斯山，那矗立在一片更美的天空下的阿尔卑斯山媲美。在我右边是一片茫茫的大海；而在我左边，在海湾的尽头，伊托美峰就象维苏威火山那样茕茕孑立，且山峰也呈圆锥形。我无法摆脱这片景观对我的诱惑：面对希腊这片荒凉的海滩，这片只能听到地中海上西

① 法尺为法国古长度单位，1法尺相当于325毫米。——译注

北风无休止的呼号和海浪的呻吟的海滩，让人怎能不思绪万千！远处传来几声帕夏轰击马尼奥特人的炮声，此时也只有这更为令人忧愁的声响来打断海岸边的愁闷之音了：在茫茫的海面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这个蛮族首领带领的舰队。这让我想起美国海盗来，当他们凭着奴役与杀戮攻占下一个国度时，他们就在那从未到过的土地上插上他们血淋淋的旗帜；我似又看到了亚拉里克的舰队满载着从希腊庙宇中及从奥林匹亚掠得的财富和战利品，满载着自由神像和艺术品的支离碎片渐渐远离已化成一片焦土的希腊。

12日清晨2时，我满怀维亚尔先生的深情厚谊离开了科龙。维亚尔先生给了我两封信，一封致摩里亚的帕夏[①]，另一封给米斯特腊的一位土耳其人。我和约瑟夫还有新来的土耳其士兵登上一艘土耳其轻舟，小舟会载我们到美塞尼亚湾尽头的帕米萨河河口。顺利航行几小时后，我们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大河流的河床上，由于河水太浅，我们的船搁浅了。于是，土兵出发去尼西找马匹；尼西是一个大村庄，在帕米萨河上游，离海约有三四法里路。河上飞满了野鸟，我看着它们在士兵身旁飞翔嬉戏，直看到他返回方罢，只觉得其乐无穷。若我们将自然史与人类史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世上没有什么可比自然发展史更为有趣的了：我们会看到迁徙的鸟儿飞离大西洋上不为人知的部落，

① 土耳其语的译音，指奥斯曼帝国行省总督、军队统帅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

不远万里来拜访欧洛托斯河和刻甫斯河畔了不起的民族。为打击人类的虚荣心理，上帝让鸟儿先于人类了解他生存之处真正的疆域；而当亚里士多德认定存在着新大陆时，这位哲人或许已经注意到了那在希腊江河上飞翔的来自美洲的鸟儿。古代文化在历史上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奇特的对比。民众的迁移与军队的征战经常与某种离群索居的鸟儿的迁徙，或与羚羊和骆驼平静的移居相巧合。

士兵带着一位向导，牵着五匹马回到了河岸；其中两匹马给向导，余下的由我、约瑟夫和士兵分乘。我们来到了尼西，我记得古代历史中从未提到过这个地方。我看见了韦沃德，那是一个神情极为可亲的希腊青年，他要送给我一些果酱和葡萄酒，我谢绝了他的好意，继续向特里波里察进发。

往伊托美山前行的路上，麦西那的遗址出现在我们左侧。70 年前，当富尔蒙修士参观这些遗迹时，仍能看到 38 座完好耸立的城楼。我已记不清维亚尔先生是否曾确切地告诉我现在这儿仍保存着 9 座完整的城楼和一长段残留的城墙。10 年前普凯维尔先生游历美塞尼亚时却并未经过麦西那。将近下午 3 时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伊托美峰，也就是唐维尔先生所说的如今的维尔卡诺山下。看着这座山，我觉得未实地察看古代作家们所述的地方就听信他们的说法实在是件难事。例如，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到麦西那和古代的伊托美城区不可能围绕着山峰。而我们应采用勒舍瓦利耶先生在讲到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的决斗时对希腊语 περι 这一介词的解释，即应译成在特洛伊城前，而非在特洛伊城周围。

我们经过了好几座村庄：卡法萨、斯卡拉、赛帕里萨和几个刚被帕夏在出征攻打匪徒的途中摧毁的村落。

在所有这些村庄中，我只见到了一个妇女：她蓝色的眼睛，高挑的身材和美丽的容颜无一不具有赫拉克利人的血统。美塞尼亚几乎总在经受苦难，一个国家的富庶对一个民族来说常是一个招致灾难的优点。看到我周围那一片荒芜，人们会以为阿里斯托梅纳的故乡又遭到了强悍的伯罗奔尼撒人的劫掠。而一个伟人担负起了为另一个伟人复仇的重任，伊巴密浓达建起了麦西那的城墙。但人们却因菲洛佩曼之死责难于麦西那城。阿尔卡迪亚人为死者报了仇，将他们这位同胞的骨灰运回了麦加罗城。如今我和我的小旅队正行走在大约2000年前为“最后的希腊人”出殡的道路上。

绕过伊托美山后，我们又经过了一条流向北方的小河，这也许是巴利拉河的源头之一。我从未藐视过缪斯女神，她们也未象对塔米里斯那样弄瞎我的双眼，如果我有一张竖琴，我决不会冒死后变成夜莺的风险将它抛于巴利拉河中。几年内我仍会对9位缪斯女神顶礼膜拜，这以后我会抛却供奉她们的祭台。阿那克里翁的玫瑰花冠对我也不会再有诱惑力，一个老人所戴的最美的冠饰是他那一头银发和他对自己光荣一生的所有回忆。

要去安达尼则还得沿着巴利拉河向下游走。我本想至少去看看墨罗佩宫殿的所在地：

> 我听到那声声哀鸣。啊！在这些宫殿中，永远居住着一个暴虐的神明！

但安达尼离我们的路线实在太远，我们无法去参观遗迹。在一片高低不平的原野上遍地长着高高的野草，跑着马群，它酷似佛罗里达的大草原。平原一直延伸到盆地深处，阿尔卡迪亚地区和拉哥尼亚地区的高山就在那儿会合。吕克昂山就在我们前方略偏左处，我们很可能已走在了斯泰尼克拉尔的土地上。我没有听到诗人台达斯在斯巴达军队前吟唱，但我却在这儿遇上了一个骑着骏马，带着两名步行的希腊随从的土耳其人。从我的法兰克式装束上辨出我的来路后，他立即催马向我而来，并用法语对我说道："摩里亚是个旅游的好国家！在法国，从巴黎到马赛，一路上到处有休憩的地方和客栈。我从科龙出发到莱昂塔里去，现在已走得疲惫不堪了。您要去哪儿？"我回答说去特里波里察。"好啊，"这土耳其人说道，"我们可同路到隘口的商队旅店，可是，亲爱的先生，我实在是太累了。"这个彬彬有礼的土耳其人是科龙的商人，他曾到过马赛，且常往返于巴黎和马赛。

当我们到达美塞尼亚、阿尔卡迪亚和拉哥尼亚交界处的隘口时，夜幕已经降临。两列平行的山峰形成了自北向南延伸的屏障。道路渐渐从美塞尼亚的地域上凸现出来，接着又形成不太陡的斜坡，下探到拉哥尼亚。这也许就是据披舍尼阿斯所述，俄瑞斯忒斯被欧墨尼得斯的初次露面扰得心绪不宁，从而咬下一只手指的所在地。

我们一行很快就进入了这条狭窄的通道。大家都默不作声，依次行进。尽管帕夏在此进行了简短的治理，但这条道路仍不安全，因此我们做好了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的准备。

午夜时分，我们来到了位于隘道中央的商队旅店：汩汩的水声和一株大树预示着我们已经来到了由穆罕默德的一位虔诚教徒建造的住所。在土耳其，所有的公共机构均由个人出资兴建，政府从不掏一分钱。这些公共机构都是宗教信仰的结晶，而不是爱国主义的成果：因为这儿并无祖国的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喷泉、旅店、桥梁正在日益破败，它们都是帝国初期的遗物；一路上我觉得没有看到一座现代的建筑。由此我们可推断出，如今在穆斯林心目中宗教的力量已然削弱，而土耳其人的政权也正随之在崩溃。

我们经由马厩进入旅店中。沿着呈倒金字塔式的楼梯，我们爬上了一个满是尘埃的阁楼。土耳其商人一头扑到席子上，叹道："这儿就是摩里亚最好的旅店！从巴黎到马赛到处都能找到休息的地方和客栈。"为安慰他，我将从科龙带来的晚餐分给他一半。"噢，我亲爱的先生，他嚷嚷着，我真是疲惫不堪，我都快累死了！"他呻吟着，揪着自己的胡子，用头巾擦拭着额头，叫着"安拉"，可他还是用极好的胃口吃完了他起初谢绝的那份晚餐。

13日日出时，我告别这个老实人又上了路。我们的脚程已大大放慢了，和摩冬城来的那个只会嚷嚷着要宰了他的马的士兵不同，这次的士兵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我这位新士兵身材瘦小，脸上的天花疤痕极为惹眼，他说话不多且声音不高。他戴着头巾，神情极为庄重，看起来很像是某位新贵呢。这样一位严肃庄重的人物也只会在情势需要时才会发足狂奔。比如，在看到别的旅行者的时候，我无礼地

打乱了队列的次序，忽而跑到前方，忽而又向左驰去；所有我认为有古代遗迹的地方，他都觉得很讨厌，但却不敢出声抱怨。此外，我还觉得他忠于职守，且显示出土耳其人少见的平静和漠然。

另外一件事又耽搁了我们的行程：时值摩里亚地区的伏天，约瑟夫却身着天鹅绒衣服，这可让他受够了罪。马只要稍稍一动，他就会栽在马鞍上，接着他的帽子从一边落下，而他的枪则从另一边掉到地上；我们得把东西一件件拾起，再帮这可怜的家伙在马上坐好。他的好脾气在磨难中再次放出异彩，而他的好心情也始终未变。3小时难熬的旅程后，我们终于走出了赫耳迈姆的这片区域，它与佩鲁贾和塔尔尼之间通向亚平宁的地区很是相像。接着，我们走上了一片延伸至莱昂塔里的遍布耕地的平原。这已是阿尔卡迪亚和拉哥尼亚的交界处了。

虽与唐维尔先生的意见相左，但人们仍普遍认为莱昂塔里并非麦加罗城。人们希望在城中找到拉哥尼亚古老的留克特拉，而这也正是巴尔比耶·杜博卡热先生的心愿。那麦加罗城又在何方呢？可能是在悉那诺村中吧。我真想偏离我的旅行路线，去做一番原非此行目的的研究考察。麦加罗既不因载入史册的战争而出名，也没有艺术珍品，它之所以吸引我，只是因为保存着伊巴密浓达所筑工事的遗迹，还因为它是菲洛佩曼和波利比乌斯的故乡。

抛下我们右方的现代化城市莱昂塔里，我们穿过了一片葱茏的老橡树林场；这是圣林仅剩的部分了；一头巨大的秃鹫栖息在一株枯树顶上，似仍在等待着奥顾瑞斯的到来。

太阳已升上了玻瑞阿斯峰，我们来到山脚下，踏上了那条完全在山岩上凿出的道路：这些道路被称作“阿尔卡迪亚的云梯”。

在摩里亚，我无法辨认哪些是希腊人筑的路，哪些是罗马人筑的路。在低洼的沼泽地上，土耳其人筑起了两尺半宽的堤道供人通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这部分地区内没有带轮车辆，因此这些道路供农人的驴子和士兵的马匹通行确是绰绰有余。但据波舍尼阿斯的记载，还有波伊廷格所绘的地图，在我所经之处，尤其在曼提尼亚附近还有好几条道路。贝尔吉耶在《帝国之路》中对它们作了详细的介绍。

我们来到了阿尔甫斯河源头的身旁；我的双眼急切而贪婪地打量着这些溪涧：溪水早已干涸，四周一片沉寂。从玻瑞阿斯到特里波里察的道路穿越了几片荒芜的平原，接着隐入了一带长长的石谷。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在几株稀少而干枯的灌木上悬着些鸣蝉，我们走近时，它们都静了下来，一待我们走过，它们又开始叫唤起来：在这儿，我们听到的只有这单调的叫声，马儿的蹄声和向导的抱怨。这个希腊车夫一跨上马背，就唱起了那首他一路上都在吟唱的歌谣。多少年来，几乎总是这首押韵的长歌冲淡了利诺斯传人的烦恼和忧伤；歌曲有很多段，曲调哀伤，极似古老的法国抒情歌曲。其中有一段必定很有名，因为从科龙到雅典我都听到了它，它极为动人，让人难以忘怀：

我的心因她的爱而无比喜悦，……

歌曲只有头四句过后停顿，此时还未唱副歌：

永远！永远！

这些歌谣是当年威尼斯人带到摩里亚的吗？还是善唱抒情歌曲的法国人与希腊人智慧的结晶？这些歌谣是否已很古老？若它们真是古老歌谣，那么它们是属于中期希腊音乐，还是可追溯至奥林匹斯时代？这些问题只能留待贤人智者们来解答了。但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在清晨还是日暮，无论在孤寂萧瑟的阿尔卡迪亚、在欧洛托斯河畔，还是在阿尔哥斯、科林斯和梅加腊的荒漠中，我的耳边似乎总萦绕着我那些忧郁的向导的歌声：而今在这些地方，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们的歌声早已消逝，缪斯女神们的音乐会亦落下了帷幕，不幸的希腊人似乎只能借这些悲歌来哀叹祖国遭受的苦难。

在特里波里察城外3法里处，我们遇上了帕夏卫队的两名军官，他们飞驰过来，抡起犀牛皮鞭子抽打我们的马匹和希腊车夫，待看到我后才住手。他们要我交上武器，我拒绝了。随我们来的士兵通过约瑟夫让我说明我们来此纯粹是出于好奇，让我告诉他们我可以让全旅队解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得罪这些土耳其骑兵，我们和土耳其军官交换了武器；他们仔细查看了我带的枪支，最后竟冲着我脑袋上方开了几枪。

曾有人告诉我，若不想受辱，就千万不能被土耳其人耻笑。这以后我曾多次验证了这条建议是多么的管用：当土耳其人意识到你并不怕他时，他就会软下来，而反之，若他看出他对你有威慑力，就会侮辱、奚落你。因此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无需旁人再来警告我，他们这个玩笑于我看来实在是过分，我必得以牙还牙。我将马刺刺入我坐骑的肋部，

向着他们直冲过去，并用他们的枪向两人横扫了几枪；子弹从他们脸颊旁擦过，火药引燃了其中较为年轻的骑兵的小胡子。之后，这两名军官开始和士兵交涉，士兵告诉他们我是法国人；听到这个名头，他们立即摆出了所有的土耳其式礼节。他们给我递上烟袋，将我的武器装上弹药后还给了我。我觉得应该继续显示我的优势地位，就命约瑟夫给他们的手枪装上弹药。这两个莽汉还想邀我与他们同行，我谢绝了这一邀请，他们也就离去了。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他们听人提及的第一个法国人，他们的帕夏和我的同胞们可打过很多交道。

在普凯维尔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对摩里亚首府特里波里察所做的确切的描述。我以前从未见过真正的土耳其城市：第一眼看到城中红色的屋瓦，清真寺的尖塔和圆圆的屋顶，我都觉得它们令我赏心悦目。其实，特里波里察处于特格阿山山谷中较为贫瘠的地方，它也正位于那既无树木又无绿草的梅纳尔山的一个小圆丘下。我的士兵将我领到与维亚尔先生相识的一个希腊人家中。我已提过领事先生给了我一封致帕夏的信。因此我到达此处的次日，即 8 月 14 日，我去拜访了帕夏的译员，请他让帕夏尽快给我签发通关文牒及通过科林斯地峡必需的通行令。这个译员年纪尚轻，面庞清秀，看来颇为聪明，他用意大利语回答我说首先他现在正病着，而且帕夏已去了妻妾处，又说我们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与帕夏说话，我们要耐心等待，还说你们法国人怎么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

我反驳道，这个通关文牒于我只是一种形式而已，现在

土耳其正与我国修好，我的法国护照足可保证我在土耳其畅行无阻；而且，既然我们没有时间履行这个手续，我就索性不要通行令直接出发，也不必呈上领事先生致帕夏的信函了。

我走出了译员的家。一个小时后，他却又着人请我；这回我觉得他好商量多了，这或许是因为我方才说话的口气让他以为我是个重要人物，亦或是因为他担心我会用什么方法到他主子那儿告他一状；他跟我说他马上就去面见总督大人，向他汇报我的事情。

事实上，两小时后，一个鞑靼人来找我，并带我去拜见帕夏。帕夏的宫殿是座四四方方的大木屋，屋子中央是一个被走廊团团围绕的大庭院。我被安排在一个大厅中等候，在那儿，我见到了摩里亚的主教和几位神甫。这些神甫和他们的顶头上司聊得正欢，他们极好地展现了后罗马帝国时期希腊朝臣们那套可鄙的见风使舵的本事。我观察到的种种迹象让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宫中正在为我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可真让我局促不安。我的衣服破破烂烂，我的靴子满是尘土，我的头发乱七八糟，而我的胡子和埃克托尔差不多：我成了大胡子。而且我还裹着斗篷。这个样子使我看起来不像个被王公贵族召见的外国人，倒更像一名刚出营地的士兵。

是自诩熟知东方礼仪的约瑟夫逼着我穿上了这件斗篷；他一直不喜欢我的短衣装束。他和士兵一起陪我过去，一心想为我争脸。原先他跟在我身后，没穿靴子，光着双足双腿，帽子上系了一块红手帕：不幸的是，在宫门处，因为这

身漂亮的打扮他被拦了下来。卫兵们坚决不让他入宫。看着他我总是想笑,而我也从来无法忍住。是头巾上那一番精心的修饰害了他,现在他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他心神向往的盛大场面了。

两小时无聊焦急的等待后,我终于被带进了帕夏的房间。我见到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他仪表堂堂,坐在(确切地说是躺在)长沙发上。他身着丝制长袍,腰间皮带上悬着一把嵌着钻石的匕首,头上则缠着白头巾。一个长须飘拂的老者恭恭敬敬地站在他右侧(他可能是行刑手),希腊译员则坐在他脚边;三名年轻侍从站在一旁,手中拿着些琥珀色的糖片,银制的小钳子和点烟斗用的引火物件,我带来的士兵则站在门口等候。

我走上前,将手放在胸口向总督大人行个礼,然后,我呈上了领事的信函。因为法国人享有特权,我不等他下令就坐了下来。

总督让人问我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想要什么东西。

我告诉他我此行是去耶路撒冷朝圣,为寻访古罗马的遗迹,我选择了经摩里亚到基督教圣城的路线;我还想要过科林斯地峡的通行令和可征调马匹的军令。

帕夏说他很欢迎我来此,我可以参观一切我感兴趣的地方,还说他会给我发放通行令。接着他又问我是否是军人,是否参加了埃及战争。

这个问题颇让我踌躇,因为我不知帕夏究竟有何用意。我答说我以前曾在我国军队中服役,但从未到过埃及。

但总督很快就让我释了疑:他很诚挚地告诉我,他曾在

阿布基尔战役中被法军俘虏，但得到了我的同胞们的优待，对此他总是念念不忘。

我从未期盼过得到喝咖啡的礼遇，但我却真的喝上了；期间，我向帕夏抱怨起我的随从所受的侮辱来，他于是建议当着我的面将那个扣留约瑟夫的胆大妄为之徒揍上 20 大板。我谢了帕夏的好意，表示无需此种补偿。我心满意足地出了接见厅；可是，如此殷勤的招待却让我在出宫时付出了不少代价。唉，若身为统治者的土耳其人能为被他们奴役的人民想想，也赋予他们这种并不难做到的公正待遇，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一行打道回主人家去，士兵在前开道，约瑟夫则跟在我身后，他已全然忘了方才的不幸遭遇。我身旁出现了一些废墟，其建筑看来已很古老：我一直沉浸在方才与两名土耳其军官与译员和帕夏打交道的情景中，到这时才清醒过来；我竟已来到了当年特格阿人的战场上。真不可思议，我一个身穿短衣，头戴大帽的法兰克人竟刚刚在希腊的国土上受到了一个穿长袍戴头巾的鞑靼人的接见！

唉，时光如流水般不知不觉地消逝！（贺拉斯，《颂歌》2，14，1—2）

巴尔比耶·杜·博卡热先生批评法国绘制的摩里亚地图不精确，他的批评完全有理。在我们的地图上，摩里亚的首府竟经常不被标明。造成这个疏忽的原因是土耳其对摩里亚地区的统治发生了变化。以前，土耳其在科龙城设过县。摩里亚归帕夏管辖以后，他便将特里波里察作为其驻地。至于所选地点的环境问题，我发现土耳其人并不在意

环境是否美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阿拉伯人截然不同。阿拉伯人总是无法抗拒天空与大地的魅力，他们至今仍为失去格兰纳达而感到痛惜，而土耳其人丝毫不像他们那样挑剔。

尽管特里波里察默默无闻，但到普凯维尔先生介绍它时，它也并非丝毫不为人所知：佩尔格兰曾提及它，但将它称作特莱波里察；唐维尔则称之为特拉波里察；而德·舒瓦瑟尔先生把它叫作特里波里察，其余的旅行者则采用了这最后一个名称。唐维尔注意到特里波里察并非就是曼提尼亚：那是建在曼提尼亚、特格阿和奥科墨努斯之间的一座现代化城市。

当日晚上，一个鞑靼人给我送来了通关文牒和过科林斯地峡的通行令。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断壁残垣中的土耳其人明显地还保留了一些为其征服的民族的某些机构和做法。例如，土耳其的驿站机构差不多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确立的：在那儿，我们不必付征用马匹的费用，不必再背着行李，连一日三餐都由驿站提供。但我不想享受这些舒服但令人憎恶的特权，因为所有费用的负担都压在了不幸的人民身上：就像一位既无保护又无通行文书的普通游客那样支付了所有的租用马匹和饮食的费用。

15 日，我们离开了特里波里察这座完全现代化的城市，前往按计划我本已到达了的斯巴达。事实上我是走了回头路；若我当初先到拉哥尼亚，再取道卡拉梅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出城向西走了一里路后，我们又驻足参观了一些遗迹：它们原是一座希腊修道院，在希腊与俄国交

战的年代中被阿尔巴尼亚人毁坏；但在修道院残留的墙壁上，还可看出精巧的建筑设计的痕迹；在墙体中还有一些刻着铭文的砖石。我在其正门左侧一块砖头前停留了很久，试图读懂上面的文字。文字已很久远，且采用了耕地式书写法，不过这种书写方式并非总是远古时期文物的标志。石块砌入时恰使字母倒置，而石块本身也被劈开砌于墙壁上端，有一部分还给抹上了水泥，因此除了个别词外，我什么都没有破译出来，但这已使我兴奋不已，就好像我是铭文研究学会的成员似的。特格阿应该就在这座修道院附近。在毗邻的村庄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纪念章。我从一个乡民处买来了 3 块，但它们没能给我提供任何有关特格阿的线索；这 3 块纪念章价格不菲：这表明看到游客们纷至沓来，希腊人已开始意识到他们手中这些古董的价值了。

还需说明的是，在这片瓦砾堆中信步察看时，我发现了一个现代的铭文：这是用铅笔在墙上写下的福韦尔先生的大名。在遥远陌生的地方突然看到一个让你想起祖国的名字，这是怎样的快乐啊！而这种快乐也只有远游者才能体会。

我们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在半开垦的土地上行走了 3 个小时后，我们走进了一片一直延伸到拉哥尼亚谷地的沙漠。沿着一条干涸的溪流前行，我们似乎和它一起转入了一个由一片低矮的山峰组成的迷宫。这些山峰极为相似，都有光秃秃的山顶，山腰上则都长着一种绿色的橡树；橡树很小，且其叶子与枸骨叶冬青很相似。差不多走到这些小山丘的中央地带，我们在这条干涸的山溪边看到了一个旅店。旅店隐在两株梧桐树的树荫中，屋旁还有一个清

凉的小喷泉。我们让坐骑休整了一下:我们已纵马奔驰了10个小时。而我们的全部口粮就是山羊奶和一些杏子。日落前,我们再次整装出发,并于晚上11点到了位于另一条还未完全干涸的溪流旁的峡谷口。

16日黎明时分,我们收住了缰绳,士兵要做礼拜了。他先洗净了双肘、胡子和双手,然后面向东方,似乎在呼唤着光明。祷告完后,我们继续赶路。在向拉哥尼亚前行的路上,山岭开始拔地而起,且山上长着很多小树林;这一带的山谷很狭窄,又都裂开了;其中几个谷地某些细微之处让我想起了查尔特勒高原的风光以及那里郁郁葱葱的美丽的森林。我们于中午到了一处旅店,尽管屋顶上悬着帝国的旗帜,但它和昨晚那家一样的破敝。这两家旅店是方圆22里内能找到的唯一的栖身之所:我们又累又饿,所以虽然不乐意,我们还是被迫在这肮脏的住所中停留了很长时间。店主是个面目可憎的老年土耳其人;他坐在客店马厩顶上的阁楼中;山羊们却跑到了他的身旁,在他身边留下一堆堆污物。他就在这个好地方接待了我们,但他却不屑从羊堆中站起身来给卑贱的基督徒们拿点东西来。他恶狠狠地叫喊起来,一个希腊穷孩子向我们走过来。他赤身露体,身子因鞭打和热病而肿胀着。他拿来了些装在一个脏得令人恶心的罐子里的羊奶;屋里大大小小的山羊将我团团围住,觊觎着我手中拿着的一块饼干,于是为安安稳稳地喝上几口奶我被迫走到屋外。我曾和野蛮人在一起吃过熊肉和狗肉,我曾与贝都因人同桌共饮,但我却从未碰上过与在拉哥尼亚这家旅店中的情景相似的情况。而当年墨涅拉俄斯的

羊群差不离就从这儿经过，他设盛宴招待了忒勒马科斯："在国王的宫殿中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仆人们将俘虏们带上来；他们还拿出了醇香的葡萄酒；再看他们的妻子，她们额头上缠着纯色的细带，正忙着准备饭菜"①。下午3时左右我们离开了这个旅店，到5时时，我们走到了一片圆圆的山丘上。从那儿望去，原先在我们身后的陶革托斯山已矗立在我们面前，山脚下是米斯特腊和拉哥尼亚的谷地。沿着一条像玻瑞阿斯山上所见的、凿在山岩上的阶梯式道路，我们下了山。一座雅致的单拱小桥跨过一条小河，将两座高耸的山岭连在了一起。到河边后，我们踏入清澈的河水，穿过一片高高的芦苇和开满了花儿的美丽的夹竹桃树，到达了对岸。我趟过了这条河却不知它就是欧洛托斯河。一条蜿蜒的山谷在我们身前舒展开去，它绕过好几个外形相像的小山岗；这些山岗似是人工堆积成的，也像是一些坟头。我们走进了这个迂回曲折的地方，终于在日落时到了米斯特腊。

维亚尔先生曾给了我一封信，让我交给米斯特腊城中一个名叫易卜拉欣·贝的土耳其要员。我们来到了这位要人的府上，他的一些奴仆将我带入一间为外人专设的客厅中；厅中坐满了穆斯林，他们或是像我一样的旅行者，或是易卜拉欣的客人。我在他们坐的长沙发上找了个空隙坐了下来；照着他们的样子，我把随身携带的武器挂到了墙上，约瑟夫和士兵也如法炮制；没有人问我是谁，从何处来；人

① 见《奥德赛》第四册。——原注

们或闷头抽烟，或与身旁的人聊天，并不瞧我一眼。

主人终于出现了，我们已让人呈上了维亚尔先生的信。易卜拉欣60岁上下年纪，神情温和而开朗。他向我走来，友好地握住了我的手，向我致歉，并努力地说了一个“好”字，腔调既像法语又像意大利语。他在我身旁落了座，用希腊语和约瑟夫交谈起来；他说他原想好好招待我，但现在无法做到，请我务必谅解他，因为他的一个孩子病了，他用意大利语反复说“一个男孩”，他说这事让他晕头转向，“真让我晕头转向”；说着，他用双手紧了紧头巾。确实，我没有想到竟在斯巴达找到了这最为朴实的父爱，更没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当年母亲们将盾牌交与儿子时，向他们说：或者把它高举着回来，或者躺在它上面回来！而如今竟是一位鞑靼老人显示出了这人性美好的一面。

过了一会儿，易卜拉欣就告辞去守护他的儿子了。他命人给我送上烟斗和咖啡。但由于已过了吃饭的时间，他们没有招待我吃杂烩饭，可我真想吃上一顿，因为我几乎已是24小时粒米未进了。约瑟夫从包中掏出一段红肠，偷偷地咬上了几口，土耳其人都未看到；他又将红肠悄悄地递给士兵，士兵却既遗憾又害怕地扭过了头。

对此我没有吭声：我躺在屋角的一张沙发上。透过一扇开启的、挂着芦苇帘子的窗户，正可看到在迷人的月色下的拉哥尼亚谷地。我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目光掠过天空、山谷，还有陶革托斯山那些或因在暗处而显得阴沉，或因在亮处而显得明亮的山峰。我这才相信我确实身在海伦和墨涅拉俄斯的家乡。我陷入了沉思之中。人人都会有这些想

法,但我较别人更多地想到人类命运的变迁。我曾在多少地方度过了同样宁静却令人思绪起伏的夜晚!多少次在同样的星空下,无论是身在美洲的森林中、在德国的土地上、在英伦大地的欧石南丛中、在意大利的田野中,还是在茫茫的大海上,我都沉湎于对命运起伏的思考中!

一个看起来很有身份的土耳其老者打断了我的沉思;这一来,我更明白地认识到我正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他原躺在沙发上与我抵足而卧;他辗转反侧,一会儿又坐起身来叹着气,叫来奴仆,又把他们打发走;他是在焦急地等着天亮呢。天终于亮了(8 月 17 日):那位皱粗人又出现了,他在或跪或立的仆人们的围拥下除下了头巾;接着他对着一面破镜子洗过脸又整理了一下小胡子,然后又用双手摩擦双颊以使它们显得有生气。梳洗完毕后,他趿着拖鞋威严地走出屋去,出去时还威严地瞅了我一眼。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位主人又抱着孩子走了进来。这可怜的孩子一丝不挂,被高烧折磨得面色发黄,身体虚弱。他项中还挂着一些护身符咒。孩子的父亲将他放到我的膝上,给我讲起了这孩子的病史:他已经吃完了摩里亚所有的金鸡纳霜,我们给他放过了血(根源就在此),而孩子的母亲则给他驱邪除祟,她还在一个伊斯兰僧人的墓上缠上了头巾。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易卜拉欣问我是否知晓什么灵丹妙方?我回忆起儿时一种叫矢车菊的小植物曾治愈过我的高烧;于是我向他推荐了这种植物,神情俨然是一位最严肃认真的医生。"可矢车菊长什么样啊?"约瑟夫问道。我说邻城一位成天骑着马儿翻山越岭的名叫希龙的医生曾

找到过矢车菊。一个希腊人接着声称他曾见过这位希龙医生,说他从卡拉梅来,通常骑着一匹白马。正当我们讨论时,一个土耳其人走了进来,从他的绿色头巾上我看出这是一位宗教方面的首脑人物。他走到我们面前,用双手捧住孩子的头开始虔诚地祈祷:虔诚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即使在最邪恶的宗教中,它也同样让人感动并肃然起敬。

我让士兵去找几匹马,再找一个向导带我们先去参观阿米克莱,然后去瞻仰我所确认的斯巴达遗迹。在等他回来的这段时间内。易卜拉欣请我享用了一顿土耳其式大餐。我一直躺在沙发上:我的面前摆上了一张极矮的桌子;一个奴隶伺候我净了手,然后仆人用木托盘端上了与稻米一起煮成的鸡肉糜;我就用手抓着吃了。吃完鸡肉后,又上了一铜盆吃着像绵羊肉似的东西(一种绵羊肉),接着是无花果、橄榄、葡萄、还有奶酪。据吉耶所说,米斯特腊之名就得自于此种奶酪。每道菜过后,一个奴隶就往我手上冲倒清水;另一个奴隶紧接着给我递上雪白的粗毛巾。出于礼貌我没有喝葡萄酒,喝完咖啡后,仆人给了我一块香皂让我洗了脸。

席间,那位宗教首领通过约瑟夫问了我好几个问题:他很想知道既然我既非商人,又非医生,那为何还要云游四方。我告诉他我旅行是为了看人,尤其是那些死了的希腊人。他不由地笑了起来:他反驳我说我现在是在土耳其,我本应当学会土耳其语。我终于为我们的旅行找到了最恰当的解释,我告诉他我是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朝圣者!朝圣者!")他大声嚷嚷起来。这回,他对我的回答完全满意

了。宗教可真是一种全人类都能理解的世界语。这个土耳其人不理解我为何仅受好奇心的驱使就远离祖国，但既然我长途跋涉是为了到圣墓前祈祷，是为了向上帝祈求幸福或让自己摆脱苦难，他也就觉得这是情理中的事。易卜拉欣抱着他的儿子问我是否也有孩子，他说他肯定我是去耶路撒冷求子嗣的。我注意到新大陆上的蛮族并不在意我异于他们的行为举止；但和土耳其人一样，他们对我的武器和我的宗教都十分关注，而这两件事物正分别从灵魂和躯体两个方面保护着人类。在我看来，各民族对宗教的一致态度和这方面的纯朴都值得关注。

此时，我用餐的这间客厅呈现出一幕动人的情景，它让我想起了东方古老的习俗。易卜拉欣的客人并非都是富人，事实上有钱人很罕见，有几个客人竟还是名副其实的乞丐，但他们还是与骑着大乘马车，带着大批奴隶的土耳其人同坐在一个长沙发上。除了没和我同席外，约瑟夫和士兵受到了与我同等的礼遇。易卜拉欣向所有的人致以相同的问候，他和其中每一位都说上了话，还招待他们吃了饭。奴仆们则恭恭敬敬地为一些衣衫褴褛的乞丐端上咖啡。这不由让人体会到《古兰经》中乐善好施的训诫以及土耳其人于阿拉伯处学得的热情好客的美德。但土耳其人的博爱却仅限于厅堂中，在厅堂中一个奴隶可以与其主人同饮咖啡，但待到出得门去，主人却会砍掉他的脑袋。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听说过在亚洲，仍有一些土耳其家庭还保留着早期那纯朴率直的民风，而且我也读过这样的介绍：我完全相信，因为易卜拉欣就是我此生所遇到的最可敬的人之一。

士兵带着一名向导回来了。向导还牵来了几匹马，它们不仅可供我们去阿米克莱，还可随我们去阿尔哥斯。向导的要价也可接受。在一旁看着我们做交易的那位宗教首领却怒气冲天地站起身来，他通过翻译跟我说，既然我旅行是为了了解风土人情，那我应该知道我正在和一群骗子打交道，这些人会骗我的钱，他说他们刚才开出了天价，而我既有通行敕令就不必付钱。他又说我已经完全中了他们的圈套。说完，他怒气冲冲地走出门去。我明白他生气并非出于正义感，而是因为觉得我太傻。

早上8时，我们出发去阿米克莱，陪着我的是我的新向导和一位本地的希腊导游。这个希腊人很老实但也很无知。我们走在陶革托斯山的平原上，沿着林间幽暗但极舒适的小径前行，山上流下的涧水灌溉了这些长着桑树、无花果树和槭树的树林。在林中我们还看到了许多西瓜、葡萄和各种各样的小草。看着美丽的蓝天和这样一片植物，真让人觉得仿佛置身于尚贝里的乡间。我们走过蒂阿斯，来到了阿米克莱，在那儿我只见到十几座被阿尔巴尼亚人毁坏的希腊式小教堂，这些教堂位于一片片耕地间，相互间还颇有些距离。欧洛托斯河和翁加间的阿波罗神庙，还有许阿铿托斯的坟墓都已全无踪迹。我没能找到任何铭文，但我仍仔细地搜寻着富尔蒙修士于1731年或1732年抄录下的著名的阿米克莱女祭司们的名册，这份名册提供了公元前1000年间的有关资料。在希腊，大批的遗迹以极快的速度被毁坏，以至于一个旅行者常常会看不到一丁点儿另一位游客在几个月前曾参观过的古迹。而我也只能从现代的

废墟中寻找古迹的残存部分。一位神甫带着些农人走了过来，他们移开了贴在一座教堂墙壁上的一块木板，走进了我尚未参观过的殿堂。出于好奇，我跟在了他们身后。我看到这些穷人随着神甫们在这片断壁残垣中祷祝着：被漆成蓝色的墙上画着一幅被草草涂成红色的圣母像。他们就在像前念诵着连祷文。与祭祀许阿铿托斯的场面相比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遗迹、这儿遭受的苦难、还有在真神前的祈祷都使世间的浮华黯然失色。

我的向导们一再催促我动身，因为我们已到了马尼奥特人的地界。尽管已进入了现代社会，但他们仍不失为江洋大盗。我们折回蒂阿斯，由山路回到了米斯特腊。在这儿，我还要纠正拉哥尼亚地图上一处不断引起混淆的错误。我们不加鉴别就将欧洛托斯河标注成伊里斯或瓦西帕塔摩斯。拉吉耶蒂埃——或可称之为吉耶——就弄不清尼日尔从何处得到了伊里斯这个名字，而普凯维尔先生见到这个名字也惊诧不已。尼日尔与梅雷蒂尤斯出于误解写成了内里斯，但它们也并非完全错了。在米斯特腊，欧洛托斯河直到其与蒂阿斯河会合的河段都称作伊里（而不是伊里斯），而会合处以下的河段被称作瓦西里帕塔摩斯。

我们来到了山中的帕罗里村。在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唤作基耶拉莫的大山泉。泉水从峭壁旁喷涌而出，一株垂柳正荫蔽着它；泉水下方则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人们可以坐在席上围着它喝咖啡。我不知道这株垂柳是从何处运到米斯特腊的，而这也是我在希腊见到的唯一一株垂柳。我相信人们普遍认为巴比伦柳树源于小亚细亚，但我

却觉得它产自中国，经由东方大地运来。而伦巴第地区的大白杨也同样源于东方的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但人们也曾在伊利诺斯州的密西西比河畔见到过它的同类。

在帕罗里这个喷泉周围掩埋着许多云石碎片，其中有一些还刻有文字，我们也还可辨认出一些单词，若花上一些钱和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地区有所发现，但这大部分碑文也很可能已被富尔蒙修士抄录了下来，这位修士曾在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地区抄录了350个碑文。

我们仍在陶革托斯山的半山腰中行进，路上又看到一股名叫潘塔拉玛的泉水，这个名字得自于泉水溢出之地的岩石名。岩石上立着一座粗劣的雕塑，表现的是3位拿着花环翩翩起舞的水泽仙女。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山泉名叫特里察拉，其上方敞开着一个很普通的岩洞。我们可在3个山泉中的某一个上看出古时的多尔恰，但它离斯巴达未免太远了些。

在那儿，也就是在特里察拉泉，我们发现已绕到了米斯特腊背后，并差不多已走到俯看整个城市的城堡脚下了。我们跳下马来，通过一个犹太人村镇向城堡攀登。这个村镇沿峭壁螺旋式向上伸展，直通到城堡基部。但它已完全被阿尔巴尼亚人摧毁了，镇中只有一些房屋的墙壁还未坍塌。透过窗门洞，还可看到当年吞噬这些穷苦人栖身之地的烈焰留下的痕迹。一些孩子躲在这些废墟中，他们和斯巴达人的孩子一样顽劣。他们窥伺着游人，待他们经过就往他们身上扔墙泥和石块。我也差一点成了这种游戏的受害者。

这片废墟上的哥特式城堡已然破败不堪，雉堞上布满了孔隙，拱门上裂开了道道缝隙，而蓄水池也咧开了大口，我们走在其中也是危险得很。这儿已没了门，没了卫兵，也不见了火炮，一切都荒废了，但我们所见的景致总算报偿了我们登上城堡主塔的那份辛劳。

我们身下左侧是米斯特腊被破坏的部分，即我刚才所述的犹太人的村镇。在城镇尽头处，一片带花园的希腊式房舍环绕着圣·德米特里教堂和总主教府。

垂直向下望去，可以看到一个城市的一部分区域。这座城市名叫卡托肖利昂，意即"城堡下的市镇"。

从卡托肖利昂城中奔出两条河流：第一条叫做霍布里奥帕塔摩斯，这条"犹太人的河流"只在卡托肖利昂和美索肖利昂两城间流淌。

第二条是潘塔拉玛河，它取自于仙女像旁其源头的名字；在这片平原的远方，它与霍布里奥帕塔摩斯河会合在几近荒凉的马古拉村的地方。两条河上横跨着一座小桥，这些足以让拉·吉耶蒂尔相信它们就是欧洛托斯河和巴比克斯桥，该桥被后人写作(Γέφυρος)，但我认为其本应写作(Γέφυρα)。

在马古拉，这两条会合一起的河流注入将并入欧洛托斯河的马古拉河，即从前所说的克那西翁河。

站在米斯特腊的城堡上放眼望去，拉哥尼亚谷地的风光真是美不胜收：这片谷地几乎从北方一直延伸到南方，它西倚陶革托斯山，东靠托尔那克斯山、巴罗斯泰纳斯山、奥林匹斯山和梅内拉伊永山。一片小山丘阻断了谷地北方的通道，它们向南延伸，高度逐渐降低，而斯巴达就坐落在其

最后几个山峰中。一片由欧洛托斯河灌溉的肥沃的平原从斯巴达一直伸展到海边。

我登上了城堡的一个雉堞，遥望着，凝视着，观赏着整个拉哥尼亚地区。读者可能会问：那你什么时候才能讲到斯巴达？斯巴达的旧址何在？是在米斯特腊城中吗？还是早已无迹可寻了？你为何不先走遍斯巴达的每个角落而跑到阿米克莱去？你难道就满足于提一下欧洛托斯河的名字而既不说明它的流程也不描写其沿岸风光？欧洛托斯河究竟有多宽？河水是什么颜色的？当年河中的天鹅、芦苇和桂树如今又在何方？在介绍吕枯耳戈斯、亚基斯，来山得(斯巴达统帅)和列奥尼达(斯巴达国王)的故乡时，就是最小的细节也不应被遗漏。很多人都到过雅典，但极少有旅行者曾深入到斯巴达，更无一人曾详尽地描述过斯巴达的遗迹。

读过本游记的序言部分后，读者们就能明白为了了解有关斯巴达的所有可得的情况，我什么都没有忽略。我研读了这座城市从古罗马至今的历史，我也提及了那些让我们对现代的斯巴达有所了解的书籍和旅行者，但糟糕的是，对于斯巴达的认识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因此这些概念都很笼统模糊。帕西菲克神甫、柯罗纳利，小说家拉·吉耶蒂埃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都认为米斯特腊就建立在斯巴达城的旧址上，而斯蓬、韦尔农、富尔蒙修士、勒鲁瓦及唐维尔等人则认为斯巴达遗址离米斯特腊还远得很。从此可很明显地看出，第一流的专家权威都支持这后一种观点。唐维尔先生的立场尤为鲜明，对立派的观点似乎很让他吃惊：

"这座城市(斯巴达)的所在地叫做 Palæochôri 或称为旧镇,而被人们误认为是斯巴达的新城米斯特腊其实在斯巴达的西边。"韦尔农和领事吉罗先生则证实斯蓬也是同样激烈地抨击了拉·吉耶蒂埃的观点。而曾在斯巴达发现了这么多铭文的富尔蒙修士更不可能在城市位置的问题上犯错:确实,我们今天在旅途中看到的已和他的所见不同了。但曾发现了古希腊剧场和竞技场的勒鲁瓦决不会不知道斯巴达的真正所在。最优秀的地理学家与这些权威人士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特意说明米斯特腊压根儿就不是斯巴达。还有些地理学家较精确地算出了两座城市相距 2 法里远。

一旦某种错误思想已在人们头脑中扎下了根,要想重新确立正确的观点是何等的困难,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有斯蓬、富尔蒙、勒鲁瓦和唐维尔等权威人士的论证,但人们通常仍固执地认为斯巴达旧址就在米斯特腊城中,而我本人就坚决持此种观点。是斯卡罗尼和普凯维尔这两位近代游者蒙蔽了我的双眼。我没有注意到普凯维尔将米斯特腊描述成斯巴达时,他只是重复了当地人的说法,而他自己并未表达这种看法。他反而更倾向于第一流权威们的观点,因此我可断定普凯维尔亲眼所见的事物都是确实可信的,但他所听到的有关斯巴达的情况则是错误的。

我最初的研究让我误认为米斯特腊即斯巴达,因此我才先跑到了阿米克莱,我意在先排除与斯巴达毫不沾边的地方,然后我就可集中精力来认识这座城市。当我站在米斯特腊城堡高处时,我仍执迷不悟,想在这座全新的城市中

找出吕枯耳戈斯所在城市的影子，但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混杂着东方式、哥特式、希腊式及意大利式的建筑，可想而知，当时我是何等的窘迫。在这片建筑中，我竟看不到一处可聊以自慰的、小小的、破旧的古迹。如果古老的斯巴达能像罗马古城那样仍可让人在新建筑群中认出它那已被毁损的容颜，那该有多好啊！但这是不可能的，斯巴达早已化为灰烬，被埋入了坟墓，任由土耳其人的铁蹄践踏，它消失了，已消失贻尽了！

我相信情况就是如此。我的希腊导游只会一点点意大利语和英语。为了让他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我试着用我蹩脚的现代希腊语说了几句话，我用铅笔写了一些古希腊语的词汇，我还用我那带着法语腔的意大利语和英语与他交流。约瑟夫想帮助我们互相理解，结果却使我们更为糊涂。而士兵和向导（有一半黑人血统的犹太人）则都用土耳其语发表他们的意见，这一来更使局面混乱不堪。我们都同时在说话，叫嚷着，打着手势，我们不同的装束，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面貌使我们看上去就像一群日落时分栖息于废墟上的魔鬼。我们身后就是陶革托斯山的森林和瀑布，我们脚下踩着拉哥尼亚的土地，而我们头上则顶着一方最美丽的天空：

“这就是米斯特腊”，我对希腊导游说，“这也就是斯巴达吧？”

他却答道：“先生，斯巴达？您说什么？”

“我问你，这是斯巴达吗？”

“斯巴达？什么？”

“我问你米斯特腊是不是斯巴达?”

“我不明白。”

“什么? 你一个希腊人,一个斯巴达人竟然不知道斯巴达!”

“斯巴达? 啊,我知道! 伟大的共和国! 鼎鼎大名的吕枯耳戈斯!”

“那么米斯特腊就是斯巴达?”

希腊人向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很是高兴。

“现在”,我又说道,“给我讲讲我看到的东西,这是城市的哪个部分?”说着,我用手指着我右前方的一块地方。

“美索肖利昂”,他答道。

“我知道,可这是斯巴达的哪个部分?”

“斯巴达? 什么意思?”

我不由勃然大怒。

“你至少给我指指那河在哪里”。我重复着:“波塔摩斯河,波塔摩斯河”我的希腊导游却指着那条被称为“犹太人的河”的河流。

“什么! 这是欧洛托斯河? 不可能! 那你说瓦西里波塔摩斯河又在哪儿?”

导游做了几个幅度很大的动作,向阿米克莱右方伸去。

现在我重又陷入了困惑之中。我说了伊里的名字,一听到这个名字,这位斯巴达人指向与阿米克莱相反方向的左方。

要说明的是,这一带有两条河,瓦西里波塔摩斯河在我们右侧,而另一条即伊里河在我们左侧,但这两条河没有一

条流经米斯特腊。通过上文我对这两条河名的解释，读者已明白了我的错误所在。现在我对自己说，我又不知欧洛托斯河在何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流经米斯特腊。因此，米斯特腊并非斯巴达，除非河流改道不再离它那么远，但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斯巴达究竟在何方呢？难道我真会来到此处而找不到它！我真会看不到它！就这样无功而返！我感到十分沮丧。当我走下城堡时，希腊人却叫了起来："先生您问的可能是帕莱奥肖利吧？"听到这个名字，我想起了唐维尔的行程，这回是我大叫起来："对！就是帕莱奥肖利！这座古老的城市它在哪儿？这个帕莱奥肖利？"

"在那边，在马古拉。"导游说道，他指着远方山谷中一处树木环抱的白色茅屋。这座破败的小屋坐落在世界上最著名城市之一的已被废弃的城池中，也是供人们认出斯巴达位置所在的唯一标志，凝望着它，泪水不由涌入我的眼眶。这是一个牧羊人唯一的栖身之所，而他所有的财产就是亚基斯和列奥尼达坟头上蔓生的野草。我什么都不想听了，匆匆走下城堡，不去理会我那几位向导的叫喊，他们还想带我看一些现代废墟，还想给我讲阿加、帕夏和伊斯兰教法官们的故事呢。但当我走到总主教府前时，我看到几位神甫站在门口，正在等"我这法国人"呢，他们以总主教的名义邀我入内。

我很想谢绝这一邀请，但却想不出推托之辞，于是只好走了进去。在一间非常洁净且摹仿土耳其人布置着地毯和垫子的房间里，大主教正坐在他下属们的中间。这些神甫和他们的上司都是很风趣，很和蔼的人。其中有好几位会

讲意大利语，且都讲得很流利。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刚才寻找斯巴达遗迹的经历，他们都笑了，并嘲弄起了我的导游，看起来，他们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

其实摩里亚地区云集着利凡得人、法兰克人、腊古扎人（西西里岛）、意大利人，尤以从威尼斯和爱奥尼亚群岛来的年轻医生为多，这些医生是来给法官们和阿加们催命的。摩里亚的道路也较安全；旅人可找到果腹的东西，只要稍加谨慎和防范，便可自由自在地活动。总体说来这是很轻松的旅行，对于一个曾在美洲大陆的蛮族部落中居住过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在去伯罗奔尼撒的路上总能见到一些英国人：神甫们告诉我，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还见到一些英国古董商和军官。而在米斯特腊就有一座名为"英国旅店"的希腊式房屋：在那儿可吃到烤牛排，喝到波尔多葡萄酒。在这一点上，旅行者应好好感谢英国人：是他们在欧洲大地上建造了舒适的旅店。这些旅店遍布意大利、瑞士、德国、西班牙、君士坦丁堡、雅典，直到斯巴达城下——尽管吕枯耳戈斯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主教认识驻雅典的副领事，福韦尔先生曾几度到过米斯特腊，但我已记不清主教当时是否提及他曾招待过福韦尔先生。招待我喝过咖啡后，带我去参观主教府和教堂。这座教堂在我们的地理书中极为著名，但看起来却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马赛克铺面比比皆是，而吉耶蒂埃推崇的绘画定会让人想起彼鲁其诺之前画派的拙劣作品。至于建筑，则总是好多个扁圆的屋顶。这座大教堂供奉的是圣·迪米特里，而不是圣母。它共有七个穹顶。在艺术堕落

的年代，君士坦丁堡采用了这种建筑装饰，此后，它在所有的希腊教堂中都扎了根。这种建筑装饰既无哥特式的匠心独创，又无古典式的庄重美。当它占地很大时还显得颇为宏伟；但它也会使支撑它的建筑物显得低矮；若它太小，则又成了无法与建筑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的难看的“帽子”；而且它位于盖顶之上，恰恰破坏了葱形装饰那浑圆的曲线。

在主教府的书房中我见到了几本希腊神甫的著述，一些引起过争论的著作和拜占庭几位历史学家的论著；其中有帕奇梅尔的书。若将该书的手稿与我们现有的书稿进行比较必定会很有意思，但说不定我们那两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富尔蒙修士和唐斯·德·维卢瓦松已看过手稿。而长期占领摩里亚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已掠走了该书最珍贵的那部分手稿。

主人们很热情地向我展示几部法国作品的译著：它们就是我们所知的忒勒马科斯和罗兰等人的书，另外还有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新译作。若不是斯塔马蒂先生已赋予拙作以荷马的语言，我真不会相信我在这些译著中见到了《阿达拉》[①]。我在米斯特腊见到的这个译本并非足本，译者是生于桑特的希腊人；当意大利文版的《阿达拉》在威尼斯发行时，他正巧在那儿，而他就以此版本为蓝本开始了民间希腊语版的翻译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是出于谦逊还是因为清高才隐瞒了名姓；在拥有辉煌历史的斯巴达身旁，我那作为

---

① 《阿达拉》是作者自美洲返回后，将所著《印第安史诗》的一部分以《阿达拉》为书名公开发表，得到社会的好评。

作者的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走出主教府时天已黑了：我们穿过了米斯特腊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走过好几处铭文中都曾提及的集市，它以前是希腊人集会的广场，这都不由让人觉得米斯特腊就是斯巴达。这个集市是个萧条的市场，就和我们外省小城中的市场一个样。一些卖头巾、卖服装和卖食品的简陋的铺子占满了马路。那时它们还都用意大利产的灯来照明。借着微弱的灯光，我注意到两个马尼奥特人在卖桅桁和被那不勒斯人称作"海鲜"的海珊瑚。这些渔民身材高大，很像弗朗什一孔泰的农人，但我没看出他们有何不寻常之处，我从他们那儿买了条陶革托斯种的狗：这狗个头中等，毛发粗硬，呈浅黄褐色，鼻子很大，看来尚未驯服。

> 拉贡德的野兽，牧羊人的力量之源。（贺拉斯，《抒情诗》6，5—6）

我给它取名为阿尔古斯（尤利西斯就是这样命名他的家犬）。不幸的是，几日后我在从阿尔戈斯去科林斯的路上把它给丢了。

路上一些裹着长长衣衫的妇女走了过来。按照东方的习俗，我们退到路旁以给她们让路，与其说这是出于礼貌，还不如说出于好奇。我看不到她们的脸，因此也不知斯巴达是否如荷马所说的那样是个美女之乡。

13个小时的奔波后，我回到了易卜拉欣家。在这13个小时中，我休息得极少。除了我本身耐劳耐饿又抗晒外，还有我心中的那股激情支持着我抗御了疲倦，并给予了我新的力量。我比任何人都深信，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人便可

逾越一切困难，甚至可以无视时间的存在。我决定不睡觉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写些东西，此外我打算第二天就去拜访斯巴达的遗址，然后从那儿直接上路继续我的旅程，不再折回米斯特腊。

告别易卜拉欣后，我会让约瑟夫和向导骑着马去到那条通往阿尔哥斯的路，并让他们在我们从特里波里察来时经过的欧洛托斯河桥上等我，而我只留士兵陪我去看斯巴达的遗址；我甚至可以连他都不带，一个人去马古拉。因为你在四处寻访时，随从们会显得既不耐烦，又十分厌倦，我曾体会到这让人感到多么的不安。

一切就这样安排好了。18日日出前半小时，我与士兵上了马，赏过了好心的易卜拉欣的奴隶们之后，我纵马向斯巴达驰去。

我们沿着一条笔直的、伸向东南方的平坦大道前行，一小时后，当东方露出曙光时，我看到了一些断壁残垣，还有一堵长长的古墙：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士兵转过头来，用皮鞭指着右方一座白色的棚屋，高兴地喊着："palæochori！"我向着位于一座山岗上的很显眼的遗迹走去。我绕到山岗西北侧。想从这儿上山，突然，我见到一片很大的呈半圆形的露天场地，我停下了脚步，马上就认出这是一个剧场。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复杂情感。既然剧场是依卫城而建的，那么我正要攀登的这个山丘正是斯巴达的卫城；而我所见的山丘上的遗迹应为弥涅耳瓦的青铜神庙，因为它建于卫城内；而既然西诺絮尔族住在城北，那么我在山下经过的废墟和长墙应为他们的遗迹。我刚到就很幸运地发现了剧场，

它使我马上知道了城市各个区域和建筑物的方位。我跳下马，跑上了卫城所在的山丘。

上到山顶时，太阳正从梅内拉永山峰后升起。多美的景致啊！但它又是那样令人忧伤！欧洛托斯河孤独地从残留的巴比克斯桥下流过；四周都是废墟，但却见不到一个人！我一动不动地凝眸望着这些景色，似乎已呆了，痴了。赞美与痛苦的情感交织着，使我的脚步凝滞，思想麻木；四周死寂一片：在这片再也听不到人类声音的地方，我至少想要听到回声，我竭力大喊起来：列奥尼达！但没有一处废墟重复这个伟大的名字，看来，连斯巴达都已经将他遗忘了。

尽管那些有着辉煌过去的遗迹让人们看清了世间的虚浮，但也应该看到，有些名字历经数世而盛名不衰，而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经之处也都因他们而不朽，他们的确了不起。总之，不要过于蔑视荣誉；除了美德，也再无可与之媲美的事物。而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二者兼得了，这也正是斯巴达人对上帝唯一的祈求："在完好的基础上加上美观！"

当这丝不安消散后，我开始细看周围的这片废墟。山丘的顶部是一片高地，其周围，尤其是西北部围着厚厚的城墙；我绕着高地走了两圈，分别数了 1560 步和 1566 步，或可以说半圈约为 780 步。要指出的是，我走的路线环绕了整个山顶，还绕过了山丘上的剧院；这就是勒鲁瓦细细察看过的剧院。

近高地中部，有一片碎瓦残垣，其下部埋在土中，上部却仍伸出地面；这表明这儿正是弥涅耳瓦青铜神庙的所在，披舍尼阿斯曾在此避难，可最终还是送了命。一段宽达 70

法尺的台阶从山丘南部缓缓下到平原上。这也许就是登上那个在斯巴达的暴君统治下才强盛一时的城堡的道路。

在剧院上方的台阶顶部，有一座小小的已被毁坏了四分之三的圆形建筑：其上的壁龛看来是专为放置雕像或骨灰瓮而设的。这是座坟墓吗？还是战神维纳斯的神庙？根据埃吉德部落的位置，神庙就应在这儿。自称维纳斯后裔的恺撒还在他的戒指上刻上了战神维纳斯的像；其实，这既是这位伟人光荣一生的象征，也表明了他的弱点：

“如果我能徒手取胜，那又何必携带武器？”

假设读者与我同在卫城所在的山岗上，以下就是我们所见的周围的景象：在东方，即朝着欧洛托斯河的方向，有一座长形的小山，其山顶却很平，似是被用作运动场或赛马场的。这座山峰在两侧与另两个小山丘夹出两道山谷。巴比克斯桥的遗迹和欧洛托斯河就在这两个小山丘间。欧洛托斯河再往东去，一片微微发红的山岭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这就是梅内拉永山。在它身后矗立着一道天然屏障，那是几座一直延伸到远处阿尔哥斯湾畔的高山。

还是在东方，请将目光投向东北和东南方向。在卫城与欧洛托斯河之间且与该河平行的地带，坐落着林纳特人的部落、吕枯耳戈斯庙、德马拉特国王的宫殿、埃吉德部落、梅索阿特部落、卡德摩斯留下的建筑、赫耳枯勒斯和海伦的神庙以及普拉塔尼斯特岛。在这片开阔的土地上，我见到了 7 处仍挺立着的古迹，但它们均已不成形且都被毁坏。既然我可以随意给它们定名，我就将其中一处残存的建筑定名为海伦神庙，而另一处则成了阿尔克还翁（希腊诗人）

的坟墓;我觉得自己看到了埃勾斯和卡德摩斯遗留的古迹,我耽于神话故事中,而历史上真正遗留下来的东西,我却只认出了吕枯耳戈斯庙。我承认,较之底下小教堂,较之斯巴达唯一一位诗人的赫赫名声以及斯巴达姑娘们用在普拉塔尼斯特岛上采撷的花儿为海伦编织的花冠,我更喜欢斯巴达人那简单而粗劣的菜肴。

啊!难道我不是身处斯佩尔奇河浇灌的平原!

有拉贡德姑娘欢舞的泰吉特山在那里?(维吉尔,《农事诗》,2,486—488)

站在卫城顶上向北望去,可以看到一座高高的山丘,它甚至比卫城所在的山峰还要高,这就与披舍尼阿斯的记述不一致了。这两座山峰间有一个山谷,谷中应为群众集会的广场,当年广场上还矗立着一些建筑,诸如长老的议会,祭坛和波斯人的柱廊。但它们却未留下丝毫遗迹。西北面是西诺con尔人的部落,我就是从那里进入斯巴达的,也是在那儿见到那道长墙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西方。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三处古迹正坐落在剧院后的山下,其中一处古迹较高且很圆,看来像是一座城楼;往这个方向看去,还可见到皮塔纳特部落、泰奥梅利德、披舍尼阿斯和列奥尼达的坟墓以及狄阿娜·伊佐拉神庙。

最后,让我们将目光聚向南方。一片高低不平的土地上散布着一些已完全坍塌的墙基。墙砖定是被搬走了,因为周围见不到一块砖石。墨涅拉俄斯的宅第就建在这个方向上;再远处,在通往阿米克莱的路上,则可看到狄俄斯枯

里兄弟和美惠三女神的神庙。如果读者能参看披舍尼阿斯的著作，或读河纳卡西斯的游记，便可更好地理解这段描述。

整个拉栖第梦[1]的遗址一片荒芜；烈日无声地炙烤着它，不断毁坏着坟墓上的云石。当我见到这片荒地时，那儿没有一棵绿树的点缀，也没有鸟儿和昆虫赋予它生气，而只有成千上万条蜥蜴沿着被太阳烤得滚烫的墙壁无声无息地爬上爬下。十几匹半野的马匹在一片枯草上走来走去；一位牧人则在剧院一角栽种着几棵瓜藤；拉栖第梦如今与马古拉这个阴暗的名字连在了一起。在马古拉，我们见到了一片小小的柏树林。马古拉以前曾是一个很大的土耳其村落，而如今它也在这片死亡之地上消亡；村中的房屋都已倒坍，且只有一处遗迹表明这儿是一处废墟。

我走下卫城，花了一刻钟时间走到欧洛托斯河畔。我曾在两法里外穿过了它的上游，当时我没能认出它来；现在看来它与我当时的所见几乎并无二致，在斯巴达的那段河流有在夏朗通的马恩河那么宽。到夏日，河道几乎干涸，成了一片遍布砾石的沙地。河床中生长着芦苇和夹竹桃，且仍有几股清凉透澈的涓涓细流在河道中流过，对我来说这些水实在太好了；我已快渴死了，因此在这儿畅饮了一顿。欧洛托斯河完全当得起欧里庇得斯对它的形容：长着美丽芦苇的河。我沿着河道前进，希望能遇上柏拉图描述的那些鸟儿；它们在生命将熄前都面向奥林匹斯山，这也是为何

① 拉栖第梦是斯巴达的希腊语称谓。

它们的绝唱是如此的婉转动听：但我的搜寻是徒劳的。显然，我不像贺拉斯那样得到廷达俄瑞斯的臣民们的恩宠，他们不愿让我窥探到他们故乡的秘密。

这些著名的河流承受了与著名的民族相同的命运：先是被遗忘，接着又受到全世界的赞美、纪念，然后重又回到最初默默无闻的状态。欧洛托斯河最初叫做希墨腊河，如今它却成了伊里河，它默默地流淌着，正如台伯河的情况：台伯河原先被称为阿尔布拉河，现在却只是一条奔流到海的不受注意的台伯河。我细细察看了巴比克斯桥的遗迹，它其实已不剩下什么东西了。我寻找着普拉塔尼斯特岛并相信自己已在马古拉下方找到了它。那是一片呈三角形的土地，一边临着欧洛托斯河，另两边则被长满灯心草的沟渠围绕着。在冬季，马古拉河，即以前的克纳西翁河就从这些沟渠中流过。岛上种着一些桑树，但却没有一棵梧桐。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表明土耳其人使该岛成为乐园的事物，但我却看到了一些鲜花，其中有夹着菖兰的蓝色百合花，我摘了好几朵百合花以纪念海伦：娇弱的花冠仍在欧洛托斯河边，而美人已香消玉殒了。

沿着欧洛托斯河所见的景致与站在卫城顶上见到的全然不同。河道蜿蜒曲折，且如我已提到过的那样，隐在高如树木的芦苇和夹竹桃丛中。河的左岸是梅内拉永山脉，它微微发红，显得荒凉贫瘠，正与欧洛托斯河的明媚和满目绿色形成对比。在河的右侧，陶革托斯山拉开了它这道壮丽的屏障。位于这道屏障与河流之间的土地上则盘踞着一片山丘和斯巴达的遗迹；这些遗迹已不似我们刚才就近看时

那样荒凉了，相反，它们似被染成了深红色、紫罗兰色和浅金黄色。这些奇妙的景象并非那些绿得生硬而毫无生气的草场和树叶的杰作，而是光线造成的效果。而那不勒斯海湾中的岩石和欧石南之所以总显得比法国和英国最肥沃的河谷还要美丽也正是这个原因。

这条被遗忘了好几个世纪的河流曾见到过因普卢塔克的记述而闻名的斯巴达人在它身畔漫步，我想，在它被遗忘的那段时间里，它会为听到河边一位无名的外国人的足音而欣喜不已。这是1860年8月18日上午9时，我独自一人沿着欧洛托斯河徜徉，这次漫步将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尽管我痛恨斯巴达人的习俗，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自由的民族的伟大之处，当我踏上他们载满荣誉的土地时，不禁激动不已。只需一个例子便可说明这个民族的辉煌了：当尼禄[①]访问希腊时，他竟不敢进入斯巴达。这真是对这座城市极致的赞颂啊！

我折回到卫城。一路上，只要看到遗迹我就会停下脚步。既然米斯特腊看来很像建在斯巴达的遗迹上，那么它很可能也为破坏斯巴达的古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找到了我的旅伴，他就待在我让他留下等着的地方：他坐在地上已睡过了一觉，他刚醒来抽着烟，接着又要睡。我们的坐骑安静地走进了墨涅拉俄斯国王的宫殿里。"海伦用精致的秣槽给它们端来纯净的麦粒，但她手中一直拿着卷有染成紫红色羊毛的纺纱杆"。尽管我只是个旅行者，而不是尤

① 古罗马皇帝。

利西斯的儿子,但我也和忒勒马科斯一样,即便身处最美丽的国度,心中还是更眷恋父母之邦的山川。

时值正午,烈日当头,炙晒着我们。我们躲到剧院一角的阴凉处,大口啃着我们从米斯特腊带来的面包和无花果干,其余的食物都已被约瑟夫带走。士兵很是高兴,他相信他终于得到了解放,可马上他就极不情愿地明白他弄错了。我开始作一些笔记,并还看了些地方,这就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接着,我想去看看卫城西边的古迹。列奥尼达的墓就应在那儿。士兵拉着马缰牵着马走在我身旁,我们一个遗迹一个遗迹挨着看。我们是唯一走在这么多已死去的名人间的大活人,我们两个都是蛮族人,是来自两个不同民族又都在希腊的外国人:一个来自高卢的原始森林,另一个则从高加索的山崖中走来。我们相会在伯罗奔尼撒的腹地,我只是个过客,而他则生活在这片并未埋葬过我们两个民族的祖先的土地上。

我探访到了最小的石头,想向它们打听列奥尼达骨骸的消息,但却是一场徒劳。但有一阵子我还看到了希望:在我曾提及的卫城西南面那座城楼旁,我看到了一些雕像的碎片,看起来它们原属一尊狮子雕像。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列奥尼达墓上有一只石狮,不过披舍尼阿斯却未记载这一情况。我不禁热情倍增,但最终我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我也不知道富尔蒙修士是否就是在这个地区发现了 3 处奇特的古迹。其中一处是刻有“耶路撒冷”字样的短石柱,另两处遗迹是莱桑德和阿加西拉斯坟上的铭文,当然是一位法国人找到了这两位伟大统帅的墓地。我发现欧洲令人满

意的、最早的对斯巴达和雅典遗迹的认识都应归功于我的同胞们。被路易十三派往耶路撒冷的德赛于1629年左右到达了雅典:我们看过了他那本未被尚德勒见到的游记。耶稣会会士巴班神甫于1672年口述了他的《雅典现状》,斯蓬,那位执著而机敏的旅行家在开始与韦莱同行的旅程前整理了这份口述。尽管事实上韦尔农先于富尔蒙修士和勒鲁瓦到达斯巴达,但这后两位是最早阐明和传播拉哥尼亚有关情况的人;而这个英国人韦尔农只留下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仅满足于说他见到了斯巴达,而未做任何详细说明。至于我,我不知道我的探索是否能流传到后世,但至少我的名字已与斯巴达连在一起,而斯巴达正是唯一能挽救我被遗忘的命运的名字,可以这么说,通过详细介绍那些遗迹的尚不为人知的情况,我会让人们重见这座不朽的城市:一个普通渔夫常能因海难而确定那些躲过了最富经验船工双眼的暗礁的方位。

天已近黄昏时分,我才走出这片著名的废墟,摆脱了吕枯耳戈斯的影子,我走出对温泉关的回忆,也不再去想神话和史书中的所有谎言。太阳已下到了陶革托斯峰后,这样,我见到了它在斯巴达的废墟上从升起到落下的全过程。3543年前,这座新生的城市第一次见到了日出与日落。我终于要离去了,我的脑海中充塞着适才所见的事物,而各种思绪潮涌而来,使我深陷其中,这样的日子使我以后逐渐吃了许多苦头,它们尤其使我对很多景观都失去了兴趣。

我们又往欧洛托斯河上游走了一个半小时,穿越了一些田野后,我们走上了去特里波里察的路。约瑟夫和向导

已在河对岸的桥旁安营扎寨,他们用芦苇生起了一堆火,并不去理会这些芦苇的呜咽声安慰着失去了达佛涅的阿波罗。约瑟夫带足了生活必需品,他身边有盐、油、西瓜、面包和肉。他效法阿喀琉斯的同伴烤了一只羊腿,将其端到一块大石的一角上,再奉上用尤利西斯的葡萄酿成的美酒和欧洛托斯河的河水让我美餐了一顿。我已领略到了德尼未曾识得的斯巴达的粗茶淡饭的妙处,因此才觉得这顿晚餐鲜美至极。

晚餐后,约瑟夫拿来了我通常用作枕头的马鞍,我拿大衣裹住了身子,在欧洛托斯河畔一株月桂树下躺了下来。夜色是如此纯净而宁谧,银河似成倒映在河中的曙色,我们几可在它的亮光下读书。我睡着了,眼睛始终向着天空的方向,而我头顶上方正是勒达所在的美丽的天鹅星座。我又回忆起了以前我像这样躺在美洲森林里时所体会到的那种乐趣,我尤其记得夜半时分在那儿醒来时享受到的乐趣:我倾听着荒地上的风号,听着黄鹿和雄鹿的"呦呦"鸣叫,还有远处瀑布的轰鸣声,而我那已将燃尽的火把则映红了它上方的树叶。我甚至还喜欢听易洛魁人在森林深处发出的叫喊声,我还爱那星光,在寂静的大自然中,它似正展示着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这一切都为20岁的年轻人所喜欢,因为可以这么说,生活那时还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少年时的那一丝焦虑与迷惘总是不断地使我们耽于幻想,但到了较成熟的年龄后,人的思想重又务实起来,它更愿意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中,更愿意回味历史上的经验例证。但如果300斯巴达勇士的亡灵,或者雅各的12个儿子能走入我

的梦境，我仍会很乐意地睡到欧洛托斯河或约旦河畔的，但我再也不会去寻找一片未被耕耘过的新大陆，我要寻找的是那些可将我送到巴比伦城或者法尔萨拉地区的年代久远的荒漠，我要寻找的还有那些可使我受到启发的布满犁沟的田地，在那儿作为一个人，我将重见人类洒过的鲜血、泪水和汗水。

约瑟夫按我的吩咐于19日清晨3时叫醒了我，我们放好了马鞍，又出发了。我向斯巴达转过头去，向欧洛托斯河投去了最后一瞥，当我面对一片著名的遗迹时，当我离开我再也不能看到的地方时，我无法抵御心中升起的那一份感伤。

从拉哥尼亚到阿尔哥斯的道路仍和古时一样，是希腊最为崎岖和荒僻的道路之一。我们沿着去特里波里察的道路走了一阵，然后折向东方进入了一片山峡。我们在山涧中，在迫使我们伏在马背上的树下快速地前进着。我的头狠狠地撞上了一段树枝，以至于我被甩到了10步开外失去了知觉。由于我的坐骑仍在奔驰，走在我前边的旅伴们都没察觉我已落了马。他们返回到我身边后，把我从昏迷中唤醒。

清晨4时，我们登上了一个山顶，并让马匹在那儿稍事休息。寒风刺骨，我们不得不用欧石南生起火来。我无法说出这个在古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的名字，但我们定是向着勒努斯河的源流前行，而它们就在阿尔哥斯湾离普拉西厄不远的厄瓦山脉上。

我们于中午到达了一个离海很近，叫做圣保罗的大村庄，那里的人们成天只谈论一个悲惨事件，他们也忙不迭地

给我们讲述了一遍：

村里有个姑娘，她父母双亡，因而继承了一笔很小的家产。她的亲戚们将她送到了君士坦丁堡。18 岁那年她回到了村庄，她已会讲土耳其语、意大利语和法语，当有外国人到圣保罗村时，就由她来接待；但她接待的方式却让人对她的贞节产生了怀疑。村民的头儿们于是聚到了一处，审查过这个孤女的言行举止后，他们决定应除掉这个败坏村子名声的姑娘。他们先是弄清了在土耳其杀害一个女基督徒的价钱，然后走进年轻姑娘的房间把她打死了；在外等着处决消息的人就把这条命的价钱付给了帕夏。但引发圣保罗村中所有希腊人抗议的并非是这一行为本身的残暴，而是帕夏的贪婪；帕夏原也觉得此事很是简单明了，他也满意地收下了那笔规定的普通谋杀需交的钱，但他发现这孤女既年轻美貌，又有学识，且游历广泛，因此这位老爷当日就派了两名士兵来索要一笔追加的钱款。

圣保罗村很宜人，几股被一些野松掩映的泉水流过村庄。我们还在村中见到了一位在摩里亚四处走动的意大利医生，我让他给我止了血。在一座极整洁的酷似瑞士小屋的房子里，我喝上了上好的牛奶。一个青年摩里亚人走过来坐在我面前，他的身材和装束使他看起来很像墨勒阿革罗斯。这儿希腊农民的装束与我们在法国见到的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希腊人全然不同。他们穿着一件长及膝盖的上衣，用一条皮带笼着腰，他们肥大的短裤被上衣的下摆遮住了，在光着的腿上，他们则缠着些布带以缚住脚上的便鞋。如果不看他们的发型，他们俨然是没穿大氅的古希腊人。

我已说过，我这位刚来的伙伴就坐在我的面前，他毫不掩饰地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他没有说一个字，只用眼睛贪婪地盯着我，他伸过头来，向我刚才喝奶用的土罐中望去。我站起身来，他也站了起来，我重新坐下，他也随之重新坐下。我递了一支烟给他，他很高兴，并向我做了个要我和他一起抽的手势。当我离去时，他跟在我身后走了半个小时，且总是一声不吭，让人摸不清他想要什么。我给了他几个钱，却被他扔开了，士兵想轰他走，他却要揍士兵。我受到了触动，但却不知是为了什么，也许是由于看到我一个开化了的蛮族人却成了一个沦为蛮族人的希腊人好奇追逐的对象。

更换过马匹后，我们于下午 2 时离开了圣保罗村。沿着昔日基努里的道路行进。将近 4 时时，向导向我们大喊起来，说我们会受到攻击。确实，我们见到山上有一些着戎装的人，他们注视我们很久，然后让我们平安地过去。我们进入帕泰尼尤斯山脉，然后又沿着一条入海的河流下得山去。我们见到了阿尔哥斯的卫城。在我们面前则是纳夫普里亚，以及从科林斯向迈锡尼方向延伸的群山。从我们所到的地方看，我们还得走 3 个小时才能到阿尔哥斯，我们还得穿越阿尔哥斯城和我们所在地之间的勒耳那沼泽以绕过海湾后部。我们从某位阿加的花园旁经过，我见到花园中有一些伦巴第的杨树，它们混杂于柏树、柠檬树、桔树和一些我尚未在希腊见到的树木中。不多久，向导认错了路，我们走上了两条小河间的一些狭窄的堤道。我们陷在这样的困境中，黑夜又突然降临了。黑暗中大片青蛙的鼓噪还有

在沼泽上游动的紫色火焰都使我们的坐骑惊恐不已，且它们每走一步都得跃过几道宽沟，向导的马跌倒了，由于我们是列队行进的，因此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掉入了沟中。大家同时叫出声来却无法互相听到，沟中的水很深，马都可以在里面游泳，等着和它们的主人一起被淹死，我的伤口又裂了开来，头上疼极了。我们最终竟然奇迹般地走出了这个泥潭，但我们已不可能赶到阿尔哥斯。透过芦苇丛，我们见到了一道微弱的灯光，我们向它的方向走去。我们冻得要命，满身都是污泥，手中还拉着马缰，而且我们每走一步都有重新陷入某个泥潭的危险。

在灯光的指引下，我们到了沼泽中央与勒耳那村毗邻的一个农庄：田中刚刚收割完毕，收割者们都躺在地上，他们在我们脚下爬起身来像野兽一样四散奔逃。我们总算让他们安下心来。然后这一夜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和他们一起躺在用作肥料的羊粪堆上，这也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干净也最不潮湿的地方了。我完全有理由去找赫拉克勒斯评理，因为他没有真正除去勒耳那的九头蛇许德拉①：因为我在这个不卫生的地方发起烧来，而且直到抵达埃及时才痊愈。

20日天亮时，我们到了阿尔哥斯，这座名城的所在之处如今是一个村庄，它比摩里亚绝大多数的村庄都干净而

① 赫拉克勒斯，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儿子，伟大的英雄。传说中他所作的12项英雄业绩之一，就是杀死有9个头的水蛇许德拉。

热闹。它位于纳夫普利亚湾，即阿尔哥斯湾的尽头，离海不过一里半之遥，地理位置可谓极佳。村子的一边对着基努里和阿尔卡迪亚地区的群山，另一边则有特雷泽内山和厄皮道尔的山峰。

但是，抑或是因为想起了佩洛普斯的后代们所遭受的不幸和他们狂暴的行为而感到伤心，抑或是现实的情况使我感到震惊，大地在我眼中是一片荒芜，而濯濯童山则显得十分阴沉，大自然可真是既造了许多福也作了许多孽啊！我参观了人们所说的阿伽门农宫殿的遗迹、剧院的残存部分和一个由罗马人建造的引水渠，我登上了城堡，想看看这位王中之王曾搬运过的石头，就连最小的石块也不愿放过。站在被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拉辛歌颂过的家族近旁，谁又能夸耀自己取得的小小荣誉呢？但在这儿，当我们看到这些家族只遗下如此稀少的东西时，又是何等惊愕啊！

阿尔哥斯的遗迹早已名不副实了。1756 年尚德勒见到的遗迹和我今日的所见完全相同，而富尔蒙修士于 1746 年，佩尔格兰于 1719 年所见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而对城中古迹的破坏以威尼斯人为最甚，他们竟用所剩的断壁残垣去建帕拉米德城堡。拔舍尼阿斯曾在阿尔哥斯居住过，城中还有一座引人注目的朱比特雕像，它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它有三只眼睛，而且更有别的原因：斯武涅洛斯从特洛伊将它带回；而且据说普里阿摩斯就是在他的王宫中被阿喀琉斯之子杀死在这座雕像下：

一棵古老的月桂树下有一个大祭台，树阴环抱着

诸位神灵。(维吉尔,《箴言集》,2,513—514)

当阿尔哥斯将背弃普里阿摩斯王室的佩那忒斯置于城墙上示众时,它可能还显赫一时,但它很快就成了命运更迭的典型例子。自背教者朱里安的统治开始,它从辉煌的顶峰急剧地衰败下来,以至于它竟因为贫困而无法分担柔开科林斯地峡运动大会的费用。朱里安还针对科林斯人为阿尔哥斯进行了辩护:我们仍可在这位皇帝的著作中见到这些辩词。这也是人类及世界历史上最为独特罕见的文献之一。最终,阿尔哥斯这个王中之王的故乡却于中世纪成了一个威尼斯寡妇所得的遗产,这个寡妇又将它以一次性支付500杜卡托(威尼斯古金币)再加200杜卡托终身年金的条件卖给了威尼斯共和国。关于这次交易柯罗纳利写道:"一切都是虚荣!"

在阿尔哥斯,一位名叫阿夫拉米奥提的意大利医生接待了我。普凯维尔先生曾在纳夫普里亚遇上了他,并由他为普凯维尔患脑积水的小女儿施行了手术。阿夫拉米奥提先生给我看了一张伯罗奔尼撒地图,他已和福韦先生开始为地图上的现代地名标注其古名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只能由那些在当地生活过多年的人来完成。阿夫拉米奥提先生已积累了一些财富,但他却开始怀念意大利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两件事重又占据了他的心灵,那就是祖国和宗教信仰。年少时将它们遗忘是徒劳的,它们早晚会回到我们身边,向我们展示其所有的魅力,而且会以它们的美唤醒我们内心深处对它们的爱。

于是,我们在阿尔哥斯谈起了法国和意大利,就像一位

跟随着伊尼斯的阿尔哥斯士兵将死在意大利时想起阿尔哥斯的情形一样。我们之间丝毫未提及阿伽门农，尽管次日我要去拜谒他的亡灵。我们在俯瞰着阿尔哥斯湾的阳台上闲聊着：一个贫苦的妇女也许就是从这个阳台上扔下了那块终止皮洛斯辉煌历程和冒险生涯的瓦片。阿夫拉米奥提指着海那边的一块岬角对我说："克吕泰涅斯特拉就在那儿安排了后来给出希腊舰队返回信号的那个奴隶，"他又说道："您是从威尼斯来的吗？我想我最好还是回威尼斯去。"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告别了这个在希腊的异乡人，骑着新换的马匹，带着新来的向导，我踏上了去科林斯的道路。我相信阿夫拉米奥提先生不会因为我的离去而感到惋惜，尽管他很客气地招待了我，但不难看出我的到访并非很合时宜。

半小时后，我们穿过了伊那科斯河，伊那科斯①原是伊俄的父亲，因了朱诺②的妒忌心而扬名：在到达这条河前，我们在走出阿尔哥斯城时见到了卢客娜门和供奉太阳神的祭坛。伊那科斯河对岸半里外的地方应有密西亚的刻瑞斯神庙，再远处则有梯厄斯忒斯的坟墓和佩耳修斯留下的英雄遗迹。我们在这些在披舍尼阿斯旅行时仍还存在的古迹附近停下了脚步。我们就要离开巴尔比耶·杜博卡热先生为之写过美文的阿尔哥斯平原了。在就要走入科林斯地区的山脉时，我们见到纳夫普里亚就在我们身后。我们到达

① 伊那科斯，希腊神话中的河神。天后赫拉的首席女祭司伊娥的父亲。

② 朱诺，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天后，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

的这个地方叫做卡尔瓦第，我们就要在这儿离开大道去寻找在我们右方的迈锡尼的遗迹。尚德勒在从阿尔哥斯过来时未去拜访它们：而如今，这些遗迹因埃尔金途经希腊时所做的挖掘工作而闻名遐迩。福韦尔先生在回忆录中对它们进行了描述；德·舒瓦瑟尔-古菲耶先生则有有关这些遗迹的图画；富尔蒙神父曾提到过此事，而迪蒙索还曾见到过这些画。我们穿过了一片欧石南丛生的地方，一条小径将我们带向那些仍保持着当年披舍尼阿斯见到它们时的面貌的遗迹，迈锡尼被毁已有 2280 年了。迈锡尼曾派遣了 40 名战士到温泉关，他们与斯巴达人共同战死在那儿，阿尔哥斯人因妒忌他们的这一荣耀，而彻底摧毁了迈锡尼。

我们开始仔细地端详人们所说的阿伽门农的墓：这是一个圆形的地下建筑，由一个除了建筑设计的简单明了外毫不起眼的穹顶负责采光。我们沿一条通向墓门的路堑走了进去，墓门上装饰着由邻山采来的普通的蓝色云石做成的壁柱。是埃尔金爵士打开了这个古迹并清除了充塞于内的泥土。通过一扇扁圆形的小门，我们由主室进入了一间稍小的房间。细细打量过这间屋子后，我确信这只是工人们在墓外挖的坑穴，因为我没有看到墙壁。至于这扇小门的用途，它可能只是坟墓的另一出口罢了。这座坟墓是否像在亚历山大的圆形地下墓穴那样一直被埋于地下？还是正与此相反，它像西西里亚·梅泰拉在罗马的坟墓那样露出了地面？它是否有外部建筑，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在墓中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甚至都不能确信这就是披舍尼阿斯曾提到过的阿

伽门农之墓。

走出这个古迹后，我们又经过了一片贫瘠的谷地；在对面的一个山坡上，我见到了迈锡尼的遗址。我尤其对一座用巨石筑成的城门赞叹不已。这些巨石就抵着山崖，看起来似乎与山崖浑然一体。城门两侧雕刻着的两头巨狮是它唯一的装饰：狮子们凸出于壁上，它们直立着，对峙着，犹如那些为旧时骑士们驼负纹章的狮子，但它们的头部却不见了。就是在埃及，我也从未见过如此庄严的建筑，而四周的荒凉使其显得益发庄重：它与斯特拉波和披舍尼阿斯写的有关库克洛佩斯（独目巨人族）的著作是同一种风格，而人们又在意大利发现了这些著作的踪迹。珀蒂拉代尔先生认为这一建筑建于柱形产生之前。此外，是一个一丝不挂的牧童给我指明了阿伽门农之墓和迈锡尼遗址的所在。

在我所讲的这个城门脚下有一道泉水。这或许就是佩耳修斯在一颗蘑菇下找到的那个泉水，而迈锡尼之名即源于此泉，因为"迈锡"在希腊语中表示"蘑菇"或是剑柄上的圆头：此故事出于披舍尼阿斯之手。我想重新折回到去科林斯的道路，忽听到大地在马蹄下发出空空的声响，我跳下马来，发现了另一个坟墓的圆顶。

披舍尼阿斯在迈锡尼发现了5座坟茔：阿特柔斯之墓、阿伽门农之墓、欧律墨冬之墓，忒勒达摩斯和佩洛普斯之墓，还有厄勒克特拉之墓。他还曾说过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就被埋在城外。那么我发现的莫非就是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的坟墓？我后来向福韦尔先生说明了它的方位，他定会在初次去阿尔哥斯的旅程中去寻访它？我离

开巴黎,发现克吕泰涅斯特拉的遗骨所在,这都是天意啊!

我们抛下出现在左方的涅墨亚继续赶路。我们穿过一片平原,早早赶到了科林斯。平原上河流纵横,一些孤立的小山头将它分割开来,这些小山岗很像阿尔哥斯—科林斯山的群峰,让人无法辨明。我们很早就见到了阿尔哥斯—科林斯山,但走了很久方才走到。山峰就像一块不规则的淡红花岗岩,山顶上则围着一道曲折的墙头。所有的旅行者都描述过科林斯,斯蓬和韦勒尔还参观了它的卫城,并在那儿找到了珀勒涅喷水池。但尚德勒却未登上阿尔哥斯—科林斯山,福韦尔先生则告诉我们土耳其人不再放一个人进山。确实,我也没能得到在其附近徜徉的许可,尽管我的士兵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不过披舍尼阿斯在介绍科林斯时,随普卢塔克在叙述阿拉图斯的一生时,都已让我们极好地了解了阿尔哥斯—科林斯的古迹和地理情况。

我们到了山下小镇中央离集市很近的一个还算干净的旅店。士兵出去找食物,约瑟夫则在准备晚饭,当他们都忙着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在附近遛达。

科林斯位于山下延伸至克里萨海即今日利潘托湾的平原上,在现代希腊所有的地名中,利潘托是唯一能与那些古老的名字媲美的。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海那边的赫利孔山和帕纳塞斯山的高峰,但我们却无法自城中见到萨罗尼克海,要见到它必得爬上阿尔哥斯—科林斯山,而从山上不仅能见到这片大海,还可一直看到雅典卫城和科洛那岬角。斯蓬说:“这是世上最美丽的景观之一。”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因为即使站在山脚下放目四望,所见风景

已然迷人之极。村中的房屋较大,且维护得很好,它们几个几个地聚拢在一起,簇立于平原上,掩映于桑树、桔树和柏树间,给这个地方带来财富的大片葡萄使田野显得清新而肥沃。它们既不像意大利的葡萄那样高攀于树上,也不似巴黎近郊的那样低垂于下。它的每条藤蔓都形成一簇独立的绿枝,到秋天,水晶般的葡萄就从其四周垂挂下来。在北方与东方,帕纳塞斯山和赫利孔山的巅峰,如壮丽的运河般的利潘托湾,长满爱神木的奥纳伊尤斯山构成了画面的远景,而阿尔哥斯—科林斯山和西库翁尼的群山则正矗立在南面和西南面。至于科林斯山的建筑,它们早已不存在了。富舍罗先生在科林斯所有的遗迹中只发现了两个科林斯式的柱头,这是这座城市创造的柱式建筑的唯一纪念。

科林斯曾被蒙米乌斯彻底摧毁,以后又由恺撒和阿德里安重建起来;但紧接着亚拉里克将它再次摧毁,是威尼斯人重又建造了它;而穆罕穆德二世第三次,也是至今最后一次将它洗劫一空。此后不久,斯特拉波见到了其在奥古斯都指挥下的重建工作。披舍尼阿斯曾参观过阿得里安时代的科林斯城,他对城中建筑的描述表明这是当时一座壮丽的城市。他也许很想了解邦雅曼·德·蒂代尔于1173年经过科林斯时所见的情形,但这位西班牙籍犹太人却很认真地讲述着他来到了佩特雷,"这是安蒂帕泰的城市",他说道,"他是共同治理亚历山大帝国的四位希腊国王之一。"他从佩特雷再去到利潘托和科林斯;在科林斯,他看到那些令人敬仰的犹太教教士莱昂、雅各布和埃泽基亚正引导着300名犹太人,这正是邦雅曼所要寻找的。

近现代的旅行家们则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在经历了这么多灾祸后，科林斯所剩下的东西：斯蓬和韦勒尔在那儿发现一座远古时代的庙宇的残余：庙宇所剩下的只是11根刻有凹槽的已没了基座的多立斯式柱子。斯蓬称这些柱子的高度并非柱底直径的4倍，这就很清楚地表明柱高原有一个直径单位。但尚德勒说这些柱子只有原来与这种柱式完全相称的高度的一半。很显然是斯蓬错了，他没有采用柱子三分之一处的直径，而是用了柱底直径作为此种柱形高度的度量单位。这座曾经被勒鲁瓦画过的建筑很值得再加提及，因为它或可证明最初的多立斯柱形并不具有普林尼和维脱鲁维后来给它确定的比例，或可证明与这座庙宇近似的托斯卡纳柱形并非源于意大利。斯蓬自信已认出这个建筑就是披舍尼阿斯曾提及的以弗所的狄阿娜神庙，而尚德勒则认为这是斯特拉波所说的西叙福斯神庙。我无法确定这些柱子是否仍在，我没有见到它们，但我隐约听说过它们已被毁坏了，而英国人卷走了它们余下的最后一些东西。

这里曾出过一个靠海而居的民族；一个原是哲学家后成为暴君的国王；一个相信更换伯拉克西特列斯所列的雕像和更换士兵铠甲一样容易的来自罗马的蛮族。但所有这些回忆都不会使科林斯受人注目，不过作为补救，我们有伊阿宋、美狄亚、珀勒涅喷水池，佩伽索斯和由忒修斯倡议并被品达歌颂过的地峡运动会，老规矩，还是神话和诗歌使之为世人瞩目。我还未提到戴奥尼修斯和蒂莫莱翁：一个是怕死的懦夫，另一个是为了能活着而受苦。“如果我曾登上过王位，我只有到死时才会离开宝座，而我也永不会具备杀

害我兄弟的勇气”。因此我没有想起这两个人。我更喜爱那个在科林斯被围困时，向蒙米乌斯背诵荷马的诗句，从而使之泪如雨下的那个孩子：

为了捍卫阿特里代的事业而殒身于伊利翁坚厚的城墙前的希腊人啊，你们是何等的幸福！但愿我的生命能结束于特洛伊人向我投掷的标枪，而我仍护卫着阿喀琉斯身躯的那一天！如此，我将得到火葬的礼遇，希腊人民将挂念着我的名字！而如今，命运却注定要让我默默无闻地悲惨地死去！

这是多么真实、自然而悲壮；我们再次看到了命运的打击，神祇的威力和凡人的胸怀。

科林斯仍出产容器，但已不是西塞罗急切地向阿提库斯索要的那些容器了。此外，科林斯人似乎已失去了以往对外国人的兴趣，当我在一个葡萄园中仔细端详着一块云石时，一阵石雨向我袭来。显然，这是拉伊俄斯的后代们希望维护他们的名声。

当恺撒的部下重新竖起科林斯的城墙时，当科林斯的神庙以从未有过的光彩夺目的形象站起在废墟上时，有一个无名的工人站在雅典的废墟中默默地营造着一座建筑。这位工人是个外国人，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曾被鞭笞过三次，被石头砸过一次，并遭受过三次海难。我游历四方，曾在旅途中经历多次险情，被偷盗的危险、因我的国家的危难而带来的危险、由异教徒制造的灾祸、在城市中和荒原上经历的危难、还有叛徒带来的灾祸，我什么都干过，什么累都受过，我经常整夜不眠，而饥饿、寒冷也是家常便饭。

我吃了很多苦,经常受寒受冻、衣不蔽体。"这个人为大人物所不屑,为群众所不齿,就像"世界的垃圾"一样被抛弃了。他最初与斯特法诺斯家族合作时只有两名同伴:克里斯珀斯和凯伊尤斯。他们就是那坚不可摧的庙宇的无名建筑师,也是科林斯最早的基督教徒。旅行者的目光掠过这座城市的遗址,他看到异教徒的祭坛没有遗下一砖半瓦,而在希腊人的小屋间却立着几个基督教的小教堂。使徒仍可在天上解救他的子民,并告诉他们:"保罗在科林斯的圣殿中"。

好好歇了一晚后,我们于 21 日早上将近 8 时离开了科林斯。从科林斯到梅加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穿越吉拉尼昂山,即现在的巴利奥-武尼山(古老的山峰);另一条则沿着萨罗尼克海边的斯客戎石壁走。这第二条路最为奇特:以前的旅行者只认识这条路,因此他们从未提起过第一条路,但现在土耳其人却不让人走了,他们在奥内尤斯山下近地峡中央处设立了一个哨卡以控制两个海域:摩里亚的辖区就到此为止,若不出示帕夏的特许令,就无法通过前哨。

我被迫走上了这条唯一可通行的道路,因此也与科林斯地峡的涅普图努斯神庙无缘了。尚德勒未能找到这座神庙,而波科克、斯蓬和威勒尔都见到了它。据福韦尔先生的所见,这座庙宇至今尚存。由于同样的原因,我无法去察看在不同年代阻断地峡的企图所留下的痕迹了。据富舍罗先生说,在修努斯港旁开始开凿的那条运河深达 30—40 法尺,宽则有 60 法尺。如今借助火药,我们可轻松地完成这项工程。若测量一下分隔两个海域的狭长半岛上最狭窄的部位,可知这两海相隔不过 5 法里。一道屡被推倒又屡被

重建的6里长墙将地峡围在一个叫做赫察米利亚的地方，我们就从那儿攀登奥内尤斯山。

我常在松林间，在桔树与爱神木林中勒马回首。我伤感地凝望着那两片海域，而那个向西伸展的大海因让我想起了法兰西而更吸引着我。这片海洋是如此平静！路途却又是如此之短！几天后，我又可重见我的朋友了！我重将视线投向伯罗奔尼撒、科林斯地峡和举行运动会的地方，那是何等的荒凉！那是怎样的沉寂！多么不幸的国家！多么不幸的希腊人啊！法国是否也会如此失去它的荣耀呢？在以后的岁月中，它是否也会同样被蹂躏与践踏？

祖国的形象忽然融入我现在所见的画面中，这不由得使我感动，想到回到家园前我还有一路风尘，我只觉得痛苦。作为神话传说的爱好者，我会因一个幻梦而不安，我真想回到祖国，对它说：

你出现在我的梦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我唯恐这是真的，我快跑起来，
这都是因为这可恶的幻梦。

我们进入奥内尤斯山山间峡道的深处，先是看不到什么景色，然后又依次见到了萨罗尼克海和科林斯海。山巅唤作马科里莱西，我们从那儿下到德尔维那，即前哨所在地。我不知道克罗米翁是否就在那儿，但肯定的是，我没有见到比佩里斐忒斯稍有人情味的人。我出示了帕夏的通行令，哨所长邀请我去他的小木屋抽烟喝咖啡。他胖胖的身躯，神情沉静而漠然。他每在地毯上挪动一下都要喘上几口气，好像正忍受着痛苦一样。他仔细察看了我的武器，又

向我展示他的武器，尤其是那支长长的，据他说射程很远的马枪。卫兵们见到一个农人未走大道而在爬山，他们于是呼喝着让他下来，但农人并未听到他们的声音。于是哨所长费力地站起身来，抓起马枪对着冷杉树林中间的农人瞄了很久，然后放出了一枪。这个土耳其人重又回来坐到地毯上，仍是那样平静，看起来仍和刚才一样老实善良。那个农人下了山来到哨所，很显然，他受了伤，因为他哭泣着，身上流着血。他又挨了50大棍以“疗伤”。

我猛地站起身来，也许是想在我面前一显其机敏能干的愿望促使这个刽子手向农人开了枪，若是如此，我会更感到痛心。约瑟夫不愿翻译我说的话，也许处在这样的时刻这也是必要的谨慎，但我已弃之不顾了。

我让人牵来了我的马，没等卫兵就走了，并不顾他在我身后大呼大叫。当我在吉拉尼昂山的圆圆的山峰上走出很远时，他才和约瑟夫赶了上来。我走过的这些地方使我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下来。当我走近雅典时，我觉得我走进了文明之邦，连自然景物中也有了些不那么阴沉凄凉的成分，尽管摩里亚的土地确实比阿提卡的肥沃，但那儿却几乎没有一棵树。我很高兴地漫步在一片松林中，透过树干间的空隙，我还看到了大海。从海边到山下的地方伸展着一些长满了橄榄树与角豆树的斜坡；这样的景象在希腊是很少见的。到达梅加腊后，最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群阿尔巴尼亚妇女。说真的，她们并不如瑙西卡和她的伙伴们那么美丽；她们在一股泉水边快乐地洗着衣服；在泉水近旁，有一些丑陋的某个引水渠的残余。如果它们果真就是

希特尼德仙女泉和特阿的引水渠，那么拔舍尼阿斯未免过于吹嘘了。我在希腊所见的引水渠与罗马的毫不相像：它们并不耸立在地上，也没有那一串更增景致的拱形。

我们投宿在一户阿尔巴尼亚人家，住得还算干净舒适。还不到晚上6时，我按习惯去废墟中转悠。梅加腊还保留着原来的名字，而尼萨港则被称为“十二座教堂”，这两座城市在历史上并不著名，但以前城中有很漂亮的建筑。在罗马皇帝统治下的希腊应与上世纪的意大利相仿：那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的每一座城市都装满了艺术杰作。在梅加腊就有出自伯拉克西特列斯的12尊神像，有由提俄库斯姆和菲迪亚斯雕刻的奥林匹斯的朱比特像，还有阿尔克墨涅、伊菲革尼亚和忒柔斯的陵墓。鸡冠鸟初次露面就是在忒柔斯的墓上：人们由此推定忒柔斯变成了这种鸟儿，就像他的受害者变成了燕子和夜莺那样。既然我是作为诗人来旅行的，我应该什么都看一看，也应和拔舍尼阿斯一样坚信潘狄翁之女的历险开始并结束于梅加腊。此外，我还从梅加腊城中望见了帕纳塞斯山的两座山峰：这足以让我在脑海中重温维吉尔和拉封丹的一些诗句。

梅加腊有夜神或称黑暗之神和朱庇特—科尼尤斯的神庙：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两位神明都留在了那儿。城中到处可见城墙的残段：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就是由阿波罗与阿尔卡都斯同心协力建起来的。这位神祇在建造这一工程时，将他的竖琴搁在一块石头上。自此后，当人们用小石块敲击这块石头时，它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富尔蒙修士在梅加腊收集了30篇铭文。波科克、斯蓬和韦勒尔还发现了另

外几处并无很大价值的铭文。我没去找欧克利德斯的学校，与之相比，我更喜爱那个将福恰的遗骨埋在自家庭院中的虔诚的妇女的家园。走了蛮长一段时间后，我回到了主人家中，大家正等着我去诊治一个女病人。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都觉得法兰克人懂得医道且有些独特的秘方。他们在病中与一个外国人交谈时所流露的率真和纯朴让人感动，也让人想起那古老的风俗；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可贵的信任；美洲的野蛮人也有同样的习俗，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信仰与人道主义都促使一个旅行者自觉地去满足别人对他的所求：使之安心的神情，宽慰的话语；有时，它可使一个垂死的人重新获得生机，使一个家庭获得快乐。

我见到了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躺在地上的一张席子上，身上盖了些破衣服。她极为费劲又极为害羞地从褴褛的衣衫中伸出手臂，但她的手随即又无力地垂落到被盖上。我觉得她感染上了一种腐败性的热病，我让人摘下了她头上的银制小物件，阿尔巴尼亚农女农妇们都用它们来装饰头发；而发辫和金属的重量则使热量集中于头部。我随身带着防鼠疫的樟脑，我于是给了病人一些，人们将它掺在葡萄中喂她吃了，我也对这种服用方法表示了许可。最后，我们向上帝和圣母祈祷，我断言这病很快就能治愈。其实，我压根就没抱治愈她的希望：我见过太多的死亡，在这方面，我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

走出小屋时我发现全村的人都聚在门口；妇女们向我猛扑过来，口中喊着：葡萄酒！葡萄酒！她们想以逼迫我喝

酒的方式来表达她们的感激之情:这未免使现在我所承担的医生的角色显得不伦不类。但若能在梅加腊再多找到一个能在我所到的不同国度中为我祝福的人,这又有何妨呢?对于一个旅行者来说,他所享受的特权就在于能在他离开后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回忆,能使自己常留在外国人的心间,有时甚至比在友人心中停留的时间更长久。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了旅店中。那个奄奄一息的阿尔巴尼亚姑娘的形象整晚都在我眼前闪现:这使我想起维吉尔在像我一样游览希腊时就在梅加腊患上了致之于死地的疾病。而我此时也正受着高烧的折磨。多年前,还曾有比我更倒霉的法国人到过梅加腊,我急于想离开这个在我看来使人遭殃的地方。

但我们却直挨到次日,即 8 月 22 日早上 11 时才离开我们的住所。留我们住宿的那个阿尔巴尼亚人在我出发之前招待我吃了一只没有尾巴的鸡,尚德勒认为这是梅加腊所特有的,但事实上这种鸡从弗吉尼亚引入,也可能是产于德国的一个小镇。关于这些鸡,我的主人知道许多传说故事,他也赋予了它们极高的评价,我通过翻译告诉他我曾游历过这些鸟儿的故乡;那是个位于海那边的遥远的国度,在那儿,还有一些希腊人与野人共同生活在树林中。事实上,一些厌倦了约束的希腊人跑去了佛罗里达,那儿的花果与自由的生活使他们乐不思蜀。“尝过这种甜果的人无法再舍弃它;他们愿与食枣人生活在一起,早已忘却了自己的家乡。”

由于主人的热心,尤其是由于我的疲倦,我们耽搁了行程,从而无法当天就到达雅典。我们于上午 11 时走出了梅

加腊城。就如我上文已提到过的那样，我们先穿越了一片平原，然后又攀上了凯拉多—皮尔戈斯山，即古时的凯拉多山：山峰上耸立着两块独立的岩石，其中一块上还有一座城楼的遗迹，而此山的名字正得自于此城楼。向着厄琉西斯的方向下山去的路上则应有克尔库翁体育场及阿洛佩之墓。但它们未曾留下任何遗迹。我们很快就在一片被开垦的谷地的尽头看到了花井。刻瑞斯在走遍了大地寻找普罗塞耳皮娜之后就坐在这口井边，而我就同她那时一样筋疲力尽。我们在谷地中稍停片刻后又继续赶路。在去厄琉西斯的路上，我并未看到韦勒尔先生所见到的盛开在田野中的色彩缤纷的银莲花；不过，现在确已过了开花的季节。

将近傍晚5时，我们来到了一片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平原。一片狭长的海湾围接在平原的南面，海湾上还耸立着一些形如弓弦的山峰。海湾的另一边是一个凸出于海面的岛屿的海岸；这座海岛的最东面靠近大陆的一个岬角；岬角与海岛间有一个狭窄的通道。有一片山丘向西延伸到海边，构成刚才所提及的山环的边界，我打算在一个坐落在这片山丘上的村落中歇歇脚。

在原野上仍可辨认出一处引水渠的残迹，而在一片刚收割完毕的留茬地中还散落着许多遗迹。我们下马走到山丘下，开始向着离我们最近的一座小屋往上攀登：那户人家接待了我们。

当我站在门口指令约瑟夫去干点什么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希腊人走了过来，用意大利语向我问好。他接着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是雅典人，干的是用吉拉尼昂山上的松

树制成树焦油沥青的活儿。他说他是福韦尔先生的朋友，并确信我能见到福韦尔先生。我答应替他带信给福韦尔先生。我非常高兴能遇上这个人，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关于我周围的这些遗迹及我现在所在地方的情况介绍；我知道这些是什么地方，不过一个能与福韦尔先生结识的雅典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向导。我于是请求他给我讲讲我所见的事物，并请他带我去雅典。他像土耳其人那样将手放在胸口，谦恭地向我欠身道："我经常听福韦尔先生讲解这些东西，但我只是个无知之人，我不知道我所讲的是否确实。您先请往东边看，那座全部呈金黄色的山峰是特罗一乌尼山（小海米吐斯山）；海湾对岸的那个岛屿即高路里岛，福韦尔先生称之为萨拉米斯岛。福韦尔先生说希腊舰队和波斯舰队曾在我们面前的这道海峡中展开过激战。希腊人占领了这片海峡，波斯人则在海湾对岸近里翁港（比雷埃夫斯）的地方；那个波斯国王，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就坐在他置于海峡头上的王位之上。至于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庄，福韦尔先生将它唤作厄琉西斯，而我们别的人都叫它利普西纳。福韦尔先生说我们这间屋子的下方有一座庙（刻瑞斯[1]神庙）；如果您愿意走一程，您可以见到以前庙中被损坏的神像的所在；现在英国人已弄走了这雕像。"

这个希腊人离我而去，去弄他的沥青了；我仍留在那儿，双目凝望着一片荒凉的海滩，凝望着一片海域，那海上只有一条拴在已被毁坏的码头上的小渔船。

---

① 刻瑞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希腊神话中的得墨忒耳。

所有的近现代旅行者们都曾到过厄琉西斯，而这儿所有的铭文均已被抄录了下来，仅富尔蒙神父一人就记下了20多篇。德·圣克鲁瓦还曾就厄琉西斯的这座庙宇写过一篇极高深的论文，富舍罗先生还画了这座神庙的平面图。华尔伯图、圣克鲁瓦，还有巴泰勒米修士讲述了刻瑞斯之谜的所有怪异之处；巴泰勒米修士还向我们描述了庙宇的外观装饰。至于那座被两位旅行者带走的破损的雕像，尚德勒将它认作为普罗塞耳皮娜之像，而斯蓬则认为它是刻瑞斯的神像。据波科克说，这座巨大的半身像肩宽达5法尺半，而雕像头部的花篮饰有2法尺多高。斯蓬称这雕像很可能出自伯拉克西特列斯之手；我不知此种观点据何而得。披舍尼阿斯则出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而未对刻瑞斯神像加以描述；斯特拉波对此也同样保持沉默。事实上，普林尼在书中写到伯拉克西特列斯曾用云石雕刻过一尊刻瑞斯像和两尊普罗塞耳皮娜的铜像：披舍尼阿斯也曾提及这第一尊雕像，但它已被运往罗马，因此不可能是几年前人们在厄琉西斯见到的那座像；而那两尊普罗塞耳皮娜的铜像并不在这个问题之列。从我们所知的这座雕像的特征进行判断，它很可能只是一尊少女像。我不记得福韦尔先生是否对我说过这雕像虽然享有盛誉，但其实是一个很拙劣的作品。

曾有如此多的旅行者到过厄琉西斯，因此关于它，除了我曾在这些废墟中徜徉，我曾去过港口，还有我曾驻足凝望过萨拉米斯海峡外，实是没有什么可讲的。这儿昔日的盛典与辉煌都已不在；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沉寂：不再有欢呼声，不再有歌声，海滩上也不再有盛大的场

面；我们再也听不到战士的呐喊，再也见不到战船的碰撞和汹涌的波涛。我时而想象着厄琉西斯的宗教仪式队伍出现在我面前，时而想象着正在观看萨拉米斯大战的不计其数的波斯军队占满了海滩，我的想象力真是不够用了。在我看来，厄琉西斯是全希腊最可敬的地方，因为在这儿人们指出了上帝无所不在，而且它还见证了人类有史以来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最大努力。

真让人难以置信！萨拉米斯如今已完全从希腊人的记忆中消失了。从刚才那位雅典人对我说的话中就可看出这一点。“萨拉米斯岛并未保留它的名字，福韦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它和地米斯托克列一起被遗忘了。”斯逢则讲了它在萨拉米斯时住在约阿尼斯神甫处，他还说道：“较之他的教民们，他知道的东西要多一些，因为他还知道这个岛以前叫做萨拉米斯，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他的。”希腊人对于他们的祖国是如此漠不关心，这既是耻辱，也很可悲，他们不仅不知晓自己国家的历史，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不懂造就了他们辉煌的语言：曾有一个英国人在极大的热情的推动下想在雅典定居，在那儿教授古希腊语。

夜幕已经降临，它催我离开海滩。晚风卷起的浪花拍打着海岸，并直涌到我脚边方才退去：我沿着海边走了一阵，地米斯托克利的墓正临着大海；在这个时候，我多半是全希腊唯一想起这位伟人的人。

为了准备我们的晚餐，约瑟夫已经买来了一只羊；他知道我们明天就可以到法国领事家中去了。他已经走过的斯巴达和他将要见到的雅典对他来说都没什么重要的；想到

他的辛劳就要结束，他很高兴，因此请主人全家好好吃了一顿。妻子，丈夫还有孩子们，所有人都在跑来跑去；在这片热情的氛围中，只有士兵一人仍很平静，他抽着烟斗并拍着头巾，表示赞同这些他也希望享受的殷勤招待。自亚拉里克废除秘密祭祀以来，厄琉西斯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庆祝活动。我们入了席，其实就是席地围坐在筵席旁；女主人还烘焙了面包，虽然味道并不太好，但它很松软且是刚出炉的。我很想重喊一声：刻瑞斯万岁！这面包是用新收获的粮食制成的，可看出尚德勒所记载的预言是完全错误的。在尚德勒那个时代，人们说如果有人在厄琉西斯搬动了那尊已破损的女神像，这片平原就不再肥沃。刻瑞斯已去了英国，这位让全人类都了解了她的秘密的现实生活中的神明并未使厄琉西斯的田地变得不如以前那么肥沃，她并不怕被移下她的宝座。

是谁赋予了鲜花可爱的容颜，
是谁使果实生长成熟，
为它们合理分配
昼的炎热和夜的凉爽。

可以这么说，多亏了法国的保护我们才得以享受到这样的盛筵与和平，因此它们在我看来更令人愉快。三四十年前，希腊的所有海岸，尤其是科林斯港、梅加腊港和厄琉西斯港都遭到海盗的侵扰。我们在东方所设巡海站的良好运作逐渐杜绝了这种劫掠行为；我们的三桅战舰维持着海上的治安，奥托曼王朝的臣民们在法兰西的旗帜下都舒了口气。虽然欧洲最近的革命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一些强国

间的新的联盟,但海盗并未再出现。因此,我们为这些保护着我们在厄琉西斯的宴会的军队的美名而举杯,就像当阿尔西比亚德将伊阿科斯的财产安全地运送到刻瑞斯神庙时雅典人向他致谢那样。

我们进入雅典的那个辉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23日清晨3时我们已跳上了马背,开始沿着这条圣道依次默默前行:我可以肯定就连刻瑞斯最虔诚的信徒都从未体会过我这种喷薄而发的激情。我们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士兵将头巾翻转过来戴;我们还破天荒地将马匹擦洗干净。我们越过了一条名为萨朗塔—波塔摩,即被称为"四十道河"的河流的河道,它也许是厄琉西斯的刻甫斯河:我们见到了一些基督教教堂的断垣残壁,它们所在的地方原来应为由阿波罗亲自教授过歌唱艺术的扎莱克斯的坟墓。我们看到的别的遗迹是欧摩尔波斯和伊波托恩留下的。我们找到了利提,即咸河:在厄琉西斯的庆祝活动中,为了纪念以前一个老妇对刻瑞斯的辱骂,当地百姓就在这儿侮辱过路的行人。从此再往深处走,一直走到萨拉米斯海峡尽头时,我们就进入了帕尔纳斯山和爱加雷山间的隘道;这段圣道叫做"神秘之路"。我们见到了建在阿波罗神庙废墟上的达佛涅修道院,而院中的教堂是阿提卡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再过去些便是维纳斯神庙的一些残存部分。最后,隘道开始变宽,我们绕过了似乎为了遮住美景而挡在路中的波埃西尔山;雅典的平原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去拜访刻耳科佩斯的城市的旅行者通常都取道比雷埃夫斯或埃维厄岛。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看到这一部分美

景，因为从海路走只能见到城堡；而如果从埃维厄岛而来，昂切斯姆山正好挡住了视线。是命运将我引上了去拜访辉煌的雅典的正路。

最先跳入我眼帘的是旭日照耀下的卫城：它就在我对面，在平原的那边，似乎就在构成了这幅画面远景的海米吐斯山上。它杂乱地汇集着山门的柱头，帕特农神庙与伊瑞克特翁神庙的支柱，负载着大炮的城墙的炮眼，基督教徒所建的哥特式建筑的残迹和穆斯林们的破屋。

两座小山丘，昂切斯姆山和缪斯山矗立在城堡的北面和南面。雅典城就在卫城下方两山之间的地方：城中一片平平的屋顶间混杂着清真寺的尖塔、柏树、一些孤立的石柱，还有四边筑满鹳鸟大巢的清真寺的圆顶。在阳光照耀下，它们看来很是悦目。虽然我们仍能从雅典留下的遗迹中认出它的面貌，但它现在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物的总体特征都表明密涅瓦[①]的臣民们已不再居住在这座受她保护的城市中了。

延伸至海边的群山围出了雅典平原，或可称雅典盆地。从波埃西尔山上所见的平原似被划分为三条狭长的地带，也就是 3 个从北往南平行伸展的地区。第一个，也是离我最近的地区是一片长满欧石南的荒地；第二个地区则是刚刚收割完毕的耕地；第三个地区上生长着一片长长的橄榄树林，但在由伊犁絮斯河的源头经昂切斯姆山麓直到法莱尔港的地方，这片树林却呈环形伸展。这片树林已很有些

①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年头了，它似是源于密涅瓦所栽的那棵橄榄树，而刻甫斯河正从林间流过。伊犁絮斯河在雅典另一侧，即在海米吐斯山和城市之间，但它的河道已经干涸。而平原也并非是一马平川：一片独立于海米吐斯山的小丘陵突出于平原之上，在它们高低错落的山岗上人们逐渐建起了雅典城。

在所有的情感中最令人愉快的并不是那刚涌起的激情。当我走向雅典时，体会到了一种使我不再会思索的极大的快乐；这与我见到斯巴达时的情感毫不相同。斯巴达和雅典的废墟遗迹仍体现着它们各自的特色：前者阴郁，严肃而孤寂；而后者则明朗、轻松且有人气。一见到吕枯耳戈斯的故乡，所有的思想都会变得严肃、坚毅而深刻；已变得坚强的灵魂似在升华；而面对梭伦的城市，人们似已被神灵的魔力所迷；人类被认为富有智慧且长生不死，大家都觉得人是完美无瑕的。人性中的高尚情操使雅典具有了斯巴达所缺的优雅气息。在雅典人看来，对于祖国与自由的热爱并非一种盲目的天性，而是理性的情感，它源于对上天慷慨地赐予他们的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美好东西的热爱；从斯巴达的废墟走到雅典的遗迹，我觉得我愿意和列奥尼达同死而和伯利克里共生。

我们向这座小城走去。虽然它方圆不过 15 或 20 法里，它的人口还及不上巴黎市郊的小镇，但在世界上，它足以与罗马帝国的名声抗衡。我的双目始终不离它的遗址，还为它奉上了卢克莱修的诗句：

是声名显赫的雅典，
最早给于穷人粮食和水果；

是她在改善人类的处境和制定法律，

又是她最早给人们带来生活的欢乐。(卢克莱修，《论自然》,6,1—4)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比西塞罗的这番话更能说明希腊人的辉煌:“坎蒂尤斯,你想到了吗,你统率的希腊人教给全人类仁智和人道,从而使之得以开化;罗马所拥有的最早的文明智慧也应归功于他们。”如果我们想一想在庞培和恺撒统治下的罗马是怎样的情形,而西塞罗自己又是何等样的人,就能看出这寥寥数语实在是极高的赞誉。

我们很快穿越过将雅典平原分割开来的三个区域中的前两个,即那片荒地与那片耕地。在这段路上,已见不到罗陀斯人的建筑和那个交际花的坟墓,但仍有几座教堂的遗迹。我们走入了橄榄树林,在到达刻甫斯河之前,我们发现了两座坟墓和一个宽容者朱庇特的祭坛。很快我们就从橄榄树树干的空隙中看到了刻甫斯河;河岸边也都是橄榄树,它们看来宛若古老的杨树:我跳下地去问候这条河流,也想去饮它的水;我在河岸下方的洞潭中找到了我正需要的东西;余下的河段都已被改道至更高处以灌溉橄榄树种植园。我总以饮一生中所经的名川之水为乐:因此我已饮过密西西比河、泰晤士河、莱茵河、波河、台伯河、欧洛托斯河、刻甫斯河、赫耳木斯河、格拉尼库河、约旦河、尼罗河、塔古斯河与埃布罗河诸河的河水。在这些河流的岸边,有多少人可以像以色列人那样说一声:

我们坐下来并哭了一场!

我看到了克塞诺克雷斯·德·林德让人在刻甫斯河上

建造的那座桥梁的遗迹,它就在我左侧,离我还有些距离。我重新上了马,并未再试图去寻找那棵圣无花果树、微风之神的祭坛还有安泰莫克里特的柱子,因为在这个地区,现在的道路并不是沿着古老的圣路筑成的。我们走出橄榄树林,见到一个四面是围墙的花园,这儿大概就是原塞拉米克外广场的所在。

我们又走了半个小时,在穿过一片种着优良小麦的留茬地后来到了雅典。一道新近维修过,看来很像花园围墙的城墙围住了这座城市。我们走过城门,踏上了清新且很整洁的乡间小道;每户人家都有一个种着桔树和无花果树的花园。人们看来很愉快也很好奇,并没有摩里亚人那种沮丧的神情。有人给我们指明了领事府的所在。

要想参观雅典,向福韦尔先生请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佳方案:要知道,他已在密涅瓦的城市中居住了多年;他了解这城市的最细微之处,比一个巴黎人了解巴黎的程度更深。他写下了一些出色的回忆录;而关于奥林匹亚、马拉松平原、比雷埃夫斯的地米斯托克利墓及果园丰收女神维纳斯的神庙,他都有最有价值的发现。他被任命为驻雅典的领事,但这对他只不过是个保护性的头衔罢了。作为画家,他过去、现在仍在为创作《美丽的希腊之旅》而努力工作。这本好书的作者舒瓦瑟尔-古菲耶先生让我将一封信带给这位才子,此外,我身边还有一封部长致领事的信函。

接下来我现在就要对雅典进行一番全面的介绍说明:如果想要了解这座城市打罗马人时代至今的历史,不妨参阅这本游记的序言部分。如果你渴望了解的是雅典的建

筑,可阅读披舍尼阿斯著作的译本,尽管它极不完善,但足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而小阿纳卡西斯的游记几乎尽善尽美。至于这座名城的遗迹,它们因马丁·克吕修斯集中的信件,巴班神甫,甚至那位谎言百出的拉·吉耶蒂埃,此外它们还因波科克、斯蓬、韦勒尔、尚德勒,尤其是福韦尔先生而已全面地为世人所知,而我所能做的只是重复他们的话。您要找的是那些平面图、地图和雅典城及其建筑的风景画吗?它们到处都有:只需提及德·努安泰勒侯爵、德·勒鲁瓦、德·斯图沃特,德·帕尔斯诸人的著作就够了;德·舒瓦瑟尔先生正在完成那部因诸多灾难而中断的著作,他会使整个雅典都展现在我们面前。关于现代雅典人的风俗与政体,我方才所列举的作者一般均作了较好的阐述;既然东方及法国的风俗习惯均未改变,那么尚德勒与居伊对近代希腊人的描述到如今仍是最接近事实的。

我并未窃取前辈们的劳动成果来显示自己的博学,我是按着地图一天接着一天,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走到这里的,我也将向大家汇报我在雅典的行程与所思所感。再重申一次,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游记,它更应被看作我生命中一年经历的回忆录。

我来到了福韦尔先生的庭院中,我很高兴他就在家中:我立即呈上了德·舒瓦瑟尔先生和德·塔列朗先生给他的信函。福韦尔先生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也就无法对他说:虽然算不得有天赋,但我至少是一个满怀热情的业余爱好者;我怀着研究古代文化并将这一工作做好的美好愿望,为了勾勒一些拙劣的图画,我竟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赶来,老师会

看出我是个听话的学生。

我们两人先是互相提了一大堆关于巴黎与雅典的问题，然后双方都很热情地做了解答；但很快巴黎就被抛在了一边，雅典完全占了上风。福韦尔先生对于艺术的热情被一个学生点燃了，他也急切地希望带我参观我同样急于想看的雅典：但他仍建议我不要冒着白天的高温出去。

我这位主人丝毫不像个领事；但他周身上下却散发着艺术家和考古学家的气息。对我来说，住在一间摆满了帕特农神庙中那些浇铸的石膏像的屋子中是多么快乐啊！房间四壁上还悬挂着一些忒修斯神庙的风景画、卫城山门的平面图以及阿提卡与马拉松平原的地图。屋中一张桌子上有一些云石雕像，另一张桌子上则放着些纪念章，小头像及陶制容器。但让我感到极为遗憾的是，屋中那层年深月久的尘土已被扫去；一张行军床摊开在这些奇迹的中央；如同一个在战役打响的前一晚刚到军中的新兵，我就露营在战场上。

福韦尔先生府就和大多数雅典人家一样，屋前有一个庭院，屋后则是一个小花园。我跑到每一扇窗前想至少看看街上的情形；但这却是徒劳。通过毗邻房舍屋顶间的空隙，却能见到卫城小小的一角；我将身子贴在正朝着这个方向的窗户上，就像一个等着下课的学生。福韦尔先生的士兵带走了我的士兵和约瑟夫，因此我也不必再留意他们。

下午 2 时开饭，饭菜是半法式半土耳其式的，由羊肉和鸡肉烧成的杂烩组成。葡萄酒的品质很好，就像我们罗讷河地区出产的葡萄酒一样红，一样烈；但我却觉得它很苦，

让人无法下咽。差不多在希腊各地，人们都要在酒桶中或多或少地泡上些松果；这就使葡萄酒跑出了这种苦味和香气，使人有些难以适应。如果像我推测的那样这种习俗确可追溯到古代，那么它就可以解释为何人们将松果献给巴科斯了。仆人端上海米吐斯山上产的蜂蜜，但它却有一股我不喜欢的药味，我觉得夏莫尼产的蜂蜜要好吃得多。后来我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帕加马附近的克尔卡奇还尝过一种更好的蜂蜜：这蜜是白色的，它似乎是蜜蜂从棉花上采得的，而且它就像蛋白松糕那样结实有韧性。看到我品尝阿提卡的葡萄酒和蜂蜜时所显出的怪模样，我的主人笑了起来；他早料到会是这种情形。既然我应该为此得到某种补偿，福韦尔先生让我留意服侍我们吃饭的那个妇女的服饰；这完全是古希腊妇女所着的有褶裥的衣服，而其胸部以下与上衣边上的纵向褶裥恰好相接的横向波浪形褶裥更能反映这一点。这位妇女所着的粗布衣料则使之与古代的衣服更为相像；因为据雕塑品来判断，古人的衣料要比我们的厚实得多。如果像现代女性那样身着平纹细布与丝绸，就无法如身着古时粗布衣服那般行动自如：雕刻家也从未表现过克沃斯的薄纱罗及被讽刺诗诗人称为“云彩”的那种薄纱。

席间，我们还接受了那些被称作在东方的法国国民的问候：这些法国国民包括居住在地中海诸港的法国大商人及那些依赖于法国保护的商人。在雅典只有一两户这样的人家：他们都做着油料生意。我受到了罗克先生专程来访的礼遇：他的家在这儿，他还邀我与福韦尔先生同去看看；

接着他又讲起了雅典的社会情况:“一个在雅典定居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似乎会感受到,甚或会发出谈论这座城市的激情。人们会站在苏格拉底的旧居附近说长道短,也会在福恰的花园边高谈阔论。雅典的大主教还没从君士坦丁堡回来,不知道那个威胁要向雅典征税的埃维厄岛的帕夏是否会得到公正的处置。为了保护自己我们才修葺了这道围墙,不过我们仍可指望雅典城的领主,他是黑衣太监的首领,比之那位帕夏,陛下必定更信任他。”(嘿!梭伦!迪米斯托克利!如今拥有雅典的又是黑衣太监的首领。希腊的其他城市都要羡慕雅典人这种不同寻常的幸运了!)“此外,幸亏福韦尔先生打发走了那个住在狄摩西尼塔(雅典最著名的建筑之一)顶的意大利修士,然后又让一名法国的嘉布遣会修士来顶替他。这位法国修士品行优良,和蔼可亲,也很聪明,他极好地接待了那些按习俗到法国修道院去的外国人。”这些就是雅典人们谈论的话题:可以看出这儿的人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着,当一个激动不已的旅行者走在特雷皮埃大街上,却听到他的同乡谈论的琐事时,定会感到有些惊诧。

当我到雅典时,有两位英国游客刚刚离去,现在这儿还剩下一位离群索居的俄国画家。雅典经常受到古代文化爱好者们的光顾,这是因为它正处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线上,而且由海路到这儿很方便。

傍晚4时许,暑热已消散。福韦尔先生叫来了他的和我的士兵;于是由我们的卫兵在前开道,我们走出门去:我的心快乐地跳动着,同时也因我的年轻无知而感到羞愧。

差不多刚出门口，我的向导让我看了一座古庙的遗迹。从那儿向右转后，我们穿过了一些人口密集的小街小巷。我们来到了集市上，这儿很凉快且食品供应很丰富，有肉，有野味，有菜还有水果。所有的人都向福韦尔先生问好，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是何许人；但没人能说出我的名字。这情形有如在古时的雅典，圣吕克说："我是画家，我也是！但是所有雅典人只把时间用于叙述和聆听新事情。"而那些土耳其人则会说："法国人！主人！"他们还抽着烟斗，这是他们最能做的事。而希腊人看到我们走过，就将手举过头顶，大声喊着："欢迎，先生们！祝去雅典废墟的旅程愉快。"他们带着自豪的神情跟我们说："你们是去看菲狄亚斯或是伊克提诺的。"我目不暇接：我觉得四处都是古迹古物。福韦尔先生随处给我指出那些被用作了路碑、墙砖或是铺路石的雕像的碎块；他和我说了这些碎片长几尺几寸几分；它们原在何种建筑中，根据披舍尼阿斯的记载，该对它们作出何种推测；关于这个问题巴泰勒米修士、斯蓬、韦勒尔、尚德勒等人持何种观点；他们的这些见解在他（福韦尔先生）看来是正确的还是无据可循的。我们每走一步都会停下细看；走在我们前头的士兵和一些普通人家的孩子每看到一处线脚、一处檐口、一个柱头就会停下步来；他们试图从福韦尔先生的眼神中揣测出这东西是否有价值；当看到领事摇头时，他们也就摇摇头，接着又跑到几步开外的另一处遗迹前。我们就是这样被带出了这座现代城市的中心区域来到了城西，为使我们的寻访按序而行，福韦尔先生想先带我参观这个区域。

我们走出了现代雅典城的中心，笔直向西走去，房屋开始变得稀疏了；接着出现了大片的空地，一些空地被围墙环绕着，而另一些则在墙外：我们就在这些荒地上找到了忒修斯神庙、普倪克斯山和阿雷奥帕格。忒修斯神庙的介绍到处可见，而且它与帕特农神庙很相像，因此我就不加说明了；我会在下文对希腊建筑的总体看法中提到它。不过，这座神庙是雅典保存得最好的遗迹：在长期被用作供奉圣乔治的教堂后，它如今又成了一家商店。

阿雷奥帕格位于卫城西边的一处高地上。我们很难理解一座颇具规模，而今只留下些残迹的建筑物怎能被建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道在古希腊被唤作鸽勒（空洞）的小山谷隔开了阿雷奥帕格山，普倪克斯山与卫城所在的山冈。山谷中躺着两位西门、修昔底德及希罗多德的坟墓。雅典人以前召开公民大会的所在地普倪克斯是在里加贝图斯山后一块峭壁上开辟出的广场。一堵由巨石筑成的墙壁在北边支撑着这片广场；广场南边则耸立着在同块岩壁上凿出的讲坛，我们循着4级同样凿于岩石上的台阶登上坛去。我对此特别加以说明是因为过去的游人都没有很好地了解普倪克斯山的形状。埃尔金爵士清理这座山峰距今还没几个年头，这些台阶就是他的发现。此处还未完全到崖顶，因此我们必须爬上讲坛顶才能见到大海：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轻易地看到比雷埃夫斯的风光，也就避免了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演说家们在看到它的强盛和它的战舰后鼓动它采取轻率的行动。

以前雅典人就排列在这片我所指的北边的环形墙壁和

南边讲坛之间的广场上。

是否就在这个讲坛上，伯利克里、阿尔西比亚德和狄摩西尼让世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苏格拉底与福恰是否就在这儿向地球上最轻松愉快又最富才智的民族致辞？而如此多不公正的决定是否就在这儿作出，如此多不公正甚至是残酷的法令也是在这儿被宣读？这或许就是那个见证了阿里斯提德的被逐和梅利图斯的胜利，见证了全城人民的惨遭杀戮，见证了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地方？但也正在这儿，那些享有盛名的公民们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祖国的暴君；正是在这儿，正义得到了伸张，真理为人听取。“有这样一个民族”，科林斯的代表们对斯巴达人说，“他们只表现新鲜事物：他们敏于构思，并能迅速加以实现，其胆略远胜于其武力。他们毫不犹豫地涉险，且从不失去希望；他们生来不安于现状，试图向外扩张；若是胜了，他们就会继续前进，不断扩大胜利的果实；若是被征服了，他们也丝毫不会气馁。对雅典人来说，生命并非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为祖国捐躯是何等的慷慨从容！当他们得不到渴求的东西时，他们会觉得被剥夺了一项正当的权益。在他们心中，这未满足的愿望会被新的希望所取代。他们的计划刚构思完毕就已付诸实施了。他们总是关心着未来，却已将现实遗忘：这是个不知休息，也不允许别人休息的民族。”

这个民族已变成什么样了？我又去哪里找他们？我站在雅典的遗迹中翻译了这段话；站在这儿，我望见了穆斯林们的清真寺的尖塔，我听人谈起了基督教徒。我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已提前知晓了神谕：

上帝主宰人的生死，由他决定你下地狱还是上天堂。

天还没有黑下来；我们从普倪克斯山来到了缪斯山。大家都知道这小山丘的顶上坐落着与菲罗帕波斯有关的古迹，那是个缺乏艺术性的建筑物；在那儿值得游人留意的是死者，而不是坟墓。我们打老远就见到了这位生活在图拉真统治时代的菲罗帕波斯的坟墓。披舍尼阿斯都不屑于提他的名字，只称他为“一个叙利亚人”。他的雕像身上的铭文中写着他生于阿提卡的小镇贝萨。这个菲罗帕波斯全名为安条古·菲罗帕波斯，竟是叙利亚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庞培当年将安条古国王的后代带到了雅典，于是他们成了一些普通公民。我不知道曾经倍受安条古恩惠的雅典人是否同情他那被赶下王位的家族所遭受的痛苦；但至少这位菲罗帕波斯仍被任命为执政官。命运使他成为了雅典的公民，后来又成了罗马的执政官；但在那个时代，这两种身份都不再有任何价值，命运似乎仍在戏弄这位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国君，它用一个又一个的幻梦安慰着他，它一视同仁地嘲弄着人民与君王的尊严权威，并使之在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

菲罗帕波斯的遗迹是一面明镜，它让我们看清别的虚荣浮华。福韦尔先生给我指明了古城墙所经的不同地区，指给我看了卫城脚下巴科斯剧场的遗迹，伊黎絮斯河干涸的河道，那片看不到一艘船只的大海，还有法莱尔、墨尼奇和比雷埃夫斯的荒废的港口。

接着我们回到了雅典：其时已是夜晚时分；领事先生派人去通知守护卫城的指挥官，说我们将于次日日出前登临

城堡。我向主人道了晚安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中。我疲惫不堪，沉沉入睡，突然被一阵鼓声与土耳其风笛声惊醒；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来自卫城山门顶上。与此同时，一位土耳其神甫开始用阿拉伯语吟唱起密涅瓦的城中的基督徒们经历的岁月。我无法形容我此时的感受：这位伊玛目[①]无需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光阴的流逝；在这儿，他一个人的声音就足以宣告多少个世纪已经逝去。

若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的静止永恒相比，人事的更迭变迁就显得更加鲜明突出。似乎是为了嘲笑人类社会的不安定，连动物王国都未曾经历过动荡，而动物们的习性也未曾改变过。站在缪斯山顶时，我见到鹳鸟们集结、展翅飞向非洲。两千年来，它们就是这样走着相同的迁徙路线，无论是在梭伦的治理下还是在黑衣太监首领的统管下，在这座城市中它们都一样地自由幸福。站在革命无法涉及到的山上，它们看到了人类的变迁。当在埋葬着笃信宗教的先人的土地上成长起了蔑视宗教的新一代时，年轻的鹳鸟却仍一如既往地赡养着它的老父。我之所以停留在这些想法上，是因为鹳鸟为旅行者们所爱；就像他们一样，“它在空中感受着世事的更迭”。在美洲荒原上，这些鸟儿也经常是我的旅伴，我时常见到它们栖息在印第安人的茅屋上；如今，在帕特农神庙的遗址上，在这别样的荒凉景致中重又见到它们，我不禁重又提起这些老友。

次日，即 24 日清晨 4 时半，我们登上了卫城：山顶上环

---

① 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元首或伊斯兰教教长。——译注

绕着围墙,其中半是古墙,半是新近修建的;卫城的基部以前也曾有围墙环绕。在被围墙圈起的地方,最先能见到的是残存的卫城山门及胜利女神庙的遗迹。在山门左后侧朝向城市的地方,坐落着潘德罗索姆以及涅普图努斯-厄瑞克透斯与密涅瓦-波利阿斯两座神庙;在卫城的制高点上耸立着密涅瓦神庙;剩下的地方则拥塞着新旧建筑物的残余,还有帐篷、军营及土耳其人的小木屋。

卫城所在山崖顶长有800法尺、宽400法尺,其形有似椭圆,在往海米吐斯山去的方向上愈变愈窄,似是为了承载山头上宏伟的建筑而特意凿出的台座。

我未对任何一座建筑物加以单独的描述,意在促使读者去阅读我屡次列举的著述,我也不在此重复人人都可见到的东西,仅限于谈一些粗略的看法。

在雅典的建筑中,最先使人感到震动的是它们美丽的色彩。法国的大气中富含水汽,就连最纯的白石也会很快地发黑或变绿。然而希腊晴朗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却给佩罗斯与潘提利克出产的云石染上了一层似成熟的麦穗亦或是秋天的树叶般金黄的色泽。

接着使你赞叹不已的是建筑的精确、和谐及其风格的简洁。这儿见不到屋叠屋,柱连柱,穹顶接着穹顶的情形。以密涅瓦神庙为例,它是个,确切地说它以前是个立在3级向四周伸展的台阶上并饰有列柱廊及门廊的简单的长方体建筑。门廊几乎占到了建筑物总长度的三分之一,庙内由一堵墙壁分隔成两个殿堂,它们都只能通过庙门来采光。在一座大殿中有出自菲迪亚斯之手的密涅瓦神像,另一座

殿堂中则保存着雅典人的财富。列柱廊及门廊中的柱子直接立在神庙的台阶上，这些柱子没有柱座，饰有凹槽，属陶立克式；其高42法尺，近地面的柱围为17.5法尺；柱子间隔为7.4法尺，整座建筑长218法尺，宽98法尺。

陶立克式石柱的三角槽排档正位于列柱廊的中楣处，排档间隔有间饰或是一些可滑动的小幅云石画。菲迪亚斯和他的学生们在这些间饰上刻上了半人马司拉皮泰族人的战争场面。神庙光面墙的高处，也就是神殿檐壁上另有一个浅浮雕，其表现的可能是雅典娜女神节。神庙的两处三角楣则为一些杰出的雕刻作品所占，这些雕刻品都是阿德里安统治时期那个艺术革新年代的产物[1]。为还愿而奉献的祭物，以及在米提亚战役中从敌人处缴得的盾牌就悬挂在庙外，面向海米吐斯山的三角楣的额枋上至今仍留有这些盾牌压出的圆圆的印痕。福韦尔先生据此判断神庙入口处很可能就在这一侧，这与人们普遍认为庙门在另一端的观点正相反[2]。人们还在这些盾牌间刻上了铭文：据固定这些文字的钉子留下的痕迹，可推测铭文很可能是用铜字写成的。福韦尔先生则认为这些钉子可能用于固定花环，

---

① 我不相信菲迪亚斯在精心装饰了神庙的檐壁后，却对神庙的三角楣不加任何装饰。既然一处檐壁上已表现了阿德里安和他的妻子萨比纳，那么他们的形象也可能被应用于另两座雕像。亦或像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只是更换了人物雕像的头部。此外，这也并非雅典人可鄙的奉承行为，作为雅典的恩人和艺术的复兴者，阿德里安当得起这一荣誉。——原注

② 这个观点很有创意，但证据不够充分。除了可能促使雅典人将盾牌悬挂在靠海米吐斯山一侧的种种原因外，还可能是因为人们不愿在神庙正面放上外国装饰物以避免破坏其宏伟的外观。——原注

但我让他留意这些小孔是呈规则排列的，这使他赞同了我的看法。这些发现足可以使我们恢复并解读尼姆方屋中的铭文。我相信如果土耳其人允许这种做法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能解读帕特农神庙中的铭文。

这就是这座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堪称建筑杰作的神庙。就是在它的遗迹中，每一部分的和谐与力度都仍很引人注目，如果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只是一座如我们的建筑风格一样雕镂着花纹与垂花饰的舒适小屋，那是由于我们对神庙的认识完全错误的缘故。当我们追求建筑的雅致时，我们的建筑就总会显得有些纤弱，而当我们力求使其宏伟时，它就会变得笨重。让我们看一看帕特农神庙中的一切是如何计算的！它采用的是陶立克式柱子，这种柱子并不很高，但能让人觉得它坚固耐用，此外，这种柱型还没有柱座，但如此一来它会显得过于笨重。于是伊克提诺采用了他的技巧，建造了饰有凹槽的柱子，并将它立于台阶上，通过这个方法，他几乎就将科林斯式的轻巧融入到了陶立克式的庄重之中。您所见的两处三角楣及两个经雕刻的檐壁是它唯一的装饰。列柱廊的中楣被三角槽排档规则地隔开的小幅云石画，说实话，这每幅画都是杰作。而神殿的檐壁如带般沿着一堵平整的实心墙的高处伸展开去。就是这些，绝对没有别的东西了。在这儿，装饰物的使用经济得恰到好处，而且简洁、力度与雅致被巧妙地融和在一起。

不应否认被作为一门艺术的建筑必定源于宗教，它因人类对神的崇拜而被创造。奉行多神崇拜的希腊人按他们赋予神明的不同权力建起了不同类型的建筑。维脱鲁维还

就这个问题写过两章文字，他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建造密涅瓦、赫耳枯勒斯、刻瑞斯等诸神的神庙与祭坛的。而我们只信奉一个主，因此严格说来，我们也只有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建筑，那就是哥特式建筑。大家立即会觉得它就是属于我们的建筑类型。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这么说，它也是与我们的祭拜活动同时产生的。说到希腊建筑，我们只是它的还算心灵手巧的模仿者，但我们这些模仿者却曲解了建筑的起源，将那些只适合放在神祇的居所中的装饰物移到了凡人的居室中。

希腊建筑整体和谐，与周围环境亦很协调，尤其是它的礼仪铺陈都合乎其特定的建筑目的。除了这些，希腊建筑让人赞叹的还有它的每一部分都至善至美。内在部分与外观部分一样得到精心加工。而除非极为留意，否则便无法发现组成密涅瓦神庙柱子的各整体间如丝线般纤细的接缝。为达到如此罕见的完美境地，首先要用凿子对云石进行最恰当的分割，接着将两块云石上下相叠，并在它们之间加上摩擦剂、沙子与水。经过这样的加工后，砖石层的垂直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柱身的垂直是由一个用橄榄树木制成的直角枢轴来确定的。我见过福韦尔先生手中曾拿过一个这样的枢轴。

圆花饰、柱子的勒脚、线脚、半圆环饰，建筑物中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体现出同样的完美。帕特农神庙的柱头及柱上凹槽的线条如此之细，真可诱人相信这整个柱子浑然一体。如果说在见过罗马建筑之后，法国建筑在我眼中显得粗俗不堪的话，那么如今在见过希腊的建筑后，我却觉得罗马的

建筑粗鄙之极，那座有着大三角楣的潘提翁神庙也不例外。在雅典，希腊式建筑经常与罗马式建筑比肩而立，因此要进行对比非常方便。

关于希腊建筑，我还陷入了一个普遍性的错误之中：我认为从整体上来说，它们都完美无缺，而我原以为它们不够宏伟。但我已发现建筑家们运用他们的才华，恰到好处地赋予这些占地不够大的建筑以宏伟的面貌，而且雅典城中满目皆是雄伟的建筑。雅典人口稀少且极为贫穷，但这些雅典人却搬运块块巨石，堆成普倪克斯山的都是名符其实的巨岩；卫城的山门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覆盖在山门之上的云石的体积如此之巨，真是我们从所未见的；奥林匹亚朱庇特神庙的柱子可能有60多法尺高，而整座神庙的外围长达半里，雅典的城墙连同三个港口的城墙及长城，绵延达9法里，连接着雅典城与比雷埃夫斯的长城足够两辆二轮马车在上面并驾齐驱。而且，城墙两侧每隔50步就有四方形的塔楼。罗马人就从未建过如此宏大的工事。

现代人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地来观赏这些古代文化的精品杰作，为何说他们对这些杰作的毁损负有部分责任呢？帕特农神庙被完整地保存到1687年，基督教徒先是将它改造成了教堂，接着土耳其人出于对基督徒的忌妒使它变成了一座清真寺。待到17世纪曙光初露时，威尼斯人前来炮轰了伯利克里时代的建筑，他们将烧红的炮弹射向卫城的山门与密涅瓦神庙，一发炮弹正落在神庙上炸塌了拱门引燃了几桶炸药，而这座不仅体现着希腊人对他们那些虚无

的神明的崇拜，更体现着人类智慧的建筑也给炸毁了一部分[1]。占领了这座城市后，出于用雅典的遗迹来美化威尼斯的企图，莫罗西尼移下了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雕像，并将它们砸碎。而另外一位现代人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刚刚完成了由威尼斯人开了头的破坏工作。

在这次旅程中，我有幸经常听人谈及埃尔金爵士，我在上文已提过，我们对普倪克斯与阿伽门农之墓最详尽的了解都应归功于他，他还在希腊留下了一个意大利人专门负责发掘工作，当我在雅典时这个意大利人发现了一些我从未曾见过的古物。但埃尔金爵士因其对帕特农神庙的破坏行为而抹煞了他原可褒奖的工作。他想带走檐壁上的浅浮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土耳其工人先将额枋砸坏，并将柱头扔到了地上，接着，这群野蛮人未能从滑槽中取出排档间饰而是将上楣砸断，他们觉得这样更方便。在厄瑞克透斯神庙中他们又取走了基柱，以至于如今人们不得不用一堆石块支撑起那摇摇欲坠的整块盖顶。

埃尔金爵士之后的英国游者也对这些由对艺术冲动的爱造成的重大损失感到十分痛惜。据称埃尔金爵士还辩解道他只是效仿法国人而已。确实，法国人从意大利掳走了雕像与绘画作品，但他们并未为了夺取庙宇上的浅浮雕而

---

[1] 火药武器的发明对艺术不啻为致命的打击。如果野蛮人知道了火药，这地球上恐怕留不下一处希腊或罗马的建筑，他们为了寻找财富，会把金字塔都炸掉。现代人一年战争的破坏性比古时一个世纪的争斗更甚。在现代社会中，似乎一切都与艺术的完善背道而驰，这包括现代人的国家、风俗、习惯、衣着，甚至他们的探索。——原注

毁损庙宇，他们只是效仿了将希腊的绘画与雕像艺术杰作卷走的罗马人。希腊的遗迹一旦被迁出它所属的地方，就不仅会丧失一部分相对的美，而且其物质上的美更是大打折扣。只有光线能衬托出某些线条的精致，显示出一些色彩的和谐，然而，万一英国的天空下缺乏这种光线，这些线条与色彩就会消失或隐藏起来。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利益、祖国的荣誉和其他种种理由都可导致我们搬迁我们军队征服之处的遗迹，不过被征服者们仍有为此悲痛的权利。

我们用了整整一个上午来参观卫城。以前，土耳其人曾使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与帕特门农神庙的柱廊并肩而立。我们沿楼梯登上了这座已半毁的尖塔，坐到神庙那被砸坏的檐壁上放目四望。我们的东边是海米吐斯山，北边是庞特利克山，立在我们西北侧的是帕尔纳山，而西边则有伊卡里亚山、科尔迪亚鲁斯山（即厄加莱山），在伊卡里亚山那边是基太隆山峰，向东南及南边看能见到大海以及比雷埃夫斯、萨拉米斯及埃吉那和厄皮道尔的海岸，此外还有科林斯的卫城。

我们的下方是那片我方才描述过的盆地，我们可辨出所有山丘与雅典绝大部分的建筑：西南方是缪斯山，山上有菲罗帕波斯墓；西边为阿雷奥帕格、普倪克斯、利卡贝图斯诸峰；北边是小小的昂切斯姆山，在东方则有一片俯视着体育场的高地。巴科斯剧场与希罗德阿提库斯音乐场的遗迹正坐落在卫城脚下。这片遗迹的左面是奥林匹亚朱庇特神庙那些茕茕孑立的柱子，沿东北方向再往远去，能见到吕克

昂的围墙、伊犁絮斯河、运动场和一座不知是狄阿娜还是刻瑞斯的神庙。在西边及西北方向靠近那一大片橄榄树林的地方，福韦尔先生指给我看了公墓外围，柏拉图学园及园中那条两边列着坟墓的小路。而现代的希腊城就位于昂切姆斯山与卫城所在山峰间的山谷中。

现在该来想象一下这片空间的模样了，它或是不毛之地，或长着黄黄的欧石南，它时而被一些橄榄树林，时而被四方的麦地，或是被种着葡萄的沟渠分割开来。我们也应想到从这些作物中探出身来的柱身及一片片古代或现代的废墟遗迹。一些被刷成白色的墙壁及花园的围墙横亘过田野。再让我们来到阿尔巴尼亚人的村庄中，他们或正在汲水，或在井边洗着土耳其人的长袍；农民们来来往往，有的赶着驴子，有的背着粮食进城去。想象一下所有这些有着美丽名字的山峰，所有这些著名的遗迹；想象一下所有的岛屿，所有这些处在耀目的阳光下、同样声名显赫的海洋吧。站在卫城高处，我见到太阳从海米吐斯山的两座山峰间升起，那些在卫城四周做下了窝却从未飞越过这座山峰的小嘴乌鸦就在我们下方飞翔盘旋，它们黑而亮的翅膀在旭日的照射下反射出粉红的光晕，几股轻盈的蓝色烟柱从海米吐斯山山侧升腾而起，旋即又隐入了暗处，这标示了养蜂场或是养蜂小木屋的所在；雅典城、卫城及帕特农神庙的遗迹都染上了桃花般艳丽的色彩，一缕金色的阳光垂直洒落在菲迪亚斯的雕像作品上，它们似乎获得了生命，雕像的凸起部分投下的变幻不定的光影使它们看来似乎在云石上浮动；在远方，大海与比雷埃夫斯都被照得遍体通明；在西方

的地平线上,科林斯的卫城反射着初升的日光,看来宛若火红的山崖。

在雅典最好的季节中,站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战舰驶出比雷埃夫斯港去攻打敌人或去参加提洛的庆典,我们也许能听到巴科斯剧场中回荡着的俄狄浦斯、菲洛克忒斯和赫枯柏的悲声,也许还能听到公民们对狄摩西尼的演说报以掌声。可是,而今只有从这些曾长期回荡着一个自由民族的声音的墙壁中不时隐隐传出奴隶们的呼号。我对自己说着这常说的话聊以自慰:这世上一切都不常在。我坐在神庙的断垣残阙上,那么建起这座庙宇的非凡的天才们又去向何方了呢?也许这轮照亮了梅加腊那个可怜的小女孩生命的最后时光的太阳,当年曾看着光彩照人的伯利克里之妻死去。我所见的这片阿提卡的景致曾被已合上了2000年的眼睛凝望过。死亡也会轮到我头上:站在同一片遗迹上,那些与我一样生命短促的人们也会有相同的感想。我们的生命与心灵都在上帝的股掌之间:就让他给我们作出相同的安排吧。

走下卫城的时候,我拿了一小块帕特农神庙中的云石,还藏起了阿伽门农墓上的一块碎石;打这以后,我总要从我所经的遗迹之上"窃取"些东西。我的这些旅行纪念品比不上德·舒瓦瑟尔先生与埃尔金爵士所拿走的,但它们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我还精心地保存着主人们留给我的友谊的小小见证,其中有雅法的穆诺兹神父给我的骨盒。当我重见到这些小玩意儿时,马上就会回想起我的旅程及历险;我会想到:"我曾到过这地方,曾遇上过这样的事。"尤利西斯

带着费阿客亚人赠送的那些盛满财宝的大箱子回到了家乡，而我带回家的有从斯巴达、雅典、阿尔哥斯及科林斯收集来的一打石头，从福韦尔先生处得来的三四个陶制头像，有一些小帽子，一瓶约旦河的河水，一瓶死海的海水，此外还有尼罗河中的几株芦苇，迦太基的一块云石及爱尔汗布拉宫中的浇铸石膏像。我的旅行花费了 50000 法郎，我还送掉了自己的衣物及武器。只要旅行稍稍再延长一些，只怕我就得拄着手杖走回去了。可惜在我到家的时候，我没能遇上一位如《一千零一夜》中那位老者般的好弟兄，因此也无法听他对我说："兄弟，这儿是 1000 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币)，拿去买些骆驼，别再云游四方了。"

走出卫城后我们去吃了晚饭。当天晚上，我们又跑到了位于伊犁絮斯河另一边的运动场。运动场的外形完好如初；但希罗德—阿提库斯为其修筑的云石阶梯都已然不见。而伊犁絮斯河也没了河水。这一回，尚德勒一改其一贯的谦逊，对那些将伊犁絮斯河描写成河水清澈，岸边长满茂密的杨树林的诗人们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从他的愤怒中可看出他还很想抨击勒鲁尔所绘的伊犁絮斯河景色。我的想法与尚德勒博士相同，我憎恶不符事实的描写；如果一条河流已经干涸，我希望能被告知以实情。在下文，读者可以看到我没有美化约旦河沿岸的景致，也未将这条河流改头换面，使之变成大江大河的模样。虽然我在这儿完全可以随意地信口开河。所有的旅行者，包括文章本身都应为那些最铺张的描写出示事实依据。但尚德勒先生的反应有些过激。我还从福韦尔先生处得知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将伊

犁絮斯河的河道再挖深一些，就会看到一个浅层水；阿尔巴尼亚农妇对此都知道得很清楚，当她们要洗衣服时，就在河床中的沙地上挖个洞，这样她们马上就可以用上水了。因为很可能是河边山上滚下的石块沙砾逐渐阻塞了河道，现在河水就在两片沙地间流淌。这就足以为命运与卡珊德拉相同的那些不幸的诗人们申冤了：他们徒劳地颂扬着事实，却没有一个人相信；如果他们仅是平淡地将它提起，他们的命运也许会好得多。伊犁絮斯河中曾有过河水，在此，历史的见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如若这条河在冬季断流，那么河上为何有座桥呢？美洲已使我对河流有些麻木了，但这条河曾赋予了缪斯女神们一个别名，而玻瑞阿斯就是从这条河的河边掠走了俄里梯亚，因此，我仍不禁要为它讨还声誉。

从伊犁絮斯河走回后，福韦尔先生带我来到了一片空地上，我们就在那儿寻找吕克昂的旧址，接着我们来到了孤立于被称为新雅典或是阿德里安皇帝的雅典城区中的巨柱旁。斯蓬认为这些是"一百二十石柱"门廊的遗迹；尚德勒推测它们原属奥林匹亚的朱庇特神庙。它们在雅典各种风景图片中，尤其是在使整座建筑重新屹立于废墟之上的斯图阿特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介绍。勒舍瓦利耶先生以及其余的旅行者也都谈起过它们。我们从至今仍连接着两根柱子的一部分下楣上发现了一座木屋，它先前是一位隐居者的居所。这座小屋何以能建在这些约有60多法尺高的巨柱的柱头上，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为了这座宏大的庙宇，雅典人工作了7个世纪，亚洲的所有国王们也想将它建完，但最终只有阿德里安这位世界的霸主才得到了

这一殊荣。这座庙宇最终在时间的力量前低下了头，而一位隐遁者的单人修室竟建在它的遗迹之上！一座破败的石灰小屋被两根云石柱托举在空中，似乎是命运女神想要向世人展现这座建在精美绝伦的底座上的夸耀其胜利、显示其任性的建筑。

尽管这些石柱比帕特农神庙的高得多，但却远不如它们精美：从中已能感觉到艺术的堕落；但因它们孤立于一片荒地之上，从而产生了意外的效果。我在它们脚边停下步来，倾听风儿在它们顶部盘旋呼啸：这些石柱恰似亚历山大的遗迹中到处可见的孤单的棕树。当土耳其人面临灾祸的威胁时，他们就将一头羊羔牵到此处。他们让羊羔抬头向天，迫使它“咩咩”叫唤：他们无法从人类中找出纯洁的声音，于是只得求助于初生的羔羊以平息天怒。

我们经由一座刻有广为人知的铭文的柱廊回到雅典，铭文写道：

这是阿德里安的城市
不是忒修斯的城市。

我们应罗克先生之邀去他家拜访并住了一晚，我见到了好几位妇女。读者们若是很想了解土耳其妇女、希腊妇女及在雅典的阿尔巴尼亚妇女的衣着、礼仪和习俗，可阅读尚德勒所著的《希腊之旅》第二十六章。若不是由于这章太长的缘故，我会在此引用全文。我只有一点要说，那就是在我看来，雅典妇女不如摩里亚妇女高挑漂亮。她们的习俗是将眼圈抹成蓝色，将指甲尖涂成红色，这在外乡人看来并不悦目；我还见到了一些鼻子上穿着珠链的妇女，易洛魁人

觉得这种装扮很高雅，而我也不禁喜欢上了这一风尚。人确实是各有所好。此外，雅典的妇女也从未以其美貌而闻名，为此，人们指责她们不该嗜饮葡萄酒。而她们的魅力不够大的明证就是几乎希腊所有著名的男子都与外国女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伯利克里、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甚至包括圣人柏拉图。

25日清晨，我们上了马；我们走出雅典城取道法莱尔，当离海越来越近时，陆地升高了，最终成了一片高地。在东西两侧，这片高地曲折的边界造就了法莱尔、墨尼奇及比雷埃夫斯的港湾。我们在法莱尔的沙丘上发现了一些围绕着港口及一些已毁坏殆尽的遗迹的围墙墙基，这些遗迹可能原为朱诺及刻瑞斯的神庙。阿里斯提德的小块田产及他的坟墓就在这附近。我们下到港口，这是由一片细沙滩承托着的圆形船坞，其中约泊有50艘船只。恰是墨涅斯透斯遣往特洛伊战舰的数目。

“他身后跟随着五十艘黑色的战舰。”

忒修斯也由法莱尔出发前往克里特，

“为什么，是否由于尚幼的缘故，

您未能登上我们的战舰，

否则，克里特的恶魔就会由您铲除。”

并非只有那些巨舰大港才能万古流芳，曾有一个小海湾与一艘小船的名字因荷马和拉辛而不朽。

我们由法莱尔港转向墨尼奇港。这个港湾呈椭圆形，比法莱尔港稍大一些。然后，我们翻过一座乱石丛生的山头，越过一个又一个岬角，向比雷埃夫斯进发。在一个狭长

的半岛上，福韦尔先生要我停步来看一个掘在岩石上的墓穴，这座坟墓已没了穹顶，正与海平面持平。波浪有规律地涌动着，将它吞没又将它吐出；坟墓也就一忽儿灌满海水，一忽儿又空空如也。在离它几步远的海滩上有一座建筑物的遗迹。

福韦尔先生希望在这儿重新见到地米斯托克利遗骨的安葬地。但有人对这个很有意义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说，散布在这一带的遗迹都太美了，不可能是地米斯托克利墓的遗迹。事实上，据普卢塔克援引的地理学家狄奥多拉斯的观点，这座墓穴其实只是个祭坛。

这些异议都站不住脚，为何人们爱在最初的问题中加上另一个与之毫不相关的问题？人们津津乐道于对这些由白色云石组成的遗迹发难，殊不知它们难道就不会是一座与地米斯托克利之墓全然不同的另一座坟墓？在仇恨消除之后，地米斯托克利的子孙们难道就不会装饰他们当年被草草埋葬，甚至据修昔底德说是被秘密埋葬的杰出的先祖的坟墓吗？难道他们就不会献上一幅反映这位伟人生平的图画？在披舍尼阿斯的时代，这幅画难道未在帕特农神庙中公开展示？此外，在普列塔尼翁还有一尊地米斯托克利的雕像。

福韦尔先生恰巧在阿尔西姆岬角上找到了这座墓；在此，我确实领略了这片海域的宁静，但我更要澄清一个问题：普卢塔克的记述有误。据达西耶提及的墨里乌斯的意见，这地方应为阿里摩斯，而不是阿尔西姆。阿里摩斯位于比雷埃夫斯以东，是阿提卡的雷翁蒂德部族居住的一个小

镇。在我们提到的这座坟墓周围仍可见到这座小镇的遗迹。披舍尼阿斯在这座坟墓的方位问题上十分糊涂。狄奥多拉斯-佩里耶吉特则很清楚，这位狄奥多拉斯记载的柏拉图的诗句明确地提到了福韦尔先生找到的这座坟墓及其所在：

> “入港和出港的船员们都来瞻仰你那坐落在空旷之地上的坟墓；如果发生海战，你将见到战舰互相冲撞。”

如果说尚德勒对比雷埃夫斯的荒凉感到惊讶，我承认我的讶异并不在他之下。我们绕着荒凉的海滩走了一圈；我们已见过了 3 处港湾，但我们却连一艘小船都未见着。这儿所见的景致只是废墟、峭壁与大海；所听到的是翠鸟的鸣叫及海浪的呻吟，浪头在地米斯托克利墓上撞得粉身碎骨。使这座为永恒的寂静所占据的居所发出永不消逝的叹息。这位打败薛西斯的胜利者的骨灰被海浪卷走，与波斯人的遗骸融合交汇，一起安息在这片波涛之下。我的目光搜索着维纳斯神庙、长廊和象征着雅典人民的雕像，但这却是徒劳：这座冷酷民族的雕像已永远地倒在当年被驱逐的公民们徒劳地向祖国求助的井旁了。这儿已不见了富丽堂皇的宝库、长廊所在的柱廊，不见了曾回荡着水手们声音的广场和体现着罗陀斯岛上诸城美丽面貌的建筑，我能见到的只是一座破败的修道院和一家商店。海岸边设有一座阴暗的哨所，它堪称为痴痴地耐心守候的典范。一个土耳其海关官员就长年坐在那简陋的小木屋中：多少个月过去了，他却未见到一艘船只。这就是这些当年遐迩闻名的港湾如今可悲的境遇。是谁摧毁了神明与凡人留下的众多的古

迹？这隐藏的力量摧毁了一切，而它自己也听命于那位不知名的神明——圣保罗在法莱尔曾见到过他的祭坛：致陌生的上帝。

比雷埃夫斯的港湾呈弓形，其两端靠得很近，只留出一段狭窄的通道；如今这儿被称为狮港，此名得于人们以前曾见过，后被莫罗西尼于 1686 年运到威尼斯去的云石狮子像。港湾内有坎塔尔、阿弗罗蒂兹和塞亚三个船坞。我们看到有一处船坞中仍停着些船只。斯特拉波称这个雅典人的最重要的港口可容纳 400 艘战舰；普林尼则将数量扩大到了 1000 艘。但事实上我们只需用 50 艘小船就可将它全部占满；我不知道这儿是否可轻松地装下两艘三桅战舰，尤其是在现今人们在水中投入极长的锚缆的情况下。但这儿水很深，海面很平静，若在文明发达之国的掌管下，比雷埃夫斯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此外，如今我们在这儿见到的唯一一家商店还出自法国人之手，我相信它为原法国驻希腊的领事加斯帕里先生所建。在比雷埃夫斯，希腊人因为与之最相似的民族而被人想起：这看来还不是很久以前的事。

在海关与圣斯皮里迪翁隐修院稍事休息后，我们沿着比雷埃夫斯的路返回雅典。一路上，残存的长城随处可见。我们经过了由福韦尔先生发掘的阿玛宗人安提俄佩的坟墓，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次发掘的情况。我们走过一片酷似勃艮第葡萄的低矮的葡萄树，葡萄已开始成熟。在一片橄榄树下的公共蓄水池边，我们停下了脚步：米南德的坟墓，欧里庇得斯的衣冠冢还有供奉苏格拉底的小庙都已荡

然无存，至少来说它们未能重新被发现。看到这一切我感到很悲哀。我们继续赶着路，逐渐走近了缪斯山。福韦尔先生指给我看一条绕着山坡向上延伸的小径，他告诉我那位俄国画家曾走过这条路。这位画家每天都去同一个地方画雅典的风光。如果真如布丰宣称的天才只是一份耐心的话，这位画家定是才华横溢的了。

雅典离法莱尔约有 4 法里路；若沿着曲折的海岸线行进，从法莱尔到比雷埃夫斯得走 3 法里到 4 法里路；而比雷埃夫斯与雅典相隔 5 法里，因此我们回到雅典大约要赶 12 法里，即 4 法里的路。

我们的马匹是租用一整天的，因此我们匆匆吃完晚饭，于傍晚 4 时再次上路。

我们由海米吐斯山方向出了雅典城。主人带我去了昂杰洛-基普斯村，他认为已在那儿重新找到了果园丰收女神维纳斯的神庙，其中原因他在回忆录中作了解释。尚德勒的观点是这座神庙在帕那吉亚-斯皮里翁提萨，这也极有可能；而且此观点还有一段铭文作为权威性的依据。但为证明他的想法，福韦尔先生也出示了两株古老的爱神木及可观的爱奥尼亚式石柱的碎片，这一来就回击了许多反对意见。而我们这些古文化的业余爱好者只能这样列出所有的观点。

见过昂杰洛-基普斯的名胜之后，我们直接向西而行，钻入了雅典城与昂切斯姆山峰之间那一大片橄榄树林中。这一带没有什么古迹，我们边怀想着雅典，边在其间惬意地漫步，我们找到了刻甫斯河，在从厄琉西斯来的时候，我已

问候过它下游的河段;这个高度上的河床不再干涸,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河水有些浑浊:它被用于浇灌果园,河岸两边也因这河水而保持着在希腊极为罕见的清新与凉爽,我们仍在橄榄树林中继续前行。一座重岩叠嶂的小山岗出现在我们右侧,这是科伦山,索福克勒斯当年就隐居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中,也就是在这儿,这位伟大的悲剧作家让安提戈涅的父亲洒完了最后几滴热泪。我们沿着山间的石路走了一阵,发现了复仇三女神神庙的遗迹。从那往雅典的路上,我们在学园周围徜徉了许久,这个哲人云集之处已面目全非了。当年栽下的第一批梧桐倒在了苏拉的利斧之下,而后来可能由阿德里安重栽的那拨也未能逃脱野蛮人的魔掌。爱神的祭坛,还有普罗米修斯及缪斯女神的祭坛都已踪迹不见,圣火也在柏拉图常去寻找灵感的树林中熄灭了。两件事足可说明古代文化因这位哲学家的讲学而平添了多少魅力与伟大之处:苏格拉底于召见柏拉图及其他弟子的前夜梦到一只天鹅栖息在他胸口;死亡使柏拉图未能完成《克立替阿斯》,普卢塔克对这一损失悲叹不已,他将柏拉图学园园长的著述比作雅典的庙宇——其中只有奥林匹亚朱庇特神庙是未完成的。

当我们打算回雅典时,天已黑了有一个小时,此时星光灿烂,空气变得无与伦比的轻柔、透明与纯净,我们的坐骑迈着小步子,大家都陷入了沉默之中。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很可能就是学园中原来的道路。路两旁是为祖国献身的及希腊最伟大人物的坟墓;那儿安息着塞拉息布洛、伯利克里、提摩太。将各个世纪的伟大人物的遗骨集中葬在同一

片土地上，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这也犹如一个著名家族长期分散的成员最终回到共同母亲的怀抱中一样。这儿体现着多少种不同的才华与伟大的勇气！我们一眼又能见到多少美德！但如同柏拉图所说的“被掺水的美酒”，这些美德已随着死亡而变得黯淡，已不再使生者为之目眩。“阿卡芒蒂德人伯利克里，生于肖拉尔格镇”，当行人在墓碑上读到这些简单的字句时，他所体会到的只是敬仰，而不带任何羡慕之情。西塞罗给我们描述了阿提库斯在这片墓地上漫步的情形，当他见到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遗骸时，一种圣洁的崇拜之情攫住了他。如今西塞罗再也无法作出相同的描写了：这些坟墓均已被摧毁。这些名声赫赫的逝者被安葬在城外，犹如身在前哨一般，但他们已无法站起来保卫他们的城市了；他们痛苦地看着鞑靼人蹂躏着雅典城。尚德勒说：“时间、暴力与犁将地上的一切推倒整平。”在这儿犁是多余的东西，这个发现比我的所思所想更能反映出希腊的荒芜。

我尚未参观雅典的剧院与内城的古迹，26日，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我已提过且大家也知道巴科斯剧场位于海米吐斯山侧、卫城脚下。与巴科斯剧场比邻的是音乐场，它始建于伯利克里执政时期，由利高弗隆之子吕枯耳戈斯建成，后被阿里斯蒂翁和苏拉焚毁，又由阿里巴尔扎纳重建，这两座建筑可能由一道柱廊连接。在同一区很可能还有希罗德-阿提库斯所建的剧场。这些剧场就建在山上，剧场中的阶梯座位正依着山坡。关于这些遗迹还有一些争论，尚德勒认为斯图阿特所见的巴科斯剧场应是奥

德姆剧场。

这些剧场的遗迹没什么可看的东西，我并未为此感到失望，因为我已在意大利见过比之更大，保存得更好的同类建筑的遗迹；但我却想到了令人伤心的事，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下，当世界各地仍在向雅典学习的时候，罗马斗士们却在巴科斯剧场表演着血腥的游戏，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1]的杰作已不再上演，这些戏剧表演赋予人类崇高的灵魂，且是文明之邦高雅的娱乐节目，但它们却被谋害和凶杀的场面所取代。雅典人怀着与当年参加酒神节的同样的热情趋之若鹜地去观看这些兽行。一个如此文明的民族怎会堕落到这个地步？那座原先在雅典公共广场中央被祈求者们挂上死者细头带的怜悯女神的祭坛又变成了何样？如果真如披舍尼阿斯所说的那样，希腊人中只有雅典人崇拜怜悯女神并将她看作生命中的慰藉，那么他们真是彻底改变了！雅典并非因为角斗而被誉为众神的"圣宅"，这一点千真万确。也许任何民族与个人在走向没落后都会变得如童稚般没有同情心；也许国民的才思已经枯竭；当一个民族什么都创造过，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领略过，当他们已厌倦了本民族的艺术杰作却又无力创造新的杰作时，他们就会变得粗野愚钝，重又追求起纯观感的享受。基督教使现代的国民避免了可悲的退化的下场；但若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已在人们心中熄灭，我将不会因听到如今回荡着费德拉和安德洛玛刻的悲音的舞台上发出临终的角斗士

[1]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

的哀号而感到诧异。

参观完剧院后，我们回到城中，走马观花地看了也许是被用作政治集会广场入口的柱廊。之后我们驻足细看那座未被披舍尼阿斯提及，但曾由维脱鲁维与瓦罗作过介绍的风塔。斯蓬介绍了风塔的所有细节并附上了对风的解释，斯图阿特在《雅典古迹》中描写了整座建筑，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费朗索瓦·姜贝提于1465年将它绘制了下来。在1672年，即在巴班神父所处的时代，人们认为这风塔是苏格拉底的墓冢。我又默默地看过几处科林斯式石柱的遗迹，它们被认作为门廊、奥林匹亚朱庇特神庙及公共会堂的残迹，但也许它们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座建筑。可以确定的是它们不是伯利克里时代的产物，我们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威严壮观，但也可看出罗马人粗劣的手法。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在雅典改动过的所有东西都可一眼被认出，它们与伯利克里时代的杰作有着很明显的不协调。我们最后去了法国修道院，去回访院中唯一的修道士。我已提过李西克拉特纪念塔就在这座修道院中，而这座纪念塔是我在雅典瞻仰遗迹的最后一站。这座漂亮的建筑是希腊人民智慧的结晶，最早的旅行者们都将它叫做狄摩西尼塔。耶稣会会士巴班于1672年说："在嘉布遣会神甫们刚购置不久的宅院中，有一处很引人注目的古迹，它从狄摩西尼时代屹立至今，人们通常将它称作狄摩西尼塔。"

此后，人们认识到，尤其是斯蓬第一个指出，这是由李西克拉特在特雷比耶大街上建造的纪念塔。几年前，勒格朗先生在卢浮宫中展示了它的陶制模型，这座模型很逼真，

只是建筑师也许是为了使他的作品更添几分雅致而减去了原建筑中填在柱间的围墙。

确实，命运女神将一位嘉布遣会修士安排在李西克拉特纪念塔遗迹的所在地，不过是她的雕虫小技而已；但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传教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时，当我们想到在雅典是一位法国修道士招待了尚德勒，而在中国、在加拿大、在非洲和鞑靼的沙漠中，还有别的法国教士接济着其他的旅行者时，那些第一眼看来也许有些怪异的东西就会变得让人感动且令人肃然起敬。

斯蓬说："法兰克人在雅典只有一座位于狄摩西尼塔的嘉布遣会的小教堂。当我们在雅典时，只有塞拉芬神父在那儿，他实在是一个老实人。有一次，他拜访了停泊在港中的一艘帆船上的几位法国人后独自一人回来，在狮港的路上遇上了一个土耳其驻军，这个土耳其人不知是恶作剧还是出于坏心眼，竟抢走了他的腰带。"

"耶稣会的神甫们先于嘉布遣会修士们到达雅典，且他们从未被驱逐过。他们退到埃维厄岛只是因为那儿有更多的工作，而且那儿的法兰克人也比在雅典的多。他们在雅典设立的招待所在城边上近主教府的地方。嘉布遣会的修士们则于 1658 年在雅典落户，西蒙神父在 1669 年购置了法纳里和与之毗邻的宅院。其实在西蒙神父之前已有像他一样的修士们住在城中。"

因此，正是这些长期遭贬损的传教士们使我们对古代希腊有了最初的了解。在还没有旅行者离家去拜访帕特农神庙的时候，已有修士们背井离乡来到了这些著名的遗迹

上，他们在这片刚刚敞开怀迎接四方客的土地上等待着考古学家与艺术家们的到来。学者们想知道刻克罗普斯的城市变成了何样，巴黎圣-雅克修道院的巴纳贝神父和贡比涅的西蒙神父也许可给你们提供些信息，但这两位神父并未炫耀他们的学识，他们躲在十字架下，将20年来他们在雅典废墟中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们所经历的苦难都藏在了无名的隐修院中。

拉·吉耶蒂埃说：法国嘉布遣会修士们应"信仰传播"修会之召到摩里亚传教，他们主要寓居于那波利。这是因为贝伊们[①]的战船都到那里过冬，他们通常于11月入港，直到次年的圣-乔治节才再次出海：船上满载着信奉基督的苦役犯，他们需要受教育，需要被鼓励；如今已身为雅典及摩里亚地区传教团团长的、来自巴黎的巴纳贝神父为这项事业倾注了满腔热情，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这些从斯巴达与雅典归来的修士们却深居隐修院中，他们是如此的谦逊，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并未觉得在他们的记忆中希腊有何非凡之处，或许是因为他们也缺少必要的教育。听听这位最早叙及雅典的耶稣会会士巴班神父是怎么说的。他说道："对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及世界上其他重要城市如今面貌的描述，你们可在很多书中读到；但我却不知有哪本书曾写过我今日所见的雅典，而如果我们按着披舍尼阿斯及其他古代作家对这座城市的介绍去寻找的话，是无法找到它的。不过现在你们可了解到雅典如

① 奥斯曼帝国的高级官员。

今的境况，无论是对来瞻仰教堂遗迹的虔诚的教徒，或是将其视为自然科学发源地的学者们，还是对那些视之为战场及古代最伟大的征服者们显示其英勇，炫耀其武力、勇气与技艺的舞台的勇敢的战士们来说，雅典的遗迹已不再激起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崇敬之情；这些遗迹的珍贵之处则在于它们留有雅典最初的威仪，在于它们表明了这座城市曾是天下人仰慕的地方。”

“至于我，我得承认当我在遥远的海面上借助望远镜看到它时，当我见到许多屹立在远方、显示出其昔日宏伟气象的云石石柱时，我仍感到为某种景仰之情所触动。”

这位传教士接着转入了对古迹的描述；他比我们幸运得多，他还见到了完整的帕特农神庙。

然而对希腊人的同情，还有我们引以为豪的、在旅行中怀有的博爱精神是否都不为修道士们所识？还是让我们来听听巴班神父的话：

“当梭伦站在一处山头上望着这座宏大的城市及城中众多雄伟的云石宫殿时，他对一位朋友说，这一切在他看来不过是座规模宏大且很有钱的济贫院，这城中有多少居民，这院中就有多少贫苦之人。如果他真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更有理由这么说，这座在它昔日宫殿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城市，只不过是座规模宏大且贫困潦倒的济贫院，城中有多少基督徒，院中就有多少穷人。”

请原谅我扯到这个话题上。在我之前的旅行者除斯潘一人外，都未正确评价雅典传教团所做的对于法国人来说极有意义的工作。连我自己在《基督教真谛》一书中也将他

们遗忘了。尚德勒只稍稍提了一下曾接待过他的修道士，我不知道他是否都不屑于说出这位修道士的名字。谢天谢地，我超脱了这些小心眼。当有人问我时，我会说：以后我不会为艺术而激愤；不会觉得李西克拉特的这座建筑声名不再，因为它已是嘉布遣修会的修道院的一部分了。保存这个古迹的基督徒将它用于善举，因此他在我心中就和那位为了纪念在一片歌声中取得的胜利而修建了这座建筑的异教徒同样可敬。

我就这样结束了对雅典遗迹的巡礼，借助在此10年生活与工作的经历赋予福韦尔先生的学识与经验，我顺便察访了它们。这为我省却了到达一个全新的地方因摸索道路，疑惑不定及搜寻而浪费的时间。对阿提卡的古迹、天空、太阳、景致以及它的土地、海洋、河流、树林及山岳，我已有了清晰的概念，现在我已能修正我的画作，并在我对这些名胜的描写中添上地方色彩。我接下去要干的事还是行路，我此行主要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我面前仍是路途漫漫啊！时间在流逝，若我在途中再多耽搁停留，我会误了每年从君士坦丁堡开往雅法的运送去耶路撒冷朝圣者的船只。我也完全有理由担心我那艘奥地利船不在阿提卡角等我，怕它见不到我回去而直接扬帆驶向士麦拿。我的主人赞同我的考虑，并为我设计了路线。他建议我去位于劳里昂山脚下的阿提卡的小村庄克拉提亚，它离海很近，且正对着克沃斯岛。他对我说："当你到达这个村庄后，人们会在山上点起一堆火，克沃斯岛的船只已谙熟了这个信号，它们立即会驶到阿提卡的海岸边，你就可登船去克沃斯港，在那儿说

不定你还会找到从特里尔开来的船只。不管怎样，你都能很容易地在克沃斯岛租到去基俄斯或士麦拿的小帆船。”

但我还未到抛却一切风险性方案的地步：我这次旅行的唯一动机是为了使一部作品能稍稍完善一些，像我这样的游者不会在运气与风险的问题上有所挑剔。该出发了，由于没有去比雷埃夫斯的船只，我只能按这个方案离开阿提卡。因此我决定立即实施这个被推荐的方案。福韦尔先生仍想挽留我多呆几天，但对错过去耶路撒冷的机会的担心使他打消了其他的考虑。北风只能再刮6个星期，如果我太晚到达君士坦丁堡，就会有被西风困在那儿的危险。

酬谢过维亚尔先生的士兵后，我请他转交一封向他主人致谢的信，让他回家去了。要与已在危险的旅程中相处了一段时间的旅伴分别并非易事。我看着士兵独自一人上了马，他祝我一路平安，取道厄琉西斯，在与我要去的截然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此时，我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我目送他远去，想着他将独自一人重见那些我们曾一起走过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也想到，一切迹象表明，我与这个土耳其人永远也不可能重逢，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听人谈起对方。我想着这个人与我全然不同的命运，想着我们俩全然不同的痛苦与欢乐；而这一切终会归到同一个地方，他将躺在希腊漂亮、宏伟的墓地中，而我将被埋在这世间的道路上，或被埋在某座城市的郊区。

分别的时刻就是我参观法国修道院的那天晚上，那位士兵已被通知做好回科龙的准备了。当天晚上我和约瑟夫及一名去克沃斯探望双亲的雅典人一起动身去克拉提亚。

这个年轻的希腊人就成了我们的向导。福韦尔先生将我一直送至城门，我们在那儿拥抱告别，希望不久就可在我们共同的祖国中重逢。我还怀揣着他给德·舒瓦瑟尔先生的一封信：给德·舒瓦瑟尔先生带去些雅典的消息，也就是给他带去他故国的消息。

我很高兴能在晚上离开雅典：离开阳光照耀下的古迹会使我伤心至极：至少应像夏甲那样见不到自己将永远失去的东西。我将缰绳勒在马脖子上，跟在在前开路的约瑟夫与向导身后，让思绪自由驰骋。这一路上我都陷在一个奇特的幻梦之中：我想象着我被封为阿提卡的君主，我要对全欧洲宣布，所有厌倦了革命企盼和平的人都可到雅典的遗迹上来寻求慰藉，我会保证这儿的宁静与安全；我将敞开道路，广建旅舍，为旅行者们提供所有的便利；我会买下一座利潘托湾上的桥梁，使穿越奥特朗托海峡到雅典去的路程更短更便捷。人们可以看到我决不会忽视那些古迹：按着图纸及遗迹的样子，卫城中的杰作恢复了原貌，城市则被厚厚的围墙环绕，以躲避土耳其人的劫掠。我建起一座大学，让全欧洲的孩子们都来学习书面的和通俗的希腊语。我邀请印第安人到比雷埃夫斯来安家；我还建起自己的海军。穷山秃岭上将种满松树，以使水流能重新注入我的江河；我要鼓励农业生产；瑞士人、德国人来与这里的阿尔巴尼亚人住在一起，每一天都有新的考古发现，雅典城将得以复兴。到达克拉提亚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罢了。

我们已绕过了海米吐斯山，走向南方的庞特利克山；接

着我们又转向海洋的方向，走入了劳里昂山脉，以前雅典人在山中开有银矿。阿提卡的这个部分从未出过名：在法莱尔与苏尼乌姆海角间座落着好几座城市与小镇，如阿那夫利斯托斯、阿泽尼阿、朗普拉、阿那吉罗斯、阿里摩斯、索莱、艾克索那等。韦勒尔与尚德勒曾查访过这些荒凉的地方，但未取得成果，勒舍瓦利耶先生在从苏尼乌姆海角登陆后去雅典的路上也曾穿越这片荒原。这地方的内陆区域比沿海地区更无名，更少人烟；我也并不了解克拉提亚村的起源。这座村庄坐落在一处很肥沃的山谷中，群山环抱俯视着它，鼠尾草、迷迭香和爱神木占满了这些山坡。谷底是一片耕地，这些山地被树篱划分开来，和从前阿提卡的情形一般无二。树林中鸟类云集，而鸡冠鸟、野鸽、红山鹑及杂毛小嘴乌鸦则最为多见。村庄中有12户人家，宅院都挺干净且相互间隔很远。山上跑着山羊群与绵羊群；山谷中则有猪、驴、马和几头奶牛。

27日，我们投宿在一个认识福韦尔先生的阿尔巴尼亚人家中。到他家后，我就立即跑到村东头的山冈上，企盼着能看到奥地利船只的影迹；但我只见到大海与塞亚岛。那天傍晚日落时分，我们在一座山顶上用爱神木与欧石南生起了一堆火。我们在海岸边安排了一个羊倌，他一看见从塞亚岛开来的漂亮的船只就会马上来通知我们。这种举火为号的习俗可追溯至远古时代，它还使荷马写出了《伊利亚特》中最美的比喻之一：“让人想起在被敌人围困的城市中，一道烟柱从高高的城楼顶上升起。”

第二天早上，我带上我的猎枪去发信号的那座山峰，靠

打猎来消遣。时值正午，我的一只手和头部的局部区域被阳光灼伤了。我在雅典逗留期间，温度计通常指着28°3。8月间中午的阳光是很炽热的。当天晚上，当我刚躺到席子上裹上我的大衣时，我就觉得脑袋晕晕乎乎的。我们的住所实在不适合一个病人：我们席地躺在这房子唯一的一个房间，其实就是主人的货棚中，脑袋直顶着墙壁；我被安排在约瑟夫与雅典青年之间，家中的清洁用具就挂在我们的脑袋上方，这样一来，每当主人的女儿、主人还有他的仆人们来墙上挂取东西时就将我们踩在了脚下。

如果说我生命中曾有过绝望的时刻，我想那就是高烧缠身的那段日子，那时我觉得脑中一片混乱，并且已开始胡言乱语：而我的焦躁更加重了我的病症。我的旅途竟因这样的意外事故而中断！高烧竟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在阿尔尼亚人的窝棚中缠上了我！如果我还在雅典该多好啊！如果我能体面地死在参观帕特农神庙的时候就好了！真不知何时才能退烧，如果再烧上几天，那岂不是耽误了我的旅程？那时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已经出发，时机已经错过。我在东方成了个什么？由陆路去耶路撒冷？还是再等来年？法兰西，我的朋友们，我的计划还有我搁下的尚未完成的作品依次闪现在我的脑海中。约瑟夫整晚上不停地给我大杯大杯地灌水，却仍解不了我的口渴。我的汗水浸湿了我躺的那块地方；恰是这一点救了我的命。我不时地胡言乱语，竟还唱起了亨利四世时代的歌曲，约瑟夫悲伤地说："噢，上帝，这是怎么了？先生唱起歌来了！可怜的人啊！"

28日早上9时许，折磨了我17个小时的高烧终于退

了。如果再次发作,我想我是挺不过去了。羊倌带回了不幸的消息,克沃斯岛的船一艘都未出现。我勉力支持着给福韦尔先生写了一封短信,请求他派一艘小船到离我所在村庄最近的海岸边接我,并将我送到克沃斯岛。在我写信的时候,我的主人给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要我向福韦尔先生申请由我来作他的保护人:我尽力满足他的要求;但我的头脑仍是如此糊涂,没有太多地留意我写的东西。希腊青年带上我的信出发去雅典,如果能找到船只他还得亲自驾船回来。

我一整天都躺在席子上。所有的人都下地去了;连约瑟夫也出了门,屋中只留下了主人的女儿。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长得相当漂亮,她赤足而行,头发上饰着纪念章和小件银饰。她对我毫不留意,只管干着活,似乎我并不存在。门敞开着,阳光由大门射入屋中,这也是房间里唯一被照亮的地方。我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却总是见到阿尔巴尼亚女孩忙于新的活儿,她边干边低声唱着歌,还不时整理头发和服饰的某个部分。我几次向她要水喝,她就会给我拿来满满一罐水:她抄着手,耐心地等着我将水喝完;喝完后她会说:好喝吗? 接着又去干她的活。中午时分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窝棚中昆虫的嗡嗡作响和屋外的几只公鸡的啼声。我觉得脑中空空的,这是连日高烧后的情形;我无力的双眸看许多光斑与光环在我四周飞舞,心中只有一些很模糊但很温馨的念头。

白天就这么过去了,晚上我好多了,还下了床;夜里我美美地睡了一觉;29 日早上希腊人回来了,他揣着福韦尔

先生的信，还带回了金鸡纳霜、马拉加的葡萄酒和一些好消息。我们极其侥幸地找到了一艘船：这艘船从法莱尔顺风出航，在克拉提亚2法里外的小海湾中等我。我已经记不起我们确切是在哪个海角找到这艘船的。以下是福韦尔先生的信：

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

劳里昂山下，

克拉提亚

我亲爱的客人，我已收到了您的来信，甚感荣幸。这地区的信风将您滞留在了劳里昂山下，您发出的信号未得到回应，您逗留在克拉提亚这座我让您运用您的聪明才智自行寻找的小镇旧址上的村庄中，在此处的居留却因那件随信风而来的高烧而更令人不快，读到这一切时我感到很难过。为能驱除您的这件不快之事，我给您捎去了几剂世上最好的金鸡纳霜，您将它掺在还算有名的上乘马拉加葡萄酒中，饭前空腹服用。这高烧还未经医学院最后的诊断，但如果这确是一种疾病，我可保证您会痊愈。此外，我希望您铲除疾病与焦躁不安，不要将它们带到克沃斯岛。

我以40皮阿斯特[1]外加5个半皮阿斯特定金的价格为您在比雷埃夫斯找了一艘四层桨划船而不是三层桨划船。您将45皮阿斯特20分付给船长，这位西

[1] 旧时法国辅币，相当于二十分之一镑（法国古代记账单位，相当于一古斤银的价格）。——译注

莫尼德的年轻同胞会替您将钱转交给我;在您还能回想起的音乐声响起后他就要开船。我想起了您所保护的人,这人真是莽汉:打人总是不应该的,尤其不能打年轻姑娘;我上次去那边时不该对他表示赞赏。但不管怎么样,先生,请相信有你的保护,他必能得到他所期望的结果。真遗憾,过度的疲劳与睡眠的缺乏使您发起了高烧,耽搁了所有事情。早知如此,在信风将你的船滞留在天知道哪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儿安安心心地参观雅典及其周围地区,也不用再去看克拉提亚和那里的山羊与矿井,这一来,风就无法阻住您,您的身影将已从比雷埃夫斯飘到了克沃斯岛去。请告诉我您的情况,希望您能尽量取道雅典回法国。为了归途平安,来向密涅瓦献祭吧,请相信您所做的最令我高兴的事莫过于使我们孤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请宽心!

此致!

福韦尔

于雅典,1806年8月28日

我恨透了这将我滞留的克拉提亚。我打个阵寒颤,不由预感到高烧要卷土重来。我毫不迟疑地吞下了三倍剂量的金鸡纳霜。我一直认为法国医生在用这种药时过于谨慎,过于胆小。我们牵来了几匹马,带上一个向导出发了。不到半小时,我觉得旧病复发的迹象已全部消失,我的心中重又燃起了希望。我们沿着贫瘠的山峰边一条狭窄的山谷向西而行。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片看来极其肥沃美丽

的平原上。我们转向南方,穿越平原,登上了一片高地。我没察觉到这片高地正形成了海岸边的岬角,因为在走出一条隘道后,大海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船就停泊在峭壁下。看到这艘船,我觉得我终于摆脱了也许是因我对普卢托斯不敬而想把我埋在雅典人矿井中的恶魔。

我们将马匹还给了向导,跳上了这艘由3名水手操纵的船只。我们扬起风帆,借着南风启锚驶向苏尼乌姆海角。日落时分,我们驶入了苏尼乌姆港,这是承负着一座庙宇遗迹的峭壁遮蔽着的一个小海湾。我们跳上岸,攀上了海角。

希腊人精于建筑设计,而在为建筑选址方面他们也毫不逊色。在伯罗奔尼撒、阿提卡、爱奥尼亚以及基克拉迪群岛上,绝大多数的岬角上都建有庙宇、胜利纪念碑或陵墓。这些在树林或山岩环抱中的建筑展现在变化多端的光线下,它们有时兀立在乌云和闪电之下,有时为月光所笼罩,有时在夕阳映射之下,有时却笼着晨曦,使希腊的海岸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

基督教赋予了我们唯一与我们的习俗相适的建筑风格,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在何处建造这些真正属于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小教堂、修道院及隐修院散布在树林中及山峰上;这并不说明在建筑艺术中选址总被预先考虑,而是当一门艺术与一个民族的习俗完全相称时,它会自然地选择最好的去做。反之请看看我们那些仿古建筑的选址是何等之差!再例如,我们何曾想到过去装饰唯一可俯视巴黎的高地?只有宗教为我们想到了这一点。而希腊的现代建筑就像如今斯巴达与雅典地区已退化的语言,我们枉然坚持这

是荷马与柏拉图所说的语言,其间混杂的粗话与外来的成分随时都流露出野蛮人的气息。

我在见到苏尼乌姆庙宇的遗迹时想到了这些问题,这座庙宇为多立斯式,建于建筑艺术的黄金时代。我看到了远方坐落着基克拉迪群岛的海面,还见到了群岛所有的岛屿。我坐在14根美丽的白色云石柱下,落日映红了克沃斯岛的海岸,也映红了这些石柱。这些遗迹四周的鼠尾草与刺柏散发着芳香,而涛声则隐约传入我耳中。

风已停了,因此我们得待到风再起时才出发。我们这几位水手钻入舱底呼呼大睡。约瑟夫和希腊青年和我呆在一起。吃过饭聊了会天后,他们也躺在地上睡着了。我用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起来以防露水侵袭,我背倚着一根石柱,独自一人大睁着眼睛凝望天空与大海。

最美的日落迎来了最美的夜色。映在海浪上的苍穹似已沉入了海底。而落日这个我旅途中的忠实旅伴也将隐入地平线之下。它那将熄的余晖不时在波浪上撒落下长长的光影,由此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阵风不时地破坏着海中天空的影像,搅乱映在海面上的繁星,然后来到这片石柱间,喃喃数语后消逝而去。

但当想到我是在废墟中凝望这片景致时,这景色不由令我神伤。我身边有的只是坟墓、寂静、毁灭、死亡及几个无忧无虑、没有梦想、躺在希腊的废墟上酣睡的希腊水手。我就要永远离开这块圣土,我的脑中满盛着它昔日的强盛与今天的衰败,我要描画出这折磨我双眼的景象。

我并不是一名用荷马的一句诗就可抚平一切伤痛的古

代文化坚定不移的崇拜者。我从未能理解卢克莱修表达的这种情感：

> 当大风在海上掀起波浪时，从岸上旁观他人所受的磨难时心情舒畅。(卢克莱修，《论自然》，2，1-2)

我不爱站在海滩上看着别人遭难，相反，我会因见到别人受苦而痛苦；除了对不幸的同情，缪斯女神们对我毫无影响力。但愿我如今未沉迷于曾给我们的祖国招致了诸多灾难的夸张的言辞，但如果说以前我曾和一些性情才智至今仍令我景仰的人一样认为专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那么在土耳其几个月的生活已使我完全摒弃了这种观点。

那些只满足于遍游欧洲文明国度的旅行者真是幸福：他们不会深入这些以前声名赫赫的国家，在这里，每一步都令人绝望，而活生生的惨剧无时不在转移你对由云石及石块组成的古迹的注意。在希腊即便使自己耽于幻梦也是徒然，无情的现实总折磨着你。干打垒砌成的屋子更适合做牲畜的栖身地而不该住人。妇女和孩子们都衣衫褴褛，一俟有外人或士兵走近便远远逃开，受惊的山羊也都逃进了山里，只有狗留在那里狂吠着迎接你，这样的景象驱走了你心中对其过去的美好回忆。

伯罗奔尼撒荒凉一片。自俄土战争以来，土耳其人的枷锁就紧锁住了摩里亚人，阿尔巴尼亚人还屠杀了其中一部分人口。我们见到的只有被战火摧毁的村庄。在城市中，例如在米斯特腊，整个郊区已被荒弃，我经常在乡间跑上15法里而见不到一户人家。令人发指的欺压及各种各样的凌辱已完全破坏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将一个希

腊农民赶出他的窝棚，霸占他的妻子，抢走他的孩子，然后再找个最小的借口将他除掉，这一切对于统治最小村庄的最低等的阿加来说，不过是个游戏。生活的不幸已达到了极点，摩里亚人离乡背井去亚洲寻找一种不这么艰难的生活，而希望却成了泡影！他们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在约旦的沙漠中，在巴尔米拉的荒漠上，他们仍能见到法官与帕夏！

阿提卡遭受的不幸略少一些，但它并未因此而少受奴役。雅典在皇宫中黑衣太监首领的直接保护之下。一个指挥官代表那位魔鬼保护者驻守在梭伦的子民们的身边。这个指挥官住在满是菲迪亚斯与伊克提诺杰作的卫城中，他既不问这些遗迹是哪个民族留下的，也不屑跨出他建在伯利克里时代建筑残迹上的破屋子，这个独个儿住的暴君只偶尔挪到他的巢穴口，他盘腿坐在一张肮脏的地毯上，当青烟从他的烟斗中升起，飘过密涅瓦神庙的石柱时，他却呆呆地看着萨拉米斯湾的海岸与厄皮道尔海。

也许希腊是在用它哀伤的神情向人们表明它的儿女们遭受的苦难。总之这是一个荒芜的国度，这里的土地光秃秃的，荒凉单调，且呈枯黄色。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江流，有的只是小河与到夏季便干涸的溪流。田野中见不到一个农庄，也没有耕作者；在这儿遇不上运货马车和牛车。在还能见到古代车轮印的山崖上却找不到现代车轮印，没有什么和这情形一样令人悲哀的了。一些身穿长内衣，头戴无边红圆帽，看似马赛苦役犯的希腊农民在走过你身边时会向你道一声悲愁的晚安。他们赶着驴子和鬃毛蓬乱的

小马，这些牲畜足以运载他们微薄的农业物资或葡萄制品。这片荒地濒临着同样落寞的大海，山崖上坐落着一个破敝的岗哨和一座已废弃的修道院，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从这片荒凉的景致中突兀而起，宣告着奴役制度的存在；一群山羊和绵羊在岬角上残留的石柱间吃草，而一个土耳其游者的头巾已吓跑了牧羊人，从而使道路变得更为荒凉。您现在对希腊的景象该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概念了吧。

人们已探究了罗马帝国没落的原因，也将会有一本介绍加速希腊衰败原因的好书问世。导致雅典与斯巴达衰败的原因与使罗马走向灭亡的原因并不相同，因为它们并非被自身的负担与帝国的宏大规模拖垮。但也不能说它们因财富而灭亡：联盟国的金银和贸易带给雅典的富足最终是不足道的；对公民来说，这些巨财从不意味着习俗的改变；尽管这国家很穷，但亚洲的国王们在积极地供养雅典，或踊跃分摊它的建筑费用。至于斯巴达，波斯人的钱财倒是腐蚀了一部分人；但整个共和国并未摆脱贫困。

我将导致希腊衰落的首要原因归于战胜波斯人后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一个国家，雅典在被斯巴达人占领后就已不复存在。一个民族被彻底征服并因此衰亡，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几个供其后人铭记的名字。雅典政府的恶行正为斯巴达的胜利提供了条件。当一个国家要抗击强敌时，当为了拯救祖国人民必须同仇敌忾时，一个彻底民主化的国家就成了各类国家中最糟糕的一个。当斯巴达人已攻到雅典城门下时，雅典人却因狂怒而干着暴行，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了：雅典一次次驱逐，又一次次召回那些原本可

拯救它的公民们;又听信于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演说家,最终它也因这些胡作非为而遭到了报应。如果说雅典城未被彻底捣毁的原因,恐怕只能由征服者们对它往昔美德的崇敬来解释了。

和雅典一样,胜利的斯巴达也该在它自身的体制中寻找使其走向毁灭的首要原因。为了保持人的廉耻心,他们竟刻意定下了一条藐视廉耻的离奇的法令,而最终这条法令却使人的廉耻心荡然无存;斯巴达的女人们半裸着出现在男人面前,成了全希腊最堕落的女人。所有这些违反人性的法令只给斯巴达人留下了放荡与残忍。西塞罗曾亲眼见过斯巴达孩子们的游戏,他给我们描述了这些孩子用牙齿与指甲互相撕咬的情状。这些野兽般的制度究竟有何用处?它们使斯巴达得以维持独立了吗?既然人们服从暴君内比斯成了罗马的奴隶,又何必要像驯养猛兽那样培养他们呢。

最高尚的道德标准则总有其过度的地方和危险的一面:吕枯耳戈斯在斯巴达的城墙内抛却了野心,认为这就可拯救共和国,但他却失去了它。在雅典人走向没落后,如果斯巴达人将希腊分割为一些斯巴达的省区,他们说不定已成了世界的霸主:他们虽不奢求如此高贵的地位,且尽管他们很弱小,却在亚洲撼动了一个大帝国;因此我的这个推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他们的节节胜利原可阻止一个强大的君主政权在希腊周边建立起来,从而使自己能侵吞各个共和国。到那时,斯巴达将它用武力征服的各民族人民收于治下,那些曾是它敌人的伟大人物都将成为它的臣民,而亚

历山大与恺撒将不再出生于一个王国中，而是降生在一个共和国境内。

但斯巴达人并未显露出雄伟的气魄和为了自身的防御而该有的雄心，恰恰相反，他们在雅典安排下30个专横的官员后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他们的山谷中去了。正是这种功成身退的倾向驱使他们制定了他们的法令。但国家与个人并不是一码事，花钱有节制，贪图安逸可适合个人的生活，但不会使一个国家有远大的前途。也许我们永不该打亵渎宗教的战争，永不该沽名钓誉；但若一个民族不知利用其地位争取荣耀，扩大疆域，使国家强盛，就说明它缺乏的是天才而不是美德。

斯巴达人此举导致了什么呢？马其顿不久就统治了希腊，在科林斯全希腊会议上，菲利普将他的法令强加给了人民。而这个只看重其军队的声誉，其实并无真正实力的拉哥尼亚的弱小帝国却已销声匿迹。伊巴密浓达出现了，在琉克特拉被打败的斯巴达人被迫来到他们的征服者面前长时间地为自己辩护，他们听到了这句冷酷无情的话"我们打断了你们简短的辩白！"那时斯巴达人必定明白了如果将所有的希腊城邦合并成一个国家，如果伊巴密浓达能列入他们的将军或公民的行列，他们会处于怎样的有利地位。但他们力量薄弱这秘密一旦为人所知后，一切就无可挽回了，最终菲洛波埃曼完成了伊巴密浓达开创的事业。

若一个民族具有斗士的刚勇，那么文化便可使它优于别的民族。我们来看一个值得记住的例子。我们可以说琉克特拉战役与曼提尼亚战役之后，斯巴达的名字已从地球

上消失了，而雅典尽管为斯巴达人所占，为苏拉所蹂躏，但它的威望丝毫未受损。它看着那些将它征服，却以能成为它的子民为荣的罗马人纷纷来到它的怀抱之中：一个人得到了阿提库斯这一别名；另一个则自称为柏拉图和狄摩西尼的门人弟子。拉丁诗歌，还有卢克莱修、贺拉斯和维吉尔都始终不渝地歌颂着这颗希腊最璀璨的明珠。“我向逝者致以生者的敬意”，宽恕了雅典的罪行的最伟大的君主大声说道。阿德里安想在他皇帝的称号上再加上个雅典执政官的头衔，他还为伯利克里的国家增添了大量的艺术杰作；雅典人为君士坦丁大帝立起了一座雕像，为此他高兴至极，雅典城中堆满了他赏赐的财物；朱里安在告别学园时洒下了热泪，当他获胜后，他认为这是菲迪亚斯所塑的密涅瓦女神的恩赐。克里索斯瓦姆、巴西勒、西里尔，还有西塞罗与阿提库斯的仿效者们都来到这儿探寻雄辩之源；在中世纪，雅典仍被称为“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学校”。欧洲走出蛮荒后的第一声就为雅典而发。到处都在问：“它现在怎么样？”当人们得知它的遗迹仍保存着时，他们纷纷奔向那儿，就像是他们已在那里找到了母亲的遗骨似的。

这与只凭武力获得的声名是多么的不同啊！雅典的名字有口皆碑，而斯巴达却彻底被遗忘了，人们只隐约记得在提比略统治时它曾与美塞尼亚进行了一场小小的诉讼但最终败诉，我们得将塔西佗的文章读上两遍才可确信文中提到的的确是大名鼎鼎的斯巴达。几个世纪后，卡拉卡拉的身边出现了一名斯巴达女卫士；这可鄙的体面似表明吕枯耳戈斯的子孙们依旧勇猛。最后，在罗马帝国后期，斯巴达

成了一个极小的公国，其首领被称为“德斯波特”，这个名字后来成了暴君们的名号。而如今，一小撮自称斯巴达的正宗传人的海盗成了斯巴达所有的荣耀。

我见过的现代希腊人并不多，因此不敢妄评他们的个性。我知道要贬损遭不幸的人是很容易的：当人们远离一切危险时，最容易做的事莫过于说：“他们在桎梏下呻吟着，却又为何不砸碎它呢？”坐在火炉边，每个人都可拥有这崇高的情感和非凡的魄力。而在那个人们只对上帝的存在持有怀疑的年代，那些武断的观点大量涌现，但由于对各民族宽容的评价常为实际经验所推翻，我也提防着不再作这种评价了。我只是认为在希腊仍有许多天才，我甚至相信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宗师仍活在希腊：这正如我相信是人性使罗马得以保持住了其优越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卓越的人才如今都在罗马。

但不管怎样我仍很担心希腊人不会马上就准备砸断套着他们的锁链。在摆脱压迫的暴政后，希腊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奴役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这不仅是因为专制政府曾将他们压垮压服，早在 2000 年前，他们就已是一个衰老而卑微的民族了。他们也不像其他欧洲民族那样曾被蛮族改头换面过。征服他们的那个民族本身也为他们的堕落出了不少力，这个民族没能给他们带来北部民族野蛮粗犷的习性，而是带来了南部国家的淫逸风气。他们将把时日打发在破坏世界上；或整日倚红偎翠，躺在地毯之上。

站在苏尼乌姆角上，我并未沉湎于浪漫的想法中，尽管这片美景本可引起这些想法。马上就要离开希腊了，我很

自然地在脑海中重温这个国家的历史;我试图从斯巴达与雅典昔日的繁华中找出招致今日灾难的原因,从它如今的境遇中看出其未来命运的雏形。海浪拍击着山崖,被撞击得粉碎,这提醒我起风了,我得继续旅程。我叫醒了约瑟夫和他的伙伴,我们上了船,水手们已做好了出航的准备工作。我们驶向大海,陆上吹来的风将我们快速推向克沃斯岛。我们离海岸越来越远,兀立于波涛之上的苏尼乌姆石柱看来更加美丽:由于它们白到了极点,且夜色宁静,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它们耸立在蓝色的天宇下。离海角越来越远,我们的耳边仍回荡着山岩下波涛的汹涌翻腾声、刺柏树间风儿的呢喃和如今独居在庙宇的遗迹中的蟋蟀的鸣唱:这些是我在希腊的土地上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第 二 部 分

基克拉迪群岛、安纳托利亚及君士坦丁堡之旅

我更换了布景：我将要穿越的这片岛屿在古代犹如架设在海上，连接起希腊在亚洲的领地与希腊本土的桥梁。无论是独立自主还是隶属他人，无论是与斯巴达还是雅典的命运息息相关，无论它们曾被波斯人掌管还是为亚历山大及其继任者们控制，它们最终都落入了罗马人的手中。在后罗马帝国时期，它们又依次被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卡塔洛尼亚人和那波利人夺去；它们有各自的君王，还设有多位公爵，他们被统称为“群岛诸公爵”。最后，亚洲的苏丹们驾临地中海，为了表明这片海洋未来的命运，他们要人献上海水、沙土和树枝。尽管这些岛屿是最后被征服的，但它们最终还是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拉丁民族的战旗逐渐被新月旗驱逐，只能逗留在科孚岛的海滩上。

希腊人、土耳其人与拉丁人之间的这场争斗使群岛中的诸个岛屿在中世纪时名声大噪：它们的位置正在所有驶向君士坦丁堡、埃及和野蛮国家用于运送军队或去耶路撒冷朝圣者的舰队的必经之路上；它们成了那些从亚历山大

港出发去与印度人重建贸易关系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船只的停靠站；在拜占庭帝国的史书中，每一页上都能见到基俄斯、累斯博斯岛与罗陀斯岛的名字，而当雅典与斯巴达已被遗忘时，人们却对群岛中最小的暗礁的命运都了如指掌。

此外，关于这些岛屿的游记不胜枚举，一直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去圣地朝觐的记述无不是由对希腊某些山崖的描述开始的。自1555年开始，贝隆用法语写出了《希腊奇貌综览》一书，图内福尔的游记人皆可得，弗拉芒·达佩所著的《群岛岛屿之真貌》是一部优秀作品，而德·舒瓦瑟尔先生的《图景》也是无人不知。

我们的航行很顺利。8月30日早上8点，我们驶入了克沃斯港，港湾很大，但环绕着它的高地使之显得荒凉而阴暗。海滩边的山崖下只有几座倒塌的小教堂和海关的仓库。克沃斯村建在港口东边一里之外的山上。到达港口的时候，我只见到了三四艘希腊人的小帆船，我完全失去了找到我那艘奥地利船的希望。我把约瑟夫留在港口，与雅典青年一起走向村庄。上山的路崎岖又荒凉，初见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其风光并不使我感到很愉快，不过我对失望已习以为常。

克沃斯呈阶梯状坐落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山坡上，它其实只是个脏兮兮看来令人厌恶的村落，不过人丁倒是很兴旺。在村中，驴子、猪和母鸡与人抢着道，村中还有一大批公鸡，它们频频高声啼唱，真让人晕头转向。我到了法国驻克沃斯的副领事庞加里先生处，我向他通报了姓名，告诉他我从哪里来想到哪里去，并请求他租一条可送我去基俄斯

或士麦拿的船只。

庞加里先生以最热情的方式接待了我，他的儿子专程去了港口，在那儿找到了一艘次日便张帆起航回提诺斯岛的小船，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这可使我的行程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些。

副领事想在今天剩下的时间内好好款待我。他有四个女儿，长女马上就要成婚，婚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就这样从苏尼乌姆庙宇的遗迹上跑到了一个婚宴上来。这是旅行者多么奇特的命运啊！早上刚洒泪辞别他的房主，晚上又欢天喜地地到了另一户主人家：他获知了许许多多的秘密，在斯巴达，易卜拉欣向我讲述了那个土耳其孩子病情的起伏；在克沃斯，我又得知了庞加里先生女婿的故事。世上是否有比这种纯朴的好客之举更令人愉悦的事情呢？在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竟会受到如此的礼遇，这难道不让人喜出望外吗？别人给予你信任，向你敞开胸怀，你为别人带来了欢乐，这些无疑都是极温馨的快乐。让我深受感动的还有他们托付我将各种物件、口信捎去法国、君士坦丁堡和埃及时的率直。他们以帮助我的方式来寻求我的帮助，我的主人们深信我不会将他们遗忘，深信他们已成了我的朋友。为了庞加里先生的深情厚谊，我马上放弃了原打算参观的约里遗迹，我像尤里西斯那样决定参加阿尔喀诺俄斯的盛宴。

塞亚以前称为克沃斯，在古时以其一种风俗而闻名，这种风俗凯尔特人也有，也可在美洲的土著人中见到：克沃斯的老人都自行了断。那个曾被维吉尔歌咏过的蜂群的主人

阿里斯泰俄斯，或是那个身为阿尔卡迪亚国王的阿里斯泰俄斯就退隐到了这里。为了驱走那些夏日的酷热，它从朱庇特处求得了北风。医生埃拉齐斯特拉特、哲学家阿里斯道，还有西莫尼季斯与巴奇利德都来自伊乌利斯城，我们还能见到这最后一位在《希腊次要诗人》中的很蹩脚的诗句。西莫尼季斯是个非凡的天才，但他的心地却不如他的思想崇高，他赞颂了给予他很多恩惠的希帕卡斯，却又歌咏了杀害这位王子的凶手。异教公正的神明们显然是为了树立这个道德问题的典型才使他免遭房屋倒塌之灾。这位哲人说，人应适应时代的变换：忘恩负义者们很快就抛却了心头的感激之情，野心家们将战败者弃之不顾，而懦夫却走入了征服者的行列。这些人类非凡智慧凝成的格言对勇者和有德行者来说永远是多余的，它们不过是恶行的藉口和软弱心灵的避难所！

塞亚岛上的贸易主要为一种用于染料的橡栗的买卖。古时风行的薄丝衣料就产于克沃斯，诗人们为描述出它的透明细薄而称它为“风纱”。塞亚岛如今仍出产丝绸。“塞亚岛的自由民们通常都聚在一起纺丝”，图内福尔写道他们坐在露台边上，以使纺锤落到街面上，接着再边绕线边往上提。我们就在这样一片景象中见到了希腊主教，他询问了我们的身份，并说如果我们只是在这儿找寻植物或古老的云石，那么，我们的工作便毫无意义。我们回答道，与纺锤相比，他手中所拿的圣克里索斯托姆或是圣巴西勒的著述更能感化我们。

我仍坚持一天服 3 次金鸡纳霜，高烧并未复发，但我仍

很虚弱，而我的一只手与一边的脸颊因被阳光灼伤而发黑，因此我是一个内心喜悦而神色悲哀的客人。为了不使自己看来像个倒了霉的亲友，我在婚礼上显得喜形于色。我的主人为我作出了勇敢者的榜样，他在这段时期内正忍受着难熬的伤痛[①]；在他女儿们欢歌的时候，他几次因疼痛而喊出声来。一些极奇异的事情混杂了起来，从废墟中的沉寂到婚礼上的喧闹，这个历程真是奇妙。在永眠之所前是何等的喧嚣！在希腊最为黑暗的日子里是怎样一片欢乐的景象！一个念头使我微笑起来，我想到了在法国关心着我的朋友们，看到他们在思想上追随着我的旅程，他们夸大着我的辛劳，为我遇上的危险提心吊胆。他们定会非常惊诧地见到半边脸被灼伤的我竟在基克拉迪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参加村中的婚礼，并用希腊语唱歌，啊！同时，庞加里先生不时因伤痛而失声叫喊，公鸡们声嘶力竭地打着鸣；而有关约里、阿里斯泰俄斯和西莫尼德的回忆都跑得无影无踪。这正如我在突尼斯登陆后的情景，在经过了50天险情不断的海上航行后，我在狂欢节的时候到了德瓦斯先生家中：我没能到迦太基遗迹中去沉思冥想，而是被迫去参加舞会并将自己装扮成土耳其人的模样，还得忍受一群年轻快乐的美国军官们的种种疯狂举动。

离开塞亚岛时景致突变，正与我到该岛时的情形一样。晚上11时，我告别了这个快乐的家族到了港口。我在大风大浪的天气里连夜登船；这艘小船的船员包括3名水手与

① 庞加里先生不幸被一块石头砸伤。——原注。

两个见习水手。在陆上表现勇敢的约瑟夫在海上可就没那么有勇气了，他给我提了许多无用的建议。他必须得跟着我，直到我的历险结束为止。我们遇上了后侧风，轻舟在船帆的重压下倾斜着身子，龙骨正与水面相齐；海浪汹涌而来，而从埃维厄岛流出的水流更使海上波浪翻滚；天上阴云密布，我们只能借着闪电的光亮与粼粼的波光向前行进。我并非想渲染我经历的艰难，它们算不得什么；但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为何会离开祖国与朋友，会忍受高烧与辛劳，会乘着小船穿越希腊的海洋，还遭了贝都因人的枪击，这一切都是出于我对读者大众的敬意，是为了向他们献上一部比《基督教真谛》完美些的作品；我希望大家能对我做出的努力有所感激。

不管那篇鹰与乌鸦的寓言是怎么说的，能给人带来幸运的方法莫过于效仿一位伟大人物；我学着恺撒的样子，结果如愿到了我想到的地方。31 日早晨 6 时我们靠近了提诺斯岛；就在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一艘开往士麦拿，且只在基俄斯停泊几个小时的斜桅小帆船。我所在的轻舟将我送到小帆船边，我甚至都没登陆。

提诺斯从前名为泰诺斯，它与安德罗斯岛只隔着一道狭窄的海峡；这是依托着一座白色山峰的高高凸出的岛屿。威尼斯人曾长期占有它，古时它只以岛上的蛇闻名，蝰蛇之名就得于该岛。德·舒瓦瑟尔先生对提诺斯的妇女有过精彩描述，我觉得他对圣尼柯罗港景色的描写也是少见的确切。

如海员们说的那样，海水已落了下来，天也放晴了，我在甲板上边等着启锚边吃着饭，我在不同的距离上见到了

塞克拉迪群岛的所有岛屿：阿喀琉斯度过了童年的锡罗斯岛；因狄阿娜与阿波罗的诞生，还因其棕榈树及森林闻名的德罗斯岛；让我想起了阿里阿德涅、忒修斯与巴科斯，还让我记起《自然史》某些精彩篇章的纳克索斯岛。这些以前明媚秀丽，亦或是被诗人们的想象美化了的岛屿如今只呈现出一些荒凉贫瘠的海滩。一些阴暗的村庄呈圆锥状立于山崖之上；俯视它们的是更为阴森的城堡；有几个村庄还被两三道围墙环绕着：从此可看出人们对土耳其人与海盗的无法驱除的惧怕。但这些设防的村庄都已成了废墟，它们使旅行者想到了世上所有的灾难。卢梭曾在某处说过，他宁愿被放逐到塞克拉迪群岛的某个岛屿上。若是真的如此，这位口若悬河的诡辩家必会后悔这个选择。他将远离他的崇拜者，被弃置在一些粗俗而又狡诈的希腊人中间。在一片片被烈日炙烤的山谷中，他既见不到鲜花，也找不到溪流与绿荫，四周所有的只是一些橄榄树林与覆着鼠尾草与野生芳香植物的红色山崖；我不信他还会渴望在风声与海浪声中沿着荒无人烟的海滩长久地漫步。

我们向南方航行，北风很快地将我们吹向西奥岛，但为了能驶入海峡，我们不得不在该岛与亚洲的海岸间戗风航行。陆地与海岛环绕着我们，其中有一些看来圆圆的、高出于海面，如萨摩斯岛；而另一些则是长形的，地势较低，如以弗所湾的各处岬角：这些陆地与海岛因远近不同而呈现出各异的色彩。我们的小帆船轻盈而精致，船上鼓着唯一的一张大船帆，其状宛若海鸟的翅膀。船主一家由父亲、母亲、他们的一个兄弟及六个儿子组成。父亲是船长，他的兄

弟负责掌舵，水手则是八个儿子；母亲负责做饭。我从未见过比这些父子兄弟更愉快、更整洁、更能干的船组人员。小帆船被冲洗得干干净净并得到了精心维护，他们将它视作可爱的家园加以装饰：船尾上有一个很大的念珠饰，还刻着一个立于橄榄枝上的帕那吉亚像。在东方常能见到这样的人家，他们将其所有的财产置于船中，无论环境如何改变他们都不离开自己的家。他们在海上过着斯基泰人般的生活，从而躲过了奴役。

我们于夜间停靠在了基俄斯港，费奈隆在《阿里斯托努历险记》这本堪称和谐与古代风格的典范之作中将它称为"荷马富裕的家乡"。我睡得很沉，约瑟夫直到早上 7 时才叫醒我。我就睡在甲板上，一睁开眼睛就觉得置身于仙境之中；我正在一个停满了船只的港湾中，面前是一座迷人的城市，一些山峰俯视着它。山脊上长满了橄榄树、棕榈树、乳香黄连木和笃香。码头上散布着一队队希腊人、法兰克人、土耳其人，我的耳边还传来阵阵钟声。

我上了岸，打听这岛上是否有法国派驻的领事。我被告知这儿有一位做法国人生意的外科医生，他就住在港口。我前去拜访，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他的儿子充当了我的导游，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参观这座酷似威尼斯的城市。博得朗、费拉里、图内福尔、达佩、尚德勒还有千千万万其他的地理学家与游人们都提到过基俄斯岛，读者可参阅他们的著作。

我于 10 时回到了船上，和船主一家人一起吃过了饭：他们围着我在甲板上又唱又跳，饮着基俄斯的葡萄酒，当然这酒不是阿那克里翁时代酿制的。一件不太悦耳的乐器激

活了我的主人们的舞步与歌喉，它只继承了古代竖琴的名字但它和它的主人们一样已走向了没落，克拉文夫人曾描述过它。

9月1日正午时分我们驶出了港湾，天上已刮起了北风，且没过多久已刮得很猛。起初我们试图向西行，走基俄斯岛与斯波拉提群岛之间的航道。在向梅特林或士麦拿去的方向上，这个群岛正围住了运河。但我们没能绕过德尔斐诺角，我们向东而行，一直逆风航行到切什梅港，我们再从那儿向基俄斯岛方向驶去，接着再转向米马斯山，终于到了位于士麦拿湾入口的加拉—布鲁恩海角，那时已是晚上6时。风停了，我们在亚洲的海岸边度过了平静的一晚。

2日曙光初露时，我们利用风平浪静的间隙划船离开了陆地，因为很快就会起风。这似乎比通常的情况要好一些。我们很快驶过了杜尔拉什群岛，与俯瞰着士麦拿港湾深处的城堡擦肩而过。透过一片丛林似的桅杆，我远远地看到了这座城市：它坐落在一片平坦的洼地上，其西南面兀立着些贫瘠的山峰，因此它看起来似乎就立在海面之上。约瑟夫喜不自胜：士麦拿是他的第二故乡；但这个贫穷的小伙子的快乐却使我感到痛苦，因为这首先让我想起了我的祖国。

我站在甲板上，约瑟夫就站在我身旁，随着船儿向前推进，他把我见到的所有事物的名称告诉我。最后，我们下了船帆，让小船继续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在港中第一排船只外侧抛下了锚，深度为6法寻[①]。我的目光搜寻着我那艘从

① 旧水深单位，约合1.624米。——译注

的里雅斯特开出的船只，我从它悬挂的国籍旗上认出了它。它就停泊在法兰克人的专用码头，亦或是欧洲人专用码头的近旁。我与约瑟夫登上一艘驶到我们船边的土耳其轻舟来到了奥地利船边，船长与大副都上了岸，水手们认出了我，欢天喜地地来迎接我。他们告诉我船是8月18日到达士麦拿的，为了去克沃斯岛与苏尼乌姆角之间的海上等我，船长还逆风强行行驶了两天，但风向接着又迫使他继续原来的航线。他们还说我的仆人奉法国领事之命，还为我在旅店中订了房间。

我高兴地看到我的老友们在旅途中与我一样快乐顺利。他们想送我上岸去，我于是上了船上的小艇很快就停靠在了码头边。一群码头搬运工争先恐后地向我伸出手来助我登岸。我在士麦拿见到了好多帽子，它更向我展现出一座被东方人占据了一个街区的意大利沿海城市的景致。约瑟夫引我到了其时任法国驻这座重要港口领事之职的肖代洛先生的府上。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称颂领事先生们给予我的热情招待，希望读者们能谅解我，即便我的啰嗦让人厌烦，我也无法不表达我心中的感激之情。肖代洛先生是德·拉·克洛先生的兄弟，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但并未请我留宿，因为他正在病中，且士麦拿可提供欧洲大城市中所有的物资设备。

我们安排好了余下的旅程。我已决定由陆路去君士坦丁堡，以便在那儿得到通行令，并可与希腊的朝圣者们一起登船去叙利亚。但我并不想走大道，而欲翻越伊达山去拜望特洛伊平原。肖代洛先生的侄儿刚去了一趟以弗所，他

告诉我加尔加尔的隘道上盗贼肆虐，且它们已被比盗匪们更为可怕的阿加们所占。但由于我坚持我的计划，他们只得派人寻找一位已带领一个英国人按我想走的路线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向导。这位向导同意陪我出行，且可提供必要的马匹，但索价极高。肖代洛先生答应为我提供一名翻译及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我认识到我不得不将一部分行李留在领事馆中，而身边只能带上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出发的日子定在9月4日，即我到达士麦拿的第二天。

在答应了与肖代洛先生共进晚餐之后我去了旅店，在那儿我见到朱利安被安顿在一间以欧洲风格布置着家具的极整洁的房间里。这座由一位寡妇经营的旅店占据了观赏港湾风光的极佳位置，但我已记不起它的名字。关于士麦拿，在图内福尔、尚德勒、佩索内尔、达拉威及其他众多的游者之后，我已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仍无法抵御摘录德·舒瓦瑟尔先生游记片断的愿望：

> 希腊人离开了以弗所城中名为士麦拿的街区，亚历山大将他们集合起来，让他们在梅莱斯河边建造一座城市。安提柯奉他的命令开始了这项工程，最后在利齐马克手中完成。
>
> 像士麦拿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才配得上奠基者亚历山大，才得以保证这城市的繁荣：爱奥尼亚各城市允许它享受它们同盟成员的优惠条件，它因此很快成为小亚细亚的商贸中心；它的奢华吸引了所有的艺术，富丽堂皇的建筑装点着它，城中云集着外国人，他们带来本国的产品丰富了它的市场，他们来这儿参观它的奇

景，来与它的诗人们一同高声吟唱，来与它的哲人们共同学习思考。当地优美柔和的方言更为希腊人特有的雄辩口才增添了一份魅力。美丽的环境似乎也作用到了个人身上，居民们成了艺术家们的模特，以此向世人展示自然与艺术在他们身上的完美融合。

它是众多声称荷马诞生地的城市之一，人们把他母亲克丽黛依丝在梅莱斯河畔生下他的地方以及他为了撰写不朽的诗篇而隐居的山洞指给我看。一座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宏伟建筑矗立在城市中央，公民们常聚集在它巨大的柱廊之下；他的形象上了他们的货币，似乎他们已将这位给他们带来了荣誉的天才视作了君王。

直到帝国被迫抗击蛮族的时期，士麦拿仍保留着昔日繁荣的珍贵遗迹，此后它被土耳其人攻占，接着又被希腊人夺回，它总是被洗劫，被摧毁。到 13 世纪初，城中只遗下了片片废墟及逝于 1224 年的让 · 科穆宁皇帝所建的卫城：尽管有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建起堡垒的罗陀斯岛骑士团，这座要塞仍未能抵住土耳其国王们的不懈进攻，它屡次成为他们的寓所；但帖木尔只用了 14 天就攻下了这个被巴亚吉德封锁了整整 7 年的地方。

直到土耳其人成为帝国真正的霸主后，士麦拿才开始在废墟上重建起来，它的地理条件重又赋予了它在战争中失去的所有优势，它重又成为这一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居民们安下心来离开所居的山峰，在海边

建起了他们新的家园，这些现代建筑均用已只剩下些断垣残阙的古代建筑上的云石所建；如今在这儿只能见到运动场与剧场所在的空地，要想找到建筑物的遗迹，或是位于要塞与现在城市所在地之间的城墙纯属徒劳。

蛮族人摧毁了古时的士麦拿城，而地震、火灾与鼠疫则使现代的士麦拿城遭受了重创。在鼠疫流行时，一位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使他从其他众多传教士中脱颖而出，这已为历史所肯定，一位英国圣公会的使者记载了这件事。士麦拿圣安东尼济贫院的创建者兼院长、改革派修士路易·德·帕维染上了鼠疫，他发下誓愿，若上帝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将把余生献给救助鼠疫患者的事业。路易修士奇迹般地从死神手中夺回了生命，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照顾过的鼠疫患者不计其数。有人估算后说，在他救助的患者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得以挽救。

若不是那条无人不知，且有三四条溪流与之争名的梅莱斯河，我在士麦拿就没什么可看的了。但令我难忘，且让我感到惊诧的是它极其柔和的空气。这里的天空不如阿提卡那么澄净，呈现出被画家们称为“暖色调”的色彩；这是因为空气中充斥着淡淡的水汽，在光线作用下微微泛出红光。当海风停息的时候，我感到一种近乎颓废的沮丧心情；我见到了起伏柔和的爱奥尼亚。在士麦拿的逗留迫使我有了新的变化；我不得不重新摆出我们那套风度礼仪，不得不接待访客。那些屈尊前来看望我的商贾们都很富有；当我去拜望他们时，我在他们的家中见到一些似乎早上刚从勒鲁瓦处得了流行服饰的高贵优雅的妇女。我正身处雅典与耶路

撒冷的废城之间，却乘着希腊的船只到了这另一个"巴黎城"，而我又将与一群土耳其人结队离开它；这座"巴黎城"突如其来地改变了我旅行中的场景。这是一片文化的绿洲，是沙漠与蛮荒之地的巴尔米拉城。我要承认，尽管其自然环境有些原始，但这并非我想在东方寻访的社会风情；我急切盼望着见到骆驼，听到驭象人的吆喝。

5日早上，一切都已就绪，向导赶着马匹出发了，他将在安纳托利亚的小港梅内门—埃斯克莱西港等我。我在士麦拿拜访的最后一个人是约瑟夫，他是否就是我那优秀的译员呢？我在一家简陋的小店铺中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磨锡制的碗碟。他身上穿的就是他在斯巴达与雅典的废墟上所着的那套蓝色天鹅绒衣服。但这身标志着他的荣耀的衣服能给他带来什么呢？他见过了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的人，但这又有何用？他甚至还不是他所在货铺的老板！在一个角落里，我见到了脸色阴沉的店主，他用生硬的语气向我的旅伴说着什么，约瑟夫回来时欢天喜地，这竟是为了这样的生活！在我的旅程中，我感到遗憾的只有两件事：那就是由于不够富有，我一不能将约瑟夫安顿在士麦拿；二不能在突尼斯赎下一名战俘。我向我这位可怜的伙伴作了最后的道别，他哭了，我和他一样地动情。我在一片纸上给他写下了我的名字，并用它包上了一些表达我诚挚谢意的东西：这是为了不让店主看见我俩之间的事情。

当日晚上，在谢过领事先生的礼遇后，我与朱利安、译员、士兵和希望送我至港口的肖代洛先生的侄子一起上了船。我们很快就靠了岸。向导正在岸边等候，我与我年轻

的主人拥抱告别，他将要回到土麦拿去，我们则上马出发。

我们到达梅内门的商队旅店已是夜半时分。我远远地见到一片散乱的灯光；这是沙漠商队的营地。走近一些后，我辨认出了一些骆驼；它们或躺或立，有些仍负着重担，有些则已卸下了行李。下了笼头的马匹与毛驴吃着皮桶中的麦粒，几位骑士仍安坐在马背之上，戴着面纱的女人们也未下她们的单峰驼。土耳其商人盘腿坐在地毯上，他们分组围坐在奴隶们为准备杂烩饭而生起的火堆旁；别的旅行者坐在旅店门口抽着烟斗、嚼着鸦片、听着故事。沙锅中焙炒着咖啡豆，卖酒食的随军商贩们从一个火堆走到另一个火堆，兜售用精白面粉制成的糕点，还有水果和鸡；歌手们为人们送上快乐；一些穆斯林在做着祈祷，他们先是扑拜在地，再重新站起，祈求先知的护佑；牵骆驼的人则席地而睡。地上扔满了包裹、一袋袋的棉花和一筐筐的稻米。随着火光的变幻与火舌的舞动，这些物件时而清晰可见，时而又模糊不清，呈现出《一千零一夜》中真正的一幕场景，只是缺了哈里发阿鲁·拉希德、贵族吉雅法及太监头子梅斯鲁。

我头一次意识到我踏在亚洲的平原之上。啊！这片土地尚未留下过我的足印，还未知晓我与全人类共有的忧愁：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诞生了人类，生活着各族人民，提尔与巴比伦屹立在这里，上帝从这儿召走了居鲁士与亚历山大，而耶稣就在此完成了拯救人类的使命，我心中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敬意。一个陌生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我将遇上我不了解的民族，见到不同的风俗习惯，我将遇见别样的动植物，看到一片新的天空，一个全新的自然。我将渡过赫尔木

斯河与格勒奈克斯河，萨狄斯也已离我不远，而我正向着帕加马与特洛伊进发：历史为我翻开了有关人类变革的另一篇章。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沙漠商队。两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赫尔木斯河畔，乘渡船过了河。这仍是那条"浑浊的赫尔木斯河"，我不知河中是否仍淌着金子；我愉快地注视着它，因为这是我自离开意大利以来所见到的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河流。天刚放亮时，我们走进了一片靠着低矮山丘的平原。这地方的景致与希腊的绝然不同：绿色的棉树、开始发黄的麦秆、各色的瓜果将乡村装点得绚丽多姿；骆驼与水牛则随处可见。我们的身后是马格尼西亚与西皮鲁斯峰，因而，阿基西劳斯大挫波斯国王威风的战场以及西庇阿战胜安条古，从而为罗马人打开了通往亚洲大门的地方离我们都已不远。

我们远远望见左侧的库姆遗迹，而内翁蒂科斯则在我们的右方，出于对曾走过这片土地的荷马的敬意，我欲下马步行。

> 一些时日后，他生意的糟糕状况促使他奔赴库姆。上路之后，他穿越了赫尔木斯河平原，来到了库姆的移民地内翁蒂科斯（它比库姆晚建了8年）。据说在这座城里，他向一位武器制造者朗诵了他的诗作，开始几句是这样的："噢！可爱的库姆姑娘的臣民们，你们住在萨代那山下，绿荫遮蔽了它的山峰，山中的树木播撒着清凉，你们用朱庇特创造的神圣之河赫尔木斯河的水来浇灌它们，请你们同情一下一个没有栖身之所的外

乡人的苦难吧。”

赫尔木斯河在内翁蒂科斯旁边流过，萨代那山峰俯视着它们。这位武器制作者名唤提库斯；他很喜欢这些诗句，决定在家中招待他。心中满怀着对一个靠乞讨度日的盲人的同情，他承诺与这个盲人分享他的所有。盲诗人走入作坊中坐下，他向内翁蒂科斯的一些居民展示了他诗作的样本：那是些叙述安菲阿拉俄斯远征忒拜（提佛）的诗歌，以及对神明们的颂歌。令他的听众们钦羡不已。

在内翁蒂科斯的日子里，诗歌成了他谋生的手段，到我去的时候，人们仍能给我指点他朗诵诗作时常坐的地方。这个仍为人们景仰的地方在一棵杨树的绿荫下，这杨树在他来到此地的时候就已开始生长了。

既然荷马在内翁蒂科斯时旅居在一个武器制造者家中，那么我也不必为请一位士麦拿的锡器商担任译员而感到羞愧。但愿世上诸事均完全相似，这样我也许还可通过经受令荷马备受折磨的苦难而获得这位诗人的才华！

又赶了几个小时的路后，我们越过了萨代那山的一个山头，到了皮提库斯河边。我们停步让一队正在渡河的沙漠商队先行通过。那些骆驼首尾相连，极不情愿地踏入水中，它们伸长着脖子在毛驴的牵引下前行着。商人和马匹驻足在河对岸，一位土耳其妇女远远地坐在一边，面容隐在面纱之后。

我们钻过一座破败的石桥过了皮提库斯河，11 时，我们到了商队客店，马匹得以在此休憩。

晚上5时我们再次上路。这里的地势很高且土地得到了很好的耕种。大海就在我们左侧。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土库曼人的帐篷，帐篷为黑羊皮所制，这使我想起了希伯来人与阿拉伯牧人。我们接着走入了一直延伸到厄勒亚湾的迈里纳平原。我们方才经过的山峦的一个山头上耸立着一座名为古泽尔—希撒的古老城堡。晚上6时我们在平原上安下营来。地上铺着我在士麦拿买的毯子，我睡在上面呼呼入梦。几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见到星星在我头上闪耀，听到远处传来商队牵骆驼人的吆喝声。

5日日出前我们就上马启程了。我们漫步走过一片耕种的平原，在帕加马城外一里处渡过了凯库斯河。并于上午9时进了建于山脚之下的帕加马城。向导牵着马匹投店去了，我则去参观卫城的遗迹。我见到了三层城墙的残迹，一个剧场以及一座庙宇(可能是胜利门密涅瓦神庙)的残留部分。我还留意到了一些雕塑作品的美丽的碎片，其中有一块檐壁，上面饰有由牛头及雄鹰头像托着的花叶边图案。帕加马在我脚下南侧的方向上，它看似一座搭满了红色小木棚的露营地。在西边，一片广阔的平原伸展及海；东边是另一片平原，其远处耸立着一片山峰；在南边的城根处我先是见到了一些种着翠柏的墓地，接着见到了一块种着大麦与棉花的狭长田地，再接着是两个人坟头；一条种着树木的窄路接着映入我的眼帘，最后是挡住了视线的绵延高耸的山丘。我还在东北方向上见到了塞利努斯河与塞蒂尤斯河几处蜿蜒的河段；东边一处山谷的空地上则有一座圆形剧场。走下城堡后，我在城中见到了一处引水渠的遗迹以及

一座“吕克昂”[1]的断垣残壁。当地的学者们声称那座著名的图书馆就在这“吕克昂”内。

若说描述有时是多余的，那是指我方才所做的。德·舒瓦瑟尔先生游记的第二部分出版才不过五六个月。在第二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才华被其努力的工作、被时间与苦难磨砺得日臻完善；这本书对帕加马的遗迹及其历代君主的故事进行了最详尽确切且最新鲜有趣的介绍。因此，在此只说说我的一个想法。历史上有众多的阿塔洛斯，这个名字对艺术与文学来说是那么的亲切，但它对君主们来说却意味着不幸与死亡，帕加马的三位阿塔洛斯国王中的第三位死时已近疯癫，他将他的动产都留给了罗马人，最为舒服的地方就是祖国。这些共和主义者显然是将人民视为“活动的财产”，他们占领了阿塔洛斯的王国。而另一个阿塔洛斯则是亚拉里克的玩物，这个名字因其表达傀儡国王之意而变得家喻户晓。不懂得治理国家，就不该接受王位穿上红袍，还不如穿上战士们的山羊皮外套为好。

我们于晚上 7 时离开了帕加马城向北行进；晚上 11 时，我们在一片平原上停下宿营。6 日早上 4 时，我们重又启程，继续走在这片除了树木之外酷似伦巴第的平原上。我困倦至极，无法驱除睡意，结果从马背上一头栽了下来。这一下我很可能会摔断脖子，但我却只是轻度挫伤。7 时许，我们走到了一片山丘中崎岖的小路上。接着我们走入

① 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的学校，因校址临近吕克昂神庙（即阿波罗神庙）而得名。

了一个种有爱神木、橄榄树、杨树与意大利五针松的迷人的盆地。总之在我看来，亚洲的这片土地比希腊的强得多。我们很早就到了索马，并在这座丑陋的土耳其城市中度过了一天。

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们所走的路线。去布尔萨或是从那儿回来的游客都是从更往东去的方向踏上去君士坦丁堡的路，可我们现在却并未循着他们的足迹。此外，想要到达伊达山的阴面，我觉得我们应从帕加马走到埃德雷米特，再从那儿沿着海岸走或是越过加尔加尔山然后进入特洛伊平原。但我们并未取这条路线，而是走在位于达达尼尔海峡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道路上。我开始怀疑向导的欺骗行为，加之我又见他常与士兵交谈，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疑虑。我让朱利安找来译员，问他我们为何来到了索马。译员露出了窘态；他回答说我们要去克尔卡奇，说我们无法翻山过去，因为在那儿我们必会遭毒手，又说我们的旅队人不多，无法做这样的冒险旅行，而走君士坦丁堡的路较为妥当。

这个回答令我大为恼怒，我清楚地认识到译员和士兵或由于惧怕或出于别的动机而参与了阴谋，让我多走弯路。我让人叫来向导，指责他的背信行为。我对他说：既然他认为特洛伊的道路无法通行，那他应该在士麦拿时就予以声明；我说尽管他是个真正的土耳其人，但却是个懦夫，而我决不会因他的胆怯或反复无常而放弃我的计划，我与他做交易是为了让他领我去达达尼尔海峡，因此我就要去达达尼尔海峡。

译员忠实地翻译了这些话，听完之后，向导勃然大怒。

他嚷着"安拉！安拉！"他的大胡子因狂怒不住地抖动。他宣称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徒劳，他就要带我去克尔卡奇，去阿加面前评一评究竟是我这个基督徒还是他这个土耳其人有理。若不是朱利安在旁，我相信我定会将这个家伙痛打一顿。

克尔卡奇离索马有3法里之遥，是一座富庶的大城市。我希望能在那儿找到一名法国官员，好让这个土耳其人乖乖听话。6日清晨4时，全旅队按我的命令上了路。我们没用3个小时就到了克尔卡奇，并在一个十分漂亮的旅店门前下了马。译员马上去打听这城中是否驻有法国领事，有人给他指出了一位意大利外科医生的府宅；我被领着来到这位所谓的副领事的府上，向他说明了我遇上的麻烦。他立即去向阿加禀明了情况：阿加命我与向导到他面前去应审。我走向这位大人的法庭；译员与士兵在前为我开道。在一间地上铺着地毯的富丽堂皇的大厅深处，阿加正半躺在沙发一隅中。这是个来自贵族家庭的年轻人，他头顶上方悬着些武器，手下的一名军官就坐在他身旁。他打量着我们，口中衔着个波斯大烟斗神情倨傲，还不时纵声怪笑。这样的接见令我不快。向导、士兵及译员都按风俗在门口除去了鞋子，他们上前亲吻了阿加长袍的下摆，接着又退回门边。

在我这儿，事情可不会如此平静地过去：我全副武装，穿着靴子，上了马刺，手中还提着根鞭子。仆人们想迫使我脱去靴子，放下鞭子与武器。我通过译员告诉他们，法国人无论在何处都按他本国的习俗行事。我在房中突然举步上

前，一个土耳其士兵抓住了我的左臂，强行将我往后拽，我兜头抽了他一鞭子，迫使他松了手。他将手放在了腰间佩着的手枪上，我并不在意他的威胁，上前坐到了阿加的身旁，而阿加的惊诧看着让人好笑。我对他讲着法语，抱怨他下属们的蛮横无礼；我对他说我是出于对他的敬重才没有宰了他的士兵，我说他应该知道法国人是皇帝陛下最早也是忠诚的盟友；而法国军队的威名在东方大地上广为传播，因此人们都懂得尊重他们，他们同样也敬重土耳其人但并不惧怕他们；我又说我曾与帕夏们共饮过咖啡，他们把我当他们的孩子一样看待；我到克尔卡奇来可不是为了让一个奴隶教我如何为人处世，也不是让他莽撞无礼，来碰我西服的垂尾的。

目瞪口呆的阿加倾听着我的话，好像他能听懂似的，译员给他翻译了我的这通陈辞。他回答道他从未见过法国人，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法兰克人，他说他必会还我个公道，又命人给我送上了咖啡。

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观察那些奴隶们因见到我穿着沾满灰土的靴子、挨着他们的主子坐在沙发上而露出的惊愕神情与阴沉的脸色了。一切又重归于平静，我的问题被说明了一遍。在听过双方的陈辞后，阿加下了一个我丝毫未料到的判决：他判处向导退还给我一部分酬金；但他称马匹已经疲累，单凭我们5个人不能冒险走山路；因此据他看来，我得乖乖地走君士坦丁堡的路。

从判决中，尤其在考虑到这位仲裁者的年轻与缺乏经验之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土耳其人一定程度上的通情达

理。我让人告诉阿加阁下，他的判决非常公正，但有两点错误：首先，五个全副武装的人可横行无阻；其次，向导应在上麦拿时就深思熟虑，不要接他没有胆量完成的任务。阿加认为我的第二点意见合情合理；但他又劝道马匹已经疲惫，无法做这样的长途跋涉，是天意要我走另一条路的。

抗拒天意是徒劳的：一切都在暗中与我作对，包括裁决者、译员及我的士兵。向导对钱的问题颇有异议；但他被告知若不还出已得酬金的一部分，那么100大棍正在门口等着他。他极其痛苦地从一个小皮袋子中挖出了钱来，挪到我身边交给了我；我接过钱又还给了他，责备他缺乏信义和忠诚。贪财是穆斯林最大的缺点，而慷慨则是他们钦慕的美德。我的这一举动在他们看来极为高尚，耳中只听到"安拉！安拉！"的欢呼声。我被所有的奴隶，还有那个挨我揍的士兵送了出来，他们等着被他们称为"牙祭"的赏钱呢。我赏了挨了打的穆斯林两个金币，我相信得了这样的补偿他不会做出桑昆不愿放迪尔西娜夫人走那样的事。至于剩下的人，我告诉他们法国人既不接受礼物也不赠送礼物。

这就是伊利翁(即特洛伊)与荷马的盛名让我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为了自慰，我自己对自己说道，在与朝圣者们扬帆出海的时候，我必会从特洛伊城前经过，我可以请求船长让我上岸去。因此我现在所想的只是快些继续我的行程。

我前去拜访那位外科医生，在向导这场风波中他再未露过面，或许这是因为他没有可以为我撑腰的职位头衔，或是因为他怕见司令官。我们一起在这座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散步。我见到了我在别处尚未见过的景象，这是一些未

戴面纱的年轻的希腊姑娘，她们活泼美丽，温柔可亲，看起来像是爱奥尼亚姑娘。克尔卡奇因其出产的优质棉花而在东方声名遐迩，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位游者曾提起过它，没有一张地图标明过它。这是土耳其人的"圣城"之一；它属于君士坦丁堡大清真寺管辖；帕夏们进不来这里；在讲到海米吐斯出产的蜂蜜时，我曾提到此处蜂蜜的优良品质与独特风味。

我们于下午3时离开了克尔卡奇，上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路。我们走过一个种着棉花的地区向北而行。登上一座小山峰后，我们又下到了另一个平原上。晚上5时半，我们投宿到克朗贝的商队旅店中。这也许与斯蓬所说的巴斯库朗贝依，图内福尔说的巴斯科朗拜以及泰弗诺所说的德吉朗贝是同一个地方。在旅行家们的文章著述中，土耳其的地理情况实在是不清楚，每个人都按自己所听到的音进行拼写，要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古地名与今地名一一对应起来至今仍极为费劲。从这一点看来，唐维尔并非万宝全书；而可惜的是，奉德·舒瓦瑟尔先生之命测绘的普罗蓬蒂的地图只标出了马尔马拉海的沿岸地区。

我漫步到市郊，天空阴霾，空气寒冷，就如在法国一般；这是我在东方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天空。我头顶上方经常是一片澄净的天空，但我看着它时却不像如今凝望这片灰暗阴沉的天空那样感到莫名的快乐；这就是祖国的力量！

如果在他的伤心之旅中，

当他永远地睡去时

还未重见那个美妙的地方

在那里，他看着生命中第一轮太阳的升起
在那里，他发出了最后一声叹息
在那里，他那将熄灭的温情希望着
他的遗骨从一个陌生的地方重返故里
被遗弃的灵魂
会使大地更为踏实！

8日，日出时我们离开了旅店，开始登上一个多山地带。如果土耳其人能让这儿长些东西的话，这片地区也许就会覆盖着一片长有橡树、松树、笃薅香的美丽森林，但他们却放火烧了幼树，又将大树砍伐殆尽。这个民族摧毁了一切，而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山中的村庄都贫困潦倒，但畜群却常能见到，且品种繁多。在同一庭院中你可以见到黄牛、水牛、绵羊，还有马匹、毛驴和骡子；而母鸡、鸭子与鹅也混迹于其中。诸如鹳鸟、云雀之类的野鸟与这些家禽家畜们耳鬓厮磨；在这些安分守己的鸟兽中占了最大地盘的是骆驼这个最安分守己的家伙。

我们在格茹克吃了晚饭接着继续我们的路程，在泽贝克的山顶上我们喝了咖啡，并在希亚乌兹义就寝。图内福尔与斯蓬曾提起这条路上一个名为古卢宫尔吉的地方。

9日，我们翻越了一些比我们前一日所经过的更高的山峰。韦勒尔称这些山峰形成了蒂姆努斯山脉。我们在曼达一佛拉用过晚饭；斯蓬与图内福尔描写过曼达哥亚：这儿有一些古代的柱子。通常情况下，我们接着该投宿去了，但我们并未休息，到晚上9时才在树林中一座孤立的房屋，即埃米尔一恰庇咖啡馆前停下步来。至此我们已赶了13个

小时的路。这屋子的主人刚刚咽气，就躺在席子上；席子尚是温热的，但死者的朋友却已离开了这间屋子，只有一个仆从模样的人留在那里，向我确保他的主人并不是死于传染病；我于是将我的毯子摊开在席子上，倒下便睡。其余的人将会轮流睡在我睡过的地方。我并未想到那个将自己的地方腾出给我的土耳其人，其他人不会比我好，定然也不会想到我的："人们在坟头撒上一捧黄土，永远就这样了？"

10日，在行了6小时的路后我们到美丽的苏塞威尔勒村中吃了午饭。这儿也许是泰弗诺笔下的苏许尔鲁克；而它无疑就是斯蓬提及的苏西吉尔利和图内福尔说到的苏松吉尔利，也就是"水牛村"。它位于我们刚经过的群山阴面的尽处。村外500步外流过一条河流，河对岸伸展着一片广阔的美丽的平原。苏松吉尔利的这条河正是格勒奈克斯河；这片陌生的平原则是密细亚平原。

显赫名声的魔力何在？一位游客将渡过一条普普通通的河流，人们说这条河名为苏松吉尔利，他过了河继续着行程，但若有人向他大喊一声：这是格勒奈克斯河！他会返过身来，瞪着惊愕的双眼，目光凝固在流水之上，似乎这河水有着魔力，似乎河上回荡着某种奇异的声音。而在这片荒漠之上，他独自一人怀念着这条不朽的河流！一个广袤的帝国在这里倒下了，而另一个更强大的帝国又在此处崛起；印度洋听到了马尔马拉海边王权的坍塌；恒河见到在格勒奈克斯河边获胜的长有四翼的豹子飞奔而来；那位国君在他鼎盛时建起的巴比伦城却敞开了城门迎接它新的君主；海上霸主提尔城衰落了，而它的对手却崛起在亚历山大港

的黄沙之上。

亚历山大大帝曾犯下了罪行：他沉醉于自己的成功中。不过，他的伟大业绩难道还不够抵赎他生命的错误吗？他总是用泪水洗刷去他的罪行，亚历山大的一切言行都出自肺腑。他用两句表现他崇高人格的话开创并结束了他的功业。当他出征攻打大流士时，他将王国分封给了麾下的将领；“那您给自己留下了什么？”这些错愕不已的将军们问道。“希望！”“您将帝国传给谁？”当他快咽气时，还是这些将领们问道。“给最贤达之人！”在这两句话相隔的时间里，他率领着35000人马，没用10年就征服了世界；若说人类中有可称神明的人，那么最当之无愧的就是亚历山大。他的英年早逝更为其一生增添了神化的色彩：因为我们见到的亚历山大永远是年轻英俊，神采飞扬，丝毫没有高龄与时间给人带来的病残与不幸。这位神明消逝而去了，凡人们无法守住他的雄图伟业，先知说道：“他的帝国随风而去。”

我们在苏松吉尔利村停留了3个小时，我把时间完全用于观赏格勒奈克斯河。河流两岸峭壁峙立，西岸尤为陡峭险峻，清澈闪亮的河水在河底沙地上流淌。我所见的这部分河段深3法尺半，河面宽度仅为40法尺，但到了春天水位会升高，水流甚是湍急。

下午2时我们出了苏松吉尔利村，渡过格勒奈克斯河，走上了古代密细亚所辖的米加利基亚的平原。我们在特胡提兹或许正是图内福尔所称的斯克沃提归过了夜。旅店中已住满了游客，我们就在按梅花形栽种的高大的柳树下安顿了下来。

我们于11日日出时出发，撇下了出现在我们右侧的通向布尔萨的道路，继续在覆盖着灯芯草的平原上行进，在那儿，我留意到了一处引水渠的遗迹。

上午9时，我们来到了米加蒂扎，这座土耳其人的大城市坐落在一条与之同名的河畔，看来阴郁而破败。我要了解这条河流是否就是那条源于阿布亚湖的河：不过我们确实见到了平原远处的一个湖泊。米加蒂扎河就是源于斯塔格努姆一阿蒂尼亚的林达克河，即从前的吕种斯河；而它的河口恰巧有一个由前人描绘过的小岛，这就更证明了我的推断。米加蒂扎城离尼塞塔的洛帕迪翁河并不远，这河即是斯蓬提到过的鲁帕迪河，同时也就是洛帕迪·鲁巴及图内福尔笔下的马鲁巴河。对一个游人来说，没有比这种地名专有名词的混淆与错误更为累人的了；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几乎无法避免的错误，我请求读者能想一想连比我聪明能干的都出了错。

我们于正午时分离开米加蒂扎，沿着河东岸走向构成马尔马拉海海岸的山地，即从前的普罗蓬蒂得。向右望去，我见到了一些美不胜收的原野，一个大湖泊和远方的奥林匹斯山脉：这个地方的景色秀丽极了。纵马奔驰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走上一座小木桥过了河，来到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山地的隘口。我们就在那儿见到了商港，也就是米加蒂扎港；我打发我的骗子向导回去后便上了一艘土耳其小船，准备驶向君士坦丁堡。

下午4时，我们开始向河流下游航行：米加蒂扎港距海有16法里。河流在此成了与塞纳河差不多宽的大川：它在

一些苍翠的山丘间流过，波浪冲刷着山脚。我们这条战船古色古香的造型，乘客们的东方式衣装，为我们拉纤的5位半裸的水手，还有河流的美景，这一切都使这次航程美妙而惬意。

我们离海越来越近，河流在我们身后形成了一道长长的水道，其尽头耸立着我们刚刚走出的山地，落日给山坡染上了色彩。天鹅在我们面前戏水，鹭鸟在岸上寻找着它平日的栖息之地。这使我清晰地忆起了在美洲我在一个夜晚下了皮划子，在陌生的河滩上生起火堆时见到的河流与四周的景致。突然，我们穿梭于其间的这些山丘分列到了左右两边，大海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在两处岬角下延伸着一片由河流冲积层形成的半没入水中的地洼地区。我们就在这个沼泽地带下了锚，与安纳托利亚最差的商队旅店的所在——一座简陋的窝棚离得很近。

12日清晨4时，我们启锚出航了；风儿轻拂却恰是顺风，不出半个小时我们就到了这条河的尽头。此时的景致值得一叙，晨曦在我们右侧的陆地上升起；马尔马拉海横陈在我们左方；而我们的船头正直视着一座小岛；东边的天空上现出一抹鲜红的色彩，随着天光逐渐放亮它渐渐暗淡了下去；晨星在这片紫红色的光晕中熠熠发光；就在这颗美丽的星星下，我们依稀见到了一丝月牙儿，它宛似画家最精细的手笔：一个古人会说，这是维纳斯·狄阿娜和奥罗拉来向他通报那位最为光芒四射的神明的到来。这幅图景在我们的注视下也在变幻着，不久，一些玫红色和绿色的光线从同一个地方射出，接着升到了东方的天顶之上；这些色彩消退

了,接着又重现出光彩,然后再次退去;如此反复直到太阳升上了地平线,抹去了天空中各异的色彩,将它们统一成略带金光的白色。

我们向北航行,安纳托利亚的海岸从我们右侧掠过;日出后一小时风息了,我们于是划桨前行。静风持续了整整一天。落日发着冷冷的红光,并无光线的变幻;东方的地平线灰暗无光,大海是一片铅灰色,也不见一只鸟儿;远方的海岸看来是天蓝色的,但却毫无光泽。黄昏极为短促,黑夜骤然就将它吞没了。晚上9时刮起了东风,我们顺利地航行着。待到13日又见到晨曦时,我们已在欧洲的海岸边,正穿越着圣艾蒂安的港湾;这儿的海滩地势低洼且空无一物。两个月前的今天,差不多也就是同一个时候,我离开了文明之邦的都城,而现在,我将踏入蛮族人的国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我还有多少未及看到的东西啊!这两个月的时间却使我衰老了这么多!

6时半时,我们打火药库前驶过,这是座意大利风格的长长的白色建筑。它身后是看起来一马平川的欧洲大地。一些借树木来显示其存在的村落散落在各处,恰似博斯收割后的景致。这片土地在我们面前曲折伸延,逐渐开阔起来,从它的高处望出,可见到君士坦丁堡几座清真寺的尖塔。

8时,一艘轻舟到了我们船边:由于静风,我们几乎已停了船;我于是下了我们的小帆船,带着随从们上了轻舟。我们掠过了耸立着"七塔城堡"的海角,这座哥特式古堡已然倒塌。君士坦丁堡,尤其是亚洲的海岸线都隐在雾中:透

过这片雾气，柏树与清真寺的尖塔看起来就像一片已掉光了树叶的树林。当我们渐渐靠近宫殿的前沿时，北风吹了起来，没一刻功夫就驱散了笼罩在这幅画面上的薄雾，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信士们的长官[①]的王宫之中：这真是神明施展的法术。在我面前，通往黑海的水道在明媚的山峰间蜿蜒流过，看似壮丽的江河；我右望亚洲大地与斯库塔里城，左眺欧洲大陆；往里去时，欧洲的这片土地凹陷下去形成了一个大海湾，湾中泊满大船，更有不计其数的小船往来穿梭。这片海湾被夹在两座山峰之间，君士坦丁堡与加拉塔对峙而立。加拉塔、君士坦丁堡和斯库塔里这三座城市依山而建，广阔宏伟；到处都耸立着互相间杂的柏树，清真寺的尖顶与船桅；这里树木葱茏，屋宇或红或白；大海就在它们脚下铺开了蓝色的地毯，而天空则在另一片湛蓝的底色上伸展开来：这一切都让我赞叹不已。人说君士坦丁堡展现了世界上最美的风光，这话并不夸张。

我们在加拉塔靠了岸：我立即就留意上了码头上车水马龙的情境，以及混杂着力夫、商人和海员的人群；这些人有着不同的肤色，操着不同的语言，或穿衣装，或着长袍，头上戴着不同的有边帽、无边帽及头巾，这些都表明他们是从欧亚各地汇集到这个两洲交界的地方来的。在这座不同一般的城市中几乎见不到一个妇女，车辆也很少见，倒有许多无主的狗群，这些是它最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三大特色。人们只着拖鞋行路，因此听不到四轮华丽马车与二轮运货

① 伊斯兰教徒对哈里发的尊称——译注。

马车的声响，城中也没有钟声，几乎也不见耍弄锤子榔头的营生，寂静笼罩着城市。在你身边的是沉默的人群，他们似乎想走在街上而不被人瞧见，且他们都带着一副躲避主人目光的惶惶的神情。你不停地从一个集市走到一座公墓，再从一座公墓走到另一个集市，似乎土耳其人生来只是为了做买卖和等待死亡的。这些没有围城且直接坐落于路中央的公墓倒是些美丽的柏树林：鸽子将巢筑于这些柏树林中，与逝者分享着这片和平与宁静。这儿的古建筑随处可见，它们与现代人及其周围的现代建筑格格不入：它们也许是被某件法宝用魔力搬运到这座东方城市中来的。你的眼中见不到任何欢乐的迹象，也见不到任何幸福的神情。这儿的快乐只是淫逸放荡，这儿的痛苦只是死亡。咖啡馆深处不时传出曼陀铃哀婉的乐音；而你见到的是一些浑身污秽的孩童在一张张小桌子上，在猴子围坐成的圆圈中跳着下流舞蹈。在一座座监狱与苦役犯牢房的围拥下，一座宫殿拔地而起，它正是奴役人民的大本营：一位至高无上的守卫者就在那里精心守护着瘟疫的毒菌与专制暴政初始时的法令。他的一些面色苍白的崇拜者在神殿的周围不停地转悠，最后向神像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什么可阻挡他们的祭献，他们被一股致命的力量拖入深渊：暴君的眼睛吸引着奴隶们，就如同蛇用目光引诱将成为它猎物的小鸟。

关于君士坦丁堡已有如此之多的叙述，如果我仍想在这儿喋喋不休，那可真是发了疯了。在佩腊有好几家旅店与欧洲城市中的别无二致：力夫们夺过我手中的行李，将我领到了其中的一家。我就从那儿去了法国宫。我很荣幸曾

在巴黎见过法国驻土耳其王城的大使塞巴斯蒂亚尼将军阁下:他力邀我每日都到宫中用餐,只是在我的一再请求下,才准许我住在旅店中。大使馆一等译员弗朗希尼先生兄弟俩奉将军之命,为我谋得了耶路撒冷之旅必需的通行令,大使先生还在其中附上了致圣地的修道院院长及致法国驻埃及、叙利亚的领事们的信函。由于担心我在路上缺钱花,他允许我无论在何处,在需要的情况下,都可以请他兑付见票即付的汇票;除了在生活物资方面对我的照应外,他还给予我礼节性的关心:他亲自带我参观君士坦丁堡,并不辞辛劳地陪我看过最著名的古迹。他军中的部属和使馆全体成员都对我倍加礼遇,我为此深感不安:在此我得向他们送上我所有的谢意。

我不知该如何提及我本应最先介绍的一个人。她不仅极为善良,而且表现出一种忧郁的动人而优雅的风度,也许这是因为她预感到了未来:她很幸福,而特殊的环境更增加了她的幸福。我也亲身体验了这不久便葬入坟墓的欢乐。当我离开君士坦丁堡时,塞巴斯蒂亚尼夫人身体很健康,她满怀憧憬且青春勃发;我尚未回到祖国,可她却早也无法听到我的谢意了。

那时候在君士坦丁堡正有一个来自圣地的神父代表团:他们来此寻求大使的保护,以抗御耶路撒冷指挥官们的暴政。神父们给了我几封去雅法的介绍信。另一件幸事是送希腊朝圣者们去叙利亚的船只将要出发了。它停泊在港中,一有顺风就出航:因此,如果我去成了特洛伊,就会误了去巴勒斯坦的旅程。我们很快就与船长谈妥了生意。大使

先生着人将最精美的食物送到了船上，他还将弗朗希尼先生们的仆人，一个名叫让的希腊人送予我做翻译。9 月 18 日午时，我带着众人的关心、祝福与美好的心愿被送上了朝圣者们搭乘的船只。

我得承认尽管我不忍离开那些少见的善良宽厚且礼貌周全的东道主们，但我仍很高兴能离开君士坦丁堡。置身于这座城市时不由自主产生的情感破坏了它的美丽：想到这片田野以前只住有后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人，而今却被土耳其人霸占时，两个民族间及建筑间的反差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到君士坦丁堡的当天正发生着一场革命：鲁米利亚地区的造反者们已攻到了城门下。面对暴动，谢里姆不得不让了步，一些为人民憎恶的大臣被驱逐出宫并交由士兵处理；人们无时不在盼望着听到宣告这些被驱逐者脑袋落地的炮声。当我凝视着绿树与皇城中的宫院时，我不禁可怜起这个广阔帝国的主宰者来。唉！暴君们在荣华富贵的背后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他们又是何等的外强中干！他们让如此多的人以泪洗面，而他们自己也不知是否能永不流泪；他们使苦命人儿无法安睡，而自己也无法享受它；真是可怜啊！

在君士坦丁堡的逗留很令我不快。我只爱参观那些因美德或因艺术而显得美丽的地方，但我在福卡斯家族与巴亚吉德家族的国度中却未能见到这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我的心愿很快实现了，因为在我登船当天晚上 4 时船就启锚了。我们扬帆向南航行，在船桅上飘拂的十字旗帜的指引下劈波斩浪向着耶路撒冷而去。

第三部分

罗陀斯岛、雅法、伯利恒和死海之旅

船上约有200名乘客，男女老少俱全。同样多的席子整齐地排列在统舱两边。席子主人的名字就贴在船舷上的纸带上，每位朝圣者都在床头悬挂着朝圣的手杖、念珠和一个小十字架。带领朝圣人群的神父们占去了船长的舱房。这间舱房的门口布置着两间接待室，我有幸与我的两个仆从入住到其中一个约有6法尺见方的黑屋中，我对面的另一个房间中住着一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人都随心所欲地干着自己的活。女人们照料着孩子，男人们抽着烟或准备着晚饭，神父们则聚在一处闲聊。曼陀铃、小提琴与竖琴的乐音随处可闻。人们唱着歌，跳着舞，欢笑着，祈祷着。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欢乐中。人们对我喊着：耶路撒冷！并且指向南方。我答道：耶路撒冷！若是没有恐惧担忧，我们可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但水手们稍见风吹草动就落下船帆，朝圣者们就会喊着："基督！主啊，怜悯我们！"风暴过后，我们重又变得生龙活虎。

在这里，我也未见到其他的旅行者提到的混乱局面。

恰恰相反，所有的人都极其体面极有秩序。从我们出发的第一晚起，两位神父就每天带领大家进行祷告，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们为船只祈福：这是每次遇上风暴都会进行的仪式。希腊教派的诗歌很柔和，但太不够庄严。我注意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个孩子尖声唱起了诗篇中的一节，并用一个调子唱了下去；与此同时，一位神甫以另一个曲调并按卡农唱法唱起了同一节诗篇，也就是说，一句诗句被孩子唱过了一半后，他方始唱起。他们出色地演绎着以"主啊，怜悯我们！"为起句的音乐：这只是由不同的嗓音唱出的同一个曲调，那些或低沉或尖利的嗓音在八度音、五度音、三度音上以行板的速度低声吟唱着。在表现哀伤与肃穆方面，这种音乐确有惊人的效果。它也许是早期教堂歌曲的遗物。我猜测它是另一形式的唱诗篇，它属于4世纪时希腊宗教仪式中所用的近代歌曲，圣奥古斯丁曾抱怨过这种唱诗，他是完全正确的。

自我们出发的第二天起，高烧就以很猛的势头反攻了回来，我不得不终日躺在席子上。我们很快穿越了马尔马拉海。船从库济库斯半岛及埃哥斯-波塔摩斯河入海口前驶过。我们又绕过了塞斯托斯及阿比多斯岬角。无论是亚历山大和他的军队、薛西斯①与他的战舰，无论是雅典人还是斯巴达人，他们谁都驱除不去折磨我的头痛；但9月21日早上6时，当得知我们将要绕过达达尼尔海峡边的城堡时，对特洛伊的怀念使我忘却了高烧。我蹒跚着来到甲板

① 薛西斯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

上，目光最先投向了四面筑有9座磨坊的一处高高的岬角，那就是西吉岬。我见到了岬角下的两个坟头，那是阿喀琉斯与帕特罗克洛斯的坟墓。西摩伊斯河的入海口就在亚洲新堡的左侧；再往前去，当我们驶向赫勒斯蓬特海峡时，雷特海角和埃阿斯的坟墓出现在我们身后。海湾尽头耸立着伊达山脉，从我所在的地方望去，它的山坡显得平坦且呈现出和谐的色彩。特内多斯就在船头指向的前方。"特纳多斯就在前方。"

我的目光在这幅图景上游动，最后却不由自主地停留到了阿喀琉斯的墓上。我吟诵着荷马的诗句："好战的希腊人的军队在海滩上建起了一座宏伟的令人赞叹的建筑。当人们从海上经过时可远远的望见它，它将吸引着现代人与子孙后代的目光。"

罗马人民，继承我的财产吧！

荷马曾歌颂过这座披着绿草的坟墓所掩埋的辉煌，亚历山大曾在它周围徘徊。与之相比，埃及国王的金字塔压根不值一提。

此时我极深切地体会到了情感的威力及精神对于躯体的影响，我带着高烧走上了甲板，在那儿，我头痛忽止，觉得已然恢复了体力，而更奇特的是我思维极为清晰。但确实，24小时之后高烧又卷土重来。

我没有什么可自责的，我原打算从安纳托利亚走到特洛伊平原，读者已知道是什么原因迫使我放弃了这一计划；我曾想由海路到特洛伊去，然而尽管有协议，船长却固执地拒绝送我上岸。最初这些挫折令我很是痛苦，但如今我已

释然了。在希腊时我已经历了如此多的失望，在特洛伊等待着我的也许是同样的命运。至少我还保留着对西摩伊斯河的所有幻想；而且我还幸运地问候了一片圣地，见过了它濒临的海洋和照耀着它的太阳。

游客们在提及特洛伊平原时，几乎总是忽略了对伊尼阿特的回忆，这令我感到惊讶。特洛伊造就了荷马的辉煌，同样也造就了维吉尔的辉煌。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从同一个国家身上汲取了灵感，写出了他们最美丽的诗篇，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多么罕见的幸运啊！当我看着伊利翁的海岸从我身边逝去时，我努力回忆着那些生动描绘了从特内多斯驶出，向着这些依次在我眼前掠过的荒凉海岸前进的希腊舰队的诗篇。但可怕的喊声很快就打破了夜的寂静，普里阿摩斯王宫中的火焰照亮了这片我们的船只正在其中平稳航行的海域。

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也写下了这些痛苦，他将悲戚的场景延续到了这些见证了悲惨景象的海岸边。

合唱：

赫枯柏，你见到了在异族人的战车上移步的安德洛玛克了吗？她的儿子，也就是赫克托耳的儿子，那个年幼的阿斯梯那克斯正在母亲怀中。

赫枯柏：

噢，不幸的女人啊！你身边堆满了赫克托耳的刀剑和从弗里吉亚夺得的战利品，而你又将被带向何处？

安德洛玛克：

痛苦啊！

赫枯柏：

我的孩子们！

安德洛玛克：

不幸的人啊！

赫枯柏：

噢！我的孩子们！

安德洛玛克：

快来啊，我的夫君！

赫枯柏：

来吧，希腊人的枷锁！噢，我的第一个孩子！将普里阿摩斯在这世上的亲密伴侣送到已在地狱中的他的身边去吧！

合唱：

留给我们的只有悔恨与洒在这片废墟上的泪水。苦难接踵而至……特洛伊已被套上了奴役的锁链。

赫枯柏：

那座看着我成了母亲的宫殿已倒塌了！

合唱：

噢，我的孩子们，你们的祖国已成了一片废墟！

我沉浸在赫枯柏的悲痛中，而普里阿摩斯之死却似乎仍使这船上的希腊人后裔欢欣鼓舞。两名水手和着一架竖琴与一面鼓的乐音跳起舞来，他们就像在演着一种哑剧。他们时而将手臂举向天空，时而一手撑在腰间，又摊开另一只手掌，宛如一位正慷慨陈词的演说者。接着他们又将那只摊开的手放到胸口、额上及眼睛上。所有这些动作都伴

有或多或少有些怪异的姿势，这些姿式并无显著特征，倒颇似野人们身躯的扭动。关于希腊现代舞蹈，可阅读居伊先生与谢尼埃夫人的文章。哑剧表演完毕后，水手们紧接着跳起了圆圈舞，他们手挽手的队形在不同的方向上窜来窜去，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刻有古代舞蹈的浮雕的主题。船帆投下的影子正巧稍稍遮住了我视野中的表演者们的面庞与衣装，我想象这些水手摇身变成了西西里和阿尔卡迪亚的牧羊人。

顺风仍持续着，我们很快驶过了将特内多斯岛与陆地分隔开来的海峡，沿着托利亚的海岸一直航行到巴巴海角，即以前的莱克托姆岬角。我们从那儿转向西行，以能在入夜时分绕过累斯博斯岛的海角。沙芙与阿尔塞都出生于累斯博斯岛，呼唤着欧律狄刻名字的俄耳甫斯的头也漂流到了这里。

22 日早晨刮起了极猛烈的北风。我们原该到基俄斯去接别的朝圣者，但恐惧与船长水平低劣的操作迫使我们在切什梅的港湾中下了锚，我们的船停泊在一处水底布满岩石的很危险的地方，正与一艘失事的埃及大船比邻。

这个亚洲的港湾可有些不祥。如果这现代的切什梅就是古代的西絮斯，那么 1770 年，土耳其舰队就在此被奥尔洛伯爵焚毁，公元前 191 年，罗马人也就是在此摧毁了安条古的战船。德·舒瓦瑟尔先生绘制了这个港口的一幅平面图及一幅风景画。

22 日及 23 日，我们等候着基俄斯的朝圣者们。让上了岸，给我弄来了大量的切什梅的石榴，尽管它们逊于雅法

的石榴，但在东方仍享有盛誉。此处提到让，使我想起我还未向读者介绍这位好约瑟夫的继任者，我的新译员。这是我生平所见过的最难以捉摸的人，他的一对小眼睛深嵌在脸上，似乎已被高高隆起的鼻子遮盖了；他长着两撇红红的小胡子，脸上挂着永恒的微笑，举止中带有迎合顺从之意；这些就是他最先给人的印象。当他有话要跟我说时，先是横着蹭上前来，在与我兜过一个大大的圈子后，他才几乎挺贴到我身边，在我耳边低声说出了这世上最无密可保的事情。我只要一看到他便会冲他喊："笔直朝前走，大声说来。"这是可送给很多人的一条建议。让与神父中的首脑人物相处得很融洽，他对他们讲述着从我这里听到的种种奇闻；他还向我转达我未曾谋面的住在舱底的朝圣者们对我的问候。在开饭的时他总是没有胃口，可真是超越了常人的需要；但等到朱利安一吃完饭，这可怜的让就跑到存放我食物的小艇中，以整理篮中食品为名大吃火腿片，吞嚼掉一整只鸡再灌下一瓶葡萄酒，这一切真似风卷残云，你都见不到他嘴唇的嚅动。接着，他带着一副悲哀的神情回来问我是否需要他的服务。我劝他别让自己愁眉苦脸的，还是去吃点东西的好，否则可会有病倒的危险。这个希腊人以为我已被他蒙骗了，这使他喜不自胜，我也就任由他这么想去。尽管有这些小缺点，但让本质上仍是一个很诚实正直的人，他也完全当得起他的主人们对他的信任。此外，我描绘这个人物以及其他一些人物只是为了满足那些喜爱了解将与他们相伴的书中人物的读者们的愿望。对我来说，如果我真有作讽刺丑化人的漫画的才能，我得留神努力将它

压制下去;在我看来,一切歪曲丑化人性的东西都不值得渲染,读者可以感受到我这段文字中并无恶意的嘲讽、耐人寻味的玩笑、演说文体中辛辣的讽刺及高度的喜剧性。

从22日晚到23日,我们的船走锚了,我们险些儿撞上身旁从亚历山大港开来的失事的船只的残骸。基俄斯的朝圣者于23日午时到达这里,他们共有16人。当天晚上10时,我们趁着极好的夜色启锚出航,是时吹着风力适中的东风,待到24日天明时,北风重又刮了起来。

我们从尼卡里亚岛与萨摩斯岛之间行过。萨摩斯因其肥沃的土地、残暴的君主,尤其因毕达哥拉斯而闻名于世。而忒勒玛科斯[①]在此动人的经历使诗人们对萨摩斯的所谓描述都黯然失色。我们接着驶入了由斯波拉提群岛、佩特莫斯岛、勒里亚岛、科斯岛等诸岛与亚洲海岸之间的海峡。海岸上有蜿蜒流过的河流,海岸上屹立着以弗所、米利都、哈利卡纳斯与奈多斯;我向荷马、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泰勒斯与阿斯帕齐的祖国致以最后的问候,但我既没见到以弗所的神庙,也没见到毛索洛斯的陵墓及奈多斯的维纳斯像,而若没有波科克、伍德、斯蓬、德·舒瓦瑟尔等人的著述,我也无法从现在默默无闻的地名上认出米卡勒岬角。

25日早上6时,为了找一个领航员去叙利亚海岸,我们停泊在罗陀斯港中。我上了岸,由人领到了法国领事马加隆先生处。还是与以前一样的会见、款待,还是一样的礼貌周到。马加隆先生正在病中,但他仍将我引荐给了土耳

① 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儿子。

其指挥官,那是个很和蔼的人,他送给我一张黑山羊皮,并允许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向他出示了一条敕令,他将其放在头上,告诉我他就是这样表达对皇帝陛下所有朋友的敬意的。

我急于结束这次接见,因为我只能在罗陀斯岛作片刻停留,我希望至少能看上一眼这个著名的岛屿。

我已告别了古希腊文化,我将去寻访古代希伯来文化的遗迹,在我看来,介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过渡性文化已在这里展开。罗陀斯骑士团的遗迹又激起了我那已被斯巴达与雅典的遗迹稍稍磨平了的好奇心。开明的贸易法令,平达歌咏太阳神的妻子与维纳斯女儿的诗句、喜剧诗人、画家,还有那些不仅富丽堂皇更是雄伟壮观的建筑——我相信所有这一切都会勾起游客对古代罗陀斯的回忆。罗陀斯人很勇敢,很不寻常的是,如他们的骑士前辈那样,他们也是在英勇抵抗敌人围攻的战斗中赢得了美名。西塞罗与庞培的驾临为罗陀斯岛带来了荣誉,而提比略在此的居留却玷污了它的名誉。在霍诺里乌斯统治时期,波斯人霸占了罗陀斯岛。接着又于647年被哈里发的部将们攻占,然后又被拜占庭皇帝阿那斯塔兹夺去。威尼斯人于1203年在此安下了家,让·杜卡斯将它从威尼斯人手中抢了过去。后来土耳其人战胜了希腊人,夺得了罗陀斯岛。耶路撒冷的圣·约翰的骑士们于1304年,亦或是1308年或1319年攻下了它。他们在那儿盘踞了近两个世纪,终于在1522年12月25日将罗陀斯还给了苏里曼二世。关于罗陀斯,可查阅科罗纳利、达佩、萨瓦里及德·舒瓦瑟尔先生的著作。

在罗陀斯岛上，我每走一步都能寻到我们的风俗习惯的踪迹，而每一步都令我想起我的祖国。在希腊的大地上，我找到了一个缩微的法兰西。

> 在我的道路上，看出了一个小的特洛伊，一个按大城市建成的佩尔加俄姆……我看出了……

我走过一条仍名为"骑士大街"的长长的街道。道路两旁是哥特式房屋；这些屋子的外墙上缀饰着高卢人的题铭及法国古代家族的纹章。我还留意到了作为法国王室标志的百合花，这些雕刻家的手笔鲜灵逼真。土耳其人在希腊到处破坏古迹，却留下了骑士团的遗迹：基督徒的气节撼动了异教徒的勇气，萨拉丁人对库西人充满了敬意。

在骑士大街尽头，有3座拱门通往骑士团首领的宫殿。这座王宫如今被当作监狱。两位修道士主持着一座已半毁的修道院，这是罗陀斯岛上唯一能唤起对在此创造了众多奇迹的基督教的回忆的东西了。神父们带我去了他们的小教堂，那里有一幅画在木板壁上的哥特风格的圣母像；圣母手中抱着圣婴，画的底部还刻有骑士团首领奥比松的兵器。这处奇特的古迹是几年前由一个在修道院花园中干活的奴隶发现的。这座小教堂中另有一个供奉圣路易的祭台。拜占庭帝国中处处可见圣路易的画像，我在迦太基还见到了他升天时所睡的床。我舍了些钱物在这座祭台上，请求神父们做个弥撒以保佑我旅途平安，我似乎已预见到从埃及归来时会在罗陀斯海岸边遇上险情。如果我们能让证实罗陀斯商港存在的古文献重见天日，那么它的存在就很确定了。港口腹地中立着一道夹在两座塔楼之间的墙壁。据当

地的传说，这两座塔楼取代的是作为巨像基座的两块岩礁。大家都知道船只过去并不从巨像的双眼间驶过，我提及它不过是怕遗漏下什么。

这个港口的近旁座落着一处停泊双桅战船的港内湿坞及一个建筑工地。工地上，人们正用产于岛上群山的杉木建造一艘带30门火炮的三桅战舰。我觉得此事颇值一提。

罗陀斯岛在朝着卡尔马尼亚多里得与卡里亚方向上的海岸，基本与海平面持平，但内岛的地势就升高了，尤其是那座顶部扁平的高峰，古代所有的地理学家都曾提及过它。在林佐斯仍留有弥涅瓦神庙的残迹。卡米勒与亚利兹却已不见踪迹了。罗陀斯以前提供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所需的油料，而如今它却无力满足自身的需要。不过它仍出口一些小麦。岛上的葡萄酿就了品质上乘的葡萄酒，风味接近于罗讷河地区的葡萄。这种酒在当地就和在塞浦路斯一样被称为“骑士团酒”，因为这里的葡萄苗很可能是由塞浦路斯骑士们从多菲内带来的。

我们的地理书上写着罗陀斯岛出产丝绒及驰名海内外的挂毯。现今，被用来制造粗糙家具的粗麻布是罗陀斯人在这个领域的惟一产品。这个曾在其殖民地上建起了那不勒斯和阿格里琴托的民族，如今却只蜗居在这荒凉海岛的一隅中。一个阿加，再加上数百名放荡堕落的士兵就足以看住这群驯服的奴隶。真不明白马耳他的骑士团为何不尽力回到他们昔日的领地上来，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比攻取罗陀斯岛更容易的了。骑士们本可轻而易举地夺取岛上至今仍很坚固的防御工事，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再从这儿被赶

走，因为在欧洲最早挖掘战壕深沟的土耳其人现在却沦落为在围攻战术方面最落后的民族。

25日下午4时，我辞别了马加隆先生。临行前，我托付给他一些信件，他许诺让它们先经卡尔马尼亚再寄到君士坦丁堡去。我乘坐着一艘土耳其轻舟回到了我们的船上；船已经扯起了满帆，且已来了一位海岸领航员。这位领航员是个已在罗陀斯岛定居多年的德国人。我们向着卡尔马尼亚的岬角，即从前吕基亚的客迈拉岬角驶去。在我们身后远方，罗陀斯岛蓝色的海岸线呈现在金色的天宇下。在长长的海岸线上，可见到两座似是为承托城堡而被修整成四方形的山峰，而它们的形状酷似科林斯、雅典以及帕加马的卫城。

26日可是倒霉的一天，我们因静风而滞留在亚洲大陆的海岸边，几乎正对着萨塔利海湾尽头的克利多尼亚岬角。看着左侧高高耸立着的克拉居斯山的峰峦，我记起了诗人们描写寒冷的吕基亚的诗句。我爱看这托罗斯山脉，也愿将其列入向我展示过巅峰的名山之中，但不知道是否也有一天会诅咒它。海浪汹涌，我们被迫离了船，第二天亦是如此。空载的船只因左右颠簸摇晃而受到很大的损伤：主桅的顶部及前桅次桅帆的横桁被折断。这些水手们如此缺乏经验，真是糟糕至极。

希腊人的驾船可真是让人惊异，领航员盘腿坐着，口中叼着烟管，手中拿着舵柄；为了与操纵它的手持平，舵柄擦着船尾的甲板。在这个半躺着，看起来无精打采的领航员面前放着个指南针，他并不认识这玩意儿，也不去瞅上一

眼。只要稍有险情,水手们就在甲板上摊开法国或意大利发行的地图,全体船员在船长的带领下俯卧在甲板上审视着地图,手指在图中路线上移动,试图找出我们所在的位置,而大家却各执己见;最终这本欧洲人的“天书”他们是什么都没看懂;接着他们折起地图,下了船帆,或是做顺风航行;大家此时重又叼起烟斗,拾起念珠,再次祈求上帝的佑护,人人就这样坐等灾难的降临。就这样,这艘船已偏离其航道二三百海里,它没到叙利亚去,却停靠到了非洲的海岸边;但这一切并不妨碍船员们“见日”起舞。从多方面来看,古希腊人只是些天真轻信的孩童,他们可极快地转忧为喜;而现代希腊人也部分地继承了这一性格:他们是幸福的,至少来说,他们的率直天真中蕴含着抗击不幸的力量源泉!

晚上8时左右,北风重又刮了起来,我们有望很快就结束航程;这使得朝圣者们重又兴奋了起来。德国领航员向我们宣布,拂晓时分我们就可见到塞浦路斯岛的圣-以法纳海角了。大家此时所想的只是好好享受人生。所有人的晚餐都端上了甲板;大家分组用餐,每个人送上其邻座所缺的东西。我选择的是住在船长舱房与我相对的房间中的那户人家。这家人包括一位妇女,两个孩子及一位老者,他是这位去朝圣的年轻女子的父亲。这位老人已是第三回去耶路撒冷了,但是他还从未见过拉丁族的朝圣者;这个善良的人注视着我,不由喜极而泣。因此我与这户人家共进了晚餐。我从未见过比这更赏心悦目的美妙景象:风儿凉爽,海上风平浪静,夜色一片宁谧。月亮似乎在船桅与船缆间游移,它时而将脸露出船帆,使整艘船潮水般沐浴着月光,时而又隐

没到船帆之后，朝圣的人群就又回到了黑暗中。当人们赞美着宗教时，可有人想到这200名现下无比幸福的人却是在可憎的奴役制压迫之下的奴隶？他们去拜谒耶稣基督的圣墓是为今日所受的苦难寻求慰藉。但这许多深藏在他们心底的苦痛却不会被倾泻在救世主诞生的马槽中！因为每一个将船送向圣海岸的海浪都会卷走我们的一个痛苦。

27日早晨，大大出乎领航员的意料，我们航行在茫茫的海上，见不到一片陆地。船上忽然变得一片沉寂：每个人都惊愕而沮丧。我们在何处？是在塞浦路斯岛之外还是已进了岛？整整一天，大家都陷在这奇特的争论中。向我们的水手们谈论测定位置或测定纬度定是对牛弹琴。晚上起风时，我们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我们该取什么风向呢？领航员认为我们正位于塞浦路斯北部海岸及萨塔利海湾间，要想到达塞浦路斯就得向南航行；但由此可推测出，若我们果真已驶过了此岛，那么从罗盘上来看，取这个方向的话，我们将直向埃及驶去。船长则认定我们该往北走，以回到卡尔马尼亚的海岸边：这一来就走了回头路，且为逆风航行。人们来询问我的意见，因为只要遇上稍为棘手的事情，希腊人与土耳其人总是求助于法兰克人。我建议船向东走，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或是在塞浦路斯岛内或是在岛外；在这两种情况下，往东走都会走上正确的路线。此外，若我们已入了岛，那我们必定很快就能见到陆地出现在我们左侧或是右侧，这陆地或是阿纳木尔岬角，或属卡尔马尼亚，或为科马基提岬角，亦可能就是塞浦路斯。这样，我们只需绕过该岛东面的海角，接着就可沿叙利亚海岸南下了。

这个意见看来是上上之策，我们于是将船头转向了东方。28日晨5时，我们见到了塞浦路斯岛上的加塔岬角，这令我们欢欣鼓舞；岬角就在我们北面约8至10法里外的地方，因此我们身在岛外，正在去雅法的正确方向上。前几日，洋流将我们往西南方向上推出了很远。

中午时风息了。静风一直持续到29日。我们的船上迎来了3位新乘客：两只鹡鸰与一只燕子。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两只鹡鸰离了队；至于那只燕子，它可能来自法兰西，飞向叙利亚。我真想向它打听我那离别已久的父母之邦的消息。我忆起儿时的秋季里，我带着难以名状的忧郁的快乐，连续几小时地看着燕子们飞翔盘旋；神秘的第六感觉告诉我，我将像这些鸟儿一样游历四方。到9月底，它们聚集到一处大池塘中的灯心草丛中，它们鸣叫着，在水面上作着千般动作，似是在检验自己的双翼，以准备踏上漫漫的朝圣之路。在人生所有的记忆中，为何我们总偏爱那些幼时的回忆呢？自怜自爱的欢乐与年轻时的梦幻在记忆中都毫无魅力；我们反而能找到那枯燥或是痛苦生活的回忆，连最小的事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那份年少时的激情，且这激情每次都散发出新的魅力。无论身在美洲大陆的湖畔，在一个没什么可讲述的陌生的荒原中，还是在一片只有荒凉寂寞的广阔的土地上，一只燕子就足以让我重温生命最初岁月的情景，正如今日的情形：在叙利亚海上，面对着这片回荡着悠悠岁月与历史传统之声的古老土地，它又唤起了我对儿时的回忆。

现在，海浪又将我们送回到了塞浦路斯岛身边。我们

见到了它那些低洼多沙，看起来很贫瘠的海岸。希腊罗马神话在此处安排下了其最动人的故事。

我们最好只去认识诗歌中的塞浦路斯岛，而不要去了解历史上的它，除非你乐意回忆罗马人最令人发指的不公正行为及加图不光彩的远征。不过想起阿玛通特及伊达利的神庙在中世纪时被改建成城堡主塔时倒觉得很怪异。曾有一个法国贵族当上了帕帽斯的国王，他手下披着甲胄的贵族们就驻扎在枯皮德神庙及美惠三女神神庙中。达佩在《塞克拉迪群岛》一书中讲述了塞浦路斯的所有历史；马里提教士则向世人介绍这座地理位置仍很重要的海岛的近代变革与现状。

天气极好，晚风轻柔，所有的乘客都整夜留在甲板上。我与两位胖胖的圣巴西略会修士争夺着船尾一隅，他们最终让了步，但口中不满地咕哝着。夜晚我就睡在了那儿，9月30日早上6时，一阵喧哗声将我惊醒：我睁开了眼睛，见到朝圣者们正望着船头所指的地方。我询问这是何故，人们冲我喊着："先生，迦密山！"啊，迦密山！原来昨晚8时起了风，我们在夜里已到了叙利亚的海岸边。我是和衣而卧的，因此马上起来去看这座圣山。每个人都急切地伸手指给我看，但由于太阳已开始在我们面前升起，我什么都没看到。这是个庄严肃穆的时刻；全体朝圣者手持着念珠，以同样的姿态默默地等待圣地的出现；领头的神父高声祈祷着；我们所能听到的就是这祷祝声，还有那顺到极致的风儿推动船儿在波光灿然的海面上航行的声音。当我们重又见到迦密山时，船头不时传出声声欢呼。我终于也见到了这座

沐浴着阳光，状如圆点的山峰。我按拉丁人的方式屈膝跪拜，心中并未感觉到在见到希腊海岸时产生的那种不安，但与诞生了以色列人的土地及基督徒的故国的相见仍使我心中满怀敬畏之情。我即将踏上这片遍布奇迹的土地，即将探访那最非凡卓越的诗歌的源泉，我也将去到那些发生了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永远改变了世界面貌的最重大事件的地方——我指的是基督的降世；我将踏上这片曾被戈德弗鲁瓦·德·布永、雷蒙·德·吉勒、勇者唐克雷德、高个子于格、狮心王理查以及那位以其美德而为非基督徒敬仰的圣路易朝拜过的海岸。

随着我们不断地前进和太阳的升起，陆地渐渐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远远望见的离我们最近的一处海角位于我们左侧偏北处，那是提尔角；接着露面的是勃朗角、圣-约翰-阿克、迦密山及坐落在其山脚下的卡义夫；我们接着见到了塔尔图拉，即从前的道尔，还见到了朝圣城堡和该撒利亚的遗迹。雅法应也在船首所指的方向上，但我们尚未见到它；海岸接着不易察觉地开始下陷，待来到它南边另一处海角时，海岸似乎已经消失，而古巴勒斯坦的海岸线又从那里升起，它们几乎与海面持平，且将与埃及的海岸会合。距我们约有 8 至 10 法里的陆地看起来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一些由光影形成的黑色起伏；在这条由北向南延伸的斜线上不见任何凸起，就连迦密山也未见突兀于这片平地之上，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样子且都色彩灰暗。总体说来，这与我们站在塔拉尔的高地上遥望波旁内群峰时所见的情形大致相同。地平线上，一列边缘为锯齿状的白云沿着地面的起伏

移动着，似要在天上表现出地貌来。

中午时风停了，到下午4时才重又吹起。由于领航员的无知，船驶过了目的港。朝圣者们仔细审视过海岸后，确认我们这位德国人出了错，我们于是扯起满帆驶向加沙；但船还得掉头：这一切都耽误了时间，夜幕很快降临了。好在船已驶近了雅法，我们甚至都能见到城中的灯火；可就在此时，西北风重振旗鼓，又刮了起来，恐惧攫住了船长，他不敢在夜间寻找锚地，于是调转船头离开海岸，重又驶上了茫茫的大海。

我倚在船首看着陆地远去，心中着实悲伤。半小时后，我见到一处山脉的顶峰上有宛如火光远远送出的红光：这些山峰属于犹大地区。那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月亮不久就将它那泛红的大圆盘悬挂到了耶路撒冷的上空。一只好助人的手似乎将这盏明灯托上了锡安山的山巅以指引我们走向圣城。可惜得很，我们并未如东方三贤士那样跟随这颗福星，我们只借着它的光辉远离我们极其渴望到达的港湾。

次日，即10月1日星期三的黎明时分，我们又漂流到了海岸边，几乎正面对着切萨雷：我们得沿着陆地再往南去。幸运的是，风儿虽小，却是顺风。远方耸立着犹大地区叠嶂的山峦。在这些山峰脚下，一片广阔的平原南伸至海。我们只能隐约见到那边有些耕作的痕迹，而唯一的住宅就是一座已坍塌的哥特式城堡，一座已废弃的摇摇欲坠的清真寺塔正俯视着它。在海边，一些黄黑相间的悬崖峭壁阻断了陆地；它们悬伸于一片海滩之上，我们见到海浪在那里

撞得粉身碎骨，听到了浪花撕裂飞溅的声音。阿拉伯人在这片海滩上踱着步，眼睛贪婪地盯着那艘向天际驶去的船只：他等着得到那船失事后遗下的财物呢；可就在那艘船上，耶稣基督下令为饥饿者提供食物，为无衣蔽体者提供衣衫。

下午2时，我们终于重又见到了雅法。城中的人见到了我们。一艘船驶离港口前来迎接我们，我叫让搭乘这艘船上岸去。我将圣地使团在君士坦丁堡为我写的致雅法神父们的推荐信交给了他。同时我也给这些神父们写了封短信。

让离去一小时之后，我们停泊到了雅法城前。城市在我们的东南侧，清真寺的尖塔则在东偏东南的方向上。此处出于很重要的原因，我要特别讲讲方位问题：拉丁船只通常泊在离海岸较远的地方，因此它们会置身于可截断绳缆的暗礁层之上；而希腊船只靠拢于陆地，它们正位于雅法港内湿坞及暗礁层之间，水下较为安全。

雅法城中只有一堆破败的屋宇；这些屋子都团团围聚，在一座高坡上层层排列开来。苦难如此频繁地降临这座城市，使城中的废墟与日俱增。一堵两端均延伸及海的墙壁将城市围住，使之不再有遭突袭之忧。

土耳其轻舟很快就从四面划来迎接朝圣者，船主们的衣着，面部特征，肤色，脸上的神情及所操的语言，立即就向我表明了他们是阿拉伯人，而这儿已是沙漠的边缘。离船时，乘客们虽带着完全合乎情理的急切心情，但并未发出喧哗嘈杂声。这个男女老少俱全的人群在踏上圣地时，并未发出人们乐于想象并作出可笑描写的那些呼喊声、哭泣声

和哀号声;人们极为镇定;在所有的朝圣者中,我倒是最激动的 一个。

我终于见到一艘船驶了过来,我见到我的希腊随从在3位神父的陪同下坐在船中。神父们从我法兰克式的装束上认出了我,他们以最亲切的态度向我挥手致意。他们很快就上得船来。尽管这些神父是西班牙人,且他们讲的意大利语难以听懂,但我们仍像真正的同胞一样紧紧握住了手。我随他们跳入小艇中;我们划过岩礁间一个对狭长轻舟来说都甚为危险的空隙进入了港湾中。岸上的阿拉伯人跳入水中,直走到水深及腰的地方将我们扛上肩头送上岸去。那儿发生了很有趣的一幕:我的仆人身着白色的礼服;白色在阿拉伯人眼中是尊贵的颜色,因此他们判断我的仆人必是酋长一类的人物。他们抓住了他,不顾他的反抗顺利地将他给抢走了,多亏我身着蓝色衣装,我在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背上蒙混过了关。

我们来到了神甫们的招待所,这是建在港口上的一座简陋的木屋,在此可欣赏到大海的美景。主人们先引我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小教堂中,他们在那儿感谢主给他们送来了 一位弟兄:通过基督侍徒这感人的行事方式,旅行者可在最荒蛮的国度中找到朋友,获得救助;我已在别处提到过这任何赞美都嫌不够的行为。这3位上船去接我的神父分别叫做让·特吕洛斯·佩纳、亚历山大·罗马及马丁·亚历克萨诺;当时唐·朱昂、德·拉·孔塞雄神父不在家中,招待所及教堂由他们3人掌管。

走出小教堂,神父们将我安顿在我的房间中,房中有一

张桌子、一张床、墨水及纸张，还有清水和洁白的衫巾。只有刚从满载着200名朝圣者的希腊船只上下来的人才能体会这一切的价值。晚上8时，我们去了食堂。在那儿，我们见到了另两位从拉玛来，要到君士坦丁堡去的神父。在一张单独放置的洁净的小桌上，给我端上了鸡、鱼和鲜美的瓜果，其中有石榴、西瓜、葡萄及刚上市的海枣；我畅饮着塞浦路斯葡萄酒与东方的咖啡。当我酒足饭饱时，神父们却只略略吃了些不加油盐的鱼。他们表现出平和的快乐，亲切而有礼貌，席间没有无聊的问题，也不见无意义的好奇。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我的旅行及为安全完成此旅而该采取的措施。“这是因为”，他们如是道，“我们现在是为了您的祖国而要对您负责。”他们已向犹大山中的阿拉伯酋长及拉玛城中掌管财物的神父各遣了一名信使。弗朗索瓦·米依斯神父说：“我们是以一颗纯净至诚的心来接待您的。”这位西班牙神父向我表明他的情感是真挚的，这是多余的表白，因为从他坦诚的额头及眼神中，我可以很容易地揣测出他的情感。

在这片诞生了基督教与乐善好施的美德的土地上，我受到了基督教式的、极其盛情的接待；在这个第一位使徒布讲福音的地方，我见到了使徒们留传下来的好客的美德；这一切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想起美洲的荒漠中，另外一些传教士们也同样诚挚地接待了我。圣地的神父们拥有更多的功德，因为他们将耶稣的仁爱毫不吝惜地撒播给来耶路撒冷朝圣的人们，而他们只给自己留下了当年立在这片海滩上的十字架。这位有着“纯净至诚”心灵的神父还告诉

我，他觉得他这50年的生活是“真正的天堂”中的生活。你想知道这个天堂是什么样的吗？在这儿，每天都有凌辱，每天都有棍棒的威胁、枷锁与死亡。今年复活节时，这些神父们清洗了祭台上的所有用布，掺有淀粉的水流出了招待所，染白了一块石头。一个土耳其人打这经过，见到了这块石头，于是去报告法官说神父们在修葺房屋。法官到现场，断定这块原为黑色的石头的确变白了；他不容神父们陈述事实，罚他们交上10元钱。就在我到达雅法的前一天晚上，招待所管理财务的神父就当着阿加的面被阿加的一个仆人以绞刑相胁。阿加只是平静地用手指绕着他的小胡子，不屑于为这个“贱民”说上一句好话。这就是这些修道士们的天堂；可一些游者还以为他们是圣地的小领主，享受着最高的荣誉呢。

晚上10时，主人们重又带我走过长长的走廊，送我回房。海浪撞击着港湾中的山崖轰然鸣响，若是关着窗，你会以为外面起着风暴；但是推开窗子，你见到的是美丽的夜空，安详的月亮，平静的海面，还可以见到泊在外海的朝圣者们的船只。见到我惊异于这一反差的模样，神父们笑了起来。我用蹩脚的拉丁语对他们说：这就是僧侣眼中的世界；当大海在暴风雨中动荡时，他们总觉得海水是平静的，对于安详的灵魂而言，一切都是宁静的。

夜间，我花了些时间来观赏提尔的这片海域，在《圣经》中，它被称为“大海”，它也曾托起过寻找黎巴嫩的香柏木及西顿的大红颜料的大卫王的舰队。海中怪兽利维坦在这片海洋中留下了如深渊般的洞穴的遗迹；造物主为这片海洋

设置了屏障与门户；而它曾见到过上帝，也曾消失过。它既不像加拿大狂野的大洋，也没有希腊欢跳的波浪。南方伸展着埃及大地；为使尼罗河彻底干涸，为推倒那里的偶像，上帝曾借一朵轻云驾临埃及。北方屹立着圣城，教会诸长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哀叫吧，海上的战舰，因为你们的威力已被摧垮……浮华的城市已被推倒；所有的屋宇都门窗紧锁，再没人踏进屋去……这地方所剩的人寥寥无几，好比收割后树上残留的油橄，葡萄收获完毕后遗下的垂于枝蔓上的果实。"这是一位诗人所描述的古时的情形：这位诗人是伊塞亚，荷马的接班人。

这还没完呢：在我右侧，濒临着我凝望的这片海域的是加利利地区的村落；而阿什克伦平原出现在我左侧的海岸边：我可以在那些村庄中见到父系社会的风俗传统及耶稣诞生的塑像；在阿什克伦平原上，我会遇上十字军留下的纪念物，还会遇上耶路撒冷城英雄们的亡灵。

> 两军面对面地前进着，军队布开了阵势，战士们迫不及待地冲锋陷阵，迫不及待地进攻杀敌，这是多么宏大壮烈的场面啊！军旗在空中起伏飘扬，高高的鸡冠状盔顶上的羽饰随风起舞。所有的衣甲、流苏、纹章，各种色彩，还有金制及铁制的武器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卢梭接着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天的胜利景象：

> 备受蹂躏后，巴勒斯坦终于
> 见到它的敌人们四散奔逃，
> 恰如朔风吹散了无垠的天空中的云彩；
> 而南风那火热的气息

刚能烧毁他们在阿什克伦原野上的白骨。

我不情愿地撇下这片可唤起诸多回忆的大海的景致，可我不得不向睡意让了步。

次日，即10月2日上午，招待所所长、雅法的本堂神父朱昂·德·拉·孔塞雄回来了。我打算在城中兜一下并去拜望已遣人向我致意的阿加，但所长要我打消这个念头：

“您不了解这些人，”他说道，“被您看作礼节的行为其实是打探虚实。他们来问候您不过是为了知道您是何许人，了解您是否富有，是否可夺取您的财物。您想见阿加吗？那就先得给他送上礼物；到时，即便您不乐意，他也必定派人护送您去耶路撒冷：拉玛城的阿加还会增加护送人员。阿拉伯人一旦认为有个法兰克富翁要去朝觐圣墓，就会提高卡法罗的关卡税，或是袭击您。在耶路撒冷城门口，您会见到大马士革帕夏的部队；在带沙漠商队去麦加前，他们来此征收税赋。而您的排场会使这位帕夏心怀嫉妒，您因此会遭受污辱。进了耶路撒冷后，您会被要求交上三四千皮阿斯特的护送费用。城中居民得知您的到来后会将您团团围住，其情状让人难以想象，到时即便您有万贯财产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贪欲。您沿途所经的街道都会被堵得水泄不通，要到基督圣地去您必得冒上被撕碎的危险。听我的话，明天我们打扮成朝圣者的模样一起去拉玛：我在那儿可收到信使们的回音；若答复是肯定的，您就在夜间出发，这样，您可安然无恙地到达耶路撒冷且花费极少。”

神父又举出诸般实例论证他的观点，尤其提到了2年前一位波兰主教因其过于阔绰的神气举止而招致了杀身之

祸。我讲述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展现一下这个国家中的腐败拜金、社会的混乱无序及野蛮残忍都到了何等程度。因此主人们的经历让我信服了，我把自己关在招待所中，在平静闲谈中惬意地过了一天。想谋求雅法副领事一职、原籍法国的孔泰西尼先生，先时住在杰扎尔近旁圣-约翰-阿克城的达米安父子都来拜访了我。他们向我讲述了叙利亚最近发生的大事的种种奇闻，他们还向我提及了我们的皇上及军队在这片荒漠上留下的威名。当人们远离祖国时，会比在家乡的屋宇下更在意于祖国的荣誉；我们所取得的某些胜利，对法国移民来说简直就是将他们判成了永久流放，但他们仍称这胜利也有他们的一份。

从耶路撒冷回来后我又在雅法盘桓了5日，将它彻彻底底地审视了一番，照理我应在那个时候介绍它，但为了与我的行程顺序保持一致，我想在此时谈谈我的所见；此外在见过圣地的描述后，读者也许对雅法就不会再有浓厚的兴趣了。

据阿德里科米乌斯说，雅法原先名为约帕，其意为美丽或舒适。唐维尔认为雅法的现名脱胎于约帕最早的书写形式"雅福"。我注意到希伯来人的国度中另有一座名唤雅法，但已为罗马人占领的城市，也许这个名字后来被移用到了约帕身上。如果信了译者们及普林尼的解释，这座城市的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因为约帕城很可能建于大洪水之前。传说诺亚就是在约帕踏入方舟的。洪水退去后，族长将属于由其三子雅弗所建城市的土地分了些给他的长子闪。据当地的传说，约帕城保存下了人类再造之父的坟墓。

波科克、肖尔，也许唐维尔也和他们一样认为约帕城落入以法莲族人手中，而约帕、亚摩利及吕大地区的以法莲族众就构成了该族的西支。但别的一些作者，其中包括阿德里科米乌斯、罗歇等人认为，约帕为坦族人的地盘。希腊人将神话故事发生的地域一直延伸到这片海岸，他们说约帕之名得于风神的一个女儿。他们认为这座城市附近地区便是佩耳修斯与安德罗墨达历险故事的所在地。普林尼以为斯库鲁斯将由涅普图努斯造出的海妖的骨骸从约帕带到了罗马。披舍尼阿斯则称，可在约帕城近旁见到佩耳修斯当年洗去海怪溅在他身上的血迹的泉水，正因如此，这泉水总是现出红色。圣热罗姆还记述了在他那个时候，人们仍能在约帕见到锁住安德罗墨达的山岩和链条。

满载建造神殿所需的香柏木的希兰船队就停靠在约帕，当先知约拿逃避上帝时就是从约帕登的船。在罗马人踏上亚洲之前，约帕曾先后五次落入埃及人、亚述人及其他与犹太人交战的民族手中。它成为崇拜偶像亚舍拉的11个托帕尔奇之一。城中的居民曾屠杀了200名犹太人，后来这座城市被犹太人马卡比斯烧毁。圣彼得曾在此处使大比特得以复生，他还在城中皮革整理匠西门的家中接见了从凯撒里亚来的民众。在犹太国纷争初起之时，约帕城就被切斯蒂尤斯摧毁。一些海盗此后重建起了城墙，但韦帕芗再次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并占为己有。

我们已经知道约两个世纪之后，约帕城在圣热罗姆所处的时代仍然存在，它被圣热罗姆称为雅拂。它连同整个叙利亚一起遭到了撒拉逊人的奴役。在研究十字军东征的

史学家的著作中又见提及约帕。《法兰克人之功业》丛书的作者无名氏记述了十字军到达耶路撒冷城下后，戈德弗鲁瓦·德·布永派遣雷蒙·皮莱、阿沙尔·德·默梅鲁及纪尧姆·德·萨布朗去保护驶入雅法港的热那亚及比萨的战舰；邦雅曼·德·蒂代勒也提起差不多同一时代的雅法，他将之称为嘉法："在雅法港，是谁在守护着人和船只……嘉法位于大海边，离此20公里，古时称雅福或约浦。在那儿，只有一名犹太人居住，他干的是染羊毛的工作。"撒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雅法，但狮心王查理又将之从撒拉丁手中抢了回来。撒拉逊人随后又卷土重来，在城中杀戮基督徒。但到圣路易首次踏上东方大地时，雅法已不在异教徒的控制之下了；因为其时它已由得了"雅夫伯爵"头衔的戈蒂埃·德·布里耶纳来治理，"雅夫"为德·茹安维尔先生的拼写。

当"雅夫伯爵"见到国王驾临时，他将雅夫城堡布置得宛若一座防御得极好的美丽城市。在城堡的每个雉碟上都站有500人，每人手中持有一面小盾牌，每人的兵器都带有一面小三角旗。这一切看起来极为壮观。因为每人的武器均为纯金所制。

圣路易的皇后正是在雅法产下了一个女婴，起名为"白雪"；而圣路易也是在这同一座城市中得到了母后薨逝的噩耗。他跪倒在地，高声喊道："感谢您，我的主！感谢您乐意赐予我敬爱的母后，而今您按自己的意愿将她召回了您的身边。确实，我爱她胜过爱世上的一切生命，她也是当之无愧的；但既然您已将她从我身边夺走，那么您也会受到永远

的祝福。”

基督徒治理下的雅法有一位来自该撒里亚总部的副主教。在骑士们被迫彻底放弃圣地后，雅法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都落入了埃及苏丹之手，随后又受到土耳其人的统治。

从那时起直到今日，我们便可在所有去耶路撒冷的游记中见到约帕或雅法；但我们今日所见的雅法城至多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因为蒙科尼在 1647 年游巴勒斯坦时只在雅法见到了一座城堡及三个在山岩上凿出的洞穴。泰弗诺补充道，圣地的修士们在岩洞前建起了一座座小木屋。而土耳其人后来又迫使神父们将木屋尽数拆除。这让我们明白了一位威尼斯修士游记中的一段记述。这位修士说，当他们到达雅法时，朝圣者们被关在一个山洞中。布勒弗、奥普当、德赛、尼古拉·勒·于安、巴泰勒米·德·萨利尼亚克、迪洛瓦、祖阿拉尔、罗歇神父及皮埃尔·德·拉·瓦莱等诸人都一致提及了雅法城之小及其经历的不幸。

关于现代雅法城，其在达赫和阿里贝战争中被围攻的历史，以及对其瓜果的鲜美和园艺情趣的描述，均可在德·沃尔内先生的著述中见到。我将再补充几点：

除了旅行者们提及的雅法的两处泉水外，我们还可见到一些淡水水流沿着海岸同加沙的方向上溯伸延。要想见到海边冒清水的景象，只需用手在沙滩上挖坑便可：我与孔泰西尼先生从城南一直走到可在海岸上遥望到的一位伊斯兰苦行僧的住所时，一路上，我们亲身验证了这奇异的现象。

在达赫战争中，雅法已备受折磨，而后又在最近的变故中遭到破坏。拿破仑皇帝统治下的法国大军于 1799 年攻

占了它。当我们的士兵转向埃及时,英国人联合大维吉尔军队在城市的东南方建起了一处防御据点。大维吉尔跟前的红人艾卜·马拉被任命为城中的指挥官。待到奥斯曼的军队开拔后,大维吉尔的对头阿克的帕夏杰扎尔堵在了雅法城前。艾卜·马拉英勇地抵抗了9个月,最后从海路脱了身;我们在城东见到的废墟便是这次围攻的结果。杰扎尔死后,艾卜·马拉被任命为红海边上的吉达的帕夏。这位新帕夏经由巴勒斯坦前去赴任,在土耳其一次司空见惯的反叛之后,他留在了雅法,拒绝去他的辖区上任。阿克帕夏杰扎尔身后的第二位继任者苏莱曼-帕夏奉命攻打这个叛乱分子,雅法于是再度被围。经过一阵无力的抵御后,艾卜·马拉去已升任为大马士革省区帕夏的穆罕默德帕夏-艾登处躲了起来。

由于雅法昔日的及最近重又获得的重要地位,我提起了这些枯燥乏味的细节,望读者们能够原谅。

我焦急地等待着出发去耶路撒冷时刻的到来。10月3日下午4时,我的仆从们像贝都因人一样穿上了产于上埃及的山羊皮宽袖外套;我也在自己的外套上加了一件与让及朱利安的外套相同式样的长袍,然后我们跨上了几匹小马。我们以驮鞍为鞍,以套在脚上的绳圈为镫。招待所所长打着头阵,他看来就是个普通的修士;一个几乎全裸的阿拉伯人给我们指路,另一个阿拉伯人则跟在我们身后,驱赶着一头驮着我们行李的毛驴。我们出了修道院的后院,穿过一堆堆在过去的围城中被毁坏的房屋留下的断砖碎瓦,来到了南面的城门下。我们先从一些先前必定十分迷人的

花园间走过：内雷神父及德·沃尔内曾赞美过它们。这些花园已惨遭抢占雅法废墟的各方势力的蹂躏，但园中仍留有些石榴树、埃及无花果树、柠檬树、棕榈树和仙人掌丛，还可见到加沙近郊、甚至西奈山顶的修道院中也种栽的苹果树。

我们走在了沙仑平原之上，它的美丽风光在《圣经》中也得到了颂扬。当内雷神父于1713年4月路过此处时，原野上遍开着郁金香。他写道："郁金香色彩缤纷，原野因此而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圃。"到春天，这片著名的平原上盛开着白色及红色的玫瑰，此外水仙、银莲花、白黄两色的百合花及紫罗兰也四处绽放，原野上还另有一种香气馥郁的不凋花植物。平原沿海伸展，从南方的加沙直抵北方的迦密山。其东边以犹大山及撒玛利亚山为界。但这片平原也并非一马平川：它还孕育出了四个高原，它们之间均隔有光秃秃的岩石带。这儿的土地是细沙土质，呈现出红白二色，虽然多沙但仍显得极为肥沃。但由于统治者的暴政，而今这四方田野中只长着些夹杂着蓟与干枯的野草的病病歪歪的棉花、大麦及小麦等。到处可见些全都成了破败的村落及橄榄树和无花果树丛。在从拉玛去雅法的半路上，可见到一处所有游客都曾提及过的水井；为了一比土耳其苦行僧的权力与基督教修士的无权无势，马里提修士讲述了它的历史。在水井附近有一个按梅花形栽种的橄榄树林，此种栽种方式可追溯至戈德弗鲁瓦·德·布永的时代。我们见到了拉玛或可称亚摩利城，它坐落在一个迷人的地区，位于平原上一个高原或说是一处起伏地带的尽处。进城前，我们先离开大道，去参观由君士坦丁之母建造的一座蓄水池。

我们走下 27 级台阶，进了蓄水池中；池长 33 步，宽 30 步；它由 24 个圆拱构成，盛蓄着由 24 个入口处流入的雨水。我们由此穿过一片仙人掌丛，向“四十殉道者”钟楼走去；如今它是一座已废弃的清真寺的尖塔，但它以前可是一座留下了美丽遗迹的修道院的钟楼；遗迹上长满了野生的无花果树。据说约瑟、圣母及圣婴在逃往埃及的途中曾在此停留；因此，要描绘圣家庭休息的景象，这个地方无疑很有诱惑力；从克洛德·洛林所绘的罗马多利亚宫的壮丽画卷上可以看出，画家似乎猜出了这幕情景。

在钟楼门上有已被德·沃尔内先生记下来的阿拉伯铭文：就在门边上还有一处由米拉托利描述过的神奇的古迹。

参观完这些古迹后，我们从一个废弃的磨坊边经过：德·沃尔内先生因这是他在叙利亚所见到的唯一一座磨坊而提到过它；但如今，叙利亚已有了好多座别的磨坊。进了拉玛城后，我们来到了圣地修士们的住所。这座修道院于 5 年前被洗劫，人们还指给我看了一位在此次事件中丧生的修士的坟墓，修士们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被允许对他们的修道院进行最迫切需要的维修。

好消息正在拉玛城中等着我：我在那儿见到了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派来的译员。神父们通知的担任我的护送者的阿拉伯人首领正在城外田野中转悠，这是因为拉玛的阿加禁止贝都因人进城。犹大山中最强大的部族在耶利米村安下了家：他们随心所欲地向游客开放或封锁去耶路撒冷的道路。这个部族的族长刚去世不久，他将自己的儿子乌特曼托付给其叔艾卜·戈什照管，艾卜·戈什的两位兄弟

吉亚贝与易卜拉欣·哈布德·鲁曼在回程时伴我同行。

我们已商妥于夜半时分出发。此时白日尚未尽，我们就在作为修道院屋顶的露台上吃了晚餐。圣地的修道院看似厚重坚固的堡垒，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人联想起欧洲的修道院来。我们观赏着一片迷人的景致：拉玛城的房屋是一些简陋的石灰窝棚，诸如清真寺顶及苦行僧墓顶之类的小圆顶高耸于其间；这些屋子似建于一片长有橄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的树林中，屋旁还环生着奇形怪状且长满了刺的杂乱无章地堆摞起来的高大的仙人掌。在这片树林与屋宇混杂的土地上竟矗立着最美丽的伊多姆海枣树。尤其是修道院中有一棵令我赏玩不够的海枣树：它的树干高达30尺之多，树干上优雅地伸展出虬枝，半熟的海枣犹如红珊瑚般垂挂下来。

拉玛即古时的亚利马太城，正是那位因安葬了救世主而赢得荣耀的正直的人的家乡。圣彼得就在拉玛城半里之外的洛德，即吕大，也称为迪奥斯玻利斯的村庄中创造了治愈瘫痪病人的奇迹。有关拉玛贸易方面的情况，可查阅德·托特男爵的《回忆录》及德·沃尔内先生的游记。

我们于10月4日午夜时分出了拉玛城。院长神父引着我们转弯抹角地来到了等候艾卜·戈什的地方，然后就回到了他的修道院。我们的旅队包括阿拉伯人首领，耶路撒冷的译员，我的两名仆从以及驱赶驮运行李的毛驴的从雅法城中来的贝都因人。我们总穿着长袍，且总带着一副穷苦的拉丁朝圣者的神情，但我们的衣服下可都藏着武器呢。

在一片崎岖不平的土地上骑行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来

到了一些建在一处乱石丛生的高地上的破房子前。我们越过了平原上的一处凸起的地方，再走了一小时后，就到了犹大山脉中最初的起伏地带上，我们沿一道高低不平的沟壑越过了一个贫瘠孤立的山丘。在这个山丘顶上，我们隐约见到了一个破败的村庄及一个荒弃的墓地上散乱的石块；这个村庄名唤拉特隆，正是那个在十字架上忏悔，并祈求基督生命中最后一次宽恕的罪人的家乡。再走过 3 法里地我们进了山，沿着一条干涸的河道前行：半个月亮刚能照亮这深山中我们脚下的道路，而野猪在我们四周发出极其狂野的嗥叫。面对这片荒凉，我明白了为何耶弗他的女儿要到犹大山上来哀哭，我也理解了先知们为何要到这些高耸的山峰上来悲叹。天亮之时，我们发现置身于一个由一些相互间颇为相似，但底部不相接的锥形山丘构成的迷宫中。这些山峰的底部是扎根于大地的岩石层。山间的狭路及那些沿着峭壁的道路如同古罗马圆形剧场的台阶一样平行排列下来，又似萨瓦的山谷中支托葡萄藤蔓的成梯形的墙壁。每一层山崖上都伸出些矮小的橡树丛，还有黄杨及夹竹桃。山间的沟壑中耸立着橄榄树，而在山坡上还偶尔能见到整片的橄榄树林。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鸟儿的啁啾，其中有松鸦的鸣叫。登临此山脉的最高峰后，我们见到身后（南方及西方）的沙仑平原，看着它直伸展至雅法，还有那延伸至加沙的海岸；圣耶利米的谷地在我们面前（北方及东方）敞开了胸怀，在同一个方向上，我们见到一座名为“马卡比斯城堡”的古老的堡垒屹立在悬崖之巅。人们认为《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就在这群山中一个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村落中

来到人世：确实，赞美这位预言不幸的先知的诗篇中似乎蕴含有这片土地的凄凉景象。

当走近圣耶利米时，一幕意想不到的景象使我稍稍得到些慰藉。拂晓时分，从这座村庄中拥出了一群群耷拉着耳朵的山羊，长着大尾巴的绵羊，以及因其"俊俏"模样让人想起《圣经》中所述野驴的毛驴。一些阿拉伯妇女在葡萄园中晒开了果实；其中有几位脸蒙面纱，头上顶着个满满的水罐，恰似麦地亚城的姑娘。初日升起时，空中的水汽化成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村中传出嘈杂的人声，歌声与欢呼声：与这片土地的荒凉与夜间留给我们回忆相比，这一幕景象形成了多么令人愉悦的反差。

我们的阿拉伯首领已提前拿到了部落向游人征收的买路钱，因此我们一路畅行无阻。突然，几个明明白白的法语词传入我的耳中，令我惊诧不已："向前，齐步走！"我转过头去，见到一群赤身露体的阿拉伯儿童手持棕榈木的棍棒正在操练呢。不知是儿时何种记忆萦绕在我心间：当有人向我谈起法国士兵时，我的心就怦怦直跳；不过，即使一个不像我这样如此珍爱祖国荣誉的人，当他见到犹大群山中贝都因孩童模仿着我们军队的操练，且牢记着我们的英勇无畏时，当他听到这些我们军中的号令，且是我们精锐部队唯一使用的号令时，他也会有所触动。我并不像鲁滨逊听到鹦鹉的话语时那样惊骇，但我喜悦的程度并不亚于那位著名的旅行者。我拿了几个梅丁[1]给了这小小的营队，对他

[1] 土耳其古代钱币。——译注

们说:“向前,冲!”为了将这号令补充完整,我还像戈德弗鲁瓦及圣路易的伙伴们一样冲他们喊道:“这是上帝的意愿!这是上帝的意愿!”

我们走出耶利米山谷进入了特雷平兹谷中。较之前者,它更深且更为狭窄。谷中长有葡萄及一些芦苇。我们来到了小男孩大卫收集5颗石块用于击打巨人哥亚利的河流边,并从这荒凉之地上唯一的一座石桥过了河,河中倒还仍有些积水。就在这近旁,我在一个名叫卡洛尼的村庄下的年代较近的废墟中见到了一座古建筑的遗迹。马里提神父认为这是某几位我并不知晓的修道士所建。但意大利游客可看出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误。这建筑的风格若不是希伯来式的就必定是罗马式的:其砖石的垂直堆砌,包括砖石的形状与大小都确定无疑地表明了这点。

过了这条河后,我们在另一条看似布满灰尘的大路的干涸河流边见到了克里埃-列夫塔村。接着我们又走入了一片荒漠,南风吹过,几株零星的野生无花果展开了它们黑黑的树叶。原先还能见到些青枝绿叶的大地此时已变得暗淡,山坡渐渐变宽,看来更为广阔却也更为贫瘠。很快所有的草木都已不见,就连苔藓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叠嶂的山峦染上了火红的色彩。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攀越过这个阴郁的地区,登上了面前一座高高的山岭。接着,我们又在一片遍布圆石的光秃秃的高原上行进了一小时。我突然见到高原尽头处一些四方的城楼夹着一道哥特式墙壁,城楼后还兀立着些建筑物的尖顶。在一片全东方式的陈设中,一个土耳其军营出现在那墙根处。向导大叫一声:圣地(耶路

撒冷)！然后纵马急逃开去。

如今我明白了史学家及旅行家们对十字军及朝圣者们初见耶路撒冷时所表现出的惊诧的记述。我可以断言任何一位像我一样有耐心读完近200部关于圣地的近代著述，且阅读了犹太教教士们的文集及古人对犹太地记述的人，其实仍对耶路撒冷城一无所知。我的双目凝视着耶路撒冷，目测着它城墙的高度，我在脑海中搜寻着有关它从亚伯拉罕直到戈德弗鲁瓦·德·布永的历史变迁的回忆，心中想着这因耶稣的传教而改头换面的整个世界，同时还徒劳地搜寻着那座已是“片瓦不留”的庙宇。如果我能活上1000岁，我也决不会遗忘这片似仍体现着耶和华的伟大崇高与死神留下的恐怖的荒地。

译员让我将我们的旅队靠拢，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军营了。他的喊叫声才使我摆脱了与圣地的相见导致的惊愕困惑。我们从帐篷间穿行；这些帐篷由黑色的母羊皮制成；不过有一些营帐是用条纹布做成的，其中就包括帕夏的营帐。上了马鞍套着笼头的马匹被拴在一些小木桩上。我惊异地见到这些马匹竟还拖着四门大炮；这些炮装配得很好，我觉得支撑炮身的大车像是英国货。我们少得可怜的装备和身上穿的朝圣者的长袍引来了士兵们的讥笑。当我们走近城门时，帕夏正从耶路撒冷城中出来。唯恐招致与约瑟夫在特里波里察时所遇的类似的倒霉事，我不得不立即取下我为遮挡阳光而系在帽上的手帕。

我们从朝圣门进了耶路撒冷。在这座城门边，大卫堡拔地而起，不过“比萨堡”这一名称更为人知。瞻仰过这城

楼后，我们沿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前进：我们转向左方，在一些被称为民宅却更像是用石灰盖成的牢房间走过，最终于午时22分到达了拉丁神父们的修道院。其时修道院正为阿布杜拉的兵卒们所占，他们可会搜刮一切被他们看中的东西。

只有身处圣地神父们的处境中，才能理解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他们认为只要有一个法国人来此他们便能获救。我向修道院院长博纳旺蒂尔·德·诺拉神父呈上了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一封信函。"先生"，院长对我说："这是上帝将您带到这儿来的呀。您有通行敕令吗？请让我们将它们呈示给帕夏；这样他就会知道一位法国人到了修道院中；他会相信我们受着皇上的特别保护。去年他逼着我们缴纳了6万皮阿斯特；但按惯例，我们只欠他4000金币，况且这还是以赠礼的名义上交的呢。今年，他还想向我们勒索相同的数目，他还威胁说若我们拒绝他就以武力解决。如此一来我们将不得不卖掉圣瓶；因为这4年来，我们未曾得到一笔欧洲的布施：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被迫抛弃圣地，任由耶稣基督的圣墓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

能为院长帮上这个小忙，我真觉得荣幸之至。但我仍请求他在送出敕令前先让我去约旦河走一遭，以免更增加这危险旅程的困难：阿卜杜拉完全可以将我谋害于路上，然后将一切栽到阿拉伯人头上。

修道院负责财务的克莱芒神父受过极好的教育，他睿智、富有修养且和蔼可亲。他带我到了朝圣者居住的贵宾室中，我的行李就安置在那里。刚进耶路撒冷不过几小时，

我又要准备离去了。但我更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与死海的阿拉伯人打仗。长久以来,我为了来到圣地而跋山涉水;而刚踏上旅行的目的地就要再次与之离别。但我认为这一安排应归功于那些不断地奉献财物乃至牺牲生命的修道士们。不过,若是放弃拜访约旦河,我就可以兼顾神父们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安全;但我无法压制自己的好奇心。

当我等着出发的时候,神父们在修道院的教堂中放声歌唱。我询问这歌声的缘由,知道这是在庆祝主保圣人节。我方才想起今天是10月4日圣弗朗索瓦日,也正是我的生日及我的本名瞻礼日。我跑到神父合唱队中祝愿那位在这一日赐予我生命的人平平安安。"你将在痛苦中分娩。"(《创世纪》,3,16)我在耶路撒冷的第一份祈愿并不是为了我自己,但我视之为极大的幸福。我对这些距耶稣基督的圣墓仅300步之遥的地方歌颂上帝的神父们充满了敬意;当国王们抛却圣墓时,只有这支虽然弱小,但却不可战胜的队伍留下守卫着它;见到他们,我深为感动。

看哪,为了你,有多少复仇者拿起了武器!

院长神父派人去找一个名叫阿里-阿加的土耳其人,让他领我去伯利恒。这位阿里-阿加的父亲曾任拉玛的阿加,在杰扎尔暴政时期被砍了脑袋。阿里出生于耶利哥,即今日的利合,他自称是该村的首领。这是个集智慧与勇气于一身的人,我对这一点很是满意。他先让我及我的仆人们脱下阿拉伯人的衣服,重返法国人的装束:这种以前为东方人鄙视的装束如今却令人敬畏。法国的重要地位使之赢回了昔日在这个国度中的威望:当年是法兰西的骑士们重建

起了耶路撒冷王国，如今又是法国将士们摘得了伊多姆最后的棕榈枝。土耳其人会同时指给你看贝都因人的城堡与法兰西皇帝兵营的所在：在骷髅地上可见到戈德鲁瓦·德·布永的佩剑，虽然在古旧的剑鞘中，但它仍似在保卫着圣墓。

傍晚5时，3匹好马送到了我们身边；修道院的译员米歇尔与我们会合到了一处；阿里一马当先，我们向着伯利恒出发，将在那儿投宿并带上由6名阿拉伯人组成的护送队伍。我曾在阅读中得知，在耶路撒冷，救世主的守墓人是唯一享有骑马的特权的欧洲人，因此当我骑在一匹阿拉伯种母马背上疾驰时，不免有些惊异；但自此我也明白了只要有钱，任何旅游者都可这么做。我们由大马士革门出了耶路撒冷城；接着向左转去，越过锡安山脚下的沟壑，又翻越过一座山峰，我们在山中的高原上走了一个小时；耶路撒冷已落在我们身后即北边的方向上。我们的西边座落着犹大山脉，而死海与阿拉伯山峰出现在东方。我们又走过了圣-以利亚修道院，在那儿，游人们必定会被提醒留意当年这位先知去耶路撒冷时在路旁悬崖边的一棵橄榄树下休息的地方。从此再走一公里路，我们走入了座落着拉结墓的拉玛的田野中。那是座覆着小圆顶的方形建筑，它享有与清真寺相同的特权；土耳其人及阿拉伯人都敬慕族长的家庭成员。基督徒们历来认定拉结墓就位于此处，历史考证也认同这一观点。但尽管泰弗诺、蒙科尼、罗歇及其他众多游者都以为如此，我却看不出如今这座所谓的拉结墓是座古建筑，它分明是为埋葬一位伊斯兰苦行僧而建造的。我们在

山中见到了拉玛村的灯火(因为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的四周一片沉寂。也许就在一个情形相同的夜晚,人们突然听到了拉结的声音:“在拉马,人们听到一个噪音,那是一阵阵哭喊声;拉结在为她的孩子哭泣,她不愿听从别人的劝说,因为孩子们已不在人世。”阿斯梯阿那克斯的母亲及欧律阿勒的母亲都在此被征服;荷马与维吉尔将哀歌的桂冠拱手让与了耶利米。

我们沿一条崎岖狭窄的路来到了伯利恒。我们拍打着修道院门,修士们惊惧不已,因为我们是些不速之客,而阿里的头巾先就引起了惊慌;但一切很快就解释清楚了。

伯利恒之名得于亚伯拉罕,意为“粮仓”。为了将它与西布伦族人的另一个伯利恒区分开来,它又有埃弗拉塔(结果实的)的别名,这是迦勒之妻的名字。伯利恒归犹太族人所有,也有“大卫城”之称;它正是这位君王的故乡,儿时的大卫曾在此地看过羊群。和大卫一样,以色列第七位士师以比赞,还有埃利姆莱克、俄贝得、耶西及波阿斯都生于伯利恒;路德动人的牧歌也是在此地唱出。门徒圣马提亚也幸运地降生在这座弥赛亚降临人世的城市中。

第一批信徒曾在救世主诞生的马槽的旧址上建起了一个祈祷室。阿德里安将它推倒,代之以阿多尼斯的雕像。圣海伦摧毁了这个偶像,在同一个地方建起了一座教堂,如今原建筑的风格中掺入了信奉基督的国王们为教堂添建的各部分的样式。圣热罗姆退居到伯利恒是世人皆知的。曾为十字军攻占的伯利恒与耶路撒冷一起落入了异教徒手中;但它总是受到朝圣者们的敬仰。那些甘受无尽的折磨

的圣修士们将这座城市保卫了7个世纪。至于现代伯利恒,关于其土壤出产与居民的情况可查阅德·沃尔内先生的著作。但我在伯利恒的谷地中并未见到人们所说的肥沃的土地;确实,在土耳其政府的统治下,就是最肥沃的土地过不了几年也会变成荒漠。

10月5日晨4时,我开始了对伯利恒遗迹的巡礼。尽管这儿的古迹屡被描述,但这主题本身实在是吸引人,因此我无法对某些细节避而不谈。

伯利恒的修道院与教堂通过一个被高墙围住的庭院相接。我们穿过这个院子,跨入教堂的一个小边门。这座教堂必定很古老了,虽屡遭破坏屡经修葺,但它仍保留着原希腊式建筑的痕迹。其平面外观为十字架形,一座长长的殿堂,也可说是十字架的下部饰有排成四列的48根科林斯式石柱。这些柱子近柱础部分的直径为2.6法尺,算上柱头柱础后的柱高为18法尺。由于这座殿堂没有穹顶,因此这些柱子支撑的只是取代了下楣的位置,并充当整个柱顶盘的木结构中楣。镂空的屋架从墙壁顶端伸出并上耸成穹隆形以支撑那并不存在、亦或是从未建成的屋顶。人们说这个屋架用的是香柏木,但这是错误的。墙上开着高大的窗户,昔日这墙上点缀有马赛克画及用希腊文与拉丁文抄录的《福音书》的段落,它们留下的痕迹至今仍能见到。大部分铭文都已被加来斯米乌斯摘录。马里提修士尖刻地挑出了这位博学的神父在一个日期上犯的错:一个聪明至极的人也会出错,这位以粗鲁无礼的方式向读者说明错误的聪明人表现出更多的自负而不是学识。

残存的马赛克画随处可见，有几幅木板画在艺术史中颇有价值：它们总体上表现的都是僵立的人物的正面画像，既无动感也无明暗；但他们却产生出非凡的效果，且表现出高贵肃穆的特点。审视着这些绘画的时候，我不禁想到了那位受人敬重的德·阿然古先生；他正在罗马编写《中世纪绘画艺术史》，或许他能在伯利恒找到大量素材。

我方才描述的殿堂归亚美尼亚人的基督教宗派所有。一堵墙壁将它与十字形的另 3 个部分隔绝开来，因此这教堂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走过这道墙后，你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座圣殿及一个祭坛，它们占据了十字形的上端部分。这座祭坛建在殿中的 3 级台阶之上，上面设置着一个供奉三王的祭台。祭台脚下的地面上有一个用云石刻成的星形；传说这颗星星正指着天上那引导三王的奇迹之星停下时的位置。可以确定的是，救世主的诞生地就在这云石星正下方建于马槽所在地的地下教堂中。稍待片刻我就会介绍这座地下教堂的。希腊人占据了这供奉三王的圣殿及其他两座位于"十字"一横的两端尽头之上的殿堂。这两座殿堂中空空如也，并无祭台。

教堂中祭坛的两侧露出两段各有 15 级台阶的螺旋式楼梯，它们一直伸到位于祭坛下方的地下教堂中。那是世世代代为人景仰的救世主的诞生地。进去之前，院长塞给我一个大蜡烛并对我进行了简短的告诫。这个圣洞高低不平，这是因为它位于凹凸不平的马厩与马槽的旧址之上。它长 37 法尺，宽 11.3 法尺，高 9 法尺，是在岩石上凿出的，岩壁上都砌有云石，地上也同样铺上了名贵的云石。这些

装潢都是圣海伦的功劳。教堂丝毫采不到外面的光线，全靠由笃信基督的各位国王们送来的32盏灯笼照明。圣母就在洞中最深处靠东的地方生下了全人类的救世主。一块嵌碧玉、镶银边，做成太阳辐射状的白色云石标识出了这个地方。其周边写着这几个字：

在这里，圣母玛利亚生下了耶稣基督

一张用作祭台的云石石桌紧挨着岩壁弥赛亚诞生的地方。3盏灯笼照亮了祭台，其中最美丽的一盏是路易十三捐献的。

自此向南走7步，在走过了通往地上教堂的一个楼梯口后，你便可见到马槽。你还得再走下两级台阶，因为马槽与圣洞的其他地方并不在同一高度上。这是个嵌入岩石中的低矮拱穹。一块凸出地面一寸且被抠成摇篮状的云石指明了救世主当年就睡在其内的稻草堆上。

约瑟夫也从加列列的拿撒勒城上犹大去，到了大卫城，因为他本是大卫一家的人，

要和他已怀孕的妻子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中没有地方。

位于马槽正对面两步开外处的一张祭台，正是当年玛利亚端坐着让将为人类受苦的孩子接受3位博士朝拜的地方：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位博士来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

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星欣喜若狂。

进了房子，看到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世上看来最舒适最虔敬的场所莫过于这座地下教堂了。教堂中装饰着意大利及西班牙画派的作品。画中表现的是关于这些地方的神秘传说，其中有模仿拉斐尔手笔的圣母圣婴像，有天使报喜图、三王朝觐图及牧羊人到来图及无不体现着庄严与纯洁的所有圣经故事图。马槽上的装饰很是平常，均用绣有银丝的蓝色缎子制成。救世主的摇篮前时时焚着乳香。我听到一架管风琴在弥撒中演奏着意大利最优秀作曲家的最柔婉的乐曲，不由被深深打动。这些音乐使阿拉伯人中的基督徒们陶醉了，他们任由骆驼四处吃草，就像古时伯利恒的牧羊人一样前来朝拜马槽中的天主。我就见到了这些有着西方基督徒们并不了解的宗教的沙漠居民，极其虔诚地在供奉三王的祭台前领受圣体。内雷神父说："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更多地唤起人们的虔诚……信奉基督的所有民族的绵延不绝的沙漠商队……共同的祈祷，跪拜……甚至是信奉基督的国君们送来的贵重礼品……所有这些都使人心中产生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而以下这罕见的反差使这一切更为令人难忘：因为走出这个体现着艺术及文明民族的信仰的富丽堂皇的地下洞

穴后，你就被扔进了一个无比荒凉的世界，这片圣地再不敢将它的愉悦显露于形，而它昔日辉煌的记忆已被锁在了它的心间。

我们从基督诞生的洞穴继续走入地下的小教堂中，传说圣婴们的坟墓就在其中：希律王差人杀死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内凡两岁以内的全部男孩。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

圣婴堂通向圣热罗姆岩洞，岩洞中坐落着这位教会圣师的坟墓，圣厄塞布之墓也在此处，另有圣保勒及圣厄斯托希的坟墓。

圣热罗姆的大半生都在这岩洞中度过，就在这儿他目睹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就在这儿接待了帝国逃亡的贵族们。这些曾拥有过世上王宫的人此时觉得与一位生活刻苦的隐居者共居一个单人修室是莫大的幸福。在解释《圣经》的学者笔下，圣者的平静与世事的动荡产生了奇妙的对比效果。

圣保勒及其女儿圣厄斯托希是出自于罗马格拉古家族及西庇阿家族的两位贵妇。她们抛却了罗马的快乐生活到伯利恒来修习教士的品行，并最终逝于此地。圣热罗姆为她们撰写的墓志铭并不很出色，而且太广为人知，因此我大可不必抄录于此。

在圣热罗姆的小礼拜堂中的一幅画上，这位圣者仍保留着卡拉齐与多米尼坎的画笔赋予他的神采。另一幅画则绘着保勒与厄斯托希的形象。画上，这两位西庇阿的后代已然去世，她们躺在同一口棺木中。出于一个感人的念头，画家赋予了两位女圣者完全相同的面貌；我们只能凭女儿

的年轻与所戴的白色面纱将她与其母区分开来：一位已在生命之路上行进了许久，而另一位却匆匆走过了人生，但她们同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没有一位游者曾描绘过基督圣地众多的绘画作品，而我却不时地从画中辨出了牟利罗那神秘的笔触与灵动的色调；若是一位大师在基督诞生地或是在圣墓留下了不为人知的杰作，那可真是奇闻了。

我们重又返回地面上的修道院。我站在露台之上端详着这片原野。伯利恒建在一座俯瞰着一道长长山谷的高岗之上。这道山谷由东向西伸延：南面山丘那乱石丛生的淡红色土地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些橄榄树；北面山丘的土地与南面的相似，一些无花果树生长在那里。到处都可见到废墟，其中就有被称作"圣保罗堡"的城堡的遗迹。我回到修道院中，它如今的富裕可得部分归功于戈德弗鲁瓦·德·布永的继任者、耶路撒冷国王博杜安，这是座名符其实的堡垒，它坚厚的墙壁足可轻松地抵御土耳其人的围攻。

阿拉伯护卫队已到，我准备出发去死海。修士们围坐在我身边与我共进了午餐，席间他们告诉我修道院中有一位法国籍的神父。他们着人将他找来：他垂着眼帘，双手笼在袖中，行路时神情严肃；他只是致以我一个简单而又冷漠的问候。我还从未在国外听到过一个法国人无动于衷的嗓音：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这话在我听来是何等的亲切！

我向这位神父提了些问题。他告诉我他是克莱芒神父，出生于马延的乡间；他原在布列塔尼一座修道院中修行，后与 100 名与他相同命运的神父一起被放逐到西班牙；

在那儿，一座属于其所在修会的修道院收留了他，但接着就被其上司派到圣地来传教。我问他是否不想再回祖国，问他是否想写信给家人。以下是他的回答，我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在法国，还有谁会记得我？我又怎知我是否还有兄弟姐妹？我希望凭着救世主诞生地的功德获得死在这儿的权利，这样我既不会冒犯任何人，又不会想起一个已将我遗忘的国度。"

克莱芒神父是被迫退隐在此处的：我的出现又唤醒了他试图扼制的深藏在心中的情感。这就是人类的命运：这片土地留下的回忆昔日曾启发了世上赞美对祖国热爱的最美丽的诗篇，如今就在这儿，一个法国人正为失去他的祖国而悲叹：

与巴比伦的江河相差不远！

但这些将竖琴悬于巴比伦的柳树上的亚伦的子孙们并未全部重返大卫城；而犹太女儿们（犹太国民，不分男女）曾在厄弗拉特城边喊道：

噢！约旦的河流啊！上天恩宠的土地啊！

但这些伊斯帖的同胞们并未全都重见到了伊马忤与伯特利：好多人都将夺得的战利品留在了被征服的土地上。

上午10时，我们上马出了伯利恒。6位步行的阿拉伯人佩着匕首与长枪组成了我们的护卫队。他们3人走在马前，3人行于马后。我们的马队中还夹有一头驮着水与食物的毛驴。我们取道圣萨巴修道院去死海，之后将由约旦河返回这座修道院。

我们先是沿着前面提到过的向东伸延的伯利恒的谷地

前行,随后走过一片圆圆的山丘,其右侧有一个新建的葡萄园,据我所见,这在当地可是希罕物。我们接着来到了"牧羊人岩洞"。阿拉伯人仍称之为"牧羊人村"。据说亚伯拉罕就在此处放牧羊群,而犹大的牧羊人就在此处得到了救世主诞生的讯息: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关于万民的特大喜讯;

因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之人!

虔诚的教徒们将这个岩洞改造成为一座小教堂。它往昔必定富丽堂皇:我在其间发现了3个科林斯式的柱头及两个爱奥尼亚式的柱头。这后两个柱头的发现真可谓奇迹;因为自海伦生活的世纪之后,几乎就只有不朽的科林斯式柱头存留于世了。

走出岩洞后,我们继续朝东稍偏南的方向前进;走出这些淡红色的山峰后,我们又走入了一列泛白的山脉。马匹

驰上了一片松软似白垩的土地，它生成于一处残存的钙质岩。这片土地荒芜得惊人，就连一层苔藓都不见。到处只有多刺的植物丛，它们与养育它的土地一样苍白，且看上去灰头土脸，就如夏日里法国大道两边的树木。

绕过山脉中一个圆圆的山丘后，我们又见到了贝都因人的两处营地：一处营地中，7座黑羊皮制成的帐篷布成向东伸展的长方形；另一处营地中则有12顶围成圈的帐篷。一些骆驼与良种牝马在附近遛达。

后退已来不及，我们必须得沉着冷静，以穿过第二个营地。起初一切都很顺利。那些阿拉伯人触摸了伯利恒人的手及阿里-阿加的大胡子。但我们刚走过最后几座帐篷时，一个贝都因人拦下了驮着我们食物的毛驴。我方的伯利恒人想将他推开；这个阿拉伯人于是叫来兄弟们助阵。这些人跃上马背，他们拿起武器将我们团团围住。阿里花了些钱才算平息了这场纷争。但这些贝都因人又向我们索要买路钱：他们显然视沙漠为大道；在他们的地盘上自由他们说了算。而这只是拉开了更为紧张激烈的序幕。

行过一法里后，当我们走下一座山峰的阴面时，我们见到了两座矗立在一道深谷中的钟楼的顶部。那是圣萨巴修道院。当我们走近修道院时，另一队躲在一道沟壑中的阿拉伯人狂叫着扑向我们的卫队。片刻之后，我们见到石块纷飞，匕首闪闪，而火枪已瞄准了我们。阿里向敌阵猛冲过去，我们也奔过去援助他；他揪住了贝都因首领的大胡子将他拖下马来，并威胁他若不下令结束这场纷争就把他踩扁。混乱中，一个修士站在一座钟楼的高处大声呼喝并打着手

势,他力图平息这一争端,但只是白费劲。双方的人马都在圣萨巴修道院的门前。修士们从里面慢吞吞地转动着钥匙,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修道院在混乱中遭劫。阿里讨厌这样的拖拖拉拉,他不由地勃然大怒,既恼恨阿拉伯人,也恼恨这些修士。最后直到他拔出军刀,要砍掉那一直被他用惊人的力量揪着胡子的贝都因人首领的脑袋时,修道院门才打开。我们乱哄哄地拥进一个院子中,后脚刚踏进来,门就在身后关上了。但事态变得更为严重:我们并不在修道院中,而是得再穿过一个院子,可是这院门是关着的。我们被困在这狭小的空间中,身上佩的武器都会伤到自家人,而因这场骚乱而兴奋起来的马匹也变得狂躁不安。阿里声称挡开了一个阿拉伯人刺向我身后的一刀,并给我看他鲜血淋漓的手;阿里是个极英勇的人,但却和所有土耳其人一样贪恋钱财。修道院的最后一道门终于开了,院长出来讲了几句话,骚乱平息了,我们这才知道了这场纷争的缘由。

刚才攻击我们的阿拉伯人来自一个扬言独享引导外国人来圣萨巴权利的部族。而伯利恒人渴望赚得护送费,也想维护他们英勇的名声,因此不肯让步。修道院院长刚才许诺说我会满足贝都因人的要求,事情便迎刃而解。但我什么都不想给,以示对他们的惩罚。阿里-阿加提醒我,若我坚持这么做,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约旦河,因为这些阿拉伯人会召来别的部落,我们就必会遭到杀戮;而他之所以未杀贝都因首领也正是这个原因;因为一旦宰了他,我们除了折回耶路撒冷之外就再也无计可施。

我怀疑较之圣萨巴修道院,塞特的那些修道院位于更

阴郁荒僻的地方。圣萨巴修道院就建在塞德龙河的河涧中。这地方的河段原有二四百法尺之深，但如今河流已干涸，只在春日里流过些浑浊发红的水流。教堂占据着河床中的一处高地。人们通过山涧侧壁上悬直的台阶与在山岩上凿出的通道在高地上建起了修道院的房屋，修道院也由这些通道直伸至山峰的圆顶之上，那儿耸立着它最后的建筑——两座方形钟楼。其中一座钟楼建于修道院之外，昔日被用作监视阿拉伯人动静的前哨。站在钟楼之上，映入眼帘的是犹太贫瘠的山峰；若将目光投向身下塞德龙河干涸的河谷，就可见到第一批隐修士们居住过的岩洞。如今一些蓝色的鸽子在洞中筑起了巢穴，似乎是想用它们的悲鸣、它们的纯洁与柔情唤回昔日居于这些山崖中的圣者们。我忘不了一株从修道院一处晒台上的一堵墙壁中伸出的棕树；我相信所有的游客都会像我一样留意它：只有陷于一片如此令人心惊的贫瘠中，才能体会到这一丛葱茏的草木的价值。

有关圣萨巴修道院的历史，读者可求助于内雷神父的文章及《沙漠神父传》。修道院中如今展示着三四千颗人的颅骨，它们属于那些被异教徒屠杀的修士。修士们允我与这些圣骨独处了一刻钟的时间：他们似乎已猜出了我欲于将来描绘底比斯地区隐修者们的精神状态。但当我回忆起一位圣巴西略会修士向我谈及政治，并向我讲述俄国宫廷秘闻的情形时，心中仍不免感到痛苦。“啊！我的神父。”我对他说：“如果您在此处都找不到和平安宁，您又能去何处寻找呢？”

我们于下午 3 时离开了修道院，沿塞德龙河上行；接着，我们穿过了河谷，重又折向东方。透过一个山口，我们

见到了耶路撒冷。我并不太清楚自己见到了些什么，觉得见到的是一堆崩裂的山岩。在一片荒凉孤寂的景致中，骤见这座屡遭蹂躏的城市真有些让人触目惊心，它可是实实在在的“沙漠女皇”。

我们继续前进着，群山总呈现出同一种面目：苍白一片，灰土飞扬，没有起伏，既无树木绿草，也不见苍苔。下午4时半，我们走下山脉最高的一段，进了海拔稍低的山峰中；接着又花了50分钟走过了一片很平坦的高原。我们终于登上了西临约旦河谷地与死海的最后一列山峰。夕阳已将西下，我们跳下地让马匹休整，我也得暇从容观赏湖泊、谷地与河流。

说起谷地，无外乎有人耕种和无人耕作两种：若是被耕种的，那么谷地中就遍布庄稼、葡萄园，村庄与羊群；若是无人耕作，谷地就展现出片片草场与森林；若谷中有河流浇灌，这河必是蜿蜒曲折；而形成这片谷地的山峦也是高低起伏，其悦目的风光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但这儿却与上述情况毫不相符：你可想象一下有两列平行的长长的山脉由北方奔向南方，既无曲折，也无起伏。位于东方的那座名唤阿拉伯山的山脉最为高耸；若从8法里或10法里外远远望来，它简直就是一堵高大直立的墙壁，其外形与蔚蓝的色彩与汝拉山毫无二致。你辨不出一座山峰，也压根见不到山顶；到处只有些不易察觉的轻微的弯曲，就如同一位画家运笔在天上拉出一条直线时，在几处略有抖动。

西边的那列山脉属犹大山。较之东面的山脉，它海拔

较低但颇有起伏。此外，它的特点、性质也与前者不同：它看来就是一座座高大的白垩土堆与沙土堆，其形状好似枪支束、翻卷的旗帜和搭在平原边上的营帐。在靠阿拉伯山的那边，却是些陡峭的黑色悬崖，它们的影子直投到远方死海的海面上。连天空中最小的鸟儿也无法在这些悬崖上觅得一株可充饥的野草；这儿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是被天主弃绝的民族的故土；这儿无处不显露出亚扪人与摩押人可怕的社会生活环境。

这两列山间的谷地宛若海水久退后的海底洼地：这是些盐碱的海滩，已被烤干的淤泥，还有流沙以及像是被海浪冲刷出的沟壑。这片生命几乎绝迹的土地上到处挣扎着一些细弱的小灌木；它们的树叶上覆着作为它们养料的盐霜；它们的枝干散发着烟雾的气息。这儿不见村庄，却有些城楼的遗迹。一条失却了色彩的河流流经谷地；它极不情愿地拖着步子走向最终将它吞噬的臭气熏天的湖泊。在这片沙地上，人们只能通过生长在河岸边的柳树与芦苇才能辨出它的河道；阿拉伯人就藏于这些芦苇中伺机袭击游人，抢劫朝圣者。

看看这些因上天的祝福与诅咒而闻名的地方的情形吧：这条河就是约旦河，而这个湖泊正是死海。死海看起来波光灿灿，但躲在它怀中的那些罪恶的城市似乎已毒化了它的波涛。它荒凉的深海中孕育不了任何生命；它的海浪也从未承载过任何船只；海滩上不见海鸟、树木与绿草，那苦得骇人的海水分量极重，只有最猛烈的狂风才稍能在海中作浪。

当我们游览犹大国时，心中初时觉得兴味索然；但当我们走过一片又一片荒漠，看着面前无垠的大地时，烦倦渐渐消散而去，转而体验到一种莫名的惊惧。但这惊惧并不压抑着人的思想情感，却反而赋予人勇气，激发人的才智。四处罕见的景物都显示出这是一片圣迹垂临过的土地：炙热的太阳，凶猛的秃鹰，结不出果实的无花果树，所有诗篇中描绘过的、《圣经》所有的画卷中表现过的景象都在这里。这儿的每一个名字都蕴含着一个谜，每一处岩洞都宣告着未来，每一座山峰都回荡着先知的话音。上帝也在这片土地上讲过话：干涸的溪流、崩裂的山崖和裂开的坟墓都见证过了圣迹；沙漠似仍因惊惧而缄默着，也许它在聆听过上帝的话语后，再也不敢打破沉默。

我们走下山峰，准备去死海边安营过夜，然后再沿约旦河上行。走入山谷后，我们小小的旅队又靠拢到一起：那些伯利恒人端着枪，警惕地在前开道。我们正走在沙漠中归属阿拉伯人的道路上，他们会去死海弄些盐，并会毫不留情地攻击旅行者。与土耳其人及欧洲人过于频繁地接触使贝都因人的习俗开始发生转变。他们如今让自己的妻女去干卖淫的勾当，他们则开始杀害昔日只是遭他们劫掠的游人。

我们就这样如同置身于敌国般捏着手枪走了两个小时。我们沿着沙丘间被阳光烤干了的一处河床上的条条裂痕向前行进。又一层厚厚的盐霜盖住了沙地，宛若白雪皑皑的田野，上面还立着几株生长不良的小灌木。我们突然到了湖边；说突然是因为我原以为离它还很远呢。没有一点水声，没有丝毫的凉爽提醒我已靠近水边。石块遍布的沙滩滚

烫灼热；湖中是一潭死水，湖水到岸边就彻底停滞不前了。

天已黑了。我下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入湖中，直到齐膝深方罢。我掬水送至口边，却无法含入口中。它的含盐度要比海水高得多，它在我唇上留下的感觉与大剂量明矾所产生的效果相同。我的靴子刚吹干就结上了一层盐花；我们的衣服与双手在 3 个小时中都布满了这种矿物。加利安留意到了这种结果，波科克也证实了这些现象。

我们在湖边安营扎寨，伯利恒人生起火来准备煮咖啡。我们并不缺树枝，因为岸边堆满了阿拉伯人带来的罗望子树的枝条。这些阿拉伯人除了在这地区找寻已结晶的盐外，还用烧煮蒸发水分的方法从海水中提取盐分。护送我们的伯利恒人刚才在田野中极为谨慎地行走，现在却又不担心生火更会暴露行藏了；这就是习惯的力量。其中一人采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引燃木头：他跨上柴堆，蹲身于火苗之上；当他的上衣中充盈着烟雾时，他猛地直起身来；这方法形成的气流使柴堆上燃起了明亮的火焰。喝过咖啡后我的旅伴们都睡着了，只有我一人与护送我们的阿拉伯人一样醒着。

午夜时分，我听到湖上有些动静。伯利恒人告诉我这是许多小鱼跃上了岸。这驳倒了人们普遍接受的死海中无生命的观点。波科克在耶路撒冷时听说有位传教士曾见到了沥青湖中的鱼类。阿塞尔奇斯特与莫恩德雷尔在岸边发现了贝壳类生物。如今尚在游历阿拉伯的西成先生在死海中既未见到海螺也未见到贻贝，不过他却发现了些蜗牛。

波科克让人对一瓶死海海水进行了分析。马凯先生及

萨热先生又于1778年重新进行了分析，他们证明一担（每担等于100旧制法斤）海水中含有44斤6两盐，即6斤4两普通海盐和38斤2两近海含土质盐。最近，戈登先生又在伦敦进行了相同的实验。

若在全结晶的状态下，盐分之外的这些物质约占总重的四分之一；但若只经过180度高温的干燥处理，它们就占到了总重的41%。戈登先生带回了一瓶海水用于分析，因为他亲眼见到了不会游泳的人竟可浮在水面上。

我也拥有满满一马口铁皮罐的死海海水，那是我亲手从死海中取来的，我还未开启过这罐子，但据重量与水晃动发出的声音来看，这些液体几乎没有损失。我的计划是尝试波科克建议的试验，即在水中投入些小海鱼，看它们能否生存；但由于别的事务缠身，使我无法早些进行这一试验；我担心现在已为时过晚。

清晨2时，月亮升起时携来了猛烈的北风，这风没能使空气变得清新，却略略吹动了湖水。充斥着盐分的浪花因其笨重的身躯只勉强拍到岸边。这个死亡之湖中传出一种凄惨悲凉的声音，像是被这湖水吞噬的人们在发出沉闷的呼喊。

晨曦升起在我们面前的阿拉伯山上。死海与约旦河谷染上了一层令人赞叹的色彩；但如此富饶的外表只能更衬托其荒凉的本质。

这个位于所多姆与戈莫拉旧城遗址上的死海在《圣经》中则被叫做盐海；希腊人与拉丁人又称之为沥青湖；阿拉伯人唤它为阿尔摩塔那和巴哈-洛特；而它在土耳其人口中则

成了乌拉-德尼西。对于那些声称死海不过是个火山口的人我实在是不敢苟同。我曾见到过维苏威火山、索尔法塔尔火山、菲津湖中的蒙特努沃火山，还到过亚速尔群岛的皮库岛、迦太基对面的马梅利夫火山与奥佛涅的死火山。我到处都见到了相同的特征：即山峰成漏斗形凹进；还可见到火山熔岩与火山灰，这些火山活动的印记是不可能看不出来的。而死海却是个弓形的绵延很长的湖泊，两岸是外形毫不相同、土质也无任何相似之处的两列山脉。它们并未会合于湖泊两端，两列山脉的一头继续沿着约旦河河谷向北延伸，直到太巴列湖时方始靠拢；而另一头则向南伸展，相互间日益疏远，最终隐没在也门的沙漠中。阿拉伯山中确有沥青、温泉与含磷的岩石，但我并未在其对面的山中发现这些东西。况且仅是温泉、硫磺与沥青的存在并不足以证明旧时火山的存在。关于被湖水吞噬的城市说法很多，我只遵循《圣经》的解释，而不会求助于物理学。不过，即使接受了米卡埃利教授的论点，与大学者布欣在其关于死海的论文中提出的看法，这些物理学的解释可能仍基于那些罪恶的城市遭受的灾祸，并不会伤害宗教感情。所多姆建于沥青采矿场之上，这已为摩西与约瑟证实。他们提及过西亭谷中的沥青矿井，霹雳引燃了这个深渊，城市塌陷了下去，任地火焚烧。马尔特-布兰先生极富创意地推测道，所多姆与戈莫拉原建于沥青岩之上，后被所降天火烧毁。

斯特拉波提及没于沥青湖中的13座城市；艾蒂安·德·比赞斯以为湖中有8座城市；《创世纪》中写了5座位于西亭山谷中的城市：所多姆、戈莫拉、亚当、洗扁及比拉

(也可称索珥)。但书中只提及前座城市因震怒上帝而被毁;《申命记》提及了 4 座城市:所多姆、戈莫拉、亚当与洗扁,《箴言》中写着有 5 座城市,但并未指明。

雅克·塞尔比留意到有 7 条大河注入死海,勒朗据此推测是地下河多余的水分造就了此海;桑迪与其他一些游行家也陈述了相同的观点。但据阿莱博士所撰关于蒸发的观测报告,这一观点如今该被摒弃了;这一观测报告得到了肖尔的认可,但他发现若不计入亚嫩河及其余 7 条河流,仅约旦河每日就注入死海 60009 万吨水。包括持罗洛及德·阿维厄在内的另一些游人称,他们在死海中见到了宫殿与城墙的遗迹。这种说法似已得到了莫恩德雷尔与诺神父的确认。而古人对这个问题则持更为肯定的态度,约瑟用诗化的语言说,我们可在湖边见到遭毁灭的城市的"阴魂"。塔西佗也叙及了这些遗迹: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仍存在,我可是什么都没见到;但既然湖水随季节涨落,它可能会依次吞没、吐出这些被上帝弃绝的城市的残骸。

流传的其他死海奇观在经过严肃的研究后就已不复存在。如今我们知道了物体在死海中是沉是浮依据的是这些物体的比重与湖水比重的有关法则。而湖中散发恶臭的雾气归根结底为浓烈的海洋气息,预示着沥青生成抑或随之产生的烟雾,以及事实上与所有浓雾一样肮脏的雾霭。如果土耳其人许可的话,我们就可驾一艘小船由雅法直驶到死海,那时,我们对此湖必有全新的发现。对于死海,古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斯特拉波、狄奥多拉斯·德·西西里、普林尼、塔西佗、索兰、约瑟、加利安、

迪奥斯科里德以及艾蒂安·德·比赞斯都已告诉了我们。而较之现代地图,古地图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标出了这个湖泊的形状。若不是圣萨巴的达尼埃尔修士,那么至今都无人曾环游过死海。诺神父在他的游记中为我们留下了这位隐修士的叙述。从中我们得知:“死海最终被隔为两半,人们可由一条路穿过湖区。此路上的水只及小腿处,至少在夏季是这样的情形,陆地就在那儿凸起,挡住了另一个被平原与盐山环绕且略呈椭圆的小湖泊;附近的乡村中聚居着不计其数的阿拉伯人,等等。”尼安堡也讲过与之大致相同的情况;马里提修士与德·沃尔内先生都曾用过这些资料。当我们看过西成先生的记行后,就可真正更好地了解死海。

几乎没有一位读者未曾听说过著名的所多姆树:这树上结着外表十分悦目的果实,但其味苦涩且满是灰末。相信塔西佗与约瑟是最早提及死海异果的两位作者,他们分别在《历史》第五册及《犹太人战争》中提到了它。富尔谢·德·沙特尔于1100年左右游历巴勒斯坦时见到了这迷惑人的果实,并将它喻为人世的快乐。打这以后,塞伏琅乌斯·德·韦拉、博姆加腾、皮埃尔·德·拉·瓦莱、托罗洛及一些传教士等人组成的一派认同了富尔谢的叙述;而另有些人,诸如勒朗、内雷神父、莫恩德雷尔等人则倾向于认为这个果实不过是人类虚幻的快乐的一个诗化了的形象;最后还有些人,如波科克与肖尔,他们压根就不信这果实的存在。

阿曼似乎解决了这一难题;据他看来,这树酷似英国山楂树,他描写道:“此种果实为色彩鲜艳的小圆果。”

植物学家阿塞尔奇斯特突又横插一脚，把这一切全搞乱了。所多姆果并非果树或是灌木结的果实，而是由林耐划分出的茄科植物的产物。他说道："在耶利哥附近，在临约旦河的山谷中及死海的周边地区都可发现大量的这种果实。它有时确实充塞着粉末，但只有当它遭受害虫侵袭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此种害虫使整个果瓤都化为粉末状，只留下一个并不失去本色的完整果皮。"

自此之后，谁还会不信由权威人士阿塞尔奇斯特确认，且由更大的权威林耐写入了《巴勒斯坦之花》一书中的结论？可事实绝非如此：西成先生同样身为学者，且是最为现代的旅行家，因为他现在仍然身在阿拉伯；但他就不同意阿塞尔奇斯特的"所多姆茄子"一说，他说道："当我盘桓于卡拉克时，我在城中的希腊神父家中见到了一种如丝般的棉花，他告诉我，这种棉花得于死海东岸埃尔-哥尔平原上的一种类似无花果，名唤奥埃沙-埃兹的树木；人们是在树上所结的宛如石榴一般的果实中发现它的。我想这些果实内里无瓤，在巴勒斯坦其他地区内又不为人所知，它们很可能就是著名的所多姆果。"

如今我却颇为为难，因为我也认为自己已找到了这种为人们大力寻访的果实：孕育了此种果实的小灌木在约旦河河口两三法里外的地方放目皆是，其枝干多刺，叶子细小狭长，酷肖阿曼描述过的那种灌木；其果实的色形则与埃及小柠檬相似，尚未成熟时，果实饱含着辛辣苦涩的汁液；干枯之后，它留下似灰末状物，其味又若苦胡椒的黑黑的种粒。我采下了 6 枚果实，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 4 颗干果，它

们也许值得博物学家的关注。

尽管伯利恒人一再催促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我仍在死海边徜徉了整整两个小时（10 月 5 日）。我很想看看约旦河注入此湖的地方，这个重要的地方只有阿塞尔奇斯特一人曾察访过；但这些阿拉伯人拒绝带我前往，因为离河口约一法里的河段折向左方，向阿拉伯山靠拢过去，因此我只能满足于走向离我们最近的蜿蜒的河段。我们拔营启程，在一片细细的白沙地上极为艰难地行进了一个半小时。我极其惊异地见到了一片立于贫瘠土地之上，生长着芳香植物与罗望子树的小树林，我们冲着它走了过去。伯利恒人突然停下了步子，他们用手给我指着山涧中我并未见到过的东西。我无法说出那是什么，隐约看似是在静止的大地上流动的黄沙。我走近这奇怪的事物，见到的是一条黄黄的河流，我都很难将沙地与它的河岸辨别开。它深陷在山涧中，稠厚的河水慢吞吞地流着，这就是约旦河。

我曾带着因清静与自然风光而生出的欢乐观赏美洲的大江大河，我曾怀着迫切的心情探访了台伯河，我也曾怀着同样的情感寻访过欧洛托斯河与刻甫斯河，但我却表达不出见到约旦河时的心情感受。这条河流不仅让我回忆起了一种著名的古代文化，让我想起世上最优秀的诗篇留在人类记忆中的那些最美丽的名字中的一个，而且它的河岸更为我呈现出发生过我信奉宗教的圣迹的舞台。犹大国是世上唯一能唤起游人对人间事与天界诸事回忆的国度，它凭着这糅和了天上人间的回忆，使人的灵魂深处生出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激发的情感与思想。

伯利恒人剥去衣衫纵入约旦河中。由于一直折磨着我的高烧，我不敢仿效他们，但我与我的两位仆从及修道院中的译员一起跪倒在地。我们忘了带上本《圣经》，因此无法诵读《福音书》中与我们所在之处有关的篇章；不过谙熟当地风俗的译员唱起了圣母经。我们就像结束了航程的水手们一样与他唱和：德·茹安维尔殿下的机敏也不过如此。接着我用一个皮袋去河中汲水：河水并不如一位诚实的传教士所说的那样如糖般甘甜，相反，我还觉得它略带咸味。不过我虽饮了很多，却也不觉得难受；我相信如果滤去水流卷入的泥沙，河水必很甘醇。

阿里-阿加自己也做了净功：约旦河是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的圣河，他们保留了一些希伯来人与基督徒的古老传统。这些传统有些得于伊斯玛利，阿拉伯人至今仍生活在他的国度之中；而另一些传统则是由《古兰经》中的故事引入土耳其人的生活。

唐维尔称阿拉伯人将约旦河唤作纳哈尔-埃尔-阿登；据罗歇神父说，他们称之为纳哈尔-埃尔-齐利亚。马里提修士将这名字写成了意大利语的斯刻里亚，德·沃尔内先生则写为埃尔-加利亚。

圣热罗姆在“关于希伯来人的故乡的名称和景色”一文，其实也就是厄塞布《地方志》的译文中指出，约旦河之名得于其两个源头：约河与旦河的合名；但人们就这个观点众说不一；约瑟、普林尼及厄塞布认为，约旦河唯一的源头位于前黎巴嫩黑门山下的帕内阿德斯，其他人采纳了这一权威论断，摒弃了圣热罗姆的观点。拉·罗克在他的《叙利亚

记行》中深入论述了这个问题；马里提修士只是大段引用纪尧姆·德·提尔的文章，重申了权威论断，以此证明约旦与帕内阿德斯是同一座城市：这也是人们先前的认识。应注意到勒朗反对圣热罗姆的观点，他认为圣河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为约登，而不是约旦，即使采用了后一种读写法，约旦河仍被解释为“审判河”；圣热罗姆将“约”译为河，而将“旦”译为审判，如果说地理学对这个问题仍留有遗问，那么如此精确的词源学已使得“约”“旦”二源之说无法成立了。

我向河流上游望去，见到离我们驻足之地约有2法里之遥的地方有一片宽广的树林。我想前去拜访，因为我估摸着这大约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对面过约旦河的地方，也就是在那里，吗哪不再从天而降；希伯来人在那儿初尝了希望之乡的果实，乃幔则在此治愈了他的麻风病；它还是让-巴蒂斯特亲手为耶稣基督施洗的地方。我们向这片树林走了一阵，走近它时却听到林中传出了人声。真不幸，这在各地都能让人心安的人声，这在约旦河边为人们爱听的声音在这些荒漠中却为人敲响了警钟。伯利恒人与译员都想立即撤退。我向他们申明我走了这么远可不是为了马上折回的，我说我同意不再往上游走，但是我想在我们对面的地方看看约旦河。

大家不情愿地遵从了我的意见，我们又来到了约旦河边，河段折向右边，离我们远去。我发现它与一法里之下的河段一样宽，一样深，即河岸之下深7法尺，宽约为50步。

伯利恒向导们缠着要我启程；就连阿里-阿加也在小声嘀咕。记下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后，我放弃了一见沙漠

商队的愿望；我向约旦河致以最后的敬礼；我去打了一瓶河水，又从河岸上拔了几根芦苇。我们逐渐离它远去，向犹太山下的利合村，即古时的耶利哥走去。才在山谷中走出四分之一法里远，我们就见到了沙地上为数众多的足印与马蹄印，阿里提议我们将队伍收紧，以阻止阿拉伯人弄清我们的人数。他说："如果他们见了我们的阵势与衣着，将我们当作'信基督的战士'，他们就不敢再来攻击我们。"这是对我们英勇无畏的军队的何等的赞誉啊！

我们的疑虑得到了证实。我们很快发现身后的约旦河边有一队约 30 来个阿拉伯人在观察我们。我们让"步兵"，也就是那 6 个伯利恒人在前开道，我们的"骑兵"队在后押阵，居中的是我们的"军需辎重"；糟糕的是那驮着这些物资的毛驴犟头倔脑，不挨鞭子便不肯走。译员的马匹踩上了一个胡蜂窝，胡蜂们齐向他扑去。可怜的米歇尔在他的坐骑上发出令人同情的喊叫声；那地道的希腊人让则表现得很镇定；阿里则如穆罕默德二世麾下的士兵一样英勇。至于朱利安，从来就没有让他惊奇的事；世事在他眼皮底下变幻着，他却不去看上一眼；他总觉得自己仍身在圣-奥诺雷大街上。他放小了马儿的步子，用世上最镇定的语气问我："先生，这地方没有警察来镇压那些人吗？"

盯着我们看了许久之后，阿拉伯人向我们移近了一些；但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接着竟回到了河岸边的灌木丛中。阿里是对的，他们也许将我们当作了信基督的士兵。我们于是安然无虞地到了耶利哥。

马里提修士很全面地汇集起了有关这座名城的历史事

件;他也提及了耶利哥的出产及开采扎贡油料的方法等,此处自不必复述了。我们也知道有一道泉水点缀了耶利哥周边的大地,其水原本苦涩,后因以利沙的圣迹而变得甘醇。这道泉水位于高出城市所在地2法里的一座山脚下,当年耶稣就在此山中祈祷并斋戒了40日。泉水分为两股。其岸边有苜蓿田、刺槐树丛,有用于制造犹大香膏的树木,还有叶如丁香的小灌木,不过,我没见到这小灌木开的花。如今在耶利哥不见了玫瑰,也再无棕榈,我也就无法吃上奥古斯特的海枣了:这些海枣到贝隆时代时已蜕变得面目全非。一株古老的刺槐庇荫着这泉水;而另一株树木在一道从泉水中分流出的小溪上躬下身去,成为这溪上一座天然的木桥。

我说过阿里-阿加生于利合村(耶利哥),而且他还是此地的父母官。他带我们走入了他的领地,我在那儿必会受到他子民们的热情款待的:果然,臣民们前来奉迎他们的统治者,阿里想将我让进被他称为城堡的一所又旧又破的屋子中;我谢绝了这一礼遇,因为我更喜欢在如今被冠以"国王泉"之名的以利沙泉边进餐。在村中穿行时,我们见到路边坐着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他头上插着羽毛饰物,穿得就像过节一般。所有从他面前经过的人都会停下步子去吻他的额头与双颊。人们告诉我这是位新郎。我们在以利沙泉边驻足。人们宰了一头羊羔,将整只羊放在架于泉边的一个大柴堆上炙烤。盛宴准备好之后,我们围着一个木托盘团团坐下,每个人都用手撕下这牺牲品的肉来大嚼。

我们都希望从这些习俗中辨出古代风尚的影子,也希望在伊斯玛利的后代身上找到有关亚伯拉罕与雅各的记忆。

大部分阿拉伯人都穿着件内长衣，腰间用皮带束住。他们时而将一条手臂脱出于内长衣的衣袖，这是古时的穿法；他们时而又裹上条白毛羊毯子，根据他们是将之卷于身上，搭在肩头还是套在头上，这毯子分别充作外袍、风衣与头巾。他们赤足而行，身上武装有匕首、长矛或是长杆枪。各部族都以商队的形式游历四方；骆驼排着队慢慢前行。一根用棕榈树毛搓成的绳子将打头的骆驼拴在了充任向导的毛驴的脖颈上；当上了首领的毛驴免于驮负重担，且享有各种特权；富裕部族中的骆驼身上装饰着流苏、燕尾旗与羽毛。

牝马受到重视的程度视其品种的贵贱而定，但是人们对待它们总是苛刻至极。人们从不把马匹牵入树荫，而是任由它们被烈日曝晒；为了使之无法动弹，人们还将其四蹄拴在地上的木桩上；它们马鞍从不被卸下，经常在 24 小时内只喝一次水，只略略吃些麦粒。如此苛刻的待遇并未使它们就此垮下，却反而造就了它们的朴实、耐心与速度。我时常赞叹被缚于灼热沙地上的阿拉伯马，其鬃毛散乱倒伏，其头低俯到腿间以期找到一丝荫凉，而它狂野的眼睛正斜视着自己的主人。您除去它蹄上的绊索了吗？您是否已跨上它的脊背？“它吐着白沫，微微颤栗着，它飞驰过大地；号角吹响了，它说：我们冲啊！”您于是知道了约伯骑的是什么样的马了。

阿拉伯人对于故事的痴迷可是千真万确，我来举一个例子：就在那个在死海岸边度过的夜晚，那些伯利恒人围坐在火堆旁，他们的长枪横躺在身旁，他们的坐骑拴在木桩上，在火堆外边围成了另一个圈子。喝过咖啡、闲聊过许久

之后，这些阿拉伯人除族长一人外，都安静了下来。我借着火光见到族长富有表现力的手势，他黑黑的大胡子和洁白的牙齿，还见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衣服摘弄成各种样子。他的伙伴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身子前倾，脸都快凑到了火焰上了；他们时而发出赞叹，时而又夸张地重复着讲故事人的手势；几匹马探头到人群上，它们凸显于黑暗中，赋予了这幅画面最为生动别致的特性；当然，如果再加上死海一角与犹大山的景致就更为生动了。

我曾怀着浓厚的兴趣在美洲的湖泊边观察美洲的游牧部落，而如今我注目的又是一个多么不同的民族！在我视线中的是人类最早的种族的后裔；我见到他们仍保留着始自夏甲与伊斯玛利时代的风俗；我见到他们仍生活在上帝赐予他们世代生息的那片荒漠之中。“他生活孤独，居住在法兰的荒漠中。”在约旦河河谷中，在撒玛利亚山下，在希伯伦的路上，在约舒亚呼喊拦住太阳的地方，还有在燃烧着耶和华的怒火、后又被耶稣基督出于仁慈施下奇迹抚平创伤的蛾摩拉的田野中，我都能看到他们。

阿拉伯人与新大陆诸族的最显著的不同在于，阿拉伯人虽粗野，但我们仍可感受到他们习俗中的细腻之处：他们诞生在这片造就了所有的艺术、科学与宗教的东方大地上。加拿大人则躲在西方世界的尽头，躲在世上最偏远的角落里，他们生活在受宽广的江河灌溉的四季常绿的森林荫蔽之下的山谷中；可以这么说，阿拉伯人被抛在亚非之间的世界通道上，他们在东方辉煌的地域中，在一片没有绿树流水的土地上徜徉。在由伊斯玛利、主子、奴仆及家畜的后代们

组成的部落中，需要一种法度内的自由。在美洲的游牧部落中，每个人都凭着自负与强悍独立地生活着：他没有羊毛毯，而有熊皮；他没有长矛、弓箭与匕首，有的只是大头棒；他不认得且鄙弃沙枣、西瓜与骆驼奶：他的盛宴就是血与肉；他没有制作赖以栖身的帐篷的羊毛布，因枯朽而倒下的榆树提供了他居住的草房的躯壳；他也没有驯服马匹以追赶羚羊，他亲自与之赛跑；其祖上与伟大的文明民族并不沾亲带故；其祖先的名头在帝国大事年表中也不见提及；与其先祖同辈的是那些仍然挺立着的老橡树。那儿只有自然的遗迹而没有历史的遗迹，其父辈的坟墓默默无闻地立于不为人知的森林之中。总之，美洲人的一切都表明他们尚未开化，而阿拉伯人则无处不显示出他们是由文明沦落到野蛮的民族。

我们于6日下午3时离开以利沙泉，返回耶路撒冷。俯瞰着耶利哥的"四十人峰"从我们右侧掠过，与之对峙的是亚巴琳山，摩西在临死前就在其上见到了希望之乡。回到犹大山中时，我们见到了一处残留的罗马引水渠。陷于修道士历史轨迹之中的马里提修士竟称这个引水渠原属旧时的一个修会，或许它在耶利哥平原种甘蔗的时候被用于灌溉附近的土地。如果仅查阅一本书还不足以驳倒这一奇谈怪论，那么我们可参考为大多数游者提及的阿德里科米乌斯的《圣地》及卡莱斯米乌斯的《圣地史释疑》。我们走在山中一条宽阔且有几处已经铺砌的道路上；这也许是古时罗马人修建的道路。我们接着从一座山峰脚下经过，昔日一座保护并封锁了这条道路的哥特式城堡占据了山顶。过

了此山后，我们下到一道在希伯来文中称为“阿多曼”，意即“流血之地”的幽深的山谷中。那儿坐落着犹大部落的一座小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也就是在这片荒僻的地区中救助了受伤的游人。我们在那里遭遇上了从约旦河对岸开来的帕夏的骑兵部队，我将在下文讲述他们的此次出征。幸而夜色使我们未被这些兵痞瞧见。

我们来到了大卫在押沙龙面前逃窜、又险些被示每用石块击毙的巴户琳。再略略走出一程后，我们在耶稣基督带着其门徒从耶利哥回来时经常休息的泉水边下了马。我们开始攀登橄榄山的背阴面；接着穿过了坐落着马大住宅及拉撒路之墓遗迹的伯大尼村。然后，我们又走下了这座俯临着耶路撒冷的橄榄山，穿过约沙法谷中的塞德龙河。一条从圣殿脚下蜿蜒伸展到锡安山顶的小径使我们在环绕城市一周后才到达了朝圣门。其时已是午夜。阿里-阿加叫开了城门。那6个阿拉伯人回伯利恒去了，我们也回到了修道院。修道院中已传开了关于我们的种种不幸的消息：有人说我们已遭了阿拉伯人或是帕夏骑兵部队的毒手；有人指责我这次旅行不该只带如此薄弱的护卫力量；他们将此归咎于法国人的冒失。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若未利用初到耶路撒冷的这段时间，那么我就永远也不能走到约旦河边。[①]

---

① 有人告诉我有一位装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人在耶路撒冷与死海间独自往返了两三次。这是极可能的，而且我还相信较之带上10个或12个人的护卫队，这样的旅行方式所冒的风险要小得多。——原注。

第四部分

耶路撒冷之旅

我花了几小时用铅笔标出我刚刚参观过的那些地方的地名。自我驻足耶路撒冷以来，我便一直恪守这一习惯，白天游览，夜间写作。10 月 7 日清晨，负责财务的神父来到我的住所，告知我帕夏和院长神父的事端下文。我们计划好了对策，就派人把我的公文呈给阿布杜拉。他勃然大怒，大喊大叫地威胁，最终却同意教士缴税可酌情减少。

帮助圣地众神父的热切愿望使我抛下一切事务立即去瞻仰圣墓。当天早上 9 时，我出了修道院，陪同我的有两位修士、一个翻译、我的仆人和一名士兵。我们步行至教堂，耶稣就埋葬于此。古往今来的旅行者，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基督徒，都描绘过这座世间最尊贵的教堂，我却在此颇感踌躇，我应该把圣地精确地描绘一番吗？可那不过是重复前人所言而已。圣地是现代读者最熟悉的题材，也是古往今来挖掘最深的题材。那么我该删去圣地，只字不提吗？那岂不是删掉主要目的，截去我此行的精华吗？思量良久，考虑到以下原因，我还是决定记下耶路撒冷的主要行程：

1. 今天已无人去读古代的耶路撒冷朝圣记了，陈词滥

调或许真能给多数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2. 圣墓大教堂已不复存在。我从犹大地返回后，教堂遭了火灾化成灰烬。因此，我是最后一个参观教堂的游客。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是最后一个历史见证人。

但我无意重复前人完美的描绘，谨以我的观察，对他们的著作稍加说明而已。

在这些作品中，我宁愿选择新教徒旅行的游记，这是受了时代精神的影响。现在，我准备摒弃一切我们认为宗教痕迹过重的东西。然而，在波科克、肖夫、蒙德雷尔、海塞尔奇斯特和其他人记述圣墓的作品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令人满意的文字。而阿达曼努斯、拜德、布洛卡、威利巴尔杜斯、布雷登巴赫、萨努特、鲁道夫、勒朗、阿特考缪斯、卡莱斯缪斯、巴姆戈登、福雷里、鲍舒尔、阿里亚斯-蒙达努斯、科特维奇、路维希、赫思等学者兼旅行家都用拉丁文描述耶城古迹，我必须把它们翻译过来，结果是读者得不到任何新知识。因此，我只能局限于法国旅行家了。在他们当中，我最欣赏德塞对圣墓大教堂的描述，原因如下：

博隆，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对耶城的记录只有寥寥数语。此外，他的文体未免老了些，别的比他更早的作者，或他的同时代人，如卡什尔母瓦、莱格诺、萨利尼亚克、勒·胡安、加索、雷诺、波斯代尔、吉罗尔等人用的语言与我们今日使用的语言已相去甚远。

维拉蒙耽于细节，既不讲求方法也不注重考证。布歇神父已被吹得神乎其神，用不着再提他了。贝纳尔旅行时尽管只有 20 岁，文笔却充满智慧；但文笔也有散乱、平淡、

晦涩的特点。帕斯菲克神父格调庸俗，叙述也嫌局促。蒙科尼斯只对药方感兴趣。杜布丹文笔清晰，知识丰富，值得一读，但他过于拖沓，又喜在细节上喋喋不休。罗歇修士在圣地效力5年，技巧纯熟，考证严密，文笔生动活泼；但他对圣墓大教堂的描述过长，是我将他排除在外的原因。泰弗诺是最负盛名的旅行家之一，他对救世主安息之地所作的描绘美妙绝伦，我请读者读读他的作品(《东方之旅》第三十九章)；但他与德塞记述的内容相近。诺神父是耶稣会会士，不但通晓东方各国的语言，还有幸与努安代尔侯爵同游耶城。侯爵是当时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也是为我们描绘雅典的第一人。遗憾的是，博学的耶稣会会士絮絮叨叨，让人无法忍受。《教化书信》中内雷神父的书信诸方面都出类拔萃，却遗漏了太多的东西。卢瓦莱·德·拉·罗克与神父有同样的毛病。至于真正现代的旅行家，如穆勒、梵佐、科特·比什奈德、马里提、伏尔奈、聂布赫、布朗都对圣地只字不提。

德塞受路易十三派遣来到巴勒斯坦，我认为他的游记值得一读：

1. 由于土耳其人急于由他们自己向大使展示耶路撒冷，如果大使愿意，他甚至能进入圣墓清真寺。

2. 大使秘书的文笔尽管有些过时，但清晰明确，保尔·吕卡斯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而且按照自己的习惯没有声明严禁剽窃。

3. 关键原因：唐维尔把德塞绘制的地图作为论文的主题，这篇论文或许可算是我们这位著名地理学家的杰作了。因此，德塞为我们提供了圣墓大教堂的素材，我将在此附上

我的说明[1]。

圣墓大教堂和圣地的大部分地方都由方济会修士看护，修士们被派到此地轮值三年。他们来自各国，但都被当成法国人或威尼斯人，只是凭着国王的佑护才维持到今日。他们在城外锡安山上住了近60年，那儿正是耶稣与众门徒最后一次共进晚餐的地方，但自从教堂改作了清真寺，他们便在城内吉安山上安顿下来。他们的教堂也在山上，唤作圣主教堂。主管神父与多数修士住在寺内，在圣城需要修士的各个角落，主管神父都配有神职人员。

圣墓大教堂与此修道院相距仅200步，大教堂包括圣墓、骷髅地和其余几处圣迹。圣海伦娜建造了大教堂的一部分，保护圣墓，后来崇信基督的显贵们又扩建教堂，把离圣墓50步之遥的骷髅地也纳入其中。

我已经说过，骷髅地过去在城外，那里是处决死囚的刑场，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目睹行刑的场面，在城墙与山之间修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山间花园环绕，有一座是约瑟夫·达利马太的私产，他是耶稣的秘密弟子，在园中为耶稣凿了一个墓安葬遗体。犹太人习惯土葬，这与我们基督徒相同，各人可依据财力，请人在岩间凿一小龛把尸体放进龛中的石桌上，然后用石封住龛门，

---

[1] 我没有把德塞的记述放到书末注释中，因为这段文字太长了，而且，如果我把它放在书末，读者就无法读懂我自己对圣墓大教堂的描述了。——原注。

通常门高4法尺。

由于要把某些地方圈进来，受这些地方限制，圣墓大教堂极不规则，它基本呈'十'字形，不算降下的耶稣圣架有120步长，70步宽，教堂有三个圆顶，覆盖圣墓的那个圆顶也是教堂的中殿，它的直径达30步，与罗马的圆形建筑物一样顶部露天，它真的没有拱顶，顶部只由一些粗大的雪松椽子支撑，这些椽子从黎巴嫩运来。从前教堂有三个门，如今却只剩下一个，由土耳其人严加看守，因为他们害怕朝圣者未付9个西昆[①]或36个里佛尔[②]的税款就进了教堂。我听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朝圣者说，由于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只付一半的税款。这道门终日紧闭，只有一扇小窗，中间横着一条铁棍，外边的人通过窗子把食物送到里边，里边的人来自8个国家：

首先是拉丁人或罗马人，也就是方济会的修士，他们守护着圣墓，骷髅山上救世主被钉十字架的遗迹，发现圣架、敷圣油的圣石和耶稣复活后显现在圣母面前的小教堂。

其次是希腊人，他们占据了教堂的祭坛在此举行宗教仪式。祭坛中心有一大理石小圆圈，他们坚信小圆圈就是地心。

第三是阿比西尼亚人，他们拥有受难柱所在的小

① 古代威尼斯货币。

② 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相当于一公斤银的价格。——译注。

教堂。

第四是科普特人，他们是埃及的基督徒，看护着圣墓边上的小礼拜堂。

第五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分管圣海伦娜小教堂，耶稣的衣服正是在此被兵丁所瓜分，并被百般戏弄。

第六是聂斯脱利派或雅各比特派教徒，来自夏尔德和叙利亚，他们拥有一座小教堂，因离救世主化作园丁显现在马利亚-马格德莱娜面前的圣迹不远，所以被唤作马格德莱娜小教堂。

第七是住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格鲁吉亚人，他们拥有骷髅山上立圣架的遗迹和救世主被囚的监狱，那时耶稣正待兵丁凿洞安放十字架。

第八是住在黎巴嫩山上的马龙派教徒，他们和我们一样承认教皇。

除了这些可以参观的圣迹，在教堂的拱门和角落里，各国修士都有一处退省之所，可按用途举行祭礼。因为进来的神父和修士们通常在此足不出户地呆上两个月，直到城里的修道院派人来接替他们。在里边呆这么长时间，就是不生病也难受得要命。因为里面空气稀薄，拱门与内墙又潮湿又阴冷．但我们还是在这儿找到了一个真正的隐士，穿得如圣弗朗索瓦一般。他在此已过了2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可要做的活儿还那么多，他得维修200盏灯，得清扫装饰各处圣迹，他每天休息的时间不超过4小时。

一走进教堂，就可以看见敷圣油的圣石。救世主

的遗体在石上被敷以没药和芦荟，然后放入圣墓。有些人说，圣石原本来自骷髅地；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说，圣石是由耶稣的秘密弟子约瑟夫和尼哥底姆运来的，并为他举行了虔诚的祭礼。圣石近绿色，暂且不管谁有理，几个毛手毛脚的朝圣者损坏了圣石，因此人们不得不用白色大理石将圣石裹了起来，还拿小铁栏杆围住，防人在圣石上行走，圣石长 7.7 法尺，宽 1.9 法尺，上方悬着 8 盏长明灯。

圣墓与圣石相距 30 步，位子恰好在上文提到的大圆顶中央，竟如用凿子在裸露的磐石中凿出的小龛一般，门朝东，高仅 4 尺，宽 2.25 法尺，人须尽量矮身才能进去。墓室几呈方形，长 5.9 法尺，宽 5.8 法尺，墓底至圆顶有 8.1 法尺，有一坚固石桌，乃是凿龛时凿去四周自然而成。它高 2.45 法尺，占了圣墓的一半，因为石桌长 5.9 法尺，宽 2.85 法尺，耶稣的尸体就置于此桌之上，头西脚东。东方人迷信，以为自己的头发落在圣石上上帝决不宽恕，何况朝圣者还碰坏了圣石，不得不用白石包裹呢，如今只能在这白石上做弥撒了。此处亦有 44 盏长明灯，拱门处开了 3 个小窗，以便烟雾散发出去。墓外仍饰以石桌和几根柱子，墓上方正是一个圆顶。

墓门入口处有一块 1.5 法尺见方的石头，与山体隔开一法尺有余，用以抵住封墓的巨石，天使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对诸位玛利亚说，耶稣已经复活。为了纪念这一神迹和避免一览无余的效果，基督的先民便在

圣墓大教堂前增建了一座小教堂，唤作天使小教堂。

从圣墓大教堂向北行12步，有一块巨大的灰色大理石，直径约4法尺，这块巨石标志着救世主曾化作园丁显现在玛利亚·马格德莱娜面前的地方。

再往前是显圣小教堂，传统上认为这是耶稣复活后初次向圣母显现的地方。方济会的从修士也在此做日课，并由此隐退，小教堂是通往僧侣起居室的唯一入口。

如果继续参观大教堂，便可发现一座拱形的小教堂，长7法尺宽6法尺，又称作耶稣的监狱，因为士兵们凿窟安放十字架时，这里是囚禁耶稣的地方。小教堂与骷髅地一北一南遥遥相对，犹如圣墓大教堂的中轴线。毗邻的是另一座长5步宽3步的小教堂，耶稣就是在这儿被士兵剥去衣衫，钉上十字架的，他们尽情戏弄并瓜分了他的衣衫。

出了小教堂，左边是一个巨大的旋梯，旋梯横穿圣墓大教堂的墙垣，通向一座地窖，地窖好似从盘石中凿出的酒窖。走下长长的30级石阶，右边是俗称圣海伦娜的教堂，因为海伦娜命人寻访圣架时曾在此向天主祷告。再向下行11级，便可到达发现放圣架、钉子、荆冠和铁矛的地方，这些物件在此隐匿了300多年。

离旋梯不远，朝骷髅地方向，有一座长4步宽2步半的小教堂。在教堂的祭坛下面，竖着一块污痕斑斑的大理石，高2法尺，直径达一法尺，这就是受难柱，是兵丁们强迫耶稣坐下，给他套上荆冠的地方。

离小教堂10步远的地方，又有一个狭窄的小旋

梯,梯头木制,梯尾石制,这里共有20座这样的小旋梯,拾级而上可达骷髅地,救世主的血洗去了此地昔日的奇耻大辱。最早的基督徒们对它呵护有加,他们除去山上的垃圾和灰尘,又建起城墙护卫它,以至今日的骷髅地成了突兀于圣墓大教堂高处的一座小教堂。小教堂内部用大理石砌成,被一条拱廊一分为二,朝北处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方济会的众修士们在此每日举行弥撒,看护着32盏长明灯。

小教堂朝南处安放着圣架,今日尚可看见从岩石中凿出的小窟和它上面的泥土,小窟深约1法尺半,钉死两个小偷的十字架离此不远。替耶稣辩解的小偷用的十字架靠北,另一个靠南,因此靠北的十字架便在耶稣的右手,他面西背东,朝着耶路撒冷,这里也有50盏长明灯日夜不息。

小教堂下方是戈德弗鲁瓦·德·布永和他兄弟博迪安的墓地,墓碑上刻着铭文:

"著名的戈德弗鲁瓦公爵长眠于此,他从基督教信徒那儿夺取了这片土地;但愿他的灵魂和基督一起统治一切。阿门……

博杜安王,祖国的希望、宗教的力量、众人的美德典范,让那些向他进贡的人——锡达尔人和埃及人、丹族人和大马士革残忍的居民——感到畏惧。多么令人悲痛啊!他被葬在这个小小的坟墓里。"

骷髅地是圣墓大教堂的最后一站,由此前行20步,就是敷圣油石,圣石就在教堂的入口处。

德塞就这样按照参观圣迹的顺序作了一番描绘，所以我只能向读者展示一下圣地的全貌：

首先，圣墓大教堂由三部分组成：圣墓教堂、骷髅地教堂和寻获圣架教堂。

圣墓教堂就建在骷髅地的山谷中，那儿是埋葬耶稣的地方，教堂外观像一个十字架，教堂内的小教堂实际上只是整座建筑的大殿：和罗马的万神殿一样呈环形，只能通过圣墓上方的圆顶采光，16 根大理石柱环绕圆顶，勾勒出 17 个拱廊，形成一条空中飞拱，飞拱同样饰有 16 根柱子和 17 个拱廊，只是比承托的柱子和拱廊要小些。飞拱中楣的上方凿有壁龛，与诸拱廊相对，圆顶便依着壁龛的弧度搭起。昔日壁龛均以马赛克装饰，描绘了十二门徒、圣海伦娜和君士坦丁大帝的形象，另外还有 3 幅不知名的肖像。

圣墓大教堂的祭坛在环形大殿的东方，与古代的大教堂一样是个双重祭坛。也就是说，祭坛前部是一个封闭的大厅，内设神父专用的神职祷告席；后部是一座幽深的殿堂，有前部上方的两座旋梯那么高，整座建筑外面是环抱祭坛的两翼，两翼内排列着德塞记述的那些小教堂。通向骷髅地教堂和寻获圣架教堂的两座旋梯在祭坛后侧的右翼展开，一座通向骷髅地山顶，另一座抵临骷髅地脚下。实际上，圣架最初安放于格尔格塔山的山顶，而后在骷髅地寻获。简而言之，圣墓大教堂建在骷髅地脚下，教堂东部紧临小山，山上山下矗立着另外两座教堂，由墙垣和拱形旋梯与主建筑相连。

显然，教堂的建筑体现了君士坦丁时代的风格，科林斯

式柱子随处可见，柱子或厚重，或纤细，直径很少与高度成比例。尽管如此，承托祭坛中楣的几组对柱风格依然优雅，因为教堂高大挺拔，弯弯曲曲的上楣便尽显庄严，但60年来，分隔祭坛和大殿的拱廊高度不断降低，挡住了视线，世人便也无法欣赏拱顶的全貌。

教堂没有列柱，只有两扇侧门，如今仅剩下一扇供人出入，因此，整座建筑看起来好像没有外部装饰，一堆堆残砖断瓦和紧贴寺墙的无数希腊修道院也湮没了它的风采。

建在耶稣墓上的大理石小建筑看上去像是一座追思台，正面饰有半哥特式的门拱，亭亭立于圆顶之下，月光从圆顶射进来，但亚美尼亚人获准在其尽头一侧修建的一座笨拙的小教堂破坏了它的美观。追思台内是一座简洁的白色大理石墓，一头倚着台壁，天主教徒把它用作祭坛，这就是耶稣墓。

圣墓大教堂的历史由来已久，《圣战简史》的作者说，维斯帕西安和泰特斯摧毁耶路撒冷46年后，阿德里安恩准基督徒在耶稣墓上兴建一座或重建一座庙宇，保护新城内基督徒崇仰的圣迹。他还说，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让人扩建和维修了庙宇，卡莱缪斯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说："因为直至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信徒们尚未获准兴建如此的庙宇。"博学的教士忘记了，在迪奥克雷蒂安迫害基督徒之前，他们已经拥有许多的庙宇，并公开举行宗教仪式，拉克唐斯和厄塞布还夸耀过那时基督徒的富有和幸福。

另外一些值得信赖的作家，如索佐麦纳在他的《历史》第二卷中，圣热罗姆在他的《致保兰与吕凡的信》中，塞韦尔

在他的第二卷作品中，尼塞福尔在他的第十八卷作品中，厄塞布在他的《君士坦丁堡》中都提到，异教徒建了城墙围住圣地，在耶稣墓竖起朱庇特像，在骷髅地竖起维纳斯像，又在救世主的摇篮之地竖起阿多尼斯的木雕像；此类亵渎圣地的行为反映了耶路撒冷基督教历史的悠久，也证明基督徒在此拥有自己的庙堂。

不管怎么说，圣墓大教堂的修建至少可上溯至君士坦丁时代。这位君主有一封信留传至今，信中敕令耶路撒冷主教马盖尔，在举行圣体降福仪式的地方启建一座教堂。厄塞布保存了这封信，为我们描绘了新教堂，新教堂的祝圣仪式长达8天之久。如果厄塞布的记述尚需佐证，那么耶城主教西里尔，还有泰奥多雷，甚至公元333年的《从波尔多到耶路撒冷》都可为证。

君士坦丁大帝下谕建成教堂大约是300年之后，教堂被波斯王科斯罗艾斯二世夷为平地，赫拉克柳斯又找回圣架，耶城主教莫德斯图重建圣墓大教堂。不久，奥马尔哈里发侵占耶路撒冷，但他允许基督徒保持自己的信仰。1009年，统治埃及的哈基姆又毁了大教堂，有人说，哈基姆的母亲是基督徒，教堂被毁后，她让人重建了教堂卫墙。另外一些人则说，埃及哈里发的儿子，应阿尔及罗庇尔皇帝的请求，允许信徒再建教堂护卫圣地，但在哈基姆统治期间，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既无财力又无才能重建骷髅地教堂[1]，而

---

[1] 据说，哈基姆的妻子玛丽，也就是后来的王太后出资修建了大教堂，在这项爱教工程中，她得到了君士坦丁·莫诺马克的帮助。——原注

且，即使纪尧姆·德·梯尔有可能造访耶城，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十字军曾在耶城留下一座圣墓大教堂。因此，君士坦丁大帝敕建的教堂有可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至少教堂的卫墙被保存了下来。对教堂的建筑只需略加考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点。

1099 年 7 月 15 日，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里夺回耶稣墓，此后 88 年，圣墓一直在戈德弗鲁瓦·德·布永的继任者手中。耶路撒冷重新落入穆斯林之手后，叙利亚人不惜重金赎回圣墓大教堂。既然国王的武力不能保护圣地，僧侣们便祈求上帝给它带来平安。因此，最初的基督徒的信仰使历经磨难的庙宇得以保存下来。到了当代，我们却眼睁睁看着它毁灭。

古代的旅行家真有福气，他们根本不必纠缠于这些评论。首先，在他们的读者心目中，宗教便是真理；其次，大家一致认为，要考察一个国家，必须考察它的传统和历史，因此参观圣地必备《圣经》和《福音书》。如果旅行者的脑子里已生了论辩的念头，就不必大老远地来拜访犹太地，假若一个人周游希腊和意大利时，一心只顾找荷马和维吉尔的茬儿，那还有什么意义？然而今日，人们就是这样旅行的：这是我们的自尊心使然，我们总喜欢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崇信基督的读者们恐怕要问，当我踏进这令人生畏的圣地时，我的感受如何？我无法回答，我只觉得万千思绪一齐涌上心头。我在圣墓的那间斗室里跪了半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圣石。陪我前往的有两位教士，一位跪在我身旁，前额抵着圣石，另一位手里拿着《福音书》，就着灯光为

我诵读与圣墓相关的段落，每念完一段他就诵出一句经文。“耶稣基督啊！你在那个十字架之夜被送到这儿，你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她到最后一刻才将你那毫无动静的躯体放进这个神圣的坟墓里。”我唯一能确定的是，看到圣墓，我感到自己的无限渺小。当我的向导随着圣保罗大喊“你的胜利—死亡—在哪里？你的激励—死亡—在哪里？”时，我不禁悚然倾听，仿佛死神就要启口答道，它已经被打败并被关进了这座墓地。

攀上骷髅地山顶，我便走完了耶稣受难之路。在古代，有什么能比福音书的最后几幕更感人，更悲壮呢？这里讲述的不是一位对人类命运漠不关心的神明的奇遇，而是一个最悲怆的故事，它美得催人泪下，而且它的影响播及四海，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我刚刚游览了希腊古迹，脑海里依然充满希腊建筑的伟大，然而它们还不能激起我身临圣地的感受！

圣墓大教堂由几座教堂组成，坐落在一片崎岖的山地上，一盏盏长明灯闪烁其中，使教堂显得格外神秘，昏暗的光线极易拨动人的恻隐之心，使人浮想联翩。基督教各教派瓜分了大教堂的各个角落，从教士们栖居的鸽笼般的拱廊，从小教堂深处，甚至从地下，时时刻刻传出悠扬的赞美诗、拉丁教士的管风琴、阿比西尼亚神父的铙钹、科普特僧侣的哀怨，一齐萦绕耳际，你却辨不清声音来自何处；你的鼻孔里熏满了香气，你却看不见焚香者的面庞；眼前晃动的只有大祭司的身影，时而隐没于立柱之后，时而消失在殿堂深处，正准备主持那些恐怖的宗教仪式，而且就在当年举行

这些仪式的地方。

离开圣墓之前，我流连于戈德弗鲁瓦和博迪安的墓前：他们的墓正对教堂大门，紧靠祭坛的外墙，我向他们的遗骨致敬。这些马背上的国王拯救了圣墓，完全有资格长眠于圣墓一旁，这是法兰西人的遗骨，也是唯一得享依伴圣墓的人间遗骨，这是我的祖国的无上荣光。

回到修道院，已是11点了，一小时后，我又出来，踏访耶稣受难之路。救世主沿着这条路从彼拉多的府邸走到骷髅地，因此，这条路叫做受难之路。彼拉多[1]总督府已成了一片废墟，从此废墟中，人们找到了所罗门圣殿的巨大遗址和建在遗址上的清真寺。

耶稣被人用荆条抽打，套上荆冠，穿上紫袍，由彼拉多带来见犹太人，"就是这个人"，士师喊道；他讲话时所处的那扇窗至今还在。

耶路撒冷的天主教派一直认为，耶稣的荆冠取自一种叫做黑刺栗的带刺的树，而植物学家海塞尔·奇斯特却认为，荆冠的材料是阿拉伯人的酸枣树条。他的说法不无道理：

"各种情况表明，套在救世主头上的荆冠是由酸枣树条制成的，酸枣树在东方极为普遍，它浑身是刺枝条柔软，墨绿色的叶子好似常春藤一般，所以它是最适于编制荆冠的植物；耶稣的敌人选择酸枣树，恐怕于惩戒之外还多了戏谑

---

① 过去耶路撒冷总督就住在这里，现在这儿成了破旧的总督府马厩。——原注

之意，因为旧时制作皇帝冠冕所用的植物与酸枣树极为相似。"另外，传说耶路撒冷至今仍保留着彼拉多给救世主定罪的宣判书：

"拿撒勒的耶稣：人民的毁灭者、凯撒的注视者和假冒的梅西，这一切都为人民首领的见证所证实，将他带到公开受刑的地方，在给他一个国王的表象时侮辱他，将他钉在两个小偷中间，侍从官，快去准备十字架。"

离开此处20步远，我看到一堆废墟，这里曾是一座受难圣母院，玛利亚被兵丁赶到这里，遇上背着十字架的儿子，此事福音书中并未见载，但是谁能怀疑圣博尼法斯和圣安塞尔姆的话呢？圣博尼法斯说，圣母只说了一句话就昏倒了。圣安塞尔姆说，耶稣向母亲问安，"你好，母亲！"因为圣母后来在十字架下被人找到，所以神父们的叙述应当是可信的。信仰与传说并不矛盾，两者共同反映了耶稣受难的悲壮故事如何深深地印在世人的脑海里，1800年的沧桑，无穷无尽的迫害，永无休止的暴乱，愈来愈多的废墟，都没能抹去一位母亲伤悼爱子的痕迹。

再往前行50步，就到了克兰尼人西蒙替耶稣背十字架的地方。"他们要处死耶稣，有一个克兰尼农夫西蒙刚从田里回来，他们便抓住他，令他替耶稣背十字架。"这里有一条东西向的路拐弯，折向北，在我右手处是穷人拉扎尔当年的栖身之处，对面那条街的另一边是财主的宅子。

从前有个财主，身穿紫色细麻布衣袍，每日花天酒地，他的大门口躺着一个叫拉扎尔的穷人，靠财主宴席的残羹剩饭充饥，他浑身疥疮，有时狗也来舔他的疮。

> 然而，穷人死后，天使们把他带到亚伯拉罕那里，财主也死了，他却下了地狱。

圣克里索斯托姆、圣安布鲁瓦兹和圣·西里尔相信，拉扎尔与财主的故事不是一则简单的寓言，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真实的故事。犹太人甚至为我们记下了财主的名字，他叫纳巴尔。

经过财主的宅子，我们折向右，继续朝西，这条街通向骷髅地，在街口，耶稣遇到了一群哀痛的妇女。

> 有一大群人和妇女紧随着他，她们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 然而耶稣转向她们道"耶路撒冷的女儿们，不要为我哭泣，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孩子哭泣吧"。

离这里110步，是维罗尼卡宅子的旧址，还有这虔信女子给救世主洗脸的地方。这女子初名贝蕾尼丝，后来改成了维拉依贡，其实只是调换了名字中的两个字母，在古代语言中，"贝"与"维"的转换屡见不鲜，维拉依贡，意为真实的形象。

再走100步左右就到了审判门，昔日囚犯由此门押出，再往格尔格塔山上行刑。过去，格尔格塔山在旧城城墙之外，而如今却在新城中。

从审判门到骷髅地山顶大约有200步，这儿也是受难之路的尽头，这条路约有1000步长。我们知道，骷髅地在圣墓大教堂内，如果阅读《福音书》"受难"一节时，心灵已被一种神圣的悲哀和深深的崇仰所震撼，那么来到锡安山下，徘徊在圣殿内外，流连于城墙两侧，身临其境又是何等感受呢？

看过受难之路和圣墓大教堂之后，我要略讲一下城内的其他宗教遗迹，我将按照我在耶城的游览顺序一一道来：

1. 大祭司安妮旧居，在城墙内锡安山下大卫门旁；旧居废墟上建起的教堂现归亚美尼亚教派所有。

2. 救世主向玛利亚-马格德莱娜、雅各之母玛利亚和玛利亚·所罗美显现的地方，现在城堡和锡安门之间。

3. 法利赛人西蒙旧居，马格德莱娜曾在此忏悔。旧居位于城东，建在这里的教堂早已成了一片废墟。

4. 玛利亚母亲圣安妮的庙宇，和庙堂下的无瑕始胎瞻礼岩洞。这座庙宇改成了清真寺，但只须付几个梅丹，便可以进去，在基督徒统治时期，庙内有修女居住，此庙离西蒙旧居不远。

5. 骷髅地附近的圣彼德监狱，现在只能看到破旧的城墙和铁钩。

6. 与圣彼德监狱毗邻的西庇太旧居，现是希腊主教下辖的大教堂。

7. 约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旧居，圣彼德被天使救出后在此隐修，现在这里是叙利亚人主持的教堂。

8. 成年圣雅克殉道地。现在这里是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因此教堂特别富有、美丽，我将在以后谈到亚美尼亚大主教。

对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古迹，读者眼前当有一幅完整的分布图了。现在，我们要去城外看看。

我用了两个小时才走完耶稣受难之路，我每天都特意重访这条路和骷髅地教堂，生怕遗漏了重要景致。10 月 7

日，我第一次看完圣地古迹时正值下午2时，我上马驰出雅法门，想绕城一周。陪我同行的有阿里·阿加、译员米歇尔和我的仆人，我们全副武装，法式打扮，决意不受任何欺辱。由于我们法国人的赫赫战功，这里的气氛还是大有改变，路易十三的大使德塞在当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获准持剑进入耶路撒冷。

出城后，我们折向左，再往南行，经过别是巴的洗礼池，其实这是一条又宽又深的鸿沟，沟里没有一滴水；然后我们登上锡安山，山的一部分处于城外。我想，锡安山的名字足以唤醒读者脑海里一个伟大的记忆，并且急于了解它。《圣经》把它描绘得神秘莫测，所罗门圣歌把它唱得名扬四海，有多少先知为它祝福，为它洒泪，拉辛也曾为它的不幸慷慨悲歌。

这是一座光秃秃的黄土堆，看上去好似朝着耶路撒冷的一弯新月。整座山有蒙马特高地那么高，但顶部更为浑圆，山顶有3个古迹，确切说是3座废墟；卡伊夫旧居、耶稣的最后晚餐厅、大卫墓或大卫宫。从山顶可俯视南边的本依农山谷，山谷那边是犹大用30枚银币购得的血地，魔鬼议会山、士师墓，还有哈布朗和伯利恒附近的沙漠；向北是延伸到锡安山顶的耶路撒冷城墙，城墙挡住了人们观赏古城的视线，古城沿约沙法山谷蜿蜒而下。

卡伊夫故居今日成了亚美尼亚人主持的教堂；大卫墓是一座拱形的小厅，里面躺着3具黑乎乎的石棺；耶稣的最后晚餐厅成了土耳其人的清真寺和医院；过去这里是两座教堂，受耶路撒冷的僧侣管辖；后一座在《新约》和《旧约》中

都屡次提及,“这里是大卫修建王宫和陵寝的地方,他还在这里保存圣约柜达 3 个月之久。”耶稣在这里庆贺最后一个复活节,亲自主持厄沙里斯蒂圣事;他复活时在这里向门徒显现,圣灵在这里降临在众使徒身上。耶稣最后的晚餐厅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小圣雅克作为耶路撒冷首任主教在这里接受祝圣,圣彼德在这里主持了教会的首届宗教评议会,最后,一贫如洗、赤身裸体的众使徒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征服整个世界。

历史学家约瑟夫以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了大卫的王宫和陵寝,本杰明·德·图代尔则以大卫陵为题材,创作了一则奇特的故事。

下了锡安山向东,眼前便是涌泉和西罗亚池,耶稣在池边使盲人复明。泉从岩中喷出;耶利米的曲中唱道:泉水默默地流淌。圣热罗姆的记录则与之相反。泉水流量时高时低,有时像沃克吕兹泉一样尽情喷涌,有时却凝滞不发,踟蹰不前。利未人将西罗亚池的池水洒向结茅节的圣坛时唱道:“你将满怀喜悦之情到救世主的泉水处去汲水。”弥尔顿在诗作开篇时并未提及卡斯达利泉,却对着这股清流浅唱低吟:

“或者,锡安的山丘像流淌在上帝降示的圣殿旁的西洛埃小溪那样让你着迷,”等等。

弥尔顿的佳作已被德里尔译成法文,译作同样精妙:

于是,你赞美着上天的奇迹,
在远离埃利孔的地方大胆飞翔;
也许当你在古老的棕榈树下镇定自如,

锡安乐意背诵你的赞美诗；

……

也许在你歌颂上帝发出旨意的那一天时，

西奈仍在你脚下战栗；

也许在发出神谕的圣地旁，

西罗亚河的波浪对你吐露其奇迹：

圣缪斯，给我力量去作那自负的飞翔！

有人说，泉水突然从地下冒出，为的是给以赛亚解渴，玛拿斯命人用木锯将先知锯成两半时，泉水突然从地下涌出。另外一些人则说，泉水是在埃泽基亚斯统治时期出现的，有赞美诗为证：

我悲惨的生活即将走到尽头！

约瑟夫认为，这缕魔水是为泰特斯的士兵解渴的，却不许罪孽深重的犹太人饮用。洗礼池，或同那两个同名的洗礼池就在泉畔。自古以来，人们都用池水洗衣，我们在池边遇见了一些妇女，她们边骂我们边逃开。泉水发咸，难以下咽，因为有耶稣治愈盲者的传统，所以有人以泉水洗眼。

不远处，便是先知伊塞亚受刑之地，此处还有一个村落，叫做西罗安。村脚下又有一眼泉，《圣经》中叫做罗日尔泉；泉对面在锡安山下另有一眼泉，叫做玛利亚泉。传说圣母曾来此汲水，这不禁令人想起拉班的女儿们来到井边，雅各替她们搬开井石的故事。圣母泉汇入西罗亚泉。

圣热罗姆说，这里是摩利亚山的山脚，又恰好在圣殿的墙下，大致对着斯泰尔奇力奈尔门。我们来到城墙东隅，进入约沙法谷，山谷由北向南，伸展在橄榄山与摩利亚山之

间，塞德龙河穿越其间。此河一年中有一段断流期，在暴雨期或多雨的春季，河水变得异常浑浊。约沙法谷在《圣经》中又叫萨维谷、国王谷、麦基洗德克谷[①]，索多姆国王曾在麦基洗德克谷寻找亚伯拉罕，祝贺他与五王角力得胜，摩洛克和贝尔斐哥也在这里受人膜拜。山谷后来更名为约沙法谷，因为一位名叫约沙法的国王在这里修建了他的陵寝，约沙法谷似乎一直是耶路撒冷的公共墓地；这儿排列着从古至今的墓冢。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安息于此，他们不惜重金购得寸土，只求长眠于祖先的土地。所罗门植在谷中的雪松[②]、圣墓大教堂巨大的阴影、穿山越谷的湍流[③]、大卫的挽歌和耶利米的哀曲营造出一份墓地独有的凄婉与安宁。耶稣从这里走上受难之路后，这片孤寂的土地成了痛苦的王国：无辜的大卫王曾在此哭泣，以求洗去人类的罪过；获罪的大卫王亦在此哀吟，为了赎回自己的过失。世间恐怕只有约沙法谷才能激起灵魂如此悲壮、如此崇高的想象。它神秘莫测，先知约埃尔说，世人有朝一日都必于此接受那可怖的审判。“我将联合所有民族，并把他们带到约沙法谷，在那儿，我将和他们一起进行审判。”诺神父说：“耶稣曾于此蒙受奇耻大辱，所以应当于此为主公开昭雪，他将公正地审判那些曾极不公正的审判过他的人。”

---

① 关于这一点有不同见解，国王谷很可能在约旦山附近，这与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十分相符。——原注

② 约瑟夫说，所罗门在犹太境内的山上遍植雪松。——原注

③ 塞德龙为希伯莱语，意为幽暗、悲伤。《圣约翰福音》出了一个错，它把此河称为塞德龙人的河。——原注

约沙法谷满目荒凉；山谷两侧是一个自色悬崖，崖上有哥特式城墙，登墙可俯瞰耶路撒冷全城；山谷东侧是橄榄山和耻辱山，所罗门信徒称其为冒犯山。两山相连，山体呈暗红色，山上几乎寸草不生。在荒芜的山坡上，偶尔可见几簇焦黑的葡萄藤、几束野橄榄和海索草、丛生的荒地，还有小教堂、祈祷室和清真寺的废墟；山谷尽头有一座独拱桥，架在塞德龙河的湍流之上。犹太人的墓石仿佛一堆废墟，散落在耻辱山下；阿拉伯人的西罗安村，环抱村庄的墓群与村民破败的屋舍连成一片，模糊不清。在这毁弃的原野上，有三座古迹引人注目：撒迦利亚之墓、约沙法之墓和押沙龙之墓。面对荒无人烟的耶路撒冷、沉寂清冷的空山和凌乱破败的荒冢，你似乎已听到末日审判的号角，看到死者的灵魂一齐赶赴约沙法谷。

还是在山谷一侧，将至塞德龙河的源头，我们来到橄榄园。天主教派的神父出资购得此园：园内有 8 株巨大的橄榄树，树龄甚高。橄榄树可依赖根部再生，所以被认为是不朽之树。雅典卫城曾有一株橄榄树与城同龄。耶路撒冷橄榄园中的橄榄树，树龄至少可上溯到罗马帝国后期，证据如下：穆斯林入侵亚洲时，在土耳其若找到一株活橄榄树，只须缴 1 个梅丹的税款。而在征服后，每种 1 株橄榄树就得向皇帝交纳一半的果实。我们提到的那 8 株橄榄，只须上 8 梅丹的税。

我们在橄榄园口下了马，步行上山参观圣迹。热特司马尼村离橄榄园还有一段路，泰弗诺和罗歇说，现在人们把这个村子与橄榄园混为一谈。

我们先到了圣母陵，走下50级美丽的石阶，便看见一座地下教堂。教堂被基督教各派瓜分，连土耳其人都分得一座祈祷室，天主教徒据有圣母墓。尽管圣母并未死在耶路撒冷，她却被众使徒奇迹般地葬在热特司马尼村（有几位神父这样认为），圣托马令人打开棺木，结果发现棺内只有一件简单朴素的童贞袍，圣母已被天使迎往天堂了。

在圣母陵中还可拜谒圣约瑟夫墓、圣诺阿基姆墓和圣安妮墓。

出了圣母陵，我们前去参拜橄榄园中的圣窟，救世主在此洒下一滴圣血，说道："圣父，若有可能，让痛苦远离我吧！"

圣窟形状不太规则，窟内又建有祭台，向窟外行数步，便到了犹大以吻出卖主人的广场，耶稣决意下降人世时忍受了何等的痛苦啊！他承受了生命的苦涩，这种苦涩即便靠着崇高的道德也难以克服。他被人类苦难的命运压迫得心力交瘁，当天使奔出天庭，欲扶助神明之时，仁德的神明竟被人类出卖了！

离开苦难洞，攀上一条崎岖的石子路，译员把我们带到一块岩石边，传说耶稣在此俯视罪恶之城，哀痛锡安山又将遭到劫掠。巴洛纽斯认为，泰特斯曾在救世主预言耶城毁灭之地安营扎寨。杜布丹却不点名地反驳了巴洛纽斯的观点，他认为罗马第六军团的宿营之地应是橄榄山顶，而不是山坡。这种批评未免太苛刻，其实巴洛纽斯的说法既美妙又合理。

走过预言地后，我们攀上路右侧的几个岩洞，有人把它们称作先知墓。这些岩洞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真不知道

它们埋葬着哪些先知的遗骨。

在岩洞上方，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蓄水池的建筑，池内有 12 个小拱廊，众使徒就是在这里制作了第一枚基督教象征物。那时人类还没有勇气承认上帝的存在，而这 12 个罪人隐在岩间，勇敢地宣扬人类的信仰，承认独一无二的上帝创造宇宙。假如奥古斯特宫廷的某个罗马人路过此处，看见 12 个犹太人潜心制作十字架，定会对这群迷信之徒嗤之以鼻！他会带了何种倨傲的神情，提起这些最早期的信徒！然而就是这群人，将要捣碎罗马人的庙宇，毁去他父辈的信仰，改变人间的法令、政治、道德、理智、甚至思想，因此我们千万别对灵魂的得救感到绝望。今日的基督徒还在为信仰的软弱而呻吟：也许上帝已在我们未知的土地上播下了一粒黑芥种，它迟早会遍及原野，也许得救的希望就在眼前，而我们却看不见它。

再往上攀，便到了一处废墟，确切地说是一座小教堂的荒芜的遗址：传说耶稣在这里做过主日祈祷。

> 一日，他在某地祈祷，待他祈祷完，一位门徒说道，“主啊，请教我们祈祷。”于是，约翰就教了众门徒如何祈祷。
>
> 他说，你们祈祷时应该说圣父啊，愿你的名字更圣洁！等等。

就这样，耶稣便在这里立下规矩，人类当如何为信仰立誓，如何祈祷。

离此朝北走 30 步，有一株橄榄树，上帝之子在树下预言了末日审判。

再向山上行50步，便有一座小小的八角形清真寺。耶稣复活升天处，曾建有一座教堂，此寺当是教堂的遗存。今日人们尚能辨出留在岩上的一只左脚的印迹，右脚的印迹过去应能看出。大多数朝圣者认为，土耳其人截走了右脚的印迹，放在清真寺里，但罗歇修士不同意这一说法。尽管我对权威之辞抱有疑问，但出于尊敬，我还是缄口不言：不论是圣奥古斯丁、圣热罗姆、圣保兰、叙尔皮斯·塞韦尔、可敬的贝德神父，还是民间传说，古往今来的旅行家都认定这痕迹是耶稣的脚印。仔细观察脚印，便可发现救世主升天时的脸孔朝北，因为他厌恶罪恶肆虐的南方，他要唤来蛮族摧毁那伪神盘踞的殿堂，他要创造一些全新的民族，将十字旗竖在耶路撒冷的城头。

教会中有几位神父相信，耶稣升天时，陪伴他的是一群主教和先知，天主把他们的灵魂从死亡的铁链中救出，圣母和120位门徒目睹了耶稣升天。圣格雷瓜尔·德·纳齐安兹说，耶稣像摩西那样，伸开双臂，将门徒引到天主面前；然后，他有力的双手交叉置于他的宠儿们的头上，雅各布就曾这样为约瑟夫的诸子祈福；然后，他庄严地升起，徐徐走向永恒的居所，消失在灿烂的天际。

圣海伦娜建了一所教堂，今日在教堂原址上已竖起了一座八角形清真寺。

圣热罗姆说，耶稣升天处的这座教堂的拱顶一直没有装修。可敬的贝德神父说，在他那个时代，每当耶稣升天节前夜，就可看见橄榄山上火光冲天。读者不必相信此类传说，我在此提及不过是为了展示历史与风格。假如笛卡儿

和牛顿从哲学的角度对此提出质疑、拉辛和弥尔顿的诗歌肯定会欣然接受。

历史遗迹为我们展现了《福音书》讲述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伯利恒，在彼拉多总督府全面展开，随即在骷髅地酿成悲剧，最后在橄榄山上结束。耶稣升天处并不在山顶，而在离山顶两三百步的地方。

下了橄榄山，我们重新上马赶路，约沙法谷已甩在身后。沿着崎岖的道路来到城北隅。由此朝西沿着北城墙，我们又到了耶利米谱写《哀歌》的岩洞。此刻离列王墓已不远，但天色已晚，所以我们决定下山。于是，我们返回去寻找雅法门，我们就是从此门出城的。等我们回到修道院，已是晚上7时了，我们行走了5个小时。步行绕城一周，大约需要一小时。

10月8日清晨5时，我和阿里·阿加和译员米歇尔去游览城内风光。我应在此回顾一下耶路撒冷的历史。

耶路撒冷建城于公元前2023年，建城者大主教麦基洗德克给城起名为萨莱姆，意为和平，当时城区仅包括摩利亚山和阿克拉山。

50年后，迦南之子耶布斯的后裔耶布塞安人占领了耶城，他们在锡安山上建起了一座城堡，以祖先耶布斯的名字命名，因此，城市便叫做耶路撒冷，意为太平景象。《圣经》自始至终热烈赞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上帝之城，你将发出灿烂的光芒，地球上所有的民族都会崇拜你。"

约西亚进入希望之乡后的头一年就占领了下耶路撒冷。他杀死了阿多尼塞德克王和希伯仑、耶利摩尔、拉吉和埃格

龙四地的君主。耶布塞安人一直是上耶路撒冷又名耶布斯堡的主人，进入麦基洗德克的城池824年后为大卫王所逐。

大卫加固了耶布斯堡，把它更名为大卫堡，他还在锡安山下建起了王宫和圣柜，用来存放圣约。

所罗门加固了圣城，建起第一座圣殿。《圣经》和历史学家约瑟夫都赞美过圣殿的宏伟。所罗门还亲自为圣殿创作了美妙的颂歌。

所罗门死后5年，埃及国王赛萨克进攻罗布阿姆，占领耶路撒冷，在城内大肆劫掠。

150年后，耶路撒冷又遭到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洗劫。

亚述人入侵耶路撒冷后，犹太国王玛拿塞斯被俘，押往巴比伦。塞德夏斯统治期间，那布高多挪索尔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他焚毁圣殿，把犹太人流放到巴比伦。圣热罗姆描绘了耶城遭劫后的惨状，他说城里连只鸟儿都看不见。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也就是在圣殿建成470年零6个月10天后，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终于被毁了。从大卫王到赛德夏斯，岁月流逝了177个春秋，在这期间，共有17个国王曾君临耶路撒冷。

耶城沦陷后70年，佐罗巴贝尔开始重建圣殿和城池。工程曾一度中断，后由爱斯德拉斯和尼希米完成，亚历山大路过耶路撒冷，在圣殿中献祭。

拉各斯之子托勒密成了耶路撒冷的主人，善良的托勒密精心保护古城，给圣殿献上精美的礼物。

安提奥克斯大帝从埃及人手里夺回犹太地，把它赐给托勒密·艾伏瑞特，显赫者安提奥克斯再次入侵耶路撒冷

后,在圣殿里摆上奥林匹亚的朱庇特像。

马卡比斯人解放了祖国,他们同亚洲诸王作战,保卫家乡。

不幸的是,亚里斯多布勒同希尔康争夺王位,他们分别向罗马人求援,罗马人趁米特里达特死亡之机,成了东方的主宰。庞培迅速奔向耶路撒冷,进城后,他攻下了圣殿,凯旋的庞培下令保护庄严的圣殿,而克拉苏却急不可耐地把它劫掠一空。

希尔康得到恺撒的保护,仍旧保有大祭司的职位。亚里斯多布勒的儿子安提哥纳受庞培挑唆,向叔父希尔康宣战,又向巴特人求援,巴特人猛攻犹太地,侵入耶路撒冷,俘获希尔康。

希尔康的显臣安提帕特之子希律王依靠罗马人的支持,占领了犹太王国,战争使安提哥纳落入希律王之手,希律王把它送给安东尼听候处置。安东尼下令,将马卡比斯人的最后一个子孙,耶路撒冷的合法国王绑在木桩上,将他鞭笞而死。希律王成了耶路撒冷的唯一君主,他在城中大兴土木,我会在另一章中谈到这一点。在他统治期间,耶稣降临人世。

希律与玛利亚娜的儿子亚基鲁继承了王位。希律王的另一个儿子安提帕已据有加利利省和佩雷阿省。是他命人砍了施洗约翰的头,还把耶稣抓到彼拉多的总督府。这位希律总督后来被卡利古拉流放里昂。

希律王的孙子阿格瑞帕取得了犹太地的王权,但他兄弟查尔西德之王希律控制着圣殿、圣产和大祭司的职位。

阿格瑞帕死后，犹太地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犹太人奋起反抗新的统治者。泰特斯围攻耶路撒冷，不久城破。城围之时，有20万犹太人饿死。公元71年4月14日至7月1日，仅从一个城门就运出115880具尸体，鞋皮与盾支成了食物，有人甚至以干草和城内阴沟中的垃圾果腹：一位母亲吃掉了自己的孩子。被围的人们吞下金子，罗马士兵见此情景，竟割断他们的喉咙，然后找出藏在脏腑中的财宝。110万犹太人死在城中，外省则有238460人遇难，统计还不包括被饥饿，暴乱和火灾夺去生命的妇女、孩子和老人。最后有99200人成了战俘，一部分人被判苦役，另一部分人则成了泰特斯的战利品，他们出现在欧亚各国的圆形剧场里，为满足罗马贵族的兽性需求而自相残杀。未满17岁的孩童与妇女一起被拍卖：一枚银币就能够换得30个奴隶，最虔诚的教徒的鲜血以30枚银币的价格被卖给了耶路撒冷。民众喊道："你的鲜血撒到了我们和我们后代的身上。"

上帝听到了犹太人的祈求，最后一次满足了他们的心愿：此后他不再看一眼迦南，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民族。

耶稣死后38年，圣殿被焚，因此，听过天主预言的众多信徒得以目睹预言变成现实。

活下来的犹太人再次起义。泰特斯在旧城保全下来的建筑被亚得里安化作一片焦土。他在大卫城的废墟上建起一座新城，给它取名阿里娅·卡碧托丽娜；他禁止犹太人入城，违者处死，他还命人在通往伯利恒的城门上塑了一头猪。圣格雷戈里·德·纳齐亚兹说，犹太人最终获准进城哭悼，但只许每年一次。圣热罗姆说，犹太人被索以重金，

才获准进城哀悼故国。

根据迪翁的统计，在由亚德里安发动的这场战争中，585000犹太人死于非命，无数的奴隶被贩到加沙和孟波雷的集市上，50座城堡和985座市镇被夷为平地。

亚得里安所建新城的位置恰与今日的耶城相符，杜布丹说，城墙拱卫着骷髅地，这是天意使然。迪奥克雷蒂安统治期间，基督徒遭到迫害，耶路撒冷的名字也被完全遗忘了。有一位罗马统治者审讯一个殉道者时，殉道者说自己来自耶路撒冷，这位统治者还以为耶路撒冷是基督徒秘密建立的某个反叛据点呢。直至7世纪末，耶路撒冷仍叫做阿里亚城，阿达曼努斯或可敬的贝德神父所著的《阿尔古尔夫旅行记》都证实了这一点。

安托南、塞普蒂姆-塞维尔和卡拉卡拉3帝统治期间，犹太地区似乎爆发过某些暴动。异教徒长期盘踞的耶路撒冷终于承认了弃置已久的上帝。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母亲令人砸毁了骑在圣墓上的雕像，还兴庙立寺纪念圣地，这些建筑一直留存至今。

朱利安[1]想重建圣殿，就把犹太人召回耶路撒冷，但却是徒劳一场。男人们干活时背着背篓，拿着银铲，女人们不惜把土倒入她们最美的衣裙的裙角。火球从尚未凿好的地基中喷出，驱散了工人，使得工程无法完成。

公元501年，朱斯蒂尼安统治期间爆发了一场犹太人起义，也是在他统治下，耶路撒冷荣升为主教辖区。

① 朱利安，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

耶路撒冷决定要同偶像崇拜和伪宗教斗争。公元613年，波斯王科斯洛艾斯占领耶路撒冷，散居犹太地的犹太人从波斯王手中买下9万信仰基督的战俘，割断了他们的喉咙。

627年，贺拉克柳斯打败科斯洛艾斯，找回波斯人抢走的圣架，把它带回耶路撒冷。9年后，穆罕默德的第三位继任者奥马尔哈里发围攻耶路撒冷达4个月之久，最后占领耶城，巴勒斯坦连同埃及都落入胜利者之手。

643年，奥马尔在耶路撒冷遇刺，阿拉伯和叙利亚王位的更迭，倭马亚王朝的衰落，阿巴西德人的兴起，使犹太地区在200年间饱尝了动乱与不幸。

土耳其的艾哈迈德从埃及总督变成了埃及国王，于868年征服耶路撒冷，但他的儿子为巴格达诸哈里发所败，因此，公元905年圣城又落入巴格达王公之手。

另一个名叫穆罕默德·伊克斯其德的土耳其人占领埃及后，发动对外战争，于公元936年令耶路撒冷俯首称臣。

公元968年，来自昔兰沙漠的法提米特人把伊克斯其德赶出埃及，征服了巴勒斯坦的几座城市。

另一个名叫奥托克的土耳其人得到阿莱普的塞尔朱西德人的援助，于984年成了耶路撒冷的主人。他的子孙相继在耶路撒冷称王。

埃及哈里发默斯塔利，把奥克托人又赶出了耶路撒冷。

阿齐兹的继任者哈盖姆或哈克昂是法提米特人的第二任哈里发，他在996年前后大肆迫害基督徒，我在介绍圣墓大教堂时已提及此事，这位哈里发死于1021年。

土耳其的塞尔朱西德人麦莱斯卡赫于1076年攻占圣

城，并劫掠了整个地区。被默斯塔利哈里发赶走的奥克托人又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盘踞在那里，对抗阿莱普国王勒杜昂，但1076年他们又被法提米特人赶走。十字军出现在巴勒斯坦边境时，法提米特人还是耶路撒冷的主宰。

公元1099年，戈德弗鲁瓦带领十字军来到巴勒斯坦，随他出征的有博迪安·厄斯塔什、唐凯德、雷蒙·德·图卢兹、佛兰德尔和诺曼底的诸伯爵、身先士卒跃上耶路撒冷城头的莱托尔德、因力斩雄狮而声名大振的吉歇、加斯东·德·伏瓦、吉拉尔·德·鲁西永、兰波·德·奥朗日、圣波尔、朗贝尔等，隐修者皮埃尔手持圣棍走在骑士队伍前面。他们首先占领了拉马，然后进入以马忤，与此同时，唐凯德和博迪安·杜·布尔占领了伯利恒。耶路撒冷很快遭到围攻，1099年7月15日星期五、一说为7月12日下午3时，十字旗插上了耶路撒冷城头。

我将在参观"圣城获救"的古战场时，再谈十字军围城的情况。战友们推举戈德弗鲁瓦为耶路撒冷国王。那时，摧城拔寨的骑士也可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登上宝座。昨日还凄惨惨弄枪使棒，今朝已冠冕冕黄袍加身。戈德弗鲁瓦拒绝戴上金灿灿的王冠，他说，他不愿在耶稣戴上荆冠之地戴上金冠。

那普路兹不战而降，埃及苏丹的军队一溃千里，僧侣罗贝尔描述埃及军队溃退的情景时，用了卢梭从《圣经》中借用的比喻：

多年来惨遭蹂躏的巴勒斯坦，

终于得见敌人四散奔逃，

就像被朔风吹散的乌云。

戈德弗鲁瓦在雅法城修建了城墙，他可能就死在那里，继任王位的是他的兄弟、埃代斯伯爵博迪安。1118年伯爵在胜利中死去，把王位传给了侄子博迪安·杜·布尔。

博迪安二世的长女，梅利桑德尔嫁给安茹的富尔克，1130年，她把耶路撒冷王国并入丈夫的家产。1140年，富尔克堕马而死，他儿子博迪安三世继位。圣贝尔纳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统治耶路撒冷的君主正是博迪安三世。东征军由路易七世和孔拉皇帝率领。博迪安三世执政20年后，传位给兄弟阿莫里，阿莫里又做了11年的君主，他的继承人是儿子博迪安四世。此后，历史舞台上出现了萨拉丁，他反败为胜，从统治者手中夺取了圣地。

博迪安将自己的妹妹西比勒——长剑纪尧姆的寡妻，再嫁给纪·德·吕西尼昂。国中显贵因生妒意而四分五裂。博迪安四世临终时传位给外甥博迪安五世。博迪安五世是西比勒和长剑纪尧姆的儿子。1186年，年仅8岁的小国王暴病而死。他母亲西比勒把王位给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纪·德·吕西尼昂，特里波利伯爵出卖了新国王，使他在提比里亚德战役中落入萨拉丁之手。

萨拉丁征服巴勒斯坦海滨诸城后，围攻耶路撒冷，并于公元1188年破城。城内居民必须缴纳10枚金币赎身，14000人因缴不起赎金而沦为奴隶。圣殿清真寺被基督徒改成了教堂。萨拉丁派人用玫瑰清洗圣殿墙壁后才肯进殿。萨努说，清洗用的玫瑰露用了500峰骆驼才勉强拉完，这的确是东方式的传说，萨拉丁的士兵推倒了圣殿顶部的

一枚金十字,把它从街上拖到锡安山顶,然后砸毁。只有一座教堂幸免于难,那就是叙利亚人重金赎买的圣墓大教堂。

耶路撒冷王国仅存半壁江山,王权落到博迪安的女儿伊莎贝尔手中,她是去世的西比勒的妹妹,厄弗鲁瓦·德·蒂雷纳的妻子。一心拯救圣城的菲利浦·奥古斯都和"狮心"理查来迟了,但他们还是攻占了普多雷马伊斯,又称圣让·达克,理查威名远震,他死后多年,如果马匹无故发抖,撒拉逊人还会说,马人看见了理查的阴魂。普多雷马伊斯失陷后不久,萨拉丁离世。他命人在他下葬之日用矛挑着尸布,一名传令官高声诵道:

萨拉丁,

亚洲的君主,

生前获得财宝无数,

死后只带走一领裹尸布。

能与萨拉丁的荣光相媲美的唯有狮心王理查。离开巴勒斯坦后,他被囚禁在德国的一座城堡中,由此而产生了种种离奇的故事。历史已否定了这些传说,但行吟诗人却把它们四处传唱。

1242年,大马士革亲王萨莱赫·伊斯麦尔把耶路撒冷交到拉丁诸王手中。亲王曾与埃及苏丹奈德吉麦丹作战,占领耶城。苏丹遂遣卡力斯摩人围攻耶城,城破之后卡力斯摩人大肆屠杀城内居民。第二年,卡力斯摩人再度洗劫耶路撒冷,然后把它交给奈德吉麦丹的继任者萨莱赫·阿依布苏丹手中。

在此期间,耶路撒冷的王权从伊莎贝尔转入香槟伯爵

亨利之手，亨利是伊莎贝尔的新夫。后来，吕西尼昂的兄弟阿莫里又做了耶路撒冷的新君，阿莫里的第四任夫人便是伊莎贝尔，他们的儿子夭折了。伊莎贝尔与原配蒙法拉侯爵孔拉的女儿玛丽做了这名存实亡的王国的君主。玛丽嫁给了布里耶纳伯爵，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伊莎贝尔，又名约兰特。长大后嫁给了皇帝弗里德里克二世。弗里德里克来到梯尔城，与埃及苏丹缔结和约，和约规定，耶路撒冷由基督徒和穆斯林分治。结果，弗里德里克在圣墓大教堂的圣殿中戴上戈德弗鲁瓦传下的王冠后，回到欧洲。撒拉逊人似乎没有遵守与弗里德里克缔结的条约，因为 20 年后，也就是 1242 年，奈德吉麦丹围攻耶路撒冷，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这场浩劫过后 7 年，圣路易来到东方，显然，这位曾被埃及人囚禁的王子目睹了萨拉丁家族的最后继承人惨遭屠杀的景象。马梅鲁克·巴哈里特人弑君后肯定想过释放圣路易，立他为新君，因为他的德行堪称典范。圣路易对茹安维尔的领主说，如果异教徒把王冠递到我手中，我会欣然接受。圣路易也许正是因此而出名，这位王子不但灵魂高尚，而且满怀慈悲，对宗教和王室都充满感情。

马梅鲁克人改变了主意：莫阿斯、阿尔曼索-努拉丁-阿里、塞斐丁·莫达法相继登上埃及王位。著名的比巴尔-本多克-达里于 1263 年成为苏丹，他入侵巴勒斯坦，却未能以武力征服该地。他命人修复耶路撒冷。1281 年，本多克-达里的继承人克劳安把基督徒赶来赶去，他儿子卡力尔夺取了基督徒的梯尔城和普多雷马伊斯；1291 年，基督徒最后被全部赶出圣地。基督徒征服耶路撒冷 192 年并在那

里统治了88年。耶路撒冷君主的虚名由圣路易的兄弟普罗旺斯及安茹伯爵夏尔带给西西里王宫。夏尔不但据有塞浦路斯的王位,还掌握了玛丽公主的一切权力。

圣让·德·耶路撒冷骑士团变成了罗德及马耳他骑士团,连同征服北欧,建立普鲁士王国的条顿骑士团,这就是当年令亚非胆寒的十字军仅存的硕果,他们据有耶路撒冷、塞浦路斯和君士坦丁堡的王位。

有些人听信无稽之谈,以为耶路撒冷乃是穷乡僻壤,名不符实,实际上王国国土广阔。不论是《圣经》,还是异教徒作家,如莱尔德·达布代尔,德奥夫拉斯特、斯塔本、鲍萨尼亚、加里安、迪奥斯考里德、普林尼、塔西特、索林、亚眠、马尔塞兰,不论是犹太人,如约瑟夫——犹太教法典塔木德[①]和犹太教律法密西拿[②]的编纂者,还是阿拉伯历史和地理学家,如马苏迪、伊本·侯卡勒、伊本·阿尔·卡迪、汉杜拉赫、阿布尔菲达、艾德里丝等等,古往今来到过巴勒斯坦的人,都齐声赞美它的富饶,遭受万般劫难的耶路撒冷从千里沃野变成不毛之地,也是不足为奇。耶路撒冷沦于敌手,惨遭洗劫就达17次,惨死城内的居民不计其数,而且屠杀还在继续。耶路撒冷悲惨的命运可说是独一无二的,长期的、超常的惩罚源于最深重的罪恶,岂能用惩戒抵偿。在这水深火热的国度,昔日精耕细作的良田变得一片荒芜,清泉鸣

① 希伯来文的译文,原意为“教学”。犹太教口传律法集,故又称“托拉”,为犹太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译注

② 希伯来文的译文,原意为“教导”。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塔木德前半部和条文部分。——译注

咽于瓦砾之下，山上不见了葡萄园和无花果林，只有流失在山岭中厚厚的土壤和光秃秃的山尖。

1291年，巴哈里特的苏丹们从基督徒手中抢走了耶路撒冷，将他们的统治维持至1382年。此时切尔克斯的马姆鲁克人在埃及篡权，巴勒斯坦再度易主。切尔克斯的众苏丹建立鸽邮和驿站，把黎巴嫩山上的积雪运到开罗，我们得承认就连蛮族也懂得及时行乐的道理。1716年，赛林占领埃及和叙利亚，结束了多年的战乱。

我们现在要欣赏的就是土耳其人手中的圣城，古代耶路撒冷的第十七张面孔。

出了修道院，我们来到古城城堡，过去这里是禁地，今日成了一片废墟，只要付几个皮阿斯特就可以进去。唐维尔说，基督徒把这座城堡叫做比萨堡，就建在原来的大卫堡废墟之上，占据了普塞菲娜塔楼的位置。城堡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普普通通的哥特式堡垒，堡内有内院、壕沟、绿荫如盖的小径，等等。我看了一座废弃的厅堂，里面摆满了古代的头盔，有几个头盔颇似埃及软帽。我还发现几根铁管，长度和粗细都与步枪枪管一致，不知此物何用，我暗自盘算买两件古物，但后来不知怎么会忘了此事。

从城堡主塔可由西向东看见耶路撒冷，与橄榄山的方向恰好相反。环城的景色丑陋不堪；四周净是秃山，顶部平坦得如高原一般；远处的几座山上还有古堡的遗迹或破旧的清真寺。山与山相隔有一定的距离，透过两山之间的空隙还可望见远处的景致，但都是些干巴巴的岩石，与近处无异。

大卫王从城堡看见贝思萨贝在乌里亚的花园里沐浴，

于是爱上了她。爱情给了他灵感，先知便吟出《悔罪》中的绝妙诗篇：

>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狂怒中带走我，
> 也不要在生气时惩罚我。
> 耶和华啊，以你无限的慈悲可怜我。
> 我的一生如一缕清烟，
> 我孤独得像沙漠里的鹈鹕……
> 耶和华啊，从深渊向你哀号，……

耶城城堡不知为何被称作比萨堡，唐维尔做了几种推测，却遗漏了贝隆的一段有趣的记录。

> 凡入圣墓大教堂者，无论贫富，皆须缴纳9个杜卡托[①]，包税者向国王缴纳8个杜卡托，因此食利者高价勒索朝圣者，拒交者免进。方济会和希腊圣巴西略会的修士同别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可免费进入。土耳其人看守圣墓大教堂时诚惶诚恐，进去后也毕恭毕敬。据说比萨人统治耶路撒冷时定下9个杜卡托的规矩，并从此保留下来。

我登上比萨堡时，那儿还有一个阿加看守，他有一半黑人血统：他把妻子们幽禁于此，根据她们在这土堆上抛头露面的急切程度评判她们的妇德。除了他们，堡上连一门炮都看不见。我暗自琢磨，如果一间房子倒了，整个烂摊子会不会跟着坍塌。

一小时后，我们出了城堡，沿着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进

---

① 威尼斯古金币名。——译注

城，这条街被称为集市街：这是耶路撒冷最繁华的街区，可我们看到的全是一幅悲惨的景象！我们且不要急着作一番描述。大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为躲避帕夏，大部分居民都逃进山里，有几家废弃的商店敞着大门，透过门洞可窥见几间七八尺见方的小室，逃亡的房主吃睡于此，一领破席便是他的全部家当。

出了集市街向右，在圣殿与锡安山之间便是犹太人聚居区。犹太人是帕夏的支持者，贫穷使他们愈加团结。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坐在地上抓虱子，眼睛却盯着圣殿。译员带我们走进一所学校：一位犹太教教士正在教一个孩子读希伯莱文的《摩西五经》，我想买下此书，教士却坚持不肯。据说，从外地迁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多短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因贫穷难耐，每年不得不遣人向生活在埃及和蛮族地区的犹太人求助。

我曾对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做过长期研究，而且是从泰特斯踏平耶城至今日这一段历史。我还参与过一次重大讨论，论题是：犹太地区的富饶程度。在法兰西文学院刚刚出版的几卷论文中，我撤掉了我的作品。这几卷中有盖内神父的四篇论文，论证内容包括我想涉及的两个论题。他的论文不但语言清晰，论证合理，还善于旁征博引，的确是完美无缺的杰作。《葡国犹太人简话》的作者死后才声名鹊起，生前定是因文人的勾心斗角而致蹉跎岁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这两篇论文。它们刚刚出版，发行量不小，因此极易寻到。我无意超越大师。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付之一炬，只因自愧不如。

出了犹太区，我们前往彼拉多的府邸，我们想透过总督府的窗户看一看圣殿清真寺。因为基督徒不得进入环绕清真寺的广场，违者处死。等我专章列讲耶城古迹时再谈这座清真寺吧。离彼拉多总督衙门不远，是牺牲洗涤池和希律王宫：王宫已是一片废墟，但还保存着古代的地基。

一座昔日的基督教医院吸引了我们的视线。医院后来成了给土耳其人治病的地方，里面有一口大锅，叫圣海伦娜大锅。过去，来这里的每个穆斯林都可领到两小块面包和一些炒菜，每逢星期五，还另加蜂蜜素抓饭或葡萄干素抓饭。一切都成往事，这慈善义举留下的些许痕迹，且由这空空四壁默默诉说吧。

我们再次穿过古城，返身去寻找锡安门，阿里·阿加让我们和他一起攀上城墙，译员却不敢跟着我们。我发现了在没有轮子的炮架上有几门旧炮，它们架在一座哥特式炮台的炮眼里。一个士兵叼着烟斗坐在角落里正要嚷嚷，阿里吓唬他说，如果他不闭嘴，就把他扔进沟去，他闭了嘴，我给了他一枚皮阿斯特银币。

耶路撒冷的城墙我已徒步游览了三遍，城墙四面临风，呈长方形，长边为东西向，短边为南北向。唐维尔用丈量和定位的方法证明，古代耶路撒冷并不比今日的耶城大多少；而且位置也几乎相同，只是古代耶路撒冷包括整座锡安山，而不包括骷髅地。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著作并非句句是真理，他把古代城墙向北推进至列王墓处，因而出现了长度不符的矛盾。不过，今日城墙可说与列王墓相接，因为此间距离不过 500 步。

墙上的突厥文碑刻证明今日的城墙是塞力姆王子所力门修建的。据说所力门计划把锡安山纳入城壕，还处死了对他的意旨贯彻不力的建筑师。

城墙布防严密，从堡垒地基算起，有30余法尺宽，120法尺高。墙外壕沟实际上就是环城的山谷，只需架起6门大炮，便可在夜间轰出一条可以通行的缺口。然而，众所周知，土耳其人很会运用火炮掩体进行自卫。耶路撒冷四面环山，要使耶路撒冷能抵御正规军，必须从西向北修建大规模的工事，还要在橄榄山上建一座堡垒。

耶路撒冷美其名曰"城市"，不过是一片瓦砾场。耶路撒冷人却喜欢把那些荒僻小路称之为街，街道的划分非常有趣，没有一个旅行家谈及此事，因此值得一提：但罗歇修士、诺神父等曾提到过几座城门，都以阿拉伯语命名，我就从这里说起：

情人门：门朝西，此门通往伯利恒、希伯仑和荒漠中的圣约翰，神父写作 Bab-el-Khalil，译为亚伯拉罕门；这正是德塞笔下的雅法门，意为朝圣门，在别的旅行家笔下又变作大马士革门。

大卫门：门朝南，坐落在锡安山上，几乎与大卫陵和圣晚餐厅相对，诺神父写作 Bab-Sidi-Daod。德塞、杜布丹、罗歇、科托维奇、贝纳尔等都写作锡安门。

马格里布门或柏柏尔门：位于东南北之间的阿农谷上，靠近圣殿，遥望西罗安村，诺神父写作 Bab-el-Megarebe。这是斯泰尔奇力奈尔门，又称垃圾门。犹太人在橄榄园中抓到耶稣后，通过此门把他押往彼拉多总督府。

金门：门朝东，面向圣殿广场，土耳其人封死了这道门。有人预言说有朝一日基督徒将从金门入城占领耶路撒冷。圣主日来临时，耶稣也将由此门入耶路撒冷。

圣母门：门朝东，与橄榄山相对，诺神父用阿拉伯语写作 Heutta，所有的圣地行记中都将此门称作圣艾蒂安门或马利亚门，因为它目睹了圣艾蒂安殉教的一幕，还因为它通往圣母陵。在犹大时代，此门换作信徒门。

曙光门或铁圈门：门朝北，通往耶利米的哀曲岩洞。耶路撒冷最好的平面图一致将此门命名为埃法依姆门或希律门，科托维奇不知道此门，将它与大马士革门混为一谈，因此在他笔下就成了"大马士革门即埃法依姆门"，而且他描绘的耶路撒冷平面图既小又不准确，比不上德塞的平面图，更无法与肖夫的平面图相提并论。德·维拉的西班牙语游记中也有耶城平面图，但他的图过于繁琐而有失精确；诺神父干脆没提埃法依姆门的阿拉伯文名字。也许只有他把此门称作上库曼门。埃法依姆门和斯泰尔奇力纳尔门或垃圾门是耶路撒冷的两座小城门。

圆柱门又称大马士革门：门朝西北，通往列王墓、那普路兹或西盖姆、圣让·达克和大马士革，诺神父把它写作圆柱门。当昔兰人西蒙遇见耶稣背负十字架时，正从大马士革门走来。昔日朝圣者从此门入城，如今却走雅法门或伯利恒门。因此，雅法门或朝圣门又传为大马士革门，还没有人提到这一点，我在此附上，可对读者阅读游记时，遇到地名混乱问题时有所帮助。

我们现在来看看耶城的街道。耶城的 3 条干道分别叫

做：圆柱门街，由北向南穿过城市。大集市街，为东西走向。受难路，始于圣母门，经过彼拉多总督府，终点为骷髅地。

城内另有7条小马路：突厥路。基督路，从圣墓大教堂至拉丁修道院。亚美尼亚路，在城堡东面。犹太路，是城内的肉铺集中地。圣殿路。扎哈拉路，我的翻译把它译作Strada Comparita，我不明其意。他又肯定地对我说，这里是暴徒与坏人的聚居地。马格里布路，这里所说的马格里布人是指西方人或柏柏尔人，还包括被斐迪南和伊莎贝尔赶出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一些后代。被逐者在圣城受到了仁慈的接待。当地人给他们建了清真寺，还给他们发放面包、水果和银钱。骄傲的阿本包拉目人的子孙，阿尔罕布拉宫优雅的建筑家，靠着聪明伶俐成了耶路撒冷人人敬重的门倌和信使。假如萨拉丁和理查再世，眼看基督骑士成了邮递员，摩尔好汉做了守墓人，会发出什么感慨呢？

本杰明·德·蒂代尔漫游耶城时，正值法兰西人在圣城称王。当时，圣城有三重城墙，四个城门，本杰明把它们分别叫做素努斯阿布拉赫门、大卫门、锡安门、约沙法门。至于三重城墙，却与我们所知的萨拉丁攻下的耶城不符。本杰明还找到了几个住在大卫堡附近的犹太人，他们每年向国王进贡，获许经营染坊。

渴望比较古代耶路撒冷和现代耶路撒冷的读者，可以去读唐维尔的《谈谈古代耶路撒冷》，也可以读勒朗或拉米神父的《论圣城和圣殿》。

我们9点钟返回修道院，吃过午饭后，我去拜访希腊大主教和亚美尼亚大主教，他们都已遣了译员向我问好。

希腊修道院紧临圣墓大教堂，从修道院的平台望去，只见一座宽阔的院落，长着两三株橄榄，一株棕榈和几株柏树，耶路撒冷的圣约翰的骑士团就驻在这片荒地上。我觉得希腊大主教是一个好人，此刻正和基督教堂的主教一样，为帕夏的骚扰而忧心忡忡。我们聊起了希腊：我问他有没有手抄书，他给我看了几本礼仪书和神父守则。我喝过咖啡，接受了三四枚念珠后，就去拜访亚美尼亚大主教。

这位大主教名叫阿尔斯尼奥，来自卡巴多斯的塞撒雷城。作为斯基托波利的大主教，他兼任耶路撒冷的宗教财务总监，他把自己的名字和头衔用叙利亚文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给我看，这张纸条我现在还保存着。在他这里，根本看不见可怜的希腊人到处被欺，忍辱求全的神情。亚美尼亚修道院舒适，优美，一尘不染，大主教遍身罗绮，坐在垫子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土耳其阔佬。他用上好的莫卡咖啡招待我，还命人拿来果酱，清凉的泉水和洁白的毛巾。屋里燃着芦荟树脂，我被玫瑰香精熏得很不舒服。大主教跟我谈起土耳其人时，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告诉我，整个亚洲都在期待法国人的到来，哪怕这儿只出现一个法国士兵，都会掀起一场全国大起义。

拜访两位主教花了近一小时时间，从那儿出来，我便进了圣墓大教堂。开门的土耳其人早已接到通知作好了迎接我的准备；我又因崇拜基督而向穆罕默德付了门票。我又一次把这尊贵的教堂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但这次含了更多的游览成分。我登上廊台，就是我遇见科普特修士和埃塞俄比亚主教的地方。他们身无分文，朴素的生活令人想

起福音书宣扬的美好时光。他们过着半原始的日子，肤色因强烈的阳光而变得黝黑，只有身上的蓝布袍尚能显出尊贵的身份。除了圣墓大教堂，他们别无栖身之处。比起希腊和亚美尼亚大主教，他们更令我感动。看到世界各国人民云集圣墓，听到他们用各自的语言祈祷，而这里正是圣灵使众使徒通晓人类各种语言的地方，我怎能不满怀了宗教的想象，激动万分呢？

午后1时，我出了圣墓大教堂返回修道院，院内的招待所挤满了帕夏的士兵，我以前已提过，这些士兵为所欲为，我和译员米歇尔穿过一条过道正要走向房间，却遇见两名土耳其士兵，他们全副武装，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的确，他们的样子还不算太可怕，只是令穆罕默德蒙羞罢了，因为两个人已醉得站立不住。他们一看见我便拦住我的去路，随即狂笑起来。我停下脚步，等他们笑完了让路。此时还没出现什么麻烦，可其中一个突然转到我身后，抓住我的头使劲扭，而他的同伴扯下我的衣领，用马刀刀背砸我的脖子。米歇尔大叫起来，我挣脱他们俩，朝那个抓我脑袋的士兵扑去，我把他折腾得全身青紫才放手，这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另一个醉醺醺的家伙被我的举动吓坏了，哪敢上来为同伴雪耻，土耳其人的奇耻大辱，莫过于给人抓住胡子。我退回房间，准备应付任何事件，主管神父并没有怪罪我教训了这帮滋事的混蛋，但他有些担心。不过，受辱的土耳其人并不危险，此后便没了下文。

两点钟我吃罢午饭，一小时后带着仆从出了门。我去看了列王墓，又从那儿出发环城散步。我在约沙法谷中徘

徊，流连于押沙龙、约沙法和撒迦利亚的墓前。我上文提过，列王墓在埃法依姆门外，朝北，与耶利米窟有三四个步枪射程的距离。让我们看看耶路撒冷的古迹吧。

我把它们分成六类：

(1)纯粹的希伯莱建筑；(2)异教徒统治时期的希腊、罗马式建筑；(3)基督徒统治时期的希腊、罗马式建筑；(4)阿拉伯建筑或摩尔式建筑；(5)法兰西诸王统治时期的哥特式建筑；(6)土耳其建筑。

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类建筑：

除了牺牲洗涤池外，纯粹的希伯莱建筑在耶路撒冷已无迹可寻。因为我把诸王家和押沙龙、约沙法和撒迦利亚的墓归在犹太人修建的希腊、罗马式建筑里了。

仅仅根据圣经和约瑟夫的描述，很难想象第一圣殿甚至第二圣殿的具体形象。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见两点：犹太人和埃及人一样，喜爱高大幽深的建筑；另外，他们注重细节，讲究装饰，不管是石雕，还是木雕、铜雕或金雕。

所罗门建起的圣殿毁于叙利亚人之手，希律王重建的第二圣殿可算作半犹太、半希腊式的作品，我很快会谈到此类作品。

洗涤池临近圣艾蒂安门，地处圣殿的北边，这是一座长150法尺，宽40法尺的蓄水池。池壁皆用挡土墙加固。

洗涤池现已干涸，差不多填死了，里面长着几株石榴和一种叶子呈蓝色的怪柳。池的西隅长满了仙人掌，池的西边还有两个拱形小孔，形成两座拱门，大概是当年把水引入圣殿的导水渠。

约瑟夫把洗涤池叫做所罗门池，福音书把它叫做牺牲池，因为当年献祭的羔羊都要在此洗净。耶稣就是在池边对瘫痪的病人说："你可以站起来，拿铺盖走了。"

这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的耶路撒冷留至今日的痕迹。

耶路撒冷的希腊罗马式建筑遗存要多些，并且在艺术中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派别，我要从约沙法谷和西罗亚谷的墓冢讲起。

当你经过塞德龙桥时，你会看见奥芬西奥尼山下的押沙龙墓。墓呈方形，边长8步，墓由一整块盘石凿成，石从附近的山中采来，墓冢离山仅有15步远，墓周饰有24根无槽圆柱，按多立安柱式排列，每边六根，柱子的一半嵌入墓中，与墓连成一体，柱头上有一个带三角槽的中楣，楣上立一个基座，托着一个三角形的金字塔。那塔相对于墓的高度显得太高了些。金字塔属于另一块建筑，而非墓身。

押沙龙墓与撒迦利亚墓极为相像，以同样的方法取材于岩石。顶部较圆，好像弗里吉亚帽，又似中国的坟冢。约沙法墓则是一个岩洞，洞门修得非常优美，是全墓的主要装饰。使徒圣约翰安息之地在西罗亚各，墓门也修得十分悦目。墓门由四根立柱组成，柱基却不在地上，而在山间的岩上，卢浮宫的立柱矗立于第二层，两者同出一辙。

民间给这些墓都起了名字。阿尔古勒夫、维拉潘都斯、阿迪考缪斯和其他几个人都提到了墓名，或针对墓名从历史的角度大肆批判，但传说不会因事实而被人遗忘。墓冢的建筑风格证明它们不是早期的犹太作品。

如果一定要确定陵墓建造的年代，我认为当在马卡比

斯先王治下犹太人与斯巴达人结盟时期。那时希腊正盛行多利安柱式;科林斯柱式传入希腊则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罗马人正向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亚洲扩张。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吸收科林斯建筑和雅典建筑的优点的同时,糅进了自己的风格。约沙法谷中的灵寝,是我将要特别谈到的墓冢,它明显地反映了埃及艺术和希腊艺术的融和。两种美学思想的交融催生出一种中间建筑,也可以称为金字塔与帕特农神庙之间的过渡性建筑。这种建筑的特征是形体高大,色调灰暗,风格豪放,充满了欢快,睿智和谦和的想象。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体现这一派建筑风格的典型。

从埃法依姆门出城,脚下的红土高原长着几株油橄榄。走上约莫半里路,就看见田野中有一个坑,像是古代废弃的采石场。沿着一条宽阔的斜坡路,再穿过一个拱形小洞,就到了坑底。原来这是一个从岩中凿出的露天小室,室高 30 法尺,宽 30 法尺,岩壁高约 12 法尺到 15 法尺。

南墙正中,便是一座从岩中凿出的多利安式方形大门,门高数法尺,门上的中楣雕得很随意,却极精致。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三角槽,排档间隙仅有一个环饰;然后便有一串葡萄纹,两旁是花冠和棕叶形的装饰。然后又是一个三角槽,槽线大概也是从岩中勾出,现在已看不见了。离中楣 18 法寸的地方是一组叶形装饰,还间有松果和另一种不知名的水果的图案。这水果很像埃及的一种小柠檬,这一组装饰与中楣平行,笔直地沿门框垂下。

大门右边的墙隅有一处凹陷的地方,是一条暗渠的开口。过去人可在暗渠中站着行走,如今即便爬着脚底都要

打滑。暗渠经过一处斜坡，通向一间方形的屋宇，这同大金字塔的构造相仿。屋子是用锤和凿在岩中凿出的。墙上，其实就是屋里的墙壁上，有一些长6法尺宽3法尺的洞，用以安置棺木。屋内有3座拱门，通向其余六间墓室，这几间墓室大小不等，都从岩间凿出，就着火把的微光，很难看清墓室轮廓。有一间墓室比其余的要低，好像是主墓室。走下六级台阶，便可到达此室。墓室尽头是最大的棺木，对着入口，躺在凿好的龛中。大门两侧是两扇小拱门，用于埋葬不大知名的死者，大概是国王的侍卫，他们死后也不再需要侍卫的保护了。这些棺木只剩些残片，但依然看得出是石制的，还饰有精美的阿拉伯式图案。

墓葬中最令人称赏的是各墓的墓门。与整个墓窟一样，墓门也是石制的，甚至连墓门转动所用的合页和支轴也是石制的，几乎所有的旅行家都以为，门是从岩中凿出来的，但诺神父却清清楚楚地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泰弗诺支持神父的看法，他说，只要拂去一点灰尘，就可以看见石头的接缝。其余的门都已碎了，弃在洞里。

走进这幽界冥府，我恍若置身于罗马建筑风格的澡堂，就是阿韦纳湖边西庇尔洞的那种澡堂。不过，我谈到的只是此地给我的总体印象，为的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很清楚我身处墓穴，阿尔古勒夫详细记录了这些墓穴，还看见了棺中的遗骨。几百年之后，维拉蒙也在此找到了骨灰，今日棺中却空空如也。据说，墓上曾有3座金字塔，有一座还保留到维拉潘都斯时代。我不知道该不该信祖艾拉尔和阿帕尔，他们还提到墓外的其他建筑和列柱。

我不由得发出疑问，此地唤作列王墓，到底埋葬的是哪些国王呢？《历代志》和《圣经》中都提到，犹太诸王的墓冢在耶路撒冷城内。

大卫陵在锡安山上，而且从诸王冢的装饰上可以辨认出希腊雕刻的技巧。

现在，我们应当求教于约瑟夫，他列举了 3 处著名的陵墓。

第一座是马卡比斯列王墓，由他们的兄弟西蒙建造。约瑟夫说，墓由光滑的白色大理石建成。墓体高大，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墓周建有拱门，支撑拱门的每根圆柱都由一块整石雕成。此外，为了表示墓内葬有七人，又增建了七座高大的金字塔，美妙绝伦。

马卡比斯人的第一部书对此墓做了几乎相同的描述。马卡比斯人还说，墓建在莫丹，航海的人都能从海上看见它："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都能看到的船。"莫丹是离迪奥斯城不远的一座城市，建在犹太部落聚居的山上。马卡比斯列王墓一直保存到厄塞布时代，甚至到圣热罗姆时代，耶路撒冷城门口的列王墓尽管也有 7 座墓室和装饰墓室的金字塔，也不可能埋葬着阿斯莫尼人的君主。

约瑟夫还说，亚迪亚贝娜王后海伦在离耶路撒冷两个斯塔德(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 180 米)的地方建起了 3 座金字塔陵墓，后来她和她儿子伊扎特的骨灰都被玛纳巴兹葬入墓中。约瑟夫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确定了圣城的地理范围，他说北面的城墙对着海伦墓，这些描述与列王墓完全相符。维拉潘都斯说，列王墓上建有 3 座金字塔，位于城

北，与耶路撒冷的距离也同约瑟夫讲的一样。圣热罗姆也提到了海伦墓，但研究列王墓的学者们疏漏了鲍萨尼亚斯记录的一个有趣的细节。当然，提到耶路撒冷，谁也不会想到鲍萨尼亚斯。不管怎样，我还是把他的文字摘录如下：作品的拉丁文本和热杜安的译文都很忠实于原文："第二座墓在耶路撒冷，是一位名叫海伦的犹太女子的墓冢，墓门同其他墓葬一样由大理石制成，靠着某个机关，能在每年的某日某时自动开启，然后又自动关闭。如果你想在其余时间打开墓门，你只能把它打碎。"

依靠机关自动开启和自动关闭的墓门，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令人想起列王墓内那些华美的墓门。拜占庭的苏伊达和艾蒂安提起过鲍萨尼亚斯出版的一部关于腓尼基和叙利亚的游记。如果我们手头有这本著作，我们也许就能解开海伦墓的墓门之谜。

有了犹太历史学家和希腊旅行者的文字，似乎足以证明列王墓只能是海伦墓。但我们的推测却由于第三座墓葬的出现而受到了阻碍。

约瑟夫提到一些洞穴，根据阿尔诺和安迪那的译文，约瑟夫把这些洞叫做帝王窟。可惜他对帝王窟未做任何描述，他还说，帝王窟的位置在圣城北部，毗邻海伦墓。

因此，要弄清楚是哪位君主修建了这些墓穴，它们有些什么装饰，哪些君主埋骨于斯。约瑟夫精心统计了希律王修建和完成的工程，却从未把列王墓算在其中。他还告诉我们，希律死在杰里科、葬在黑罗迪奥姆，陵墓规模异常宏大。因此列王墓不可能是希律王的陵寝。历史学家遗漏的

只言片语也许能为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论提供某些线索。

至于泰特斯修建的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约瑟夫说，城墙靠北，邻近希律墓，那正是帝王窟的位置。这些墓葬也许因此而取名帝王窟，又叫希律墓。如果确是这样，此希律并非阿斯卡尼特的希律，而是做过泰特拉克省总督的那个希律，这个希律几乎和他父亲一样出色。他修建了两座城市，塞佛里斯城和提比里亚德城。尽管他被卡利古拉流放里昂，他完全可能在故国为自己营造陵寝，在这方面，他哥哥菲利浦是他的榜样。

对于阿格瑞帕留给耶路撒冷的优美建筑，我们尚一无所知。

关于列王墓的问题，我能找到的最满意的答复如下：我想我已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各家所言非但没把它搞清楚，反而弄得越来越模糊。拜谒过海伦墓的古代朝圣者都把它与帝王窟混为一谈，而现代的旅行家由于难觅阿迪亚贝娜王后香冢的芳迹，便把希律家族的王陵唤做海伦墓。由此便产生一种奇特而模糊的认识：博学而虔诚的作家们凭着主观感情便把犹太王埋进了帝王窟。他们显赫的名声更加深了这种模糊认识。

从艺术批评和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把列王墓列入耶路撒冷的希腊式建筑。列王墓数量很多，而希律王后嗣人丁不旺，因此竟有一些棺木是空的。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我去看了看这些空冢。然而，最刺目的还是希腊艺术家雕刻的优美门楣竟安在希律王室安息的豪华陵寝的墓门上！提起希律王室，历史上最惨烈的那一幕幕便呈现于

眼前。行刺玛丽安娜,屠戮无辜者,杀害施洗约翰,处死耶稣,他们干得就是这些。谁能想到,他们的墓竟也花团锦簇,而且就在髑髅地中,紧贴耶和华颁布神谕的圣殿,毗邻耶利米制作哀曲的洞窟?

卡萨斯先生在他的《叙利亚揽胜》中详细记录了列王墓。我还没阅读马亚尔先生的近作。关于圣地的多数游记都配有版画和插图,读者一定要识别罗歇修士游记的插图,他的插图极易与克洛德·梅朗的插图混淆。

圣城其他的罗马时代的建筑,如剧院、圆形剧场、安托尼亚堡、西皮柯斯堡、法塞尔堡、波塞菲玛堡,要么已经毁坏,要么只剩下一堆乱糟糟的废墟。

现在该谈谈耶路撒冷的第三种建筑了,也就是撒拉逊人入侵前的基督教建筑。因为在介绍圣迹时我已经对它们作过描述。在此我只作一点说明:这些建筑的建造者不是犹太人,因而不带有丝毫半埃及、半希腊式的特点。而阿斯莫尼王室和希律王室修建的作品则充满了此风格。圣城的基督教建筑只有艺术衰落时期简单的希腊式教堂。

耶路撒冷的第四类建筑是奥马尔哈里发君临耶路撒冷时期的作品。奥马尔是阿布贝克的继任者,倭马亚人的首领。阿拉伯人追随哈里发的旗帜占领了埃及,随后便沿着非洲海岸直捣西班牙,在格林纳达和科尔多瓦建造了无数精美的宫殿。阿拉伯建筑艺术诞生于奥马尔时期。如果说帕特农神庙是希腊工程的奇迹,那么阿尔罕布拉宫就是阿拉伯建筑的神品。奥马尔在耶路撒冷建起的圣殿清真寺,后由阿布德·艾尔·马莱克扩建,艾尔·伍力德又根据新

的蓝本重建，这座清真寺成了阿拉伯艺术史上一件奇特的作品。至今我们也搞不清楚奥马尔的神庙是根据何种建筑式样修建的。我们在西班牙只能看见这些建筑的遗迹，我想在此粗浅地谈谈这个全新的尚未深入研究的话题，也许不致使读者感到生厌。

所罗门建起的第一圣殿在公元前600年被毁。约塞德之子约舒亚和撒拉蒂也尔之子佐罗巴贝尔在圣城投降后70年重建圣殿。后来希律阿斯卡洛尼特再次重建圣殿。9年中，他征召了11000名工匠，工程非常壮观，在希律死后多年才告竣。犹太人填平沟壑，移走山峰，终于腾出一大块空地，圣殿便得以屹立在城东的西罗亚和约沙法谷地之上了。

耶稣生后40天被带入第二圣殿，圣母在此得到了净化。作为人子的耶稣12岁时，便在那里给圣师讲道；他赶走商贩，驱退魔鬼，给通奸的女人赦罪；他还在那里讲了善良的牧羊人、两个孩子、葡萄酒商和婚宴等寓言。还是在那里，圣子在主日那天走进了棕榈和橄榄丛中，赞美寡妇守节。最后他还在那儿宣布："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

维斯帕辛统治的第二年，泰特斯占领了耶路撒冷，圣殿彻底被毁，耶稣在圣殿完成了众多奇迹，并早已预言了它的毁灭。奥马尔占领耶路撒冷时，基督徒除保存圣殿的极小一部分外，其余都被迫放弃了。阿拉伯历史学家萨依德·伊本、巴特里克说：哈里发问索芙洛纽斯大主教、耶路撒冷何处最适宜建清真寺。索芙洛纽斯把他领到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废墟处。

奥马尔为能在这样有名的地方建造清真寺感到十分满意。他命人清扫场地，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岩石可能是上帝训示雅各布的地方，新的清真寺在穆斯林眼中变得和麦加及麦地那的清真寺一样神圣。

哈里发又增加了部分建筑，还把那块岩石围在围墙里边。他的继任者，艾尔·鲁依德哈里发把清真寺建得更美了。他给清真寺加上一个铜制镀金的圆顶。这圆顶是他从巴尔贝克的一座教堂劫来的战利品，后来十字军把穆罕默德的庙宇改成了基督的殿堂。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后，圣殿仍是一座基督教教堂。

优雅的摩尔式建筑的鼻祖——耶路撒冷清真寺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建筑呢？很难说清。因为阿拉伯人只在建筑物内部进行装饰。基督徒不得进入清真寺，甚至不能进入环绕清真寺的广场，否则处死。当年土耳其人邀请德塞大使参观清真寺，大使出于外交顾虑竟拒绝参观，真是千古憾事！因此，我只能描绘一下清真寺的外观。通过彼拉多总督府的窗子，可以望见清真寺的大院，那儿过去是圣殿广场。大院环绕清真寺大约长500步，宽460步，广场东面和南面紧临城墙，西面是土耳其民居，北面是彼拉多总督府和希律王宫的废墟。

大院有12座大门，门与门之间距离不等，与阿尔罕布拉宫的内院一样，大门形制极不规则。有些门由三四个小拱门组成，另外一些门还有两层小拱门，就像双层的引水渠。最大的门是原来的“专用门”，这座门使圣·彼埃尔的圣迹在基督徒中声名远扬。12座大门下都有灯，大院中有

一块六七法尺高的空地，看起来就像大院之上的一座无栏平台。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平台长200步，宽150步，四周有大理石石梯，可沿梯而上，每座石梯各有8级台阶。

平台中央耸立着著名的岩石清真寺，就近清真寺有一座水池，从昔日的封印泉中汲水。土耳其人做礼拜以前来此沐浴。两院中稀稀拉拉长着几株老橄榄树和柏树。

清真寺呈八角形，装饰寺顶的顶塔亦有八面，每面凿出一扇小窗。顶塔上有一个圆盖，圆盖过去是铜制镀金，现在却是铅制的。寺顶设计优美，顶着一弯新月，是清真寺的最高点，整座建筑仿佛沙漠中的一顶阿拉伯帐篷。罗歇修士说，清真寺的八边边长32步，周长252步，整座建筑高达18或20特瓦兹①。

外墙上贴满了各色的小方砖；方砖上印着阿拉伯装饰图案和用金字书写的《古兰经》辞章。顶塔的八扇窗户都安装了彩色的圆玻璃。在这里我们已能看见西班牙摩尔式建筑的特征：轻巧的柱廊和着色的方砖都令人想起杰娜拉里夫宫、阿尔罕布拉宫和科尔多瓦大教堂的某些部分。

我无法看到清真寺的内部，我真想不顾一切满足我对艺术的爱好。但一想到我的行为可能会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带来生命危险，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纪尧姆·德·梯尔和德塞都提及岩石清真寺的内部装饰，罗歇修士还作了详尽真实的描述。

但罗歇修士的描述不足以证明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内部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相当于1.949米。——译注

装饰与西班牙摩尔式建筑的内部装饰存在某些关联。而且这种关联的关键问题是建筑物内部圆柱的排列法，对这一点，罗歇修士只字未提。是那种带着小拱门的柱子呢？还是格林纳达和科尔多瓦式的对柱、组柱或单柱？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外观和阿尔罕布拉宫的某些部分如此相似，能不能就此推断，二者内部的建筑风格也完全一致呢？我对此坚信不疑，因为清真寺所用的大理石和柱子都是从基督教教堂里偷来的，它们肯定与科尔多瓦大教堂一样，柱型与尺寸多种多样。

现在让我们对上述推测做一番评论：开罗附近废弃的清真寺似乎与耶路撒冷清真寺风格一致；而开罗清真寺明显就是科尔多瓦清真寺的原型。建造科尔多瓦清真寺的诸王是倭玛亚王朝的几位末代君主，而耶路撒冷清真寺的修建者正是倭玛亚家族的祖先奥马尔。

真正的阿拉伯建筑是哈里发第一个王朝时期的作品，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创造，而不是安达露西亚某些摩尔建筑师个人才华发展的结果，因为我在东方也找到了阿拉伯建筑的典范。

证明了这一点，我将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我认为，从埃及建筑中可以窥见撒拉逊建筑的萌芽。埃及建筑厚重、雄伟、宏大、坚固，撒拉逊建筑则轻盈、活泼、小巧、纤弱。尖尖的宣礼塔是从方尖碑变化而来，摩尔文字也是涂画出的而不是刻出的象形文字。阿拉伯清真寺内密布的圆柱和圆柱撑起的平缓的拱顶，都能在孟斐斯、当德拉、忒拜和梅罗埃的神庙中找到范例。伊斯玛利的子孙盘桓在麦兹拉依木

王国的边境,耳濡目染法老留下的奇迹:他们不可能从希腊艺术中汲取灵感,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希腊人。他们抄袭的艺术,乃是源自他们最熟悉的那个著名的民族。阿拉伯人居无定所,当他们往来驰骋于埃及时,那永恒的国度便是他们模仿的榜样,他们制作了镀金的木制方尖碑和石膏象形文字,连同他们的帐篷,一起用骆驼带走。

我深知这一理论,如果它能被视作一种理论的话定会引起某些争议,甚至是历史学方面的争议。我知道,阿布杜拉在科尔多瓦附近修建的泽赫拉宫便是出于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建筑师之手,而且宫殿所用的圆柱都在希腊打凿;我知道,在希腊艺术没落时期产生了一种建筑,叫做朱斯蒂尼安建筑,这种建筑与摩尔建筑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我还知道,某些品位高雅、学识渊博的人物,例如尊敬的德·阿然古先生和《西班牙游记》这部杰作的作者德·拉·博尔德先生一致认为,一切建筑艺术都源于希腊,但困难和权威之言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君士坦丁堡某个建筑师的一纸蓝本,博斯普鲁斯河畔雕凿的圆柱,清真寺内埋头劳作的希腊工匠,都不能证明什么,我们不能仅靠一个事实就得出普遍结论。我在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朱斯蒂尼安建筑的作品,我承认,这一派建筑与撒拉逊建筑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缩小了拱廊的拱顶,等等。但朱斯蒂尼安建筑保留了某些理性的、冷静的、坚固的成分,这种特色在奇特的阿拉伯建筑中难以寻觅。另外,我觉得,朱斯蒂尼安建筑仿佛在希腊建筑中嵌入了埃及艺术的成分。孟斐斯艺术是随着基督教的确立而侵入希腊的。生息于德巴依德沙漠中的那个

孤独的民族，以其卓越的艺术见解领导世界：于是，世间所有的教堂，寺庙，甚至宫殿，都布满了称作“回廊”的埃及式柱廊，这正是东方艺术的精髓。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希腊艺术的真正衰退始于罗马帝国演变成君士坦丁堡帝国时期。由此可以证明，东方建筑并非源于希腊建筑，相反，由于地缘关系，希腊建筑中渗入了东方建筑的某些因素。

因此，我坚信一切建筑艺术包括哥特式建筑均源于埃及，因为除了铁器和劫掠，北方没有带来任何艺术。但世界各国又把埃及建筑艺术融入本民族艺术之中：早期的希伯莱人保留了埃及建筑的基本风貌，但剔除了神仙鬼怪的偶像崇拜。希克罗普斯和伊纳库斯把埃及建筑引入希腊后，去粗取精，创造了至美的典范。托斯卡纳人把埃及建筑带入埃及的殖民地罗马，使埃及建筑在那里光芒四射，但同雅典的埃及建筑一样，罗马的埃及建筑一直没有达到完美的境地。奔走于东方的基督使徒，把埃及建筑带到北方的番邦。在高卢和日耳曼的丛林中，埃及建筑拔地而起，依然保留着宗教的气息和灰暗的格调。埃及建筑既注重整体上的浑厚，雄伟和幽暗，又突出了细节上的纤巧，并达到了两者的完美统一。阿拉伯式的埃及建筑的特征我们已经谈过，这是一种沙漠建筑，犹如绿洲一般欢悦，像帐篷里讲述的故事那样神奇，莽莽黄沙既可做它的基石，又可随风把它淹没。

我可以找到无数历史事实支持我的观点。希腊早期的神庙，如阿米克莱附近的翁卡的朱庇特神庙，就是真正的埃及神庙，代达洛斯时代和英雄时代的阿尔哥斯、斯巴达和雅典的雕刻就是埃及式的，但我不想扯得太远，因为我们该谈

谈耶路撒冷的哥特式建筑了。

耶路撒冷的哥特式建筑只有几座陵墓，戈德弗鲁瓦和博迪安的墓是两具石棺，各带4个小立柱；德塞记录的墓志铭是用哥特字母写在石棺上的，这一切本身无关紧要。但我一踏入圣墓大教堂，就被墓葬的外观吸引住了。墓葬奇特的形制和异国的土壤都让我想起别的民族、别的习俗和别的国度。此刻，我就像在法国认出故乡树木的奥太西恩，满怀崇敬地注视着这两座哥特式陵墓，这里埋葬着法兰西的骑士，他们由朝圣者变成了国王，是拯救耶路撒冷的英雄。我还记得塔斯笔下的戈德弗鲁瓦说："我们之中，谁能有幸陪葬在上帝的墓旁？"①

土耳其建筑是耶路撒冷帝国变迁的最后见证。这派建筑毫无神采，我在此谈及只是为了提醒读者，切勿把鞑靼人的建筑与摩尔人的作品混为一谈。说到底，土耳其人对建筑一无所知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只会给希腊式建筑和阿拉伯建筑添上巨大的圆顶和中国式的亭阁，结果却糟踏了建筑本身。几个集市、几个苦行僧和祈祷室，便是耶路撒冷的新君带给这不幸之都的礼物。

现在读者已经了解圣城的各类建筑了。

我穿过约沙法谷，回头再去寻找列王墓，它们已耗了我那么多的笔墨。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给列王墓和犹太地的山丘抹上了一道金光。我打发同伴从圣艾蒂安门回城，身边只留了近卫士兵。我面向圣殿，坐在约沙法墓旁，从口

① 引言原文为意大利语。——译注

袋里拿出拉辛的一卷书，我读的是《阿达莉》。

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便是以下的诗句："啊，我来到基督的圣殿膜拜上帝……"我此时的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仿佛听到了所罗门的圣歌和先知的声音。古代的耶路撒冷呈现在我眼前，约阿德、阿达莉和约萨贝特的阴魂荡出墓冢。我仿佛直到此时才理解了拉辛的精神。多么伟大的诗篇，完全配得上我身处的圣地！读者也许无法想象，面对圣殿废墟，徜徉在塞德龙河畔，盘桓于约沙法墓旁，捧读《阿达莉》的感受，但昔日盛筵环簇的圣殿今朝又成了什么光景？

纯金怎的变成了烂铁？
祭司竟然在圣地喋血？
哭泣吧，耶路撒冷，哭泣吧，忘恩负义的城市！
对神圣的先知的卑鄙杀戮，
耶路撒冷啊！上帝已将你抛弃！
污秽也强过你奉献的香脂。
你们要把妇女儿童带向何处？
众城之城啊，上帝毁了你，
僧侣被俘，君王见弃；
上帝蔑视我们膜拜的礼仪
圣殿啊，倾塌吧；雪松啊，快把怒火喷出！
耶路撒冷，你给我心碎的苦痛
是谁的手夺走了你所有的明艳？
但愿我的双眼化作两泓泪泉
为你的不幸哀恸？

阿扎里亚斯

噢，神圣的殿堂！

约萨贝特

噢，大卫王！

合唱

锡安的神明啊，想想昔日你赐予锡安的福佑吧。

我几欲停笔了，面对如此绝妙好词，谁还敢舞文弄墨？

9日，我在修道院呆了一段时间，办理我在耶路撒冷的私事。城内城外的景致，除了城破之日藏匿圣火的尼希米井、法官家和其余几处景点，我几乎看了个遍。而剩下的几处除了它们的名字外，毫无特别之处，因此我也不愿劳烦读者了。

现在我来谈谈细枝末节，圣城的鼎鼎大名就足以勾起人们对它们的兴趣，人们以为，身居雅典和斯巴达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尤其是耶路撒冷，单是它的大名就能充分刺激世人的想象力，脑海里涌现无数神秘的传说。对于世人而言，非凡的城市定当处处伟大，那就让我们去看看真实的耶路撒冷吧。

从拉丁神父修道院开始，修道院很不规则，但古色古香，布满了高高低低的厅堂：配药室狭小隐秘，卧室清寒灰暗，还有几座小小的院落，小小的花园，其中最大的有15到16杆[1]，它们紧贴城墙，修道院西边是另外一进院落和接待朝圣者的几间屋子。此间唯一的乐事就是登上教堂平台，观赏全城的风貌。城愈近约沙法谷地势愈低。从平台上可以看见圣墓大教堂，所罗门圣殿的围墙，还有远处东边的橄

---

[1] 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各地不一，约相当于34到52平方米。——译注

榄山，南边的城堡和伯利恒大道，北边的热雷米窟。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座清贫简陋的修道院的全景。“为了你，他由富人变成了穷人。”

我住的房间叫朝圣者大居室，房间朝着一进孤独的院落，四周都是墙，房内全部的家具只有一张医院用的病床，绿色的哔叽窗帘，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我的仆人住的房间离我很远。我还拥有一个装满水的水罐和一盏意大利式油灯。房间很大，但很黑暗，只有那扇朝着院子的窗户才能漏进几许日光、房门朝里的一面上刻了 13 个朝圣者的名字：第一个名叫夏尔·伦巴尔，他于 1669 年来到耶路撒冷，最后一个名叫约翰·高尔东，他漫游此地是在 1804 年。13 个旅行者中只有 3 个法国人。

朝圣者与神父们分开吃住，这和雅法的规矩一样，他们单独吃住，量力而行。如果是穷人，修道院包吃包住，如果是富人，则花多少付多少，修道院分文不赚。房间、床位、衣物、灯火都以收容的名义统统免费。

他们给我配了一个厨师，我每次出游回来吃晚饭时已是深夜，我的头一道菜是重油小扁豆汤，第二道菜是黄瓜炒小牛肉或葱爆小牛肉、烤羊肉或羊肉抓饭。这儿的人不吃牛肉，而水牛肉有一股腥气。至于烤肉，我可以吃到鸽子，有时还会有山鹑，这是一种白山鹑，当地叫做沙漠山鹑。拉马平原和犹太山区的猎物特别多，有山鹑、山鹬、野兔、野猪和羚羊。以色列人爱吃的阿拉伯鹌鹑在耶路撒冷几乎已经绝迹，但有时还能在约旦谷中找到几只。我吃的蔬菜一直是小扁豆、蚕豆、黄瓜和洋葱。

耶路撒冷的葡萄酒品质上乘，色泽与口感都与我们鲁西永的葡萄酒相似。葡萄的产地是伯利恒附近的安加迪山区。我吃到的水果与雅法的水果相同，有大葡萄、椰枣、石榴、西瓜、苹果和第二季无花果。桑叶无花果或法老无花果已经过季，修道院烤制的面包香甜可口。

我们来看看其他细节。

如果有人不愿住店，也不愿住进圣城的修道院，那么他可以在耶路撒冷租一间房或几间房，但他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根据房间的大小优劣，租金每月在 2 个到 20 个皮阿斯特之间。若想租下十五室一厅（其实只是一些洞穴一般的小室）的整座房子，年租金在 5000 皮阿斯特左右。

一个熟练工人、泥瓦匠、细木工匠每天挣 2 个皮阿斯特，而且包伙食；学徒工每天只挣一个皮阿斯特。

土地没有定制，买地时最常见的便是目测。地价根据土地出产的水果、小麦或葡萄的产值计算。

犁没有轮子，只有一小块铁块勉强拨动土地，这里使用牛耕。此地出产大麦、小麦、苜蓿、玉米和棉花，芝麻与棉花套种。

一头骡子根据好坏可以卖到 100 或 200 个皮阿斯特，一头驴的价钱在 15 到 50 个皮阿斯特之间，花 80 或 100 个皮阿斯特就可购得一匹普通的马，马通常不如驴或骡子值钱，但一匹名贵的阿拉伯马则是无价之宝：大马士革帕夏阿布杜拉刚花了 3000 个皮阿斯特买了一匹。举国上下流传着一匹母马的故事。我在耶路撒冷时，人人都在赞叹这匹母马的神勇：总督的一群警察正在追捕一个贝督因人，贝督

因人骑着母马给逼上了杰里科附近山崖的绝顶。母马笔直地纵身跳下,落地时竟然稳稳当当,追捕的士兵惊得目瞪口呆,眼睁睁看着贝督因人逃走。进城后,可怜的母马终于累死了,贝督因人舍不得离弃母马,伏在马背上哭泣,于是被捕了。母马有一个兄弟生活在沙漠里,这马也出了名,阿拉伯人对它的一举一动、来去行踪、身体状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阿里·阿加小心翼翼地指给我看杰里科山上母马留下的蹄印,它为救主人死了;恐怕马其顿人膜拜布塞法尔的脚印也不会比此刻的阿里·阿加更虔诚。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朝圣者的情况。现代作品总是夸大了朝圣者朝拜圣地所需的费用。首先,来朝拜的是哪些人?肯定不是天主教徒,他们不会再来了,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整个18世纪来朝拜的天主教徒恐怕不足200人,还要算上各修会派往东方的修士和传教士。无数事实证明,来朝圣的天主教徒一直寥寥无几。泰弗诺说,1656年,他是拜访圣墓大教堂的第22位天主教徒。朝圣者往往不足12人,因为每逢星期三洗足礼,都须用神职人员来补足。1589年,也就是泰弗诺来到耶路撒冷前79年,维拉蒙在耶路撒冷只遇见6个法兰克朝圣者,当时正当宗教兴旺的时代,巴勒斯坦只有7个朝圣的天主教徒,到了1806年还能有几人能来耶路撒冷朝圣呢?我来到救世主教堂的确引起了轰动,西特森先生这一年在耶路撒冷度过了复活节,也就是说他比我早来了7个月,他说他是当时唯一来朝圣的天主教徒。

圣墓大教堂数不清的财富,不是由来朝圣的天主教徒带来的,而是由来朝圣的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所带

来，但我以为人们夸大了这些财富的数量。

由于朝圣的人数并不多，至少朝圣的天主教徒寥寥无几，且都是些穷人。圣地的神父们靠剥削他们怎能发财呢？我们来听听直率的杜布丹是怎么说的。

“留守圣天主修道院的修士们严守圣弗朗索瓦定下的教规。他们一贫如洗，靠基督徒和朝圣者的施舍过活：朝圣者施舍时一般量力而行，由于他们远离家乡，所剩的银钱仅够返乡的盘缠，所以他们的施舍甚是微薄，但他们依然受到热情接待。”

因此能给耶路撒冷留下财富的朝圣者决不是天主教徒，能掌握这些财富的也决不是天主教会。的确，修士们收到来自欧洲各地的募捐，但这些募捐连修缮圣迹的费用都不够，又怎么能让他们发财呢？摇摇欲坠的圣迹很快就会因缺乏维修而变成废墟，此外，修士们还不断地遭到各种迫害。旅行家们众口一词亦可为证：

罗歇尔修士说，“耶路撒冷圣迹的主人是一位法国修士；第一个殉道的僧侣名叫利民，来自图兰省，也是法国人，他在开罗被砍了头。此后不久，克维修士和耶利米修士在耶路撒冷城外罹难。来自托斯卡那省波利坦山的孔拉·达理·巴泰勒米又在开罗身首异处。西班牙卡斯利亚省的让·德·埃特修士被卡萨总督剁成肉酱，埃及苏丹处死了7位修士，另有两位修士在叙利亚遭到火刑。”

“1637年，阿拉伯人杀死了锡安山上总共12位修士，不久，16位在俗的和担任神职的修士被人从耶路撒冷解往大马士革（那时正值亚历山大国王占领塞浦路斯），在那儿

囚禁5年后，相继饿死。圣墓大教堂门口是科斯莫德·圣弗朗索瓦传教的地方，他却在那儿被土耳其人处死，另外两位修士在大马士革被当场乱棍打死。某个夜晚，阿拉伯人杀死了正在建于阿纳托的先知耶利米居住的修道院里念晨经的6位修士，随后放火烧了修道院。在这里长篇大论地宣讲修士们保卫圣地以来遭受的痛苦与迫害，读者也许会感到不耐烦，但自从1627年他们驻足圣地后，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接下来的事也是众所周知。"

谈到土耳其人对圣地修士的迫害，德塞大使说的话内容与此基本一致，"可怜的修士们有时被压迫到极点，由于缺乏基督徒的帮助，他们的生活非常窘迫，修士们唯一的收入就是基督徒的施舍，而得到的施舍还不够他们基本需求的一半。除了饮食，他们还得照管无数的灯烛。如果他们想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就得不断地向土耳其人上贡。如果他们无法满足这些贪婪的家伙，就得去蹲监狱。"

"大使住在君士坦丁堡，与耶路撒冷相隔甚远，迫害修士的消息总是很晚才传到大使耳中，修士们如果没钱赎身，就只好忍受囹圄之苦。然而土耳其人不仅摧残他们的身体，还把教堂改成了清真寺。"

诸如《巴勒斯坦游记》记述的证据，我可以收集一大堆。不过，我在这里只列举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这个证据，我是在世界上最邪恶的地方找到的。

神父们允许我参观修道院的图书馆和档案室。可惜，近一个世纪前，档案室和图书馆遭受过一次劫难：一位帕夏把僧侣们关起来，流放到大马士革。有几份文件得以幸免，

尤其珍贵的是土耳其苏丹和埃及君主的圣旨，神父们讨来圣旨保护自己免受民众和统治者的压迫。

这份文件很有意思，上面写道：

此卷包括陈列于圣地总检察院档案室的投降书、协议书、交换书、命令书、标的、证明，还有帕夏、法官和警方的命令。

H部1号，第369页写道：

撒拉逊王穆扎法尔诏曰：不得向法兰克僧侣征收葡萄酒。414年融雪月13日。

2号，撒拉逊王穆塔买得诏曰：不得殴打法兰克僧侣。501年收获月2日。

5号，第370页：

撒拉逊王阿买得·恰克马克手诏及抄本：法兰克僧侣不必向分管宗教事务以外的大臣上税……法兰克僧侣可以埋葬死者、酿酒，自制生活必需品。法兰克僧侣不必去拉玛服兵役；可以拒绝他人造访其财产；任何人不得无故声称为法兰克僧侣提供翻译服务，609年播种月10日。

我们可以看到，保卫圣墓的可怜的神父们，几个世纪以前，日日夜夜操心的就是一件事，保护自己免受耻辱和压迫，他们得祈求恩准进食、埋葬死去的同伴，等等。有时当局无缘无故地要他们去骑马，目的就是榨他们几个钱；有时某个土耳其人会自称给他们做过翻译，结果教会就得付给他薪水。僧侣用重金换来的皇帝保护令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没人去理会这些命令，僧侣年年受着压迫，皇帝年年下着

圣旨。渎职的将领与假意保护僧侣的君王串通一气。你那边尽管胡作非为,我这边等到坏事已做,再以重金将保护教会的法令卖给神父。神父们保存的圣旨是一本很珍贵的书,完全有资格珍藏于教会图书馆。这些使徒虽历经磨难,但忠心不改,一如既往地护卫圣陵。他们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价值可与福音书相比,他们以为我不会对它感兴趣,因为他们看不出它有什么奇特之处。对他们来说,苦难已是家常便饭,因此,他们对我流露出的惊奇之色颇为不解。我承认,我衷心钦佩他们承受苦难的勇气。但当我看到这句不断重复的文字时,内心也充满了感动。"应法兰西大使的请求,抄录圣谕如下……"!一个远处欧陆的国家,居然把目光投向亚洲深处,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这是法兰西的荣誉!我觉得我的祖国从未显得如此美丽,如此荣耀!耶路撒冷的档案卷里写满了闻所未闻的苦难,在那苦难中间,我看到了法兰西不为人知的仁慈义举。

我希望我个人的情感不致使我盲目得看不到真理:有一种东西任何见解都应为它让路:那就是正义。如果现在有一位哲学家写了一部佳作,或者他做了一件更好的事,他成就了一个义举,或者他有着崇高美好的感情,我作为基督徒,会全心全意为他鼓掌。难道一个人仅仅因为着了道袍、蓄了长须、腰悬宝带,就该被完全否定吗?我呢?我可以去地下去寻找美德,也可以去维希努或活佛的崇拜者身上寻找美德,为的是体验人类崇高美德的那一份幸福。今人的宽容之心实在难寻,有幸得遇时,还得看看他们披着的外衣,他们是穿着教士的道袍呢?还是哲学家的大氅?

第五部分

续耶路撒冷之旅

10日一大早，我就从耶路撒冷的埃法依姆门出城，去凭吊塔斯笔下不朽的古战场，陪伴我的还是忠实的阿里。到了城北，在耶利米岩洞和列王墓之间，我拿出《圣城获救》①，立即被塔斯逼真的文笔吸引住了。

下面我将引用一段译文：

索力姆城坐落在两山之间，两山相对，一高一低，一条山谷从中穿过，把城切成两半，城三面形势险要，城北却坡度平缓，城外有深沟高墙拱卫城池。

城内到处可见蓄水池和涌动的清泉，城外却是一片干旱的荒地，找不到一眼泉、一条溪，看不见一朵花、一棵树，更别提遮阳的佳荫。只在城外6法里处，有一片阴森森的小树林，让人觉得恐怖凄惨。

太阳刚刚放出第一道光芒，约旦河水闪着金光悠悠流淌，两边的地中海柔柔地拍打着沙滩，北面是膜拜金牛犊的伯利和笃信异教的撒马利，天主的出生之地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译注

伯利恒,历经风雨,愈显萧条。

没有比这更清晰、更明确、更具体的描绘了,作者一定是经过了实地考察,6法里外靠近阿拉伯地界的森林也不是诗人的臆造。纪尧姆·德·梯尔谈起过这座林子,戈德弗鲁瓦还在那儿伐来木材制造战车,当我译出十字军东征的史书时,我才明白诗人把这片森林写得如此神秘离奇,定是钻研了不少古籍。

> 戈德弗鲁瓦察看了地形,驰回营中,他知道,索力姆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他下令在城北开阔处安营扎寨,营寨一直绵延到角形堡。
>
> 这样,索力姆城的三分之一已处在他的包围之中,他始终未能围住全城,但他占领了所有通道,堵死了全部出路。

我脚下就是当年戈德弗鲁瓦的营地,营地从大马士革门一直排到角形堡,塞德龙河源头和约沙法谷城池与营地间的空地正像塔斯描述得那样平坦,适于做索力姆城下的战场。撒拉丁和艾尔米妮坐在两座城门间的城堡上,看到了平原上的那场酣战和基督徒的营地。大马士革门和埃法依姆门之间的这座城堡和其余几座至今还在。

我们从第二本书中关于奥林德和索福罗尼的故事中,可以找到有关此地的真实记录:

> 在基督会堂里隐匿着一条地道,地道里有一座圣坛,圣坛上悬着一幅女神的像,基督徒来此膜拜。女神是一位已逝去的神明的母亲。

这就是今日所称的圣母陵,圣母陵就在约沙法谷。

凭着诗人的特权，塔斯在他的著作中把圣母陵搬到了耶路撒冷城内。

按照术士的意见，圣母像被悬在清真寺里，很显然，这座清真寺就是圣殿清真寺。

深夜，我爬上清真寺寺顶，借着朦胧的月光落荒而逃。

埃法依姆门目睹了冒险家的第一次冲击，也看见了阿尔岗、奥东、唐凯德、雷蒙·德·图户兹的血战，诗人说，阿亚米德从大马士革赶来，绕道最远的营地进城，其实，基督徒最远的营寨就在大马士革附近偏西的地方。

我觉得，艾尔米妮逃亡的美妙一幕应当发生在约沙法谷的北端。唐凯德的情人和她忠实的马夫越过耶路撒冷的城门后，踏着蜿蜒迂回的小径，消失在幽谷之中。她不会选择埃法依姆门出城，因为从此通向十字军营寨的道路必经一片开阔之地。她宁可走东门，东门把守得松些。

艾尔米妮来到一个幽深荒僻的地方，她歇下来，令马夫去找唐凯德。这个幽深荒僻之所高高突兀于约沙法谷上，然后转向城北隅。艾尔米妮可以在那儿静候信使，但她耐不住性子，她爬上高处，发现了远处的营帐。实际上，只要走出塞德龙河向北，就可以望见左手方向的十字军营地，于是便有了以下的美妙诗篇。

夜色深沉，星空灿烂，一弯新月洒下轻柔的月光。苍穹可为她燃烧的爱情作证，沉寂的原野愿分担她无尽的痛苦。

她看到了十字军的营帐，“噢，基督徒的营地，”她

叫道："看到它们真叫我欢喜！空气多么新鲜！我的感官又恢复了知觉！啊，上天，假如你肯给我一个避难之所，令我结束这流离颠沛的生活，那我只要这一片土地：不，我只有身处战场才感到安宁！"

"噢，基督徒的营地，收下不幸的艾尔米妮！让她在你的怀抱里享受爱情的温存！昔日，她身陷囹圄，却在征服者慷慨的心灵里得到了慰藉，我不要失去的江山，不要那令人狂喜的虚幻，啊，基督徒，假如我能在十字旗下效力，我将死而无憾！"

艾尔米妮喃喃自语，唉，她哪里料到，命运又把她抛向不幸！她手中的利刃寒光闪闪，从远处就看得分明，洁白的衣甲，银色的头盔，都泄露了克洛林德的芳踪。

不远处，一队卫兵在行进，为首的是兄弟俩，阿尔康德尔和波力菲尔纳。

阿尔康德尔和波力菲尔纳离列王墓不远，可惜，塔斯对列王墓未留下只言片语，天才的诗人本应留意如此华美的墓冢。

逃亡的艾尔米妮在河边遇到了牧羊人。可要找到这地方也不容易，幸好，耶路撒冷只有一条河，艾尔米妮又是从东门出城，因此，塔斯笔下那动人的一幕应当在约旦河边展开，我想，塔斯不可能不提河名，但可以肯定，我们伟大的诗人不像弥尔顿那样，尽情地吸取《圣经》的精髓。

女巫阿亚米德把诱来的马匹关在湖边的城堡里，塔斯说，"那湖就是死海。"

"后来，我们到了湖边，烈焰从天而降……"

全诗最美的篇章之一就是对索力曼攻打十字军营地，苏丹深夜行军的描绘，还是以诗人的清词丽句来诉说吧。

“普吕东离开了深渊并将黑夜撒在鞑靼和洞穴之外。”

索力曼进犯西营，戈德弗鲁瓦在北营坐镇中军，因此他很晚才接到战报，此时营地左翼早已投入战斗，索力曼没能扑向左翼，因为左翼尽管临近沙漠，却有深沟防护，白天埋伏在德雷班特谷的阿拉伯人倾巢而出，企图拯救索力姆城。

战败的索力曼只身逃往加沙，途中遇到伊斯满，二人合乘一辆烟雾掩护的战车，他们穿过十字军营地，来到索力姆山。这段美妙的故事有迹可寻，包括雅法门（或伯利恒门）附近大卫堡以外的地方。但此后便出现了差错，诗人把大卫堡和安托尼亚堡混为一谈，或者他有意混淆两者，安托尼亚堡在下城区圣殿北隅，离此尚远。

当我踏上古战场时，我仿佛看见戈德弗鲁瓦的士兵像一群虔诚温和的朝圣者，从埃法依姆门出城向东，奔向约沙法谷，赶赴橄榄山，祈求上帝的保佑。

基督徒庄严的队伍很容易令人想起阿尔西比亚德的士兵在厄琉西斯举行的雅典娜女神节的盛大场面。博览群书的塔斯，竭力模仿维吉尔、荷马和古代的其他诗人，用他的生花妙笔再现了历史上最美妙的一幕。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基督徒的行列仪式见载于历史，记述此事的有纪尧姆·德·梯尔、僧侣罗贝尔和无名氏。让我们来看看战争的第一幕，战车摆在北城墙前，塔斯的描述一丝不苟：

壕沟是干涸的，既没有死水，也没有活水。

事实的确如此。城北的壕沟同其他壕沟一样没有灌

水，或者是自然形成的小水沟。

关于战争的第一幕，诗人没有遵从历史事实，而是随着自己的想象尽情泼洒。因为他没必要像编年史家那样进展神速，所以他虚构了战车被异教徒烧毁，基督徒重建战车的情节。史书记录了异教徒火攻十字军城堡的故事，塔斯根据故事需要扩充了事件内容。

然后便是诗人笔下最悲怆的一幕：唐凯德大战克洛林德。故事发生的地点极易找到。克洛林德无法随阿尔岗从金门返回，于是她来到西罗亚谷的圣殿下，唐凯德紧追不舍。激战开始了，奄奄一息的克洛林德要求受洗，唐凯德的内心比他的情人更痛苦，他来到附近的一眼清泉旁汲水，故事发生的地点便可依泉而定。

山峦不远处，流淌着一条欢快的小溪。这应该是西罗亚泉或玛利亚泉，泉水从锡安山汩汩流出。

我不知道描写干旱的第十四节是不是全诗最美的篇章，但它足以同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相媲美，是塔斯的精心之作，比起全诗的其他部分，这一节更多了雄健鲜明的特色。

> 太阳在血色的雾霭中升起，预示着不祥的一天，它又在漫天红尘中隐去，接下来的一天也必会灾祸降临，即将到来的灾难似乎加重了眼前的不祥。
>
> 日光炙烤着大地，干枯的花儿凋谢了；绿叶变得苍白，小草无精打采，大地裂出一道道口子，泉水早已枯竭，到处是上天震怒的痕迹，稀稀拉拉的云朵在天际徘徊，仿佛成了燃烧的雾霭。
>
> 天空好像一个黑压压的大火炉，没有丝毫悦目的

景致，在这黑洞里，和风窒息了，空气凝滞了，摩尔海岸偶尔吹送的灼人热浪，把黑洞搅得更加躁动不安。

白天的余热驱走了夜晚的清凉，彗星的火舌点燃了夜幕，发出不祥的气息。啊，不幸的土地，上天不愿为你降下甘霖！垂死的花草徒劳地期待黎明的泪珠。

甜蜜的睡意不再乘着夜晚的翅膀把痛苦的人类送入梦的仙境，喑哑的嗓子无声地祈求梦的光临，最残酷的干渴，折磨着基督徒，犹太暴君把致命的毒药洒入清泉，毒水奉献的只有疾病与死亡。

清波荡漾的西罗亚泉，曾为人类奉上多少财富！而今却踉跄难行，几近干涸。此时，无论什么河，不管是汹涌的艾丹河、恒河、还是泛滥埃及的尼罗河，都无法给他们解渴。

极度的干渴撕扯着战士们的肌体，他们仿佛看见银色的小溪流过草丛，清清的泉水涌出岩隙，曲曲折折穿入草原，昔日无比欢悦的画面只能增加此时心灵的惆怅与绝望。

这群剽悍的斗士战胜过千难万险，经受过战火与死亡的考验，此时却完全丧失了斗志和勇气，无力地瘫在地上，一团神秘之火在血管中游走，消耗他们的体力，侵蚀他们的健康。

那曾无比骄傲的战马，如今在一堆枯草旁呻吟，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俊美的头颅耷在一旁，光荣的渴望早已随风而逝，摘取的勋章已黯淡无光。过去引以为荣的骄傲，如今都成了沉重无聊的负担。

忠诚的狗也遗弃了主人和居所，躺在泥泞中哀号，它不停地喘着粗气，挣扎着想扑灭体内的烈火，沉闷炙热的空气压迫着那快要炸烈的胸膛。

这才是伟大壮丽的诗歌，保罗和维尔吉尼都受到了这种手法的影响，它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了犹太地区的自然条件。基督徒围攻耶路撒冷时也经历了一场大旱，罗贝尔为我们描述了这场干旱。

读到第十四节，我们就要去寻找阿司卡龙附近的一条河，河尽头住着一位隐士，他把雷诺的下落告诉了于巴尔德和丹麦骑士，这条河就是阿司卡龙河或更靠北的一条河，唐维尔说，直到十字军东征时，这条河才为世人所知。

远航的两位骑士选择了最佳地理路线，他们从雅法和阿司卡龙之间的一个港口出发，驶向埃及。沿途应当陆续看到阿司卡龙、加沙、拉斐亚和达米埃特。诗人让两位骑士向西进发，实际上他们开始是奔向南方的，但诗歌不必那么精确。我觉得，所有的史诗创作者都是博览群书的学者，而且都借鉴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维吉尔译了荷马。塔斯的每首诗中都有荷马、维吉尔、吕甘和斯塔斯的影子，弥尔顿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作品中移植前人的精髓。

第十六节描绘了阿亚米德的花园，这一节与我们的主题无关，第十七节则谈到加沙和埃及军队。埃及军队是大师笔下的史诗题材。塔斯在此显示了他在地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高深造诣，当我们从雅法前往亚历山大时，我们所乘的货船直到加沙对岸才抛锚。当时的景色令我想起吟诵耶路撒冷的诗篇。

在巴勒斯坦的边境,在通往佩鲁兹的路上,加沙用城墙挡住了大海愤怒的波涛,加沙四周是无边无际的荒野和干旱的沙漠,推波助澜的海风卷起沙尘,埋没了行者脚下飘摇的小径,使他们在风暴里迷失方向。

第十九节描述的最后一段与历史完全相符,戈德弗鲁瓦命人从三面攻城,图卢兹的老伯爵攻打雅法门附近城堡对面的西南段城墙,戈德弗鲁瓦从北进逼埃法依姆门,唐凯德对付角形堡,角形堡后来改叫唐凯德堡。

对于战役的具体情况和结局,塔斯也尊重历史,身边有两位女巫佑护的以斯满被投石器投出的石块砸死,两位女巫也在城破之时殒命城头。戈德弗鲁瓦抬眼望去,只见他的士兵漫山遍野勇猛异常。这一段描述成功地借鉴了荷马和维吉尔的手法,同时也反映了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习俗:诺神父写道:死者被活人抬入城中,因为十字军中的几位勇士在进城前已相继战死,其中包括奥弗涅忠诚勇敢的阿德马尔神父。尽管死者已在天国的耶路撒冷拥有一份光荣,但人们还是让他们登上城头,仿佛是为了了却勇士们踏上人间耶路撒冷的心愿。他们可以在上帝之子受难之处膜拜他,就像他庄严有力之时受到的膜拜一样。

正如诗人描述的那样,基督徒攻下了圣城,攻城使用了一种制梯机,把云梯抛向城垣。制梯机由戈德弗鲁瓦和加斯东·德·伏瓦设计,比萨和热那亚的水手制造。塔斯尽情挥洒自己的骑士气质,描述了战争的场面。除雷诺外,其余都是真人真事。雷诺是作者创造的英雄,他的事迹纯属虚构。在耶路撒冷被围期间,根本没有一个叫雷诺·戴斯

特的战士。第一个登上城墙的基督徒不是名叫雷诺的骑士，而是戈德弗鲁瓦麾下一位叫莱托尔德的弗拉芒绅士。紧随其后的是吉歇尔和戈德弗鲁瓦本人。塔斯描绘圣城获救后十字旗飘扬城头的诗句精美绝伦。

胜利的旗帜在空中飘扬，和风轻拂，似乎饱含了敬意，旭日东升，给十字旗镶上了金边，强弓硬弩哪敢耀武扬威，锡安山也欣慰地躬身致敬。

研究十字军的历史学家齐声赞美戈德弗鲁瓦的仁慈、唐凯德的慷慨、圣·吉尔伯爵的公正谨慎，安娜·高麦纳也曾赞扬伯爵。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群家喻户晓的英雄形象，他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创造了人物的某些个性。阿尔岗是个活脱脱的近卫军士兵的形象。

那个出现在埃及宫廷的陌生人便是切尔克斯人阿尔岗，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君，他的勇猛使他成为战争中备受瞩目的英雄。他狂躁、凶狠、铁石心肠、不知疲倦、战无不胜，还蔑视神明，以武力取代理智与法律。

所力曼是土耳其帝国早期苏丹的代表，细心的诗人把尼色苏丹写成萨拉丁大帝的先祖，他还曾想把萨拉丁本人描绘得与其先祖一样，如果唐·贝尔特罗的作品问世，我们就会更好地了解耶路撒冷的穆斯林英雄。唐·贝特尔罗翻译了阿拉伯学者研究十字军的著作。法兰西的历史学家应当好好研究这本珍贵的译著。我无法确定凶猛的阿尔岗被杀的地方，他死于慷慨的唐凯德剑下，但我想应当在山谷的西北方。他不可能死在唐凯德围困的角形堡的东边，因为那时艾尔米妮和瓦伏林刚从加沙赶回，她还没见到受伤的

英雄。

诗中描述的最后一幕其实发生在阿司卡龙附近，塔斯却根据美学需要，把它改在耶路撒冷城下，历史上的这一幕原本平淡无奇，而诗人却把它描绘得撼人心魄，足令维吉尔失色，堪与荷马笔下宏大的战争场面媲美。

现在我将根据史书来谈谈耶路撒冷被围的情况：读者可以比较一下诗歌与历史。

在所有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史家中，僧侣罗贝尔是大家最常引用的一个。无名氏的《Gesta Dei per Francos》成书年代更早，但叙述过于枯燥，纪尧姆·德·梯尔又犯了相反的错误，因此最好选择僧侣罗贝尔，尽管他的拉丁文矫揉造作，像诗人那样卖弄技巧，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成堆的文字游戏和俏皮话中间，他显示出比同时代人更为优雅的趣味，而且他善于批评，想象力异常活跃。

> 队伍依序围住耶路撒冷：弗兰德尔伯爵和诺曼底伯爵在北面安营，离第一个殉教者圣艾蒂安遇难地不远，那儿有一座教堂；戈德弗鲁瓦和唐凯德驻扎在西边；圣吉尔伯爵在南边锡安山上圣母玛利亚教堂周围扎寨。教堂原是救世主与门徒最后一次共用晚餐的地方，安营完毕后，旅途劳顿的战士们有的休息，有的忙着制作战斗所需的机械。雷蒙·比雷和雷蒙·德·图兰纳带着几名战士出营察看四周动静，他们害怕敌人前来偷袭。途中遇到了 300 个阿拉伯人，他们杀了其中几个，抢了 30 匹马。在第三周的第二日，也就是 1099 年 6 月 13 日，法国人开始攻城，但当天没有攻

下，可他们也不是毫无战果，他们攻破了卫墙，把云梯搭上了主墙，要不是那天兵力不足的话，他们肯定会一举成功。爬上云梯的人以投枪和长剑与敌人展开长时间的搏斗，很多人倒下了，但撒拉逊人的损失更大，夜幕降临后，双方罢兵。不管怎样，首战的失利还是消耗了战士们的体力，给他们带来许多痛苦，我军断粮达10天之久，直到我们的战舰抵达雅法港。此外，战士们还忍受了极度的干渴，锡安山下的西罗亚泉连人喝的水都不够，战士们不得不把马匹和其余牲畜赶到营地6里外的地方，还得派大队保护……

到达雅法的舰队给战士们带来了粮食，却无法解决他们的干渴。战士们渴极了就挖开土层，掘出潮湿的泥块抵住嘴唇，有些人甚至去舔石上的露水，吸掉牲畜嫩皮上的臭汗，有些人干脆绝食，企盼饥饿能使他们忘却干渴……

我在塔斯描绘的古战场上徘徊了5个小时，古战场占地不过半里左右，而且作者的描述异常清晰，因此我一眼就能认出战争进行的不同场地。

由于我们从约沙法谷返城，因此途中遇到了出征归来的帕夏的骑兵，你们无法想象这支队伍得意洋洋的神情，他们带回了成群的绵羊、山羊、驴和从约旦河那边那些可怜的阿拉伯人那里抢来的马匹。

清晨10时，我返回修道院，然后参观完图书馆。除了我谈到的圣谕档案，我还找到了学者卡莱谬斯的一本手稿。这本拉丁文手稿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对圣地做了研究，

另外几个夹子里是一些有关修道院事务的突厥文和阿拉伯文的档案，还有圣会信札和其他一些东西。

我还看到了教会神父协定，几份耶路撒冷朝圣记，马里提修士的著作和德·伏尔奈先生的优美游记。克雷芒·佩雷斯神父觉得这部游记有些地方不够准确，便用活页一一标出，又把它们馈赠给我。

我已游遍了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对圣城内外了如指掌，甚至比巴黎的各个角落还要熟悉。我开始考虑离开耶城，圣地的神父们想授予我一项荣誉，我从未申请过这项荣誉，我也配不上它，而神父们考虑到我为宗教奉献的绵薄之力，请求我接受圣墓勋章。圣墓勋章在基督教中由来已久，甚至早于圣海伦娜时代，过去在欧洲相当普遍，今日却几乎仅见于波兰和西班牙，只有圣墓总管才有权颁发。

1时，我们出了修道院前往圣墓大教堂，我们进的是天主教会的小教堂，因为害怕土耳其人看见武器，教堂的门被小心翼翼地关上了，因为一旦发现携带武器，修士们就会有生命危险。总管换上主教服，此时烛火齐明，在场的所有修士绕着我围成一圈，双手合十置于胸前。当他们低声唱起赞美歌，总管登上祭坛，我便跪在他脚下。有人从教堂库存中取出戈德弗鲁瓦·德·布永的马刺和宝剑，立在我身旁的两位修士手捧着这珍贵的遗物。主祭诵出每日祈祷，向我提了几个常识性的问题，就给我穿上马刺，用剑击了我三下，然后拥抱了我。总管在我头顶上方念起如下的祈祷词：“天主啊，万能的上帝，保佑你的奴仆吧…”

这一切不过是旧日习俗的余响，但请读者想想吧，我身

处圣城，跪倒在骷髅地教堂，离圣墓和戈德弗鲁瓦·德·布永的王冢咫尺之遥，我刚刚穿上圣墓解救者的马刺，手抚勇敢尊贵的英雄留下的又长又宽的宝剑，对照我万里奔波、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情此景怎不令我激动万分呢？何况这个仪式并不是毫无意义；我是法国人，戈德弗鲁瓦也是法国人，手抚英雄用过的宝剑，我的心头再次涌起了对祖国的热爱，也许，我今生做不到问心无愧，但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心虚。我接过证书，上面有总管的签名和修道院的大印。手捧金光闪闪的骑士证书，我又接过了黑乎乎的朝圣证明，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作为拜访雅克流浪之地的纪念。

现在我该离开巴勒斯坦了，读者啊，请随我走出城外，向这座非凡的城市投去最后一瞥吧。

让我们首先停留在列王墓附近的耶利米岩洞，这是一座大窟，圆顶由石柱支撑，据说，这里就是先知吟出哀歌的地方。《耶利米哀歌》描绘的耶路撒冷竟与圣城今日凋敝的景象一模一样，仿佛先知是为今日的圣城而作：

> 先前人丁兴旺的城市，现在何竟如此荒凉孤单；先前在列国中位列首位，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却成为进贡的。
>
> 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节而悲伤；她的城门凄凉，她的祭司叹息，她的处女在受难，她自己也愁苦。
>
> 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哪！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看一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
> 耶和华定意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

收回,定要毁灭。他使外廓和内墙都悲哀,一同衰败。

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门闩毁坏、折断,其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她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

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都因我众民遭毁灭,又因孩童和婴儿陈尸街头。耶路撒冷的人民啊,我能把你们同何人相比呢?我能说你们像何人呢?

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

从约沙法谷另一边的橄榄山上望下,可见耶路撒冷是一座西高东低的城市,城墙呈锯齿状,塔楼密布,还有一座哥特式城堡。除了锡安山的一部分,全城都裹在城墙中,过去锡安山也全在城内。从城西到城中心,朝髑髅地一段,屋宇鳞次栉比,但朝东的塞德龙谷沿岸,尤其是圣墓清真寺周围,安托尼亚城堡和希律第二王宫废墟一带,人烟稀少。

耶路撒冷的民居方方正正,低矮厚实,既无烟囱,又无窗户,有平顶的,也有圆顶的,看起来要么像监狱,要么像坟冢。放眼望去,所有建筑的高度整齐划一,只有教堂的钟楼,清真寺的宣礼塔,几株穿云的松柏和仙人掌打破了这单调的景致,给人以高低错落之感。远处,看到一座石城环抱着一片石屋,禁不住让人疑惑,眼前莫非是沙漠中的一堆荒冢?

城内的景色与城外一样萧条,狭窄崎岖的土街纵横交错,宛如一座迷宫。街上满是灰尘和卵石,晾晒的衣物使迷

宫更加幽暗，带着拱顶的集市恶臭熏天，挡住了射进城内的最后一缕日光，几家店铺简陋不堪，而且店主怕遇上法官而很少开张。不论是街上还是城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偶尔会有一个农民缩头缩脑地溜过，把自己辛勤劳作的果实藏在衣服下。有时候在某个角落，你或许会撞见个阿拉伯屠夫在宰杀牲畜。那畜牲给捆了四蹄，倒悬在一堵破墙上，屠夫沾满鲜血的双臂和凶神恶煞般的神情简直让你以为他杀的不是只羔羊，而是他的同类。在耶稣的受难地，到处是一片沉寂，偶尔也会传来沙漠骏马的蹄响，那是近卫军士兵带来了贝督因人的首级。要不就是这些家伙出发来抢农民。在圣城的残垣断壁之间，有两个独立的群体，靠着信仰的力量战胜了那令人窒息的苦难与贫穷。他们是一群基督教修士，抢劫、虐待、甚至死亡的威胁都不能使他们放弃圣墓大教堂。赞美歌日夜在这里回响。早上刚被土耳其人劫掠，晚上就可在髑髅山下看到他们在救世主受难地祈祷的身影。他们面容安详，嘴角含笑，热情接待陌路人，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这群孤独者的隐修院成了被刀棍驱赶的妇女、儿童和畜群的避难所，谁能阻止手执凶器的恶人继续屠杀，推倒这脆弱的墙垣？只有慈悲的僧侣，他们竭尽全力救助弱者。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主张分立的基督徒都可得到这群可怜的、自身难保的修士的庇护。在这里，我们应当赞同鲍舒哀的话，“祈求苍天的双臂比紧握利刀的两手更有力”。

看完了矗立在沙漠上的光芒四射的耶路撒冷新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锡安山和圣殿，看一看圣城里另外一个孤

独弱小的群体吧。他们低着头默默忍受世人的种种侮蔑；受了欺辱也不寻求公道；挨打受骂心甘情愿。你若要他们的首级，他便给你奉献在墓旁。如果这被遗弃的民族中有人死去，他们的同伴就会在夜间偷偷地把他葬在约沙法谷的所罗门寺庙墙脚下。走进他们的家，你会看到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他们把一本神秘的书教给孩子，再由他们教给自己的孩子。5000年前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他们目睹了耶路撒冷17次被毁灭，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丧失勇气，什么也不能把他们的目光移开锡安山，如果你看到上帝所言的犹太人离散各地，你也许会感到吃惊！但如果你来到耶路撒冷，如果你看到犹太地区的合法主人成了生活在自己家园的奴隶和仆人；如果你看到他们忍受着种种压迫，期待拯救自己的国王降临，你会知道什么是难以置信；背负着钉死耶稣的罪名，面对圣墓大教堂，藏匿于已成废墟的先祖祠中，他们就这样盲目地期待着。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都从地球上消失了，而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弱小的民族却保持了血统的纯洁，在故国的废墟上生生不息。如果世间有哪个民族具有一种超凡的品质，那就是犹太民族。髑髅山下新旧耶路撒冷比肩而立，恐怕是世间最奇妙的事了。这一点，连哲学家都不会表示异议。旧城守着救世主复活的圣迹哀伤，新城傍着一座座空冢自怜，当世界末日来临时，唯有这座墓里不会升起灵魂。

感谢各位神父的热情款待，我衷心祝愿他们幸福。在我眼里，这些可怜的修士奉献的牺牲无与伦比。我将要回到法兰西，拥抱双亲挚友，重享甜蜜的生活，而这些修士，他

们也有父母，也有朋友，也有祖国，却漂泊异地，忍受奴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忍受悲伤，有些人发出哀怨，我也因此了解了他们所做的牺牲，假若耶稣身处此境，难道他不会为修士们遭受的苦难动容？救世主也曾尝尽辛酸啊。

10 月 12 日，我上马离去，陪我前行的还是阿里-阿加、让、于连和译员米歇尔。日落时分，我们从朝圣门出了城，穿过帕夏的营地，来到德雷班特谷前，我勒转马头，向耶路撒冷投去最后一瞥。我的目光越过城墙，停留在圣墓大教堂的圆顶上。再也不会有朝圣者来顶礼膜拜，因为它已经不复存在，耶稣墓也因此受着风雨的侵袭。昔日，基督徒会从四面八方赶来修复圣墓，如今再也没有人肯为此出力，连给修缮的义举捐一文钱都会被视作迷信，受人讥笑。我注视良久，然后向山里奔去。6 时 29 分，耶路撒冷在我眼前消失了。旅行者告别他不再重访的遥远土地时，总要记下那离别的一刻。

在德雷班特谷深处，我们遇到了耶利米的阿拉伯人的首领阿布·戈什和贾布尔；他们在等我们，我们到达耶利米时已是午夜。阿布·戈什已给我们准备了一只羊羔，我想给他一点钱，他不要，但要我去埃及后给他捎来两筐达米埃特的稻米，我诚心诚意地答应了，但我直到启程赶赴突尼斯时才想起我的许诺，一旦我们与东方各国恢复联系，阿布·戈什肯定会收到达米埃特的稻米。他会看到，一个法国人可以没有记性，但决不会食言。我希望耶利米的那群贝督因孩子会围着我们的礼物站着，并且大声喊："向前！走！"

13 日正午，我到了雅法。

第六部分

埃及之旅

回到雅法令我感到左右为难：港口找不到一条船。我在两种方案间摇摆不定。要么乘船去圣让达克，要么取道陆路去埃及。我真想采取第二种方案，但这根本不可能。那儿有五种武装派别正在争夺尼罗河两岸的土地：一派是上埃及的易卜拉欣-贝伊[①]，一派由两个独立的小贝伊联合组成，还有奥斯曼宫廷的开罗门帕夏，叛乱的阿尔及尼亚武装和下埃及的埃尔·费贝伊；他们纷纷抢占要道。阿拉伯人趁此混乱，封锁了所有的通道。

老天帮了我的忙。我到雅法的第三天，正准备启程去圣让达克，却听说港口泊了一艘货船。这艘货船来自叙利亚的的黎波里，现在空载，正四处拉生意。修士们便找来了船长，他同意把我送到亚历山大。我们当即订了契约。我保存着这份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契约。研究东方语言的名家朗格莱先生认为，契约有一些独到之处，应与诸学者共享。他亲自把契约译成法文，我在这里原原本本刊出：

---

① 贝伊为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地位次于帕夏。——译注

他（上帝）

本契约自签订之日起，签约人将船租给持约人弗朗切斯科先生（法国人）。船将从雅法港出发，驶往亚历山大。除遇恶劣天气临时停靠外，船将直达亚历山大，中途不停靠任何港口。船租为480克鲁什（皮阿斯特），每克鲁什按40巴拉计算。本契约还规定，船抵亚历山大后，持约人按价付给签约人议定的船租。双方同意，并由以下证人证明契约真实有效。证明人：

穆斯塔法·艾尔·巴巴赛伊德（先生），侯赛因·切特玛赛伊德，叙利亚的黎波里人哈耶·德米特里（让·德米特里尤斯）瑞斯[①]（老板）宣布契约内容属实。

哈耶瑞斯已从议定船租中收到180克鲁什，剩下的300克鲁什将在亚历山大付清。为保证船从雅法港驶抵亚历山大，未付的300克鲁什暂由弗朗切斯科先生保管。此外，瑞斯将以合理价格为弗朗切斯科先生提供柴米油盐和一切必需品及粮食。

10月16日，告别尊贵的房主时，我心里充满了惆怅。一位修士给了我一封前往西班牙的推荐信，因为我计划游览卡塔赫纳后，去凭吊阿尔罕布拉宫的遗迹。修士们自己身处逆境，却还想着为千山万水之外的我尽一份力。

离开雅法前，我给法国驻圣让达克领事皮拉瓦纳先生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① 古代土耳其帝国官衔名称。——译注

先生：

我荣幸地奉上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写给您的推荐信。时间紧迫，我在国内尚有许多事务亟待处理，因此我不得不启程去亚历山大。不能与阁下谋面，我深感遗憾。我去了耶路撒冷，亲眼目睹了大马士革帕夏强加给圣地修士们的种种苦难。和您一样，我建议他们反抗帕夏的压迫。可惜，他们很晚才得知皇帝陛下在关注他们的命运。因此，他们不得不向阿布杜拉的某些苛求让步。但愿明年他们能表现得更坚定。另外，我觉得他们今年不但谨慎而且勇敢。

先生，除了大使的信，我还在此附上另外两封信。一封是商人杜布瓦先生交给我的，另一封是法国驻墨东领事维亚尔先生的译员交给我的。

此外，先生，我冒昧地向您推荐我在此地结识的D先生。据说他是一个穷苦不幸的老实人。

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F. A. 德·夏多布里昂

计和于连把我的行李拿上船，我在当晚8时出发。海面一望无垠，刮着瑟瑟的海风。我在甲板上伫立良久，直到雅法的万家灯火在我眼前消失。坦率地说，想到我刚刚走完的朝圣之旅，我的心头漾起一种快意，这可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啊。走完此次神圣之旅最危险的一段，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我几乎单枪匹马走遍希腊的各个角落，如今又孑然一身，荡着一叶小舟，在茫茫地中海漂泊。我游历了约旦河、死海和耶路撒冷。想到这些，我竟飘飘然觉得取道埃

及、突尼斯和西班牙回国真是易如反掌。然而我竟错了。

当雅法的万家灯火在我眼前消失时，我最后一次向圣地海岸作别。但第二天破晓时，我眼前竟还是加沙对面的海岸，原来我们的船一直在朝南行驶。一阵猛烈的晨风从东刮来，大海逐渐显现出它的美丽。我们赶紧朝西行驶。这样，我走的路线与前去解救雷诺的乌巴尔德和丹麦人的路线完全一致。我的船和两位骑士的船差不多大，我也和他们一样听天由命。从雅法到亚历山大，我只花了4天时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惬意、最迅捷的海上旅程。碧空如洗，和风轻拂，海面上金光闪闪。我们一帆风顺，船员包括船长共有五人。他们不像提诺岛上的希腊人那样生性乐观，但看起来更加伶俐。新鲜的食物、美味的石榴、塞浦路斯的葡萄酒、上好的咖啡令我们既满足又愉悦。奢侈的生活会给我带来危险，但即便我拿到了波利克拉特的指环，我也不会把它抛进海里，喂给该死的鲟鱼。

航海的生活充满奇遇，令人神往。海面上时而波澜不惊，时而风暴骤起，眼前景物变幻莫测，都会令航海者兴奋不已。海员的旅程就是尘世人生的写照：刚刚停靠港湾，就要扬帆远航。世外桃源原本遥不可及，踏入天堂却顿感厌倦。朝思暮想的是片刻安宁，时时相伴的却是狂风暴雨。或毙命海难，或老死船头，到了垂暮之年还梦想着与年青海员一起乘风破浪。

17、18两日，我们渡过达米埃特湾。达米埃特几乎取代了古老的佩鲁兹。当你面对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国度，你的记忆只能从无数画卷中撷取微不足道的一段。船抵佩

鲁兹湾时，我对此深有体会。我的怀古之思起自最早的法老，到后来我能忆起的只有庞培之死。我觉得，这是普卢塔克最优美的创作，阿米尤的译作也同样传神。

19日正午，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两日，我们终于看见了一座高耸的岬角，那是布吕洛斯角，是三角洲的最北端。谈到格拉尼克，我注意到地名往往能造成错觉：布吕洛斯角其实只是一座小沙滩；但它却是我从未登临的第四大洲的最北点，是科学、宗教和法律的摇篮——埃及的国土，它竟令我感到恋恋不舍。

和海员们所说的一样，当晚我们看见了西南方的几株棕榈。它们好像是从海里冒出来的，看不见扎根的土壤。南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旁边长着几株孤零零的树：那是一个废弃的村落，正是埃及不幸命运的象征。

20日清晨5时，碧绿的海面微起涟漪，海上涌起一道泡沫。在泡沫的那一边，海水清澈而宁静。船长拍着我的肩头，用法兰克语说道，“尼罗河！”很快，我们便进入了这条举世闻名的河流，并逆流而上。我掬水来喝，发现河水很咸。远远望见几株棕榈和一座宣礼塔，原来那是罗塞特城的遗址。但陆地还是没有出现。这里的沙滩好似佛罗里达的泻湖群，与希腊和叙利亚的海岸完全不同，带着几分热带地区的情调。

10时，我们终于在棕榈树下看到了一线沙滩，从西一直铺展到阿布及尔角。我们就要穿过阿布及尔角抵达亚历山大。此时我们正在罗塞特，面对着尼罗河的入海口，马上要经过波覂兹了。河水在此处变成紫红色，好似秋日的欧

石南。尼罗河已过了泛滥季节,水位开始下降。20来只来自亚历山大的小船在波斐兹港停泊,等待顺风越过涌潮,直上罗塞特。

我们一直向西,来到大水闸的泄水处。河水与海水的界线清清楚楚,二水分流,井然有序。水流交汇处,泛起一道白沫,形成一道分水岭。

晚上5时,我们左边的海岸呈现出一道新景观。海岸上一排排笔直的棕榈令人想起法兰西城堡的林荫道。上天仿佛有意要我在文明的诞生地回首文明。但在这文明的摇篮,今日却充斥着无知与野蛮。绕过阿布及尔角,风渐渐停了。我们直到深夜才赶到亚历山大港。晚上11时,我们在商港抛锚。我不想上岸,就在甲板上等待天明。

我渐渐沉入遐想。右边的灯塔已经消失,朦朦胧胧出现了船只和城堡。左边的地平线上布满了山峦、废墟和方尖碑,影影绰绰地看不清楚。一道黑乎乎的阴影横亘眼前,隐约辨得出是房屋和墙垣。岸上只有一道亮光,寂静无声。啊,这就是养育了300万人口,与孟斐斯和忒拜争雄的亚历山大!这就是缪斯的圣殿,安东尼和克莱奥巴特拉彻夜狂欢的歌舞场!我不禁侧耳倾听,听到的却是死一样的沉寂。一件致命的辟邪物堵住了今日亚历山大人民的喉咙:它就是暴君的专政,它窒息了一切欢乐,甚至不许民众发出痛苦的呻吟。在这样一座城市的上空,还能听到什么声响?亚历山大城的三分之一已遭废弃,三分之一作了坟场,另外活着的三分之一夹在这死去的两端之间,仿佛一截苟延残喘的躯干,在坟冢与废墟之间已无力活动其肢体。

20日早上8点，货船的小艇把我送上岸，我来到法国驻亚历山大领事德罗韦迪先生家中。我在文中一直满怀感激地提起法国驻东方各国的领事，在这里，我还要再讲几句。我要说，我已和德罗韦迪先生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出生在美丽的意大利，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人。他带着阳光之国的热情和士兵特有的淳朴接待了我。我不知道他深居沙漠能否读到我的拙作；但我希望他能读到，我要他知道，岁月的流逝抹不去我对他的友谊。我没有忘记，我们在岸边分别时他的依依不舍之情。当他用报效国家的残臂拭去惜别的泪痕时，这种感情显得格外高贵！我没有名望，没有后台，没有财富；如果我有，我要首先利用它们为德罗韦迪先生效劳！

我已长篇累牍地描写了雅典的古迹，因为除了艺术爱好者，大多数人对它们一无所知。我还详尽描绘了耶路撒冷，圣城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可是，我该怎样描绘埃及呢！难道今日还有谁不知道埃及！伏尔内先生的《埃及游记》是一部简明易懂的杰作，只是不够广博。因为希卡尔、诺尔登、波柯克、肖、聂布尔和其余几个人已经广博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了。德农先生的《画卷》和埃及研究院卷帙浩繁的同名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忒拜和孟斐斯的古迹。而且我自己也已谈了不少我对埃及的认识。我在《殉道者》中介绍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尤其涉及了古代埃及的历史状况。因此在这里，我只想按日记中的行程做简单的介绍。

我住在德罗韦迪先生的领事馆，领事馆就在海边的商港。既然到了埃及，我就不能不去看看尼罗河和金字塔。

我请德罗韦迪先生给我租一艘奥地利船去突尼斯，因为我要去那里游览一座奇妙的陵墓。在亚历山大，我还结识了两位杰出的同胞，他们都在德·勒塞浦斯先生的公使馆效力。我估计，德·勒塞浦斯先生很快就要当上驻埃及总领事了。如果我没记错，他升迁后一直住在里窝那。这两位也想去开罗，于是我们雇了一条船，23日那天启锚去罗塞特。于连发高烧，德罗韦迪先生就把他留在领事馆，给了我一名卫兵。有一艘希腊船正欲远航，我就把让打发回君士坦丁堡了。

晚上我们从亚历山大出发，夜里到了罗塞特的波憂兹，平安驶过沙洲。天刚亮，我们就到了河口，登上右边的岬角。尼罗河正是最美的季节，河水满得要溢出两岸。河畔平原上到处是碧绿的稻田和门柱似的、稀稀拉拉的棕榈。我们继续航行，很快到了罗塞特，我头一次看见这美丽的三角洲。尽管一条大河和一片绿色的平原让我欣喜，却未能给我惊喜。因为眼前的景色与我在露易斯安娜看到的河流和美洲大草原完全一样。我原本希望能在此看到我青年时代寻找梦想的森林。

法国驻罗塞特领事圣·马赛尔先生非常礼貌地接待了我们；法国商人卡夫先生比谁都殷勤好客，他愿意陪我们同往开罗。我们和一条大船的船主谈妥了价，他把贵宾房租给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同一位阿尔及尼亚头领取得了联系。德·舒瓦瑟先生准确地描绘了这群亚历山大的士兵：

阿尔及尼亚人骄傲自负，如果他们还有斯康德坦

格这样的统帅，他们定然还是一群英雄好汉。可他们现在却只是一群外表凶恶的强盗。他们个个人高马大，身手敏捷，性情暴躁。平时爱穿肥大的马裤，套一条小短裙，镶金嵌银的背心上饰满了银链和几排硕大的银橄榄。半统靴有时高过膝盖，用皮带扎紧，固定住腿肚处的镶片。镶片既可以给靴子定型，又可避免靴子与马直接摩擦。镶着饰带的披风裁成几道，五颜六色，使这身装扮显得异常美丽。而他们头上只有一顶红布软帽，奔赴战场时还舍不得戴上。

我们在罗赛特逗留了两天，整整两天我们都在参观这座漂亮的阿拉伯城市和城内的花园及橄榄林。萨瓦里有点夸大了罗赛特的魅力，但并非如传言所说的那样漫天撒谎。客观地说，他的文体过于夸张，而叙述还算真实。

26 日正午，我们回到船上时，船上已有很多土耳其客人和阿拉伯客人。船逆流而上，河道很宽，左边是一望无际的绿茸茸的沼泽，右边河畔的农田仿佛给河岸镶了一道碧边。再远处就是沙漠了。星星点点的棕榈告诉我们，这儿或那儿有一座村庄，就像弗兰德尔平原棚舍周围的树木一样。村舍都用土夯成，高高地建在堆起的土堆上：其实这是白费力气，尼罗河泛滥时没人能逃得性命。三角洲内有些荒地。

由于逆风行驶，水流湍急，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在 7 天后抵达开罗。水手们一会儿用纤拉，一会儿又求助于稍纵即逝的北风。船不时地停下来让阿尔及尼亚人搭乘。启程后的第二天，上来了 4 个阿尔及尼亚人，他们占了我们

的房间，我们不得不忍受这帮粗鲁无礼的家伙。稍有动静，他们就端起步枪冲上甲板，像群疯子似的，总想没事找事。我亲眼看见他们瞄准岸上乞讨的孩子。可怜的小东西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可怕的游戏，都跑过去躲在破窝棚后面。这时，我们的土耳其商贩上了岸，他们默默跪下，面朝麦加匍匐在地。我们的阿尔及尼亚人既是基督教，又是穆斯林，嘴里嚷嚷着，"穆罕默德！圣母玛利亚！"然后从衣兜里扯出一串念珠，用法语骂几句下流话，随即灌几口黄汤，朝天乱放几枪，踏着穆斯林的身体走来走去。

天哪，同是上天造就，人类竟会如此不同！这帮阿尔及尼亚强盗，这些备受压迫的农民，竟与古代那个机敏、温和、睿智的民族生息于同一块土地！希罗多德，尤其是迪奥多拉斯曾那么欣喜地为我们描绘了古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有哪一首诗能描绘出更美的画卷？

> 古时候埃及国王不得自作主张。在其他国家，国王却可以藐视任何规章法令，为所欲为。而埃及国王大到治理国家，小到个人生活，凡事都必须照章办理。国王不得使用买来的或家养的奴隶，他的侍从必须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年纪在 20 岁以上，出身名门。有全埃及最出色的青年陪侍左右，国王便不会做出任何有失身份的错误举动。其实国王不会轻易犯错误，主要是因为身边总有一群赤胆忠心的臣子。国王每天都必须抽出一段时间来恪尽法律规定的义务。天刚破晓，他就必须阅览各方呈上的文件，亲自了解民众的需求，解决问题。沐浴完毕他穿上一件精致的袍子，戴上

> 其他象征王权的饰物，前去祭神。牺牲摆上祭坛后，大祭司站立在全体民众前高声祈求神明庇佑国王，为他降下种种财富，因为他治国有道。他还祈求神明赋予国王种种美德，他赞美国王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憎恶谎言，有过轻罚，有功重赏。赞美过后，他又批评了国王无意犯下的过失。他不但在神明前替国王辩解，还负责提醒国王远离小人。大祭司如此行事，因为带有褒奖的评判比苦谏更有效，能使国王敬畏神明，崇尚美德。接着，国王献上牺牲，查看内脏，然后，圣书朗诵者为国王念诵几章圣言，或伟人的名句，这样君王就可以铭记这些处世良方，并身体力行了。

真遗憾，赫赫有名的坎布雷大主教没有利用这副画卷，描绘一个神话般的埃及。不然，他绝世的天才定能使作品栩栩如生。如果说根本不懂艺术，完全缺乏品味的人也能撞对一回的话，那么费迪这回可算是说对了。但不管怎样，费奈龙还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留他用最古老的文体写成的作品的精华：单是特尔摩力西斯一节就可以写成一首长诗。

> 我走进一片黑沉沉的森林。突然，我看见一位老人。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光秃秃的前额异常宽阔，略带几丝皱纹，白色的长髯一直飘到腰际。他高大魁梧，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说话时语调和缓，言语质朴而热情。我从没见过如此可敬的老人，他叫特尔摩力西斯……

我们取道梅努夫运河。这样，我就再也看不到西边支流上美妙的棕榈林了。这条支流毗邻利比亚沙漠，阿拉伯

人封锁了支流西岸。出了梅努夫运河我们继续溯流而上。左边是穆卡塔姆山峰，右边是利比亚沙漠高耸的沙丘。很快，透过山峰与沙丘之间的空隙，我们看到了金字塔塔尖：我们离塔群还有十余里之遥。在以后的近8个小时的航程里，我一直立在甲板上凝望塔群。随着船儿越来越近，塔群显得越来越大，直插云霄。尼罗河变成了一个小海，沙漠与绿洲连成一片，棕榈林、无花果林、开罗的圆顶清真寺和宣礼塔历历在目。远处萨卡拉赫的塔群仿佛是硕大无比的水库，尼罗河从中奔腾而出；这一切形成了一幅举世无双的壮丽画卷。博絮埃说，“不管人类如何努力，我们得到的依然是乌有。雄伟的金字塔只是一堆坟墓！何况建造金字塔的众王并未能安息于此，岂不是枉费心机。”

坦率地说，一看到金字塔我就被它们迷住了。我知道，当哲学家看到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建筑只是一堆墓冢时，会感到痛苦或可笑。但是难道人类在谢奥普斯金字塔里看到的只是一堆石块或一具骷髅吗？人类建造这样一座陵寝不是感到自身的乌有，而是出于追求永恒的本能。这座陵寝不是死亡的临界，而是进入永生的标志。这是一座矗立于永恒世界边缘的永恒之门。西西里的迪奥多拉斯说，“埃及人认为，人生有如白驹过隙，毫无意义。相反，他们非常注重高尚的德行为死者留在活人中间的长久记忆。因此，他们把活人的居所视为寄居躯体的驿站，而把死者安息的陵墓叫做永恒的家园。所以，国王对修建宫殿显得漠不关心，营造陵寝却倾尽财力。”

今人只看到金字塔的物质用途，却忽视了这些陵墓对

埃及人高层次的精神作用。正是这种作用催生了古代的法律。看到一座陵墓难道不能给你任何感悟？如果你有所感悟，为何要抱怨一位国王使这种感悟成为永恒？宏伟的建筑足以令任何民族引以为荣，除非我们认为一个民族能否名垂青史无关紧要。否则，我们决不能藐视这些建筑。因为是它们延续了一个民族的记忆，使这个民族活在后代人们的心中。那么，我们何必要在乎它是圆形剧场还是墓冢？当一个民族消亡后，它留下的一切都是墓冢。人死了，为生而建的宫殿比为死而建的陵墓更虚幻。陵墓至少可以埋藏遗骨，宫殿难道还能给人带来快乐？当然，要钻起牛角尖来，就像马迪厄·莫雷说的，常人只需一个小坑，英雄亦不过6尺之窟足矣。我们可以在树下，也可以在圣·彼埃尔大教堂的圆顶下膜拜上帝。我们可以在茅舍中度日，也可以在卢浮宫里过活。然而，这种逻辑的错误在于，把一种事物放进另一种事物的范畴思考。在诗人和哲学家的眼里，一个尚未走出蛮荒的弱小民族可能完美无缺，然而，历史学家却无情地把它们压在其他民族的身后。那些大喊大叫蔑视荣誉的人真的不向往光荣吗？在我看来，建造大金字塔的国王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位宽宏大量的君主。渴望以永恒的陵墓克服瞬间的生命，令后人、风俗、法令、时间统统在棺木前化为乌有的君主肯定不是凡夫俗子。如果说这是君主的狂傲，那么这起码是一种伟大的狂傲。大金字塔虚浮的荣光，经过三四千年岁月的洗礼也该臻于不朽吧。

此外，金字塔令我想起另外一堆墓冢。当然，它们无法与光芒四射的金字塔媲美。我要说的是俄亥俄河畔草原上

印第安人的墓冢。当我看到那些墓冢时,我的心情与此时面对金字塔的感觉完全不同。那时我的旅程刚刚开始,而现在,我的旅程即将结束。世界,在人生的两个不同阶段就像是两座不同的沙漠。在那里,我看到两种不同的墓冢:一种写满了欢悦的孤独,另一种覆盖着干燥的黄沙。

到了布拉克后,我们租了一些毛驴和马匹前往开罗。古巴比伦城堡和穆卡塔姆山耸立城中,大片的棕榈林、无花果林和无数的宣礼塔把开罗装扮得美丽动人。穿过一片垃圾场,一条荒无人烟的小巷和一群啄食腐肉的秃鹫,我们进了开罗城,在法兰克人聚居区下了马。所谓聚居区,就是一种晚上关闭的死胡同,好像修道院里的外回廊。接待我们的是……先生[①],德罗韦迪先生托他照管开罗的法国人。他留下我们,又派人通知帕夏我们到了开罗。同时,他还派人通知5位法籍近卫军士兵,要他们一路护送我们。

这几位近卫军士兵现在在帕夏手下效力。伟大的军队也有掉队的士兵。法国军队就在埃及断断续续落下两三百士卒。他们为各自的贝伊效力,很快就以勇猛善战而出名。人们都说,如果这些逃兵不各行其是,而是团结一致,再选出一位法国贝伊,他们就会成为埃及的主人。但他们群龙无首,几乎全为自己的新主人战死疆场了。我在开罗时,马哈迈德·阿里帕夏正在哭悼一位法国勇士。这位士兵开始

---

① 真要命,我在日记中竟遗漏了开罗房东的姓名。我害怕写错了他的姓名,所以在这里没敢写上。如果我还忘记了他的殷勤和礼貌,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原注

是法国军队里的一个小鼓手，打仗时成了土耳其人的俘虏，获得自由后他加入了帕夏的军队。马哈迈德根本不认识他，但见他与一个身强力壮的敌兵拼斗，就大喊道，“他是谁？他肯定是法国人。”他果然是法国人，从此，他就成了帕夏的宠儿，他的勇猛也到处流传。我到埃及前不久，他在一场因另外5个近卫军士兵马匹被盗而引起的争斗中丢了性命。

这几个法国人来自加斯科尼、朗格多克和庇卡底。他们的队长说自己是图卢兹一个鞋匠的儿子。副队长还是同伴们的翻译，他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都很流利，但他一个劲地用法语说，j'étions, j'allions, je faisions[①]。另一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面色白净。他曾在沙漠里与贝都因人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非常怀念那段时光。他对我说，当他骑着骆驼，独自一人在沙漠里漫游时，他快乐得不能自已。帕夏对这几个近卫军士兵青睐有加，他对他们的宠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土耳其骑兵：只有他们才会绘声绘色地描述被法国人打败在金字塔下的勇猛的土耳其人，也只有他们比土耳其人更勇猛。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每个法国人似乎都注定要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这些流亡异国的英雄，像亚历山大一样入乡随俗。他们穿上了丝制长袍，戴着美丽的白色头巾，配着装饰华贵的武器；他们有妻妾，有奴隶，有骏马，和一切他们的父辈在科斯卡尼和庇卡底不曾拥

① 作者是指副队长在此犯了语法错误。他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而与之配合的动词却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译注

有的东西。然而，在他们府第陈设的席子、地毯和沙发中间，我看到了一件来自故国的土物：那是一套伤痕斑斑的军服，挂在一张法式大床的床头。阿布杜拉留着这些引以为荣的旧物，恐怕是等黄粱梦醒后不致措手不及。唉，他就像一夜之间平步青云的牧羊人：

匣子已经打开，里面是一堆破烂，

那是牧羊人的衣衫，

小帽、短裙、粮袋、木棒子，

恐怕还没忘了他那枝风笛。

11 月 1 日，也就是到达开罗的第二天，我们登上城堡，去看约瑟井和清真寺。帕夏的儿子住在城堡中。我们向这位十四五岁的殿下问了安。他正在一间小破屋里，坐在毯子上，身旁围着十几个奴仆忙着讨他的欢心。我从没见过比这更恶心的场面。孩子的父亲勉强统治着开罗，上埃及或下埃及均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可就是这样，还有 12 个可悲的蛮子围着一个只敢躲在城堡主塔上度日的小蛮子低声下气。这就是历尽苦难的埃及人等来的主子！

因此，在城堡的一角，将要统帅民众的那个孩子被腐蚀了。在城堡的另一角，正在铸造世界上成色最差的货币。为了让开罗人乖乖接受变质的金子和无能的首领，城头竖起了大炮。

我更想看看城堡外的风光。从城堡上可以鸟瞰远处由尼罗河、乡村、沙漠和金字塔构成的辽阔景色。尽管我们离它们有 4 法里之遥，但看起来却近在咫尺。我用肉眼能清楚地看到一层层石头和钻出黄沙的斯芬克斯的头部。透过

望远镜，我能数出大金字塔各面的台阶，我还能分辨出斯芬克斯的眼睛、嘴巴和耳朵。多么奇妙的建筑啊！

从尼罗河的另一边到金字塔矗立的沙漠有一片平原，那是古代的孟斐斯：

> 传说，这片富饶的平原是义士死后的安息之地。其实，这里位于阿克鲁斯湖畔美丽的乡村，离孟斐斯很近。到处是麦田与荷塘。但说这里是死者的安息之地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这里是大多数埃及人葬礼结束的地方。人们先抬着尸体渡过尼罗河和阿克鲁斯湖，然后把尸体埋入预先挖在此地的墓穴。今日埃及人的葬礼还与希腊人对地狱的描绘完全一致。例如运尸船，给船神的钱，埃及语叫做“沙垅”，还有地狱入口可怕的贺卡特神庙！安了青铜合页的考斯特门和勒门，无首的真理之神门和正义之神门。

2日，我们到了吉泽和罗达岛，去看屹立在穆拉德贝伊故居废墟中的尼罗梅特尔。这里离金字塔很近，塔群显得高大无比。透过碧绿的稻田、河流、高高的棕榈林和无花果林，气势磅礴的塔群就像一座建在美丽花园中的巨大工厂。柔和的阳光给穆卡塔木山、利比克沙漠、撒卡拉赫的地平线和金字塔平原涂上了一道异彩。一阵清风吹散了飘向努比的片片白云，在尼罗河上掀起道道涟漪。埃及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度，我甚至喜欢上了围绕埃及的沙漠，它能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游览结束后，我们又去看了那座废弃的清真寺。我在谈到耶路撒冷的艾尔-萨克拉清真寺时，曾说这座清真寺是

科尔多瓦大教堂的原型。

我又在开罗呆了5天,因为我想参观金字塔。真倒霉,这个愿望看来已经无法实现。骑马去吧,尼罗河水尚未退远;乘船去吧,水位又太低。我们派人去探测可以涉水的地方和周围原野的状况。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说,得等二十来天或一个月才有可能进到金字塔附近。要等这么久,那我得在埃及过冬(因为西风将要刮起)。然而,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这样做。我在路上耽搁的时间已经太多了。为了来开罗,我甚至冒了生命危险。我必须作出决定,我得返回亚历山大。尽管我没能手抚金字塔,但我已亲眼看见这伟大的建筑,也该心满意足了。我求卡夫先生一有可能就按习俗把我的名字刻在金字塔上,我应该尽到一个虔诚的旅行者的义务。罗马人在曙光初现时听到曼依的叹息,就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曼依像的残片上,罗马人的做法举世称赏,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埃及土地上的外国佬,"我们为什么不能仿效他们的做法呢?

此外,我还可以好好安排一下我现在的行程。和人们所说的一样,开罗是唯一让我感到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城市。而且开罗还被写进了《一千零一夜》。它还保留了法国人留下的痕迹。妇女抛头露面比过去自由,市民完全可以随意出入,欧式服装不再被视作耻辱,相反却可以保护着装人。城中有一座供市民散步的美丽花园,园内遍植棕榈,曲径通幽,这是法国士兵留下的作品。

离开开罗前,我把勒巴日工厂出品的一杆两发猎枪送给阿布杜拉。他答应我一有机会就试试这杆枪。我告别了

房东，还有我那群可爱的旅伴。我去了布拉克，和卡夫先生一起乘船返回罗塞特。船上只有我们两位旅客，船于11月8日晚1时出发。

我们顺流而下，进入梅努夫运河。10日清晨，我们出了运河，重又进入罗塞特附近的大河道。我们看到尼罗河西岸有一个阿拉伯军营，可我们的船身不由己，被河水送到西边，紧贴河岸。一个哨兵藏在破墙后朝船主大喊靠岸，船主回答说行程紧，而且他不是坏人。一问一答之间，我们已在岸上手枪射程之内，而河水又把我们推进了一法里左右。哨兵见我们没停下来就朝我们开了火。他想一枪打死舵手，舵手却操起了火枪。这时，阿拉伯人全营出动，奔向岸边，一排排子弹向我们飞来。而我们的船由于逆风，步履维艰。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一时间，我们处于下风。我们手里没有武器，我把步枪送给了阿布杜拉。我要卡夫先生回到舱内去，热情好客的他为了我受着这份罪，可他尽管上了年纪，而且已为人父，却坚持留在甲板上。我看见一个阿拉伯人异常敏捷，他放一枪后，跑回去重新装子弹，然后再放一枪。船尽管在动，可他依然有条不紊。河水最终把我们送到了对岸，可它却把我们扔进了叛乱的阿尔及尼亚人的虎口。他们比阿拉伯人更可怕，因为他们手里有大炮，一发炮弹就能让我们船毁人亡，我们窥伺着岸上的动静，万幸的是夜幕已经降临，我们不敢点灯，在船上屏声静气。万能的上帝把我们从龙潭虎穴中平安带到罗塞特，我们到达罗塞特时已是11日上午10时了。

我在罗塞特又同卡夫先生和圣马塞尔先生欢聚了两

日,13日,我起程前往亚历山大。

当晚7时,我到了亚历山大。

德罗韦迪先生为我去突尼斯租了一艘奥地利海船,这艘海船登记吨位为120吨,船长是个拉古索瓦人,大副名叫弗朗索瓦·迪奈利,是个很有经验的威尼斯小伙子。准备工作和突起的风暴又把出发日期推后了10天,我利用这10天把亚历山大城里里外外看了个遍。

我在《殉道者》的一个注释中引用了斯特拉波的大段文字,这段文字详尽地介绍了古代的亚历山大,而德·伏尔奈先生又为我们勾勒了今日亚历山大的面貌。伏尔奈的描述最全面,最真实,我请读者读一读这段文字,这恐怕是法语作品中最优美的描述了。至于亚历山大的古迹,波科克、诺登、肖夫、台伏诺、保罗·吕卡斯、托特、尼布尔、索尼尼和无数的旅行家们都曾仔细研究揣摩,所以我在这里只列举一下庞培柱。我想,我是把庞培柱介绍给法国读者的第一人[1]。学术界认为,庞培柱的修建者是几位英国军官,他们给柱子涂满了石膏。除此之外,还有几位旅行家也看到了柱子上的文字[2]。我自己亲眼看见了几个清清楚楚的笔划。石柱上有四行字,可以读成:"献给大智大慧的皇帝,亚历山大的保护人,迪奥克雷迪安·奥古斯都。埃及总督波林。"

因此,围绕庞培柱的所有质疑就澄清了。我读过一本

① 我弄错了,亚布尔先生已在我之前把庞培柱介绍给法国读者了,学者当斯·德·维卢瓦森先生在《百科全书》杂志上撰文介绍过此事,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希腊史专家的介绍与我的文章略有不同。——原注

② 此处原文为希腊文,译文中省去。——译注

当代作家用希腊文写的《沙漠神父传》。这本书说，亚历山大发生过一场地震。所有的柱子都倒了，只有庞培柱安然无恙。

在亚历山大，作为作家，我那异常敏感的自尊再次得到了满足。在斯巴达，我已为自己大大地骄傲了一回。此地有一个富有的土耳其旅行家兼天文学家，名叫阿里·贝伊·艾尔·阿巴西。他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读过我的作品。我和领事一同去拜访他，他一见到我就喊道，“啊，mon cher Atala et ma chère René!”（我亲爱的阿达拉，我亲爱的勒内！）[1]那时，我觉得阿里·贝伊简直是萨拉丁大帝的子孙。我甚至差不多要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博学、最文雅的土耳其人了，尽管他分不清法语名词的阴阳性。

尽管埃及令我着迷，我却觉得亚历山大是世界上最丑陋最贫困的地方。从领事馆的平台上望去，只见一片死气沉沉的大海，海浪拍打着低矮的死气沉沉的海岸。港口里空空荡荡，城南连着利比克沙漠。沙漠仿佛延伸和扩大了平坦而浑浊的海面，二者连成一体，形成了躁动不安的一半和沉默不语的另一半。破烂的新城连着破烂的旧城，阿拉伯的驴从残垣断壁间奔出，几只瘦骨嶙峋的狗啃着沙滩上骆驼的尸骨。欧洲各国领事馆上空旗帜飘扬，在连绵不绝的坟冢间，展示着敌对的色彩。这就是亚历山大的风貌。

有时我骑马与德罗韦迪先生去老城、大公墓或沙漠散

---

① 勒内与阿达拉是夏多布里昂两部小说《勒内》和《阿达拉》的男女主人公，土耳其人用法语喊出他们的名字时弄错了阴阳性。——译注

步。干燥的沙堆上稀稀拉拉地长着蓬蒿,豺狼在我们眼前一掠而过,蟋蟀尖利的叫声令人心躁。在这荒无人烟的孤寂之地,你的脑海里很难出现农舍的风光。自从英国人用海水淹没了亚历山大风景如画的广袤盆地后,亚历山大就变得丑陋不堪了。极目远眺,能见的就只有光秃秃的沙漠,浑浊的海面和永恒的庞培柱。

德罗韦迪先生在他家平台上修了一个帐篷似的鸟笼。他养了一群品种各异的鹌鹑和山鹑。我们常在鸟笼边消磨时光,聊聊有关法国的事情。每次谈到最后,我们都觉得应该尽早在法国找一块退隐之地,守卫我们的幸福。一天,我们大谈了一番对于休息的看法,然后我转向大海,把我将要乘的那艘泊在风雨中的小船指给他看。其实,人并不是不渴望休息。只是我们追求的崇高目标总是难以实现。有时梦想之于现实就如一座空中楼阁。

我在亚历山大的日子天空总是阴云密布,黑沉沉的大海咆哮不止。领事馆楼下碎裂的海浪发出连绵不绝的呻吟,时而将我惊醒,时而把我送入梦乡。如果厄多尔愿意读者读到他的文字,那么你们就会明白,这些文字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此时的心情。

> 我来到世间听到的第一声便是大海的哀号。眼前的海浪曾多少次在脚下破碎?几年前,谁会告诉我有朝一日我能在意大利、在巴塔夫、在布列塔尼,甚至在法兰西听到来自麦锡尼美丽海滩的海浪的呻吟!我苦苦游历,何时才是尽头?死神啊,在我开始这颠沛流离、满腹辛酸的生活前,你为何不把我带走!

11月23日正午，刮起了顺风，我和我的法国仆人上了船。我已经说过，我已把我的希腊仆从打发回君士坦丁堡。我与德罗韦迪先生在岸上拥抱作别。我们曾约定要成为朋友，永不相忘。今天，我终于了却了这笔友情债。

我们的船泊在亚历山大港。由于法军的威名，这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兰克船和土耳其船一样可以随意停靠。船上已有一个耶路撒冷的犹太教教士、一个柏柏尔人、两个穷苦的摩洛哥摩尔人。这两个摩尔人刚从麦加朝圣回来，可能是阿本色拉奇人的后裔。这些人求我让他们搭船，我便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收留了雅克布和穆罕默德的子孙。其实，我并不高尚，我心里怀着一个肮脏的念头，我希望这些可怜人能掩人耳目，给我带来好运。他们穷苦的外表可以遮掩我的财富。

我们于2时起锚。船驶离港口，南风轻轻地吹着。一连3天，我们都能看见远处地平线上的庞培柱。第三天晚上，从亚历山大中心传来了一声炮响，仿佛是为我们的远行送行。北风起了，我们便朝西行驶。

开始我们想穿过利比亚大运河，但原本就有些逆船的北风在11月29日又变成了西北风。我们只好在克里特岛和非洲海岸间抢风航行了。

12月1日，稳定的西风彻底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渐渐地，西风又变成了西南风，并演变成风暴，一路伴随我们直至突尼斯。我们的旅程变成一起长达42天的海难。这实在太漫长了。3日，我们驶足马力，拼命逃离涌潮。这样，我们摇摇晃晃地到了加拉马尼海岸。在那儿，整整4天，我

悠悠地看着阴沉沉的克拉古斯山。克拉古斯山高大挺拔，云雾缭绕。我们不断地同大海抗争，只要风向稍有改变，我们就试图远离陆地。有一阵，我们想进入红堡港，但船长胆小如鼠，不敢冒险抛锚。12 月 8 日，我们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迅猛的南风把我们卷向罗得岛。涌浪又短促又颠簸，把我们折腾得筋疲力尽。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希腊小帆船已沉了一半，却无法施救。小帆船离我们的船尾仅有一链之遥，船上的 4 个水手跪在甲板上，他们在桅杆上挂起了信号灯，海风传来了他们的呼救声。第二天早上，我们再也没看见这条小船。

风又转向北方，我们张起了前桅帆，想在罗得岛南面的海滨上航行。我们一直到了斯卡潘多岛。10 日，风又转向西方，我们根本无法前进了。我希望船长放弃利比亚运河，改走群岛，在那儿，我们有可能遇到其他方向的风。但他觉得在群岛中航行太危险。我们在海上已漂泊了 17 天。为了消磨时间，我把旅行记录和《殉道者》的一些段落整理了一遍。

夜晚，我同大副迪奈利在甲板上散步。浊浪滔天，一叶孤舟在风雨中飘摇，这样的夜晚怎能不触动人的心绪呢。壮观的景色是诞生伟大思想的摇篮。高空流云，星河灿烂，海面上银光跳荡，汹涌的浪潮拍打船舷，发出低沉的轰响，海风在桅杆上哀哀呻吟。这一切都在向你证明人的无能为力，你必须依靠上帝的意旨。未来的捉摸不定，赋予了万物存在的价值。从暴风骤雨的海上远远望去，陆地就像垂死者眼中的生命。

经历无数险恶后，我们在12日来到了斯卡潘多岛前。这座岛过去叫卡巴托斯岛，荷马写作克拉巴托斯岛。卡巴蒂安海就是因它而得名。

尽管有那些美妙的法语和拉丁语农事诗，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不会去住在普罗蒂厄斯岛。我们用海洋望远镜在岛上的山地发现的萧条的安奇那特村、沃罗村、圣·艾力村还在我眼前闪现，我和梅内拉斯和阿里斯黛不同，我没有失去自己的王国或蜜蜂。我对未来无所期盼，还是让内普立恩的儿子去发现那些枯燥的秘密吧。

12日晚6时，风向转南，我要求船长进入克里特岛。他勉强同意了。9时，他又像往常那样说，“我害怕!”然后就去睡了。迪奈利先生替他把船驶过斯卡潘多岛和科克索岛之间的海峡。进入海峡时，我们遇到了强烈的西南风。拂晓时分，我们已前进在一堆白茫茫的岛礁中。我们决定把船驶入前方的斯坦巴利岛海港。

这座海港十分荒凉，港口里看不见船。岸上也没有人烟，只远远望见一座小村子悬在峭壁之巅。我们进港抛锚后，我和船长上了岸。等他爬上村子，我观察了一番小岛。只见遍地都是欧石南，漫出的海水印着苔藓，海浪拍打着周围的礁石。古人看到岛上遍地鲜花，便给小岛取名“众神的餐桌”。然而世人大多只知它叫阿斯蒂巴雷岛，岛上还有一座阿喀琉斯神庙。生息于此的贫困的村民也许很幸福，也许他们从未走出小岛，更谈不上听说法国大革命了。我想自己是否向往这样的幸福，我立即像一个把全部梦想都系于风暴之间的舵手那样，无法肯定地点头说是。水手们装

上淡水，船长回来时带着几只母鸡和一头活猪。一条卡地亚人的小帆船进了港，他们刚在我们后面抛了锚，全体船员就围着舵跳起舞来。

南风继续吹拂。16日清晨9时，我们又出发了。经过南菲亚岛南端，晚上日落时分，克里特岛出现在我们眼前。第二天下午5时，我们朝西北偏北方向驶去，只见伊达山耸立在前方，山尖白雪皑皑，仿佛一座巨大的圆顶。我们离塞里格岛不远了，18日我们胜利地把它甩在身后。19日，希腊海岸重新出现在眼前，我默默地向第纳尔岛致敬。此时，东南方风暴突起，令我们兴奋不已。过了5天，我们到了马耳他岛水域。我们在圣诞节前夜抵达马耳他。但圣诞节那天，风向转为西北偏西，风又把我们赶到兰普多兹的南面。我们在突尼斯王国东海岸又漂泊了18天，生死难卜。我永远也忘不了28日那天。潘塔勒里已遥遥在望，突然间，南边原本平静的海面，一道白光划过天际，天空立即变得狰狞可怕。日落时分，夜幕已经降临，黑漆漆的夜空顿时让我领悟了维吉尔的诗句："黑夜降临在大海之上"。然后，我们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巨响，风暴扑向船头，船竟像池塘里的一片羽毛般在海上打起转来。一时间，大海翻滚起来，海面上漾起无数的泡沫，船已不听使唤，漩涡一会儿把我们抬上浪尖，一会儿又把我们压到浪底。我们四处乱撞，船首和船尾不断沉入水中。当亮光重又显现在天际时，我们才明白刚才的情势有多么危险。我们差不多到了兰普多兹岛。根据气象新闻，这场风暴把马耳他岛的两艘英国战舰埋入海底。由于当时迪奈利先生认为我们的船必沉无疑，所以我写了

这样一张字条："F. A. 德·夏多布里昂，从圣地返回后于1806年12月28日在兰普多兹岛遇难。"我把字条装入一只空瓶，预备在最后一刻把瓶子投入大海。

上帝救了我们的命。风向稍变，把我们带到了兰普多兹岛的南面。我们来到一片自由的海面。我们冒险挂起一张帆，朝一片小沙洲驶去。沙洲的尽头连着海岸，我们甚至可以任意选择抛锚的地方。海水很浅，因此尽管风暴骤起，海面依然风平浪静。对古代船舶来说，这片沙滩实在危险；而对于现代船舶，这简直是大海中心的一座港湾。

我们在克尔克尼岛前靠近捕鱼线的地方抛了锚。我对这种长途跋涉已经厌倦，真想在斯法克斯上岸，取道陆路前往突尼斯。但船长不敢驶往斯法克斯，因为进入斯法克斯的确危险。于是我们在小沙洲上停了8天，眼见1807年开始了。我曾在许多地方，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眼见岁月流转新旧更迭！童年时代离我多么遥远！那时，我满怀欣喜，接过父亲的祝福和礼物。我曾多么焦急地等待新年的第一天！而现在，当新年的第一天来临时，我孑然一身，站立在大海中央一叶异国的孤舟上，没有欢乐，没有家人的拥抱，没有母亲送给儿子的温柔真诚的祝福！这诞生在风暴中的一天，给我的额前只留下了忧愁、悔恨和几缕白发。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觉得该喘口气庆祝一下新年。我们仿佛不是在宴请嘉宾，而是在邀约故人。我们把剩下的鸡宰了，但留下了一只兢兢业业报晓的公鸡，遇到危险时，它总是立在我们身旁引吭高歌。犹太教士、柏柏尔人和两个摩尔人出了底舱来享受我们的美味。这就是我们的家

宴！我们为法国干杯：我们离勒托法奇岛已经不远，俄底修斯的战友们在那儿忘记了祖国，而我，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我的祖国。

我们离克里克尼岛已经不远。古人称之为克尔奇诺岛。在斯特拉波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今天一样，岛前有捕鱼区。岛上居民目睹了两位伟人命运的波折。汉尼拔和马利尤斯先后逃亡于此。我们已迫近非洲，汉尼拔为了躲避忘恩负义的迦太基人，曾被迫在此上船入海。斯法克斯是一座很现代的城市。肖夫博士说，由于岛上遍植黄瓜，所以斯法克斯的名字来源于 sfakouse 一词。

1807 年 1 月 6 日，海上终于风平浪静。我们离开小沙洲，用了 3 天时间朝突尼斯海岸驶去。10 日，我们绕过邦角，那里凝聚着我们所有的希望。11 日，我们在迦太基角抛锚，12 日又泊在突尼斯的古莱特港。我们乘了小艇上岸，我给贝伊身边的法国领事德瓦兹先生写了信。我担心再在海上呆 40 天，但德瓦兹先生请求贝伊允许我 18 日弃舟登岸。上岸后我真是欢天喜地。我在古莱特租了几匹马，沿湖转了一圈。晚上 5 时，我到了新的下榻之处。

第七部分

突尼斯之旅及返回法兰西

在德瓦兹夫妇家里我受到了最热情的接待，结识了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殷勤邀我在家里住了 6 个星期。我太需要休息了，现在终于歇了下来。狂欢节即将来临，尽管我们身处摩尔人的国度，我们还是欢天喜地，法国小提琴的琴声时而流淌在迪东墓畔，时而在迦太基故城回响。我们用不着担心西庇阿、阿尼巴尔、马利尤斯、甚至加图·多迪克。如果多迪克敢来赴宴，我们一定请他喝酒(他喜欢美酒)，而圣·路易作为法国人则另当别论，他肯定会受到尊重；不过，善良伟大的国王不会看到他的臣民在自己昔日受难之地欢宴而心生不满吧？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听水手说，西班牙人来到新殖民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座教堂，英国人宁愿开一间酒馆，而法国人呢，他们修了一座堡垒。如果是我，我还要造一个舞厅。我在美洲时曾去过原始部落的地界。我到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我，我会在印第安人中间遇到一个法国同乡。等我到了易洛魁人的卡尤卡部落，向导把我带入森林，只见森林深处有个谷仓似的东西，里面有二十来个原始人，涂抹得跟巫师一般，男男女女都半裸着身

子，耳部已切去耳垂，头上插着乌鸦毛，鼻孔里坠着鼻环。一个矮小的法国人打扮得很不合时尚：卷发上扑了粉，穿一件苹果绿大衣，粗毛呢上装，前襟和袖口是平纹的旧布。他正拨弄着一把小提琴，让易洛魁人随着玛德龙·伏里凯的曲调舞蹈。维奥莱先生（他的名字）是原始人的舞蹈老师，他上课的报酬是河狸皮和熊火腿。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是罗尚博将军手下的厨房小学徒，法军回国后，他留在纽约，决定在美国教授美术。不断的成功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这位现代的俄耳浦斯甚至把文明带到了新大陆的原始部落里。他跟我谈起印第安人时总是这样称呼他们："这些原始先生们，这些原始女士们"。他非常欣赏学生们轻盈的舞步。说实话，我从没见过这样欢蹦乱跳的场面，维奥莱先生用下巴和肩头夹着他的小提琴，一边胡弹乱奏，一边用易洛魁语大喊大叫："各就各位！"演员们便群魔乱舞起来。这就是群众的天才。因此我们就在迦太基故城跳起舞来。由于我在突尼斯的生活同在法国一模一样，所以我没有逐日记录，只是按照记忆的顺序泛泛而谈。但在谈起迦太基和它今日的废墟前，我要介绍一下我认识的几位新朋友。除了法国领事，我还常常见到荷兰领事莱森先生和他的内弟汉伯格先生。汉伯格先生是荷兰驻古莱特的工程官员，他陪我参观了迦太基故城，此人彬彬有礼，热情周到。我还结识了美国领事李尔先生。我在美国时，曾被推荐给华盛顿将军。李尔先生就曾在那位伟人身边供职。看在尊贵无比的华盛顿将军的面子上，李尔先生想方设法让我搭上了一艘美国的纵帆船，这艘船真的把我带到了西班牙，这是后

话。最后，我在突尼斯的使馆区和城里还认识了几个法国年轻人，他们都听说过我的名字。此外，也不能忘记风趣的安德森先生一家。

当代作家如果想写一部关于埃及和犹太地区的书，太多的参考资料会让他无所适从；可他要想谈谈非洲古迹，他却会因找不到参考资料而头疼，这并不是说没有关于非洲的游记。我读过 30 来本描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游记，但叙述总不够全面。古人的游记中比较突出的是格拉麦耶的《漫话非洲》和肖夫的学术作品，圣三会和仁慈修会的神父们的《传教记》满篇讲的是上帝怜悯人类所行的神迹，压根儿没提也不会提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保罗·吕卡斯的游记出版后面世的《论文集》中，只记叙了突尼斯的一场内战。肖夫如果能对历史展开论述的话，他的作品就非常全面了。可惜，他涉及的全是地理，对古代文化只一带而过。例如，在他的论述中，迦太基城所占的篇幅不超过突尼斯城。而现代的旅行家，诸如蒙塔格女士、布瓦莱神父、德斯封丹纳先生，对迦太基也只是轻描淡写，毫不在意。1806 年，也就是我出发的这一年，在米兰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古代文化艺术瑰宝散记，一位旅行爱好者的最新见闻》。

我想，这本书讲述的肯定是迦太基，我想起此书已为时太晚，来不及从意大利购买了。也许有人会说，我涉及的是一个全新的题材，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肯定会一拥而上。

迦太基是唯一令我感兴趣的题材。不过，在谈迦太基之前，我们应该先谈谈突尼斯城。可以说，这座城市还保留

着古代的名字，希腊人和拉丁人把它叫做突奈斯，迪奥多拉斯给它加上了一个“白色”的修饰语，因为城建在一座白垩山上：突尼斯城离迦太基故城有 12 法里，城边有一个盐湖，盐湖通过古莱特运河与大海相连。运河边上有一座堡垒，商船必须付一笔昂贵的抛锚费才可在堡垒前抛锚，泊在古莱特运河的堤坝后面。

在古代，突尼斯湖可用作船坞，而现在，哪怕只驶进一条船都十有八九要搁浅，因此船只必须小心翼翼地沿着钉在泥中的木桩指示的主干道行驶。阿布尔菲达说，湖中有一个小岛，小岛现在成了检疫站。旅行者都说，红鹳给这个死气沉沉的水洼带来了生趣。当这些美丽的鸟儿迎着太阳展翅翱翔时，它们就像一簇簇插着玫瑰色箭羽的飞矢。

从湖边到突尼斯城有一块法兰克人散步的地方。突尼斯城有城墙环绕，算上外城，城的周长大约为 1 法里。但见民舍低矮，街道狭窄，店铺寒酸、神庙惨淡。居民很少外出。城内居民中还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商人，从士麦那招募的土耳其士兵，变种的摩尔人、背教者和俘虏。

突尼斯城外却风景宜人。广阔的平原上是青青的麦田，麦田尽头处山峦起伏，穿过城后的山谷，从城中就能看见南边的山峰。东边是马麦里夫山脉，马麦里夫山脉很分散，山的形状也奇特，山下是自古有名的温泉，西边和北边是大海、古莱特港和迦太基故城。

比起阿尔及尔人，突尼斯人就显得不那么残忍，而比较文明，他们收留了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把他们安置在离突尼斯城 6 法里的吐布波村。现任贝伊是个头脑灵活的人，

他力求摆脱阿尔及尔的控制。1757 年,阿尔及利亚人征服了突尼斯,突尼斯从此臣服于阿尔及尔。这位国王能讲意大利语,思想活跃,比大多数东方人更了解欧洲政治。此外,我们知道,圣路易在 1270 年曾进攻突尼斯,夏尔·甘于 1535 年占领该国,由于圣路易之死与迦太基的历史有关,我会在后文中谈到。至于夏尔·甘,他向巴尔贝鲁斯[1]挑战,把突尼斯国王重新扶上王位,却又逼他向西班牙进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去读罗伯逊的著作。夏尔·甘一直据有古莱特堡,直至 1574 年古莱特堡重新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在这里我暂且不谈古代的突尼斯城,因为我马上要在罗马与迦太基的争战中描绘它。

此外,在突尼斯城有人送给我一本手稿,这本手稿介绍了王国现状,突尼斯政府、商业、财政、军队和商队。我不想利用这本手稿,尽管我不知道手稿的作者是谁,但我认为他应该为他的作品感到骄傲。我将在这部游记的最后附上这份优秀的作品。现在,我该谈谈迦太基的历史和迦太基故城了。

公元前 883 年,被迫逃离故国的迪东来到非洲,西凯的夫人创建的迦太基城就诞生于悲剧中。每一个民族的摇篮都刻有悲剧的印记,仿佛是它们必将经历的灾难的萌芽和先兆。我们知道,《伊尼阿特》巧妙地移花接木,使迪东充满诗意的不幸遭遇成了迦太基的光荣。置身于古城的废墟之间,你忍不住要去寻找焚尸堆上的烈火,耳畔似乎传来弃妇的哀怨。在浸透了伟大历史记忆的每个角落,你可以尽情

① 奥斯曼海军司令。——译注

地想象那些有力的谎言。唉，一个垂死的王后在迦太基城内呼唤着厌弃罗马，以怨报德的众神；维纳斯无视和解的祈祷，满足了复仇的欲望。她没给迪东一个埃尼亚斯的子孙，却给了她一个阿尼巴尔。如此悲壮的故事用了如此悲壮的语言来描绘，怎能不激起一种悲壮的感情！迪东的故事已置身于伟大诗歌的行列，神话与历史一样成为不朽。

迪东死后，新殖民地成立了政府，亚里士多德非常赞赏这个政府制定的法律。两位首席执政官，贵族和平民之间巧妙地保持着权力的均衡。尽管贵族的阴谋和平民的叛乱险些毁了这种体制，它最终还是保持了 7 个世纪之久。内战会造成群体犯罪，但它更能激发某些特殊的品质，因此共和国历经风雨而愈加坚固。尽管它的命运比敌人的命运更短暂，但至少在迦太基，自由并未随着祖国的灭亡而消失。

然而，最自由的民族也是最冲动的民族，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前，迦太基人已卷入许多不义的战争。他们给勇猛善战，但道德败坏的贝迪克人套上枷锁。当斯巴达人惨败于第尔莫比勒人手下时，他们又与赫尔克斯联手对付吉龙，结果惨败而归。人类尽管常为偏见所惑，心灵深处却向往高贵的情感。当 8 万迦太基人殒命战场时，没有人同情他们，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 300 名斯巴达人身上，他们为捍卫斯巴达神圣法律的尊严而从容赴死。崇高的声名源于伟大的目标，而不是依靠强悍的手段，古往今来，美名是光荣的基石。

打败了非洲的阿加托克斯和西西里的皮洛士，迦太基人又同罗马共和国交上了手，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起因微不

足道,但这场战争却把雷克吕斯带到了迦太基门口。罗马人既不想中断这位天才的胜利进程,又不愿派执政官伏尔韦斯和 M. 艾米柳斯代替他的位置,便令他作为代理执政官留在非洲;但他却不愿为声名所累,便写信给元老院,要求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此信言辞恳切;雷克吕斯说,他有一件要紧事,必须赶回意大利;他在波皮纽姆有一块 7 阿尔邦的土地,种地的农场主死后他的仆人便带了耕牛和农具跑了,雷克吕斯说,如果农场荒了,他就无法养活妻儿。元老院下令,雷克吕斯的农场由共和国出钱耕种,从国库中取钱买回失窃的物品;雷克吕斯在外期间,妻子儿女的生活费由罗马人负担。蒂特利夫拍案赞道,"好一个重义轻财,荣华富贵如过眼烟云,清贫的雷克吕斯却万古流芳!"

雷克吕斯乘胜追击,很快占领了突尼斯城。突尼斯城失陷后迦太基人沮丧万分,遂向代理执政官求和。这位罗马农夫坦言,比起用铁腕统治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来,解甲归田可是容易得多。英雄出于乱世。雷克吕斯似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无法把握局势。他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迦太基人除了继续战争别无选择。

谈判期间,命运从海上带来了一位名叫格藏提普的斯巴达人,他将延缓迦太基的衰落,改变历史的进程。在突尼斯城下,他向罗马人发起进攻,一举摧毁了罗马军队,俘虏了雷克吕斯。然后他登船入海,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

雷克吕斯被带到迦太基,遭受了最残酷的折磨,他必须为罗马共和国苦涩的胜利付出代价。昔日,罗马人趾高气扬地用战车拖着被赶下王位的国王、哀泣的妇女和儿童。

而今他们怎能指望别人将罗马战俘奉若上宾！

命运再次偏向罗马人。迦太基第二次求和，并派出使团前往意大利，陪同他们的是雷克吕斯。他的主人们要他发誓，假如谈判没有获得圆满结局，他必须回到迦太基重新披上枷锁。迦太基人期望他能令罗马接受和平。

雷克吕斯到了罗马城外却拒绝入城。古时有一条法律规定，外邦人不得把敌方的使团带进元老院，雷克吕斯此时用上了这条法律，因为他把自己视作迦太基的使者。元老们被迫齐集罗马城外。雷克吕斯宣称，自己受迦太基人派遣，来向罗马人民求和，交换战俘。迦太基使团表明此行的目的后，就离开了意大利。雷克吕斯想同他们一起返回迦太基，但元老们却请他留下商议。

雷克吕斯不吐不快，他列举种种理由，有力地说明罗马应继续同迦太基的战争。元老们被他坚定的信念所打动，都想挽救这位伟大的公民。大祭司提出，他要解除雷克吕斯发下的誓言。

威名赫赫的囚徒语惊四座："采纳我的建议吧，忘掉雷克吕斯，我已成了迦太基的奴隶。我决不会住在罗马，我不愿给你们招来神明的怒火。我已答应敌人，如果你们拒绝和平，我就回到迦太基听凭处置，不要用无用的替代品来欺骗朱庇特，牛羊的血抹不去谎言，亵渎圣物迟早要遭到报应！我很清楚等待我的命运，但罪过会玷污我的灵魂，痛苦却只能撕裂我的身体，只要能忍受痛苦，痛苦就微不足道，假如痛苦超越了自然的极限，那么拯救我们的还有死亡。诸位元老，不要再怜悯我，我已决定了我的命运，什么也不

能改变我的心愿。我要回到迦太基;我要尽我的义务,听候神明的处置。"

雷克吕斯伟大到了极点,他不愿让元老们徒劳地同情他,替他的生命安危忐忑不安,就对他们说,迦太基人释放他之前给他服下了一种慢性毒药,他说:"因此,你们不必伪誓为我延长短暂的一瞬而让我违背誓言。"他站起身来推开妻儿,一言不发地低着头离开了罗马。也许他怕与妻儿道别会软了心;也许作为迦太基的奴隶,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一个罗马女人的拥抱。如果波利伯与迪奥多拉斯能默认拉丁历史学家的记载,那么雷克吕斯便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作为一个勇士,雷克吕斯是热爱祖国、遵守誓言的不朽典范。尽管雷克吕斯的决定中含有孤傲的成分,但这位英雄的男子汉面对失败勇于自责的气概,却也说得上虽败犹荣。经过 24 年的较量,一纸和约结束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但此时的罗马人已不再是元老院带领下膜拜谦和之神与命运女神的一群农夫,他们变得高傲自大、野心勃勃、无恶不作。他们打着莫须有的幌子占领了撒丁岛,又为自己不战而胜,征服迦太基而得意洋洋。他们哪里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复仇的使者已徘徊在撒公特门前,即刻就要登上罗马周围的丘陵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正是因此而开始。

我认为,汉尼拔是古代最伟大的统帅,也许他不是最受爱戴的一个,但他肯定是最惊人的一个。他没有亚历山大的英雄气概,也及不上恺撒文武全材,但作为战争统帅,他远在两者之上。通常,对祖国的热爱或对光荣的期盼会引导英雄创造奇迹,但唯独汉尼拔的心里只有仇恨。怀着这

样一种崭新的精神,他率领一支由 20 个民族组成的军队从西班牙边界出发,穿越比利牛斯山和高卢,沿途征服了所有敌对的城邦,跋山涉水直抵阿尔卑斯山。崎岖的山路,围追堵截的敌兵,在汉尼拔面前都形同虚设。他从白雪皑皑的山巅突然冲向意大利,一举击溃了德占河边执政官的精锐之师。然后,他在特雷比亚打了第二仗,在特拉溪曼湖打了第三仗,在坎奈平原打了第四仗,这一仗险些攻陷罗马。他在意大利孤军奋战 16 年,这 16 年间他只犯了一个错误。此类错误决定了无数帝国的命运,但却无法与如此伟大的人物联系起来,我们只能相信那是天意。

处乱不惊,足智多谋,细心机敏,雄辩博学,著述颇丰,汉尼拔睿智的头脑和坚定的性格使他拥有一切过人的才华。但他缺少崇高的品格,他冷酷、残忍、铁石心肠,生来就是为了破坏而不是建设,远远不如他的对手人品高尚。

"非洲人"西庇阿的美名万古流芳,他深受神明的宠爱,扶助弱者,追求至美。彬彬有礼的西庇阿颇有古代骑士之风,使罗马一扫加图和法布利修斯时代的粗俗而代之以文雅的民风,与西塞罗、庞培和恺撒光芒四射的才华相得益彰。

汉尼拔与西庇阿在撒马战场上相遇,一个战绩赫赫,一个德行完美,两位英雄都配得上他们伟大的祖国,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争夺世界。西庇阿的舰队整装待发,准备奔赴非洲。出征那天,西西里海岸人头攒动,一群士兵立在岸边,通过舰上高悬的 3 盏信号灯,人们认出那是海军元帅雷柳斯的战舰。其余的战舰大小不一,每艘舰上悬着一盏或两盏信号灯。世人的目光都转向这次远征,它将把汉尼拔赶

出意大利,最终决定罗马和迦太基的命运。第五、第六军团参加过坎奈战役,争先恐后欲报仇雪耻。将军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他虔敬神明,在西班牙立下赫赫战功。此次又不顾深孚众望的法比尤斯的反对,力排众议,提出把战争引到非洲。最后,对光荣、对美丽、对青春的渴望使罗马人同意了这次冒险的举措,西庇阿也成了罗马的寄托。

出征的日子很快来临。曙光初现,西庇阿出现在雷柳斯战舰的舰尾,注视着舰队和岸上的人群。一名传令官举起节标,四周立即安静下来。西庇阿高声喊道:"地上的神明,还有你们,海上的神明,愿你们保佑我凯旋归来!愿战争把光荣带给我,带给罗马人民!愿我们满载战利品幸福地回到家园!愿我们的祖国远离祸患,让迦太基人饱尝灾难!"

西庇阿说完,就有人杀了一头祭祀牲畜,西庇阿把牲畜温热的内脏抛入大海。号角声起,舰队扬帆起航,顺着海风,渐渐远离西西里海岸。

第二天,非洲大陆和梅尔居尔角便出现在眼前。夜幕降临,舰队只得抛锚。当海面重新升起太阳时,西庇阿看见了海岸,便问舵手那最近的岬角叫什么名字,舵手答道:"美丽角"。听到这个吉利的名字,将军向罗马的命运女神致敬,下令将船头转向神明指示的方向。

西庇阿毫不费力地在非洲登陆。城乡顿时一片混乱,路上到处是赶着牲畜逃亡的男女老少。恐惧攫住了迦太基。家家户户拿起武器,准备守卫家园,城头布满士卒,仿佛罗马人的进攻近在眼前。

西庇阿的舰队转向乌迪卡时,他本人取道陆路前往乌

迪卡,预备水陆夹攻,马西尼萨带领 2000 骑兵与他会合。

这位努米底亚国王开始是迦太基人的盟友,曾在西班牙与罗马人作战。几经生死沉浮,王国数度失而复得,西庇阿登上非洲大陆时,他逃走了。吉图勒人的君主希法克斯娶了哈德罗拔的女儿索芙奥尼斯贝。他刚刚占领了马西尼萨的城邦,马西尼萨便投入西庇阿的怀抱。他给罗马人提供了良好的武器。西庇阿打了几场胜仗开始围攻乌迪卡。迦太基人由哈德罗拔和希法克斯统领,分成两部与罗马人对峙。迦太基大军的营帐按努米底亚人的习惯用草席和芦苇编成,西庇阿便以火攻制胜,4 万迦太基人一夜之间命丧黄泉。得胜的西庇阿在这场战役中缴获无数器械,他下令焚毁器械祭拜火神伏尔甘。迦太基人毫不气馁,大举征兵。索芙奥尼斯贝的眼泪打动了希法克斯,他坚定地忠于迦太基,再次为他心爱的女人的祖国冲锋陷阵。而西庇阿又得到上天的庇护,他不仅击溃了敌军,还占领了迦太基的盟邦,攻陷突尼斯城,令迦太基面临灭顶之灾。希法克斯无法抵御爱情的魔力,再次出现在胜利者面前。他的勇敢应该给他带来好运,但在战场上他的军队一触即溃,他孤身一人闯入罗马营中,希望士卒们能幡然悔悟回到疆场,与他共死,然而事与愿违,希法克斯的坐骑中矛而死,而他则被马西尼萨生擒活捉。

捉住夺去自己王位的人,马西尼萨真是喜出望外。不久,战争又把希法克斯的妻子索芙奥尼斯贝送到马西尼萨手中,这女人跪倒在胜利者脚下。“为了酬劳你的勇敢,命运要我成为你的囚犯,这是神明的意愿。我匍匐在你的脚

下，请许我触摸这只战无不胜的手。求求你啊，马西尼萨，留下我做你的奴仆，不要让我在蛮子手里受苦。唉，刚才我还同你一样是威严的君王！想想啊，你怎能忘记自己的根，你和希法克斯都是努米底亚人！震怒的神明把我的夫君赶出王宫，难道你走进去能享有幸福的恩宠？迦太基的公民，哈德罗拔的千金，我能从罗马人那里得到什么报应？如果我不能作故国君王的奴隶，那么只有死亡才能令我接受外人的奴役。让我死吧，死亡也是你赐给我的恩宠。”

索芙奥尼斯贝的眼泪和命运打动了马西尼萨的心。她正值青春，风华绝世。蒂特利夫说，她哪里是在哀求，分明是在示爱。马西尼萨被征服了，他答应了她的一切要求。和希法克斯一样，他狂热地爱上了这个女人，结果，他的囚犯成了他的妻子。

全身镣铐的希法克斯被带到西庇阿面前。眼见昔日高居王位的君主成了阶下囚，西庇阿心里充满了同情。希法克斯曾是罗马人的盟友，他把自己的变节归咎于索芙奥尼斯贝。他说，“我的王宫被邪恶的婚姻之火烧成灰烬。所幸的是，我的敌人竟把这毁灭之火引入自己的鸾帐。我的今天就是马西尼萨的明天。”

西庇阿不无忧虑，他担心哈德罗拔的女儿会像驾驭希法克斯一样驾驭马西尼萨。马西尼萨已经爱得发狂，他等不到战争结束就急着要举行婚礼。为了能早点同索芙奥尼斯贝结合，他竟然在罗马的敌人，希法克斯的家神前点燃了新婚的火把。

马西尼萨来到西庇阿面前，西庇阿赞扬了他一番后，对

他和索芙奥尼斯贝的关系略加指责。马西尼萨顿时醒悟，他担心在罗马人面前失宠，便为江山舍弃了爱情。他在营帐中长吁短叹，竭力摆脱这难以割舍的柔情。他叫来掌管宫廷毒药的官吏，非洲的国王陷入困境时常以毒药寻求解脱。因此，他们的王冠虽然不能摆脱命运的无常，但至少能保全王者的尊严。马西尼萨把毒药放入酒杯，命人送给索芙奥尼斯贝，他对执行这不幸使命的送酒人说道，“告诉王后，如果马西尼萨是命运的主人，他一定要与索芙奥尼斯贝白头偕老。但罗马的神明要我们分离。我至少能遵守我许下的一个诺言：如果她只愿做迦太基的公民，哈德罗拔的女儿，希法克斯和马西尼萨的妻子，我决不让她活着落入敌人手中。”

送酒人来到索芙奥尼斯贝帐中，向她传达国王的旨意。索芙奥尼斯贝说，“如果一个丈夫只能献给妻子这样的新婚礼物，我将愉快地接受他的馈赠。告诉你的主人，索芙奥尼斯贝虽在生前没能嫁给马西尼萨，但死亡至少能令她保全名节。”说完，她吞下了毒药。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迦太基人把汉尼拔从意大利招了回来。汉尼拔气得大哭。他大骂自己的同胞，又抱怨神明，他责怪自己在坎奈之战后没有直捣罗马。没有一个离开故土，流亡异国的人会比离开异国，回归故土的汉尼拔更痛苦。

他带着一群与他一起转战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的老兵在非洲海岸登陆。这群老兵个个神勇异常，死于他们手下的敌将不计其数。与他们相比，连罗马的执政官都要相形见绌。

汉尼拔离开故土已长达三十六载。"离家时还乳臭未干，归国后已白首皓髯"，这是汉尼拔向西庇阿求和时说的悲怆之语。当他重新踏上迦太基的土地时，英雄感到无比痛苦，故乡已面目全非！他失去了两个兄弟，失去了童年的伙伴，失去了同龄人。在眼前的这个迦太基，只有装满罗马人战利品的神庙他还认得。如果汉尼拔的同胞没有被欲望蒙住双眼，他们该怎样膜拜这位英雄！是他，30 多年来，在遥远的异国为迦太基浴血奋战，是他给迦太基带来了永不消逝的光荣！然而，丰功伟绩招来的是忘恩负义。汉尼拔的过错在于，他比诞生他的民族还要伟大，他注定要老死异国。

他把大军驻在撒玛。西庇阿也在靠近汉尼拔的地方安营。迦太基将军预感到命运的不祥，于是，他求见罗马统帅，提出议和。双方议定了会面地点。当他们面对面的时候，两个人都缄默不语，惊异地打量对方。汉尼拔终于开了口：

"西庇阿，神明使你的父亲成为我手持利剑转战意大利遭遇的第一个敌军将领，今日神明又令我手无寸铁来向他的儿子求和。你看到了围住罗马的迦太基大军，而你也已兵临迦太基城下。离开故土时我乳臭未干，回到祖国我已白首皓髯。几经命运的沉浮，我学会了用理智而不是用感情思考。青春的活力和神明的宠爱也许会令你不知疲倦，一帆风顺时有谁会想到灾难？我在坎奈和特拉溪曼时正是你现在的年纪，看看我的经历，你就会知道命运的无常。眼前来求和的汉尼拔，就是当年驻扎在台伯河与台伏龙河之间的汉尼拔。他在进攻罗马前夕，考虑到战争会给罗马共

和国带来的苦难而放弃了攻城计划。他曾令你的父辈胆寒，如今却不得不求你不要降灾给他的祖国。战争的胜负最难预料，你会在一刻之间失去光荣与梦想。议和，就是成为命运的主人；开战，就是听候神明的意旨。”

听了汉尼拔精心准备的一席话，西庇阿坦率作答，但罗马统帅的口才要略逊一筹。西庇阿说汉尼拔议和的条件不足，罗马人决心已定，非战不可。罗马统帅与迦太基将军议和破裂的原因恐怕不仅仅出于国家利益，西庇阿无法控制自己与汉尼拔一决雌雄的欲望。会晤后的第二天，两个最伟大民族的最伟大统帅带领着两支经验丰富的军队奔赴战场。他们争夺的不是罗马和迦太基，而是整个世界。世界是这场决战的赌注。

西庇阿把矛兵排在第一列，盟邦的军队排在第二列，老兵排在第三列，而且每列间保持相等的间距，给迦太基人的战象留出通道。间距中又布有轻步兵，可随时冲到装备笨重的士兵身后，或向战象射箭投枪。雷柳斯带领拉丁骑兵坐镇大军左翼，马西尼萨带领努米底亚骑兵坐镇大军右翼。

汉尼拔把 80 头战象排在队伍前面。第一列是利古里亚人、高卢人、巴雷亚尔人和摩尔人；第二列是迦太基人；第三列是汉尼拔不大放心的后备军布鲁提安人。汉尼拔自己的骑兵对阵罗马骑兵，迦太基人对阵雷柳斯，努米底亚人对阵马西尼萨。

罗马人首先发起冲锋。他们喊声震天，一部分战象受惊冲向汉尼拔大军的左翼，引起努米底亚骑兵一片混乱。马西尼萨趁乱扑来，努米底亚人四散奔逃。另一部分战象

扑向罗马人，被轻步兵挡回，折向汉尼拔大军的右翼。因此，战斗一开始，汉尼拔的骑兵就几乎陷于瘫痪，腹背受敌。汉尼拔当时没有考虑退兵定有隐情。

步兵一动手，西庇阿的士卒就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敌军由雇佣兵组成的第一道防线。此时，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直接对垒了。罗马人急于扑向迦太基人而不得不越过尸堆，因而乱了阵形。眼见士卒们要把到手的胜利让给敌人，西庇阿在危急时刻，立即变换阵形。他把第二列和第三列变成第一列，分别安插在矛兵的左右两翼，这样，他就与汉尼拔的前沿部队交上了手。而此时，汉尼拔已失去了骑兵和第一列步兵。久经沙场的迦太基士卒真是名不虚传。凭着他们头上的花冠，你就能看出普普通通的士卒竟能手刃将军和执政官。但追击敌人的罗马骑兵及时返回，从背后向汉尼拔的悍将们发起进攻。汉尼拔将士四面受敌，但他们宁死不屈，力战到底。作为伟大的将军，勇敢的士兵，汉尼拔出生入死，最后带着几名骑兵冲出重围。

西庇阿凯旋疆场后，对汉尼拔指挥作战的才华赞不绝口。他显示的是大度还是骄傲？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毕竟战胜者是他西庇阿，战败者是汉尼拔。

撒玛之战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求和，罗马人的要价把迦太基推向了毁灭。汉尼拔不敢相信忘恩负义的迦太基人，他离开祖国，辗转于各国宫廷，给罗马四处树敌。罗马人也到处搜捕他。他经常给各国君主出谋划策，但他们却无力采纳他的建议。据说，他曾在以弗所见到西庇阿，谈话间，西庇阿问他，“您认为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

帅？”汉尼拔答道，“亚历山大。”西庇阿又问，“第二是谁？”“皮洛斯。”“那么第三呢？”“第三是我。”西庇阿笑着叫道：“如果您打败了我，又该怎么排列呢？”汉尼拔答道，“那我就是世界第一。”一席话证明了威名赫赫的流亡者已学会了恭维之术。他太谦虚，同时也过于骄傲。

最后，罗马人还是决意除掉汉尼拔。他们认为，这个孤苦伶仃的流放者正在动摇朱庇特神殿的根基。一想到世界上还有一个战胜过罗马，不惧怕罗马显赫威势的人，他们就感到羞辱难当。罗马使者来到中亚，要求国王普鲁斯亚处死汉尼拔。普鲁斯亚无耻地出卖了汉尼拔。一代天骄饮毒自尽时叹道，“不要让罗马为一个流浪异国、无依无靠、手无寸铁的老人发抖了，成全罗马人吧。”

西庇阿和汉尼拔一样，承受了光荣带来的苦难。他来到利特纳，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有人注意到，汉尼拔、菲洛波门和西庇阿几乎同时离世。他们都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非洲人”西庇阿墓上的铭文众所周知：

我决不要马革裹尸，回到忘恩负义的祖国。

但无论如何，流亡异国只能抹去凡夫俗子的名字，却能使英雄永垂不朽。美德令我们崇仰，当美德背负了苦难，就更能打动我们的心灵。

迦太基在汉尼拔死后不久灭亡。西庇阿·纳西卡和一些最具远见卓识的元老们想为罗马保留一个对手，但他们无法左右帝国的命运。老加图盲目的仇恨占了上风，罗马人以最荒唐的借口发动了第三次布匿战争。

他们首先恶毒地收缴了敌人的武装，迦太基人求和不

成,便决意誓死捍卫家园。罗马执政官马尔修斯和马尼柳斯不久就攻到了迦太基城下。攻城前,他们举行了两次绝妙的宗教仪式。一次用于召唤迦太基的守护神,另一次用于祈求神明把汉尼拔的祖国打入地狱。

> 迦太基共和国和迦太基人民的守护神啊,离开你们的家园,住进我们的神庙吧!罗马比迦太基更美丽,我们的祭品更诱人!

然后便是祈祷仪式:

> 普路托神、恶作剧的朱庇特、死神,摧毁迦太基城吧。把迦太基人打入地狱!我要为你们献上敌人的头颅、财富、城市和乡村。答应我吧,我会给你们宰杀3只全黑的羔羊。地神啊,你这人类的母亲,还有你,朱庇特,请你们为我作证。

然而执政官们被顽强地击退了。汉尼拔的精神在围城中苏醒。妇女们剪断长发,做成弓箭和战车用的绳子。"非洲人第二"小西庇阿当时是罗马军队的行政长官。几个当年在非洲目睹过老西庇阿风采的长者还健在,其中就有著名的马西尼萨。年过八旬的努米底亚王把小西庇阿请到王宫。西塞罗就是根据这段旧事创作了动人的篇章《共和国》,俗称《西庇阿之梦》。艾米力安对雷柳斯、斐吕斯、马尼柳斯和赛瓦洛说:

> 我来到马西尼萨面前,老人一把抱住我,泪如雨下。他仰天大叫道,"太阳神啊,天上的众神,感谢你们让我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伟人的虎子!那是个多么高尚的人,我忘不了他!"

那天晚上,马西尼萨的话语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我梦见"非洲人"来到我面前。我不由得满怀敬畏。

他让我不要害怕,然后把我带往星光闪耀高不可测的苍穹,对我说:

"低下你的头,看着迦太基。我曾令它跪倒在罗马脚下。两年后,你也会踏平这座城市,真正配得上'非洲人'的荣衔。现在,它只是我留给你的遗产。要知道,天上有义士的位置,这样,你就会崇尚美德。我们在地上称为'生命'的东西其实只是'死亡'。生命在灵魂安息的永恒国度才真正存在。只有圣洁敬神、尊重父母、热爱祖国的人才能到达这永恒的居所。你看,从这里看下去地球多么渺小,最辽阔的王国也渺如沧海一粟,千山万水阻隔了莽莽苍生!你的雄心壮志是什么?难道一个罗马人的名字能传遍寰宇?东西南北有多少人永远不会听说'非洲人'!即便今日有人念念不忘你的美名,它也不会永垂不朽!传诵者总要死去,沧海桑田,日月流转,世人对我的怀念会随着时间老去。啊,我的孩子,在你心中应该只有充满寰宇的和谐音乐的圣殿,应该只有供奉终生敬天的伟人与英雄的神庙。"

被誉为"祖国之父"的罗马执政官的动人故事丝毫无损历史的真实。如果历史的存在是为了铭记伟大的名字和天才的思想,那么这里就有它们的痕迹。

深受人民爱戴的西庇阿被任命为执政官。他下令继续围攻迦太基。他首先占领了叫做美卡拉或马卡拉的下城,然后他又想用围堤堵住外港。迦太基人另辟了一条通道通向外港,出现在海上,令罗马人大吃一惊。迦太基人本可以

一举烧毁罗马舰队,但迦太基大限已到,在这不幸的城中,每次集会迦太基人都争吵不休。

守城的将领名叫哈德罗拔,指挥着30000雇佣兵。他天性残忍,对待本国公民像对待敌人一样严酷。春天来临后,西庇阿开始进攻科通内港。

西庇阿很快攻占了内港并一直推进到城内的大广场。广场与三条街相连,通向高处的毕尔萨城堡。沿街居民藏在家中坚持巷战。战斗持续了6天6夜,一部分士兵击退了迦太基人,另一部分士兵忙着用钩子清理堆在民宅中和倒毙街头的尸体。很多活人也被糊里糊涂地扔进死人沟。

第七天,迦太基议员身着降服,出现在罗马人面前。他们只求保全躲在城堡中的迦太基公民的性命。西庇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他提出决不宽恕叛逃到迦太基一边的罗马人。就这样,50000迦太基男女老少走出了毕尔萨堡。

城头矗立着一座艾斯库拉普神庙。900叛逃者在这里顽强固守。他们的头领是哈德罗拔,他的身边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支绝望的队伍开始还能坚守,后来逐渐被罗马人逼到神庙里面。这时,贪生怕死的哈德罗拔抛下难友、妻儿,手执橄榄枝跪在西庇阿脚下。西庇阿立即把他带到叛逃者面前。狂怒的叛逃者点燃了神庙,用最恶毒的话诅咒哈德罗拔。烈火开始吞噬神庙。这时,从神庙里走出一位盛装女子,手里牵着两个孩子。她就是哈德罗拔的妻子。她环顾了一下围住城堡的敌人,认出了西庇阿。她高声叫道,“罗马人,我不会祈求上天降罪于你,你只是在遵循战争的法则。但你为何不尊重迦太基的神明,惩罚这背叛妻儿、

背叛祖国、背叛神明的奸贼！你，哈德罗拔，罗马就要惩罚你的罪恶。迦太基可耻的首领，去吧，让胜利者的战车拖着你肮脏的躯体！让烈火吞噬我和我的孩子，它能使我们免遭耻辱！”

说完，她掐死两个孩子，把他们抛入火中，自己也纵身跃入火海，900 叛逃者全部随她而去。

迦东、索芙奥妮斯贝和汉尼拔的祖国就这样灭亡了。弗洛库斯认为，大火整整烧了 17 天就足以说明迦太基遭受了空前的劫难。迦太基城悲惨的命运使西庇阿潸然泪下。眼见一座繁华之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西庇阿有感于历史沧桑，于是吟哦荷马的诗句，预言罗马未来的命运：“总有一天，伊利翁神圣的城堡，好战的普里阿摩斯，还有他的全部臣民，都将走向毁灭。”科林斯城与迦太基同年被毁。科林斯城的一个孩子，目睹祖国的灭亡，和西庇阿一样，吟出了荷马的诗句。荷马，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每逢国家灭亡，民族遭难，历史总会呼唤他？仿佛没有他，一切便失去了伟大与悲壮，仿佛他才是苦难人类的救星，只有他才能包容人类的不幸。

迦太基刚刚灭亡，复仇之神就已走出它的废墟。罗马世风日下，内战不绝。其实腐化与内讧早已出现在布匿海岸。先是踏平迦太基的西庇阿被亲信杀死，帮助罗马人取胜的马西尼萨王的子孙又被迫在索芙奥妮斯贝的墓前自戕。希法克斯的子孙成了朱古达战胜雷克吕斯后代的工具。“非洲人”王子在走出朱庇特神殿时叹道：“啊！堕落之城，要是你找到买主，你离毁灭已为期不远。”很快，在离迦

太基城不远的地方，朱古达征服了一支罗马军队。仿佛是为了取悦汉尼拔的阴魂，他重演了那可耻的仪式。后来他落到马略手里，在敌人的凯旋盛典上发了疯。

战胜了马西尼萨的子孙，却使苏拉和马略互生妒意。嫉妒将埋葬罗马。马略眼见自己不得不逃亡，便去躲在哈依与哈米尔卡的墓冢之间。非洲总督塞克提柳斯遣人令马略离开栖身的荒冢，凶悍的执政官答道，“去告诉你的主人，你看见马略瑟缩在迦太基城的废墟上。”

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个诗人说道，“马略与迦太基城命运相同，互相安慰，他们都宽恕了神明。”

在失去自由的迦太基城的废墟上，自由的罗马共和国灭亡了。罗马遭到了彻底的报应；西庇阿挡不住政敌恺撒的进攻，倒在非洲的土地上。他的尸体漂泊在海中，那海曾载过他先祖凯旋的战船。

但加图还活在乌迪卡。有他在，罗马与自由就还没有倒下。恺撒在逼近：加图认为，佑护罗马的神明已经远去。他叫人拿来宝剑，拔剑出鞘，以手拭着剑锋叫道，“我是命运的主人！”然后他躺下，念了两遍柏拉图的灵魂不朽论，便睡着了。黎明时分，鸟儿的啼啭把他唤醒，他意识到自由的生命该变为不朽的生命了，于是朝腹部猛刺一剑。他宁可为神圣的事业而死，决不在强者膝下求生。

罗马共和国的命运结束了。人员制度的变迁，也改变了迦太基的命运。提贝略·革拉古在迦太基故城建了一个殖民点，但这个殖民点大概没有发展起来，因为马略在迦太基只看到一座座窝棚和一片片废墟。尤利乌斯·恺撒在非

洲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队大军流着泪呼唤他的名字。从此,他决意重建科林斯和迦太基。在抢夺政权的血腥争斗中,奥古斯特也采取了一切残忍的手段,他一一修正自己的过失后,实现了恺撒的意愿。迦太基城从废墟中拔地而起。斯特拉波说,在他生活的时代,迦太基城已繁华无比,成了非洲的大都市,并以文雅的市风和高质量的学府名闻于世。迦太基城英才辈出。但迦太基在宗教问题上还是残酷无情,它迫害无辜的基督徒,就像昔日以童子燔祭农神萨图努斯一样。迦太基杀死了著名的演说家希帕里安。阿诺拔与拉科坦斯在迦太基交相辉映:拉科坦斯被誉为基督世界的西塞罗。

60 年后,圣奥古斯丁吸收了非洲都会及时行乐的作风、然而,在晚年,他却和先知大卫一样痛悔不已。他受了诗人的启发,想象力特别丰富,锲而不舍地寻找迪东的故宫。随着年华老去,万事皆空的虚幻感把莫尼克的儿子引向更深沉的思考。圣安波瓦兹获得了胜利,奥古斯丁做了希波城主教后成了德行的楷模。他的家就像一座寺院,既不寒酸,也不阔绰,他穿着简朴、整洁、落落大方;他扔掉了所有奢华的衣饰,说这些衣物既不适合自己神圣的职务,也无益于老迈的躯体,更别说自己已白发苍苍;他家里见不到一个女人,连他那献身上帝的寡妇姐姐都不能进去;陌生人在那儿总能受到热情款待,他自己却只吃水果和蔬菜;他总是忙于救助穷人,宣扬圣经。公元 431 年,正当他为上帝服务时,落入围攻希波内的旺达尔人之手。旺达尔人改变了非洲的面貌。

蛮族已占领了帝国的重要行省，就连罗马也遭到亚拉里克的洗劫。旺达尔人或许受到西哥特人的唆使，或许听了博尼法斯伯爵的召唤，最终从西班牙来到非洲。普罗科普说，旺达尔人属哥特人种，除天性残忍外，还是一群宗教狂。他们属基督教阿里乌斯教派，丧心病狂地迫害天主教徒。旺达尔人的残忍简直闻所未闻；每当他们攻城受阻，他们就围着城池杀死所有战俘，然后令战俘暴尸荒野，这样，尽管旺达尔疯子没能越过城墙，他们也要让风把瘟疫带进城内。这群上身赤裸的巨人令整个非洲胆战心惊。他们从不把战败的民族当人看，像驱赶牲畜一样驱赶他们。一旦旺达尔人不耐烦了，便把他们一个个杀死。

盖塞里克在迦太基建立了帝国：上帝令蛮族跪倒在盖塞里克脚下，只有他才配做他们的首领。盖塞里克生性阴沉，郁郁寡欢。当整个文明世界完全沉没的时候，他却从废墟上兴起，因此他成了伟人。

迪东之城历经磨难后等待它的又是一场浩劫。盖塞里克渡海占领了罗马，整整两个星期，他放纵士卒在城内恣意妄为；然后他回到海上，新阿巴尔舰队给迦太基带回了来自罗马的战利品，就像当年西庇阿给罗马带回了来自迦太基的战利品一样。除了载神的船只，盖塞里克的所有战舰都平安返回非洲。他根基牢固后便每年出去抢劫意大利、西西里、伊利里亚和希腊。那个时代的征服者尽管十分盲目，但他们还是很清楚自己不过是供人驱使的工具，除此之外，他们的存在毫无意义，因而他们被称为“上帝的灾星，人类的祸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受着破坏欲的折磨，无

法控制嗜血的渴望;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具备了成功必备的一切条件:卑劣、胆怯、缺德、平庸。天意不可违。战士们已经上了船,盖塞里克的舰队就要出发,他要去哪儿?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舵手问他,"陛下,您要去攻打哪些国家?"蛮子答道,"那些令上帝不悦的国家。"

盖塞里克入主迦太基39年后离世。迦太基是唯一一座没有被毁坏的非洲城市,他的儿子奥诺里克继任为王。

奥诺里克统治8年后,表兄龚达蒙登上王位;龚达蒙在位13年,传位于兄弟唐萨蒙。

唐萨蒙的统治持续了27年,盖塞里克的孙子,奥诺里克之子伊尔德里克继承了迦太基王位。伊尔德里克的亲戚吉利美尔阴谋反对他,把他投进了监狱。查士丁尼皇帝同情被黜的国王,遂遣贝里塞尔来到非洲。吉利美尔几乎未做任何反抗,罗马将军便得以昂首进入迦太基城,他直奔王宫,命运使他取代了吉利美尔登上王位,从此得享荣华富贵。王宫除换了主人,一切与过去无异,王宫旧主黄粱梦醒也不过是小事一桩。

何况贝里塞尔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伟人,一个力图拯救道德,远离罪恶的英雄。不幸的是,高尚的人无法拯救卑劣的人类,因为他们无法影响时代的走向;他们在当时就已孤立无援,又何以能影响未来呢。世界无法把他们淹没,他们也无法阻止世界。要使杰出的人物为人类作出贡献,诞生他们的民族必须热爱民主,笃信宗教,崇尚古风。而且这个民族的天才与禀性必须与它的道德和政治地位相辅相成。在贝里塞尔时代,历史事件的宏大往往使人类变得渺小。

因此，那时的史书尽管写满了悲剧，却只能使我们感到厌倦与疲惫。我们渴望在历史中寻求的不是主宰和压迫人类的变革，而是指点变革、战胜命运的人类。面对蛮族搅乱的世界，我们只感到厌恶与鄙弃，而发生在希腊某个角落的斯巴达人与雅典人的论战却能令我们永久痴迷。

吉利美尔被囚在君士坦丁堡，成了贝里塞尔胜利的装饰品。不久，这位君王便做了农夫。在这种情况下，资质平庸的人会感到安慰。而心怀大志的人却感到无尽的遗憾。

朱斯蒂尼安没有挖去贝里塞尔的双眼，但这不过是人类漫长的忘恩负义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意外。而从迦太基城中却走出了一位君主，他将登上罗马的王位：贺拉克柳斯推翻了暴君弗卡斯，公元 647 年，阿拉伯人第一次入侵非洲，此后 50 年间，阿拉伯人又先后四次进攻非洲。公元 696 年，迦太基落入穆斯林之手，城中人大多逃往西班牙和西西里。公元 697 年，雷翁斯皇帝的将军约翰占领了迦太基城。但公元 698 年，萨拉逊人便成了迦太基永久的主人，迦太基城作为以实玛利后裔的战利品，落到了阿布杜拉-麦里克哈里发手下的哈桑手里。据说，迦太基城的新主把该城夷为平地，如果查理曼大帝的使臣真的在那里找到了圣·希波里安的尸体，那么 9 世纪初在迦太基城应当还能看到残留的高大古迹。9 世纪末，异教徒联合起来进攻基督徒，他们的首领就是史书所称的迦太基的萨拉逊人，此时，圣路易在迦太基的废墟上看到了一座新生的城市。不管怎样，今日的迦太基只剩下一堆残砖断瓦了，国人都把迦太基故城唤做贝尔萨克，当是毕尔萨的讹音。如果想从突尼斯城去迦

太基故城，必须得到阿尔莫那雷堡或马斯提那塞斯堡的许可："在他迎风向前的战车上的荣誉！"

史书记载的迦太基故城地图很不清楚。波里比阿与蒂特利夫可能详尽描述了迦太基故城的位置，但我们已找不到他们的文字了，我们不得不去读弗洛柳斯和韦柳斯·帕特库洛斯这样的拉丁作家的作品，他们的记述却是挂一漏万。后来的地理学家只了解罗马统治下的迦太基的情况。在这方面，最权威的著作当属希腊人阿庇安的作品。阿庇安在布匿战争300年后声誉鹊起，但他文笔夸张，不够清晰准确。在他之后的罗林也许笨拙地引用了斯特拉波的文字，我就不必去译介他的著作了。

"迦太基城坐落在一个海湾深处，三面环海，呈半岛状。海口，就是说连接城市与大陆的地峡长1.25法里（25斯塔德）[①]半岛周长十八法里，从城西延伸出一块长长的地岬，宽约12特瓦兹，地岬伸入海中把城市与沼泽地分隔开来，环绕地岬的是岩石和城墙。城南和连接大陆的部分是被称作毕尔萨的城堡，全城有三重城墙，高30古德，[②]不包括城周的护墙和拱卫城池的城堡。城堡间距离相等，大约为80特瓦兹，每座城堡有5层，城墙只有3层。城堡带有拱顶，底层的牲畜棚可以安置300头战象和战象的饲料，象棚上是养得下4000匹战马的马圈和装马料的仓库。过去这里还可以安置2万步兵和4000骑兵。而且，这一套战争机器

① 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180米。——译注

② 法国旧长度单位，约等于半米。——译注

都隐藏在城墙里。城里只有一个地方城墙又矮又薄，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地岬处的一个不起眼的城墙角，一直延伸到西边的港口。迦太基共有两个港口，彼此相连，但只有一个入口，宽 70 法尺，以铁链封锁。第一个港是商港，那里有几家水手生宿的地方。另一个是供战舰停泊的内港，港中有一个叫科通的小岛。小岛和内港一样，四周布满了大码头，码头上各式各样的船位可以停靠 220 艘船，船位上方有商店，出售武装舰只或装备舰只的一切用品。用于停泊船只的船位入口处饰有两根爱奥尼亚式的大理石柱，因此在港口和小岛上便可以看见两列精美的柱廊。小岛上建有海军元帅府，元帅府正对港口的入口，所以元帅可以窥见海上发生的一切，而从海上却无法知晓港内的动静。同样，商人们也看不见战舰上的一举一动。两个港口间有一道双重城墙把它们隔开，每个港口都有一道门直通市内，因此无须经过另一港口。这样，构成迦太基城的三部分就很清楚了：第一部分是科通双港，港口的得名源于科通岛；第二部分是毕尔萨堡；第三部分是环绕毕尔萨堡的居民区，就是狭义的城池，叫做马卡拉。"

最早的迦太基城遗留下来的恐怕只有这些公共蓄水池和私人蓄水池了。这些蓄水池外观非常美丽，从中可以窥见迦太基建筑的风骨。但我不知道把水导入池中的引水渠是否属于第二迦太基时期的作品。关于迪东之城被毁的情况，我要引用弗洛鲁斯的一段文字：城市被毁时正值夜深人静。火烧起来后或许由于没能及时扑灭，结果连续烧了 18 天，民居和寺庙都毁于一旦……

阿庇安说,罗马元老院下令把大火尚未烧尽的残垣断壁彻底摧毁,韦柳斯·帕特库洛斯说,尽管罗马已成了世界的主宰,但只要迦太基的名字还在,罗马就感到惶恐不安。

斯特拉波的文字简洁清新,但很显然,他把新旧城的许多地方混为一谈。

和其他几位作家一样,我也注意到萨木艾尔·鲍沙尔从最早的城名卡尔切东出发,认为迦太基城的腓尼基语名称应为迦太·哈达特或迦太·哈德塔,意为新城。希腊人把这座城市称为卡尔切东,罗马人则把它称为迦太基。迦太基城三部分的名称也源于腓尼基语,马卡拉源自马卡尔,意为商店;毕尔萨源自鲍斯拉,意为城堡;科通源自拉通,意为壕沟,因为科通看上去并不十分像一座小岛。

斯特拉波之后的作家无人记述迦太基城,所以我们只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普林尼只淡淡地写道:“迦太基的支柱紧随伟大的迦太基的足迹。”普林尼之前的庞波纽斯·梅拉对此也只留下了几句:它重又变得富裕。然而,过去的灾难比今天的富裕更使它声名显赫。

此外,一些作家称迦太基为“伟大之城”,“繁荣之城”,“伟大的迦太基的繁荣令人惊叹。”

重建的迦太基城在马可·奥勒留统治下遭受了一次火灾,历史记载了国王全力救灾的情况。

罗马皇帝康莫杜斯令一支舰队泊在迦太基港,把非洲的小麦运往罗马,他想把迦太基城改名为康莫杜斯城,伟人的不肖之子的这种疯狂念头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

高蒂安兄弟称雄非洲后,把迦太基城变成了显赫一时

的世界之都，但迦太基人似乎并不领情。卡比托林认为，迦太基人想拥立加佩柳斯为王，便起来反对高蒂安家族。佐斯姆还说，小高蒂安在罗马继承了巴尔班和马克希米安的位置后，迦太基人拥立萨比尼安为王。佐拿尔说，等到高蒂安家族获得迦太基人的民心后，他们已没有时间在迦太基城大兴土木了。

肖夫博士引用的几段文字证明，阿德里安·奥雷里安和塞普蒂姆·塞维尔在比扎奇姆省的各个城市都留下了宏伟的建筑物，估计人们不会忘记这富庶行省的首府。

暴君马克臧斯把火与剑带到了非洲，迦太基作为罗马的敌人也遭到了洗劫。整个世界，从太巴列到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竟忍受着一群丧心病狂之徒的统治，这一点真让人不寒而栗。

因此，我们对于上述几个世纪迦太基城的建筑状况知之甚少。只有通过代尔图连、圣西普安、拉科坦斯的记述和《殉教传》，我们才知道在迦太基曾有圆形剧场、浴室和柱廊。城墙很不结实，因此老高蒂安无法依靠城墙自卫，盖塞里克和贝里塞尔不费吹灰之力就进了迦太基城。

我手头有几枚旺达尔王朝时期的硬币，从中可以看出在此期间艺术已完全消失：因此迦太基城不可能因为新君的到来而变得美丽。相反，我们知道，盖塞里克毁掉了教堂和剧院，他下令拆毁所有的异教建筑：其中有记忆之神庙和天女街，天女街两边曾有着许多漂亮的建筑。

朱斯蒂尼安从旺达尔人手中夺回迦太基城后在城中建起了柱廊、公共浴池、教堂和寺庙。普罗科普的《建筑》证实

了这一点。这位历史学家还提到迦太基人在海边建造的一所纪念圣西庇里安的寺庙。迦太基城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关于迦太基的古迹，我所收集到的却只有这些，让我们来看看迦太基留下的残砖断瓦吧。

我从亚历山大上船，到了突尼斯港后，船在迦太基故城对面抛了锚。故城映入眼帘，却不很清楚，我只能看见几座摩尔式窝棚、凸出的岬角尖上的一座穆斯林隐修所和几只徜徉在废墟之间的母羊。废墟隐隐绰绰，我甚至看不清废墟之下的土地：那儿就是迦太基。

迦太基城失陷了，城墙和倾塌的城堡横七竖八地倒在血腥的海滩上。啊，迦太基，让罗马胆战心惊的迦太基，在拉提奥姆，在罗兰特战场，让我们精疲力竭备尝耻辱的迦太基！如今，看到那一片荒烟蔓草间的瓦砾场，谁能相信那就是迦太基！

要想走入迦太基故城，路线也有讲究。我请读者随我从古莱特堡出发，我上文中已提到，古莱特堡位于运河之上，突尼斯湖通过运河汇入大海。骑马朝东北偏东方向沿着海岸走半个小时，就到了岸西的一片盐场，盐场一直延伸到大洛场附近的城墙。在盐场与大海之间，你可以看到海堤伸向远方，消失在海浪里。你的右边是大海与海堤，左边是高高低低的残垣断壁；残垣断壁的脚下有一个深深的圆形锚地，通过运河与大海相连，运河痕迹犹存。我想，这个锚地应该是迦太基内港科通港，海上留下的巨大工程遗迹应是当年的外码头。我觉得西庇阿为封锁港口修建的堤坝也依稀可辨。我还找到了第二内运河，我想那就是迦太基

人为舰队所开辟的通道。

这种想法与肖夫博士的观点截然相反，肖夫博士认为，迦太基旧港在半岛北部和西北部，就在艾尔-梅尔萨沼泽中，又叫避风港。他推断，西北风和巴格拉达河的河泥堵塞了港口。唐维尔的《古代地理》、贝利多尔的《水利工程》都附和这一观点，所有的旅行者也都不敢对权威之言表示异议，我没读过意大利学者的著作，不知他的意见如何。①

坦白地说，要反驳声名卓著的肖夫和唐维尔，我心里实在没底。一个亲历基地，另一个凭主观推测，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我还是得到了鼓励。吉莱特的工程主管汉勃格先生是一位聪敏之士，长期住在迦太基故城，他坚决反对英国学者的推断，我们当然不能相信所谓的地名传讹和地方事件，并据此诠释一张我们看不明白的地图。肖夫博士认为，巴格拉达河堵住了迦太基旧港，还是乌迪卡海岸产生的一切变迁的原因，我不敢苟同。迦太基地岬北部和西北部的高地，无论是沿海的一面，还是沿艾尔-梅尔萨沼泽的一面，都找不到一点儿曲折的海岸可以用作避风港。肖夫也承认，要在这里找到科通港，必须找到一个 100 威尔日②见方的洞；而在东南海面，你却能看到长长的堤坝，拱形的船尾，过去可能用作商店，甚至用作船位；你还能看到人工开凿的运河，一个很大的港内锚地，足以容纳古代的船只，在锚地中央有一座小岛。

① 我在上文中提到过他的著作，他的观点似乎与我相近。——原注

② 威尔日，古代土地面积计量单位，相当于 0.1276 公顷。——译注

历史帮了我的忙。"非洲人"西庇阿看到迦太基战舰出港向泊在乌迪卡的罗马舰队发起攻击，就埋头加固突尼斯城。如果迦太基港在城北，在地岬的另一边，身在突尼斯城的西庇阿就无法发现迦太基舰队；因为在这个方向，大陆挡住了乌迪卡海湾，如果迦太基港在东南方，西庇阿就可以窥见，也应该窥见敌军的动静。

小西庇阿着手堵住外港时，又在迦太基地岬的尖角处修了一道海堤，而迦太基地岬地处突尼斯湾的东部。阿庇安还说，地岬尖角离港口很近，如果港口在东南方，那就对了。如果港口在西北方，那就错了。如果说从最远的迦太基地岬尖角修一条堤坝，一直延伸到西北围住艾尔-梅尔萨沼泽，那真是荒唐得无法想象。

而且，西庇阿占领科通港后，就向毕尔萨（城堡）发起进攻，所以科通港应在城堡下方：城堡建在迦太基城东南最高的山上。如果科通港地处西北，那么它离毕尔萨就太远了。而我提到的那个锚地正好在东南山丘的脚下。

也许有些读者不愿我继续在这个题目上没完没了，另外一些人却对历史古迹兴趣颇浓，他们只愿从一本书中得到确凿的事实和正确的认识。在迦太基这样举世闻名的城市，我们还不得不寻找迦太基诸港的遗迹；成就迦太基光荣的因素，恰恰是被完全遗忘的东西，这不是太奇特了吗？

我认为，关于《伊尼阿特》第一部中关于港口的描绘，肖夫的看法比较中肯。有些学者认为，这座港口只是诗人的臆造；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维吉尔不过是想描述一下伊塔克港、卡塔赫纳港或是那不勒斯海岸的风光。但歌颂迪东的

诗人对地点的描绘异常精确,不容别人妄加臆测。他细致入微地勾画了迦太基港附近的一座海港,让我们听听肖大博士是怎么说的:

> 拉富哈-里赫,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拉奎拉里亚,在塞迪-都德东北偏东2法里处,位于梅尔居尔角的北部。那里就是居里翁率领大军登岸的地方。他后来被萨布拉打得溃不成军。在那儿有几处古迹,但都平庸无奇。在海边与村落之间有一处山脉,离村落只有半里之遥,海拔有20至30法尺,山的形状很别致,有几处镂空了,让空气流进凿在山间的拱形山洞,各个山洞间距相等,洞内由巨柱和圆拱支撑山体。这就是斯特拉波说的采石场。迦太基人、乌迪卡人和邻近几个城市的居民都从这里采石建房。山上林木繁茂,山洞都朝向大海,洞门左右各有一块巨石,山洞对面就是埃吉姆鲁斯岛。此外,山间清泉流淌,处处可见采石工人用的临时祭坛,此情此景与维吉尔笔下的海湾岩洞完全吻合,当是此处无疑了。诗人描绘了岩洞的景致,而有些评论家却认为岩洞纯粹是诗人的虚构。

了解了迦太基的港口以后,其余景色就不必多费口舌了。假设我们已沿着海岸来到迦太基地岬。肖夫博士说,地岬一直在城墙之外。现在,让我们离开海岸向左转,回身向南,去踏访散落在山间的古城遗迹。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建筑的废墟。这座建筑可能曾是王宫或剧场的一部分。朝西更高处,就是漂亮的公共蓄水池了。人们通常认为,这些蓄水池是迦太基建筑的

唯一留存。池水当是从引水渠引来，至今在乡间还可看到此渠的痕迹。渠长50法里，渠首便是泽万泉和尊格尔泉。泉的上方有寺庙。水渠最大的桥拱高达70法尺，每边的拱柱占去16法尺。蓄水池规模宏大，仿佛是一串嵌在长廊上的连绵不绝的圆顶，景象非常壮观。

从公共蓄水池出发，经过一条崎岖的小径便到了毕尔萨山。山脚下有一片公墓和一个萧条的村落。恐怕这就是蒙塔格女士所说的坦茨村。迦太基卫城顶部平坦，地面以细小的大理石块砌成。显然，这里曾有一座王宫或一座神庙。如果是王宫，那肯定是迪东的旧居；如果是神庙，那就是艾斯库拉幕的殿堂。在这里，两个女子先后投身火海。一个是不愿忍辱偷生，另一个是为了挽救祖国。

从毕尔萨山顶，可俯视迦太基故城的全貌。遗址的规模比人们通常想象得要大，布局与斯巴达故城相仿。遗址虽然破败不堪，但占地面积极为辽阔。2月间我曾浪迹此城，那时无花果、橄榄树和角豆树已吐出新绿，肥大的当归和老鸦企在各色大理石碎屑间印满了碧痕。我极目远眺，只见尖尖的地岬、辽阔的大海、无垠的沙漠、缥缈的岛屿、欢悦的乡村、碧绿的湖泊、青青的山峦。接着便是森林、船只、水渠、摩尔人的村落、穆斯林的隐修所、宣礼塔和突尼斯城白色的民居。成群的椋鸟在我头顶列阵而过，好似一朵朵白云。眼前的一切铭记了最伟大、最悲怆的历史，不禁令我想起迪东，想起索芙奥妮斯贝，还有哈德罗拔高贵的妻子。我的目光停留在那些广阔的原野上，那里埋葬了汉尼拔、西庇阿和恺撒的大军。我的眼睛在努力搜求乌迪卡城的遗

址。唉，加伯莱的第伯尔王宫遗址尚存，乌迪卡的加图旧居已无迹可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可怕的旺达尔人、轻佻的摩尔人，最后定格在圣路易魂断迦太基城的一幕上。就让国王之死来结束我的游记吧。回国前，能以光耀法兰西的圣王之墓向我的伟人朝拜之旅作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圣路易开始第二次海外之行时已过盛年。孱弱之躯已无法承受长途跋涉和笨重的盔甲，但路易的意志还是那么坚定。他把国中显贵召到巴黎，向他们描述了巴勒斯坦遭遇的不幸，并且宣布自己已决定前去解救受苦难的基督兄弟。然后，他从教皇特使手中接过十字架，交给三个年长的儿子。

与他同行的还有不少大人物。欧洲各国君主也都准备扛起令旗，如西西里的夏尔、英格兰的爱德华、贝阿尔的加斯东，还有纳瓦尔国王和阿拉贡国王。妇女们也显示了同样的热忱：博瓦蒂埃夫人、布列塔尼伯爵夫人、勃艮第的约兰特、图卢兹的让娜、法兰西的伊莎贝尔、古特奈的阿米茜，都放下当时贵妇们爱不释手的纺纱杆，纷纷随夫远征海外。

圣路易立下了遗嘱。他留给小女儿阿涅斯 10000 法郎作嫁妆，留给玛格丽特王后 4000 法郎。随即他任命了两名王国摄政官，一个是圣丹尼斯城的神父马蒂厄，另一个是奈斯勒领主西蒙。然后他便去取皇家小军旗。

法军中使用皇家小军旗始于大胖子路易时期。这种钉在矛尾的丝质旗为红色锦缎的三尾旗，四周还镶了绿色的丝缘。太平时期旗便插在圣丹尼斯修道院祭坛上的列王墓间，意在暗示法国人世世代代虔敬上帝，忠于君主，珍视荣

誉。圣路易按照习俗从神父手里接过了旗帜，同时，他还领受了朝圣者的腰带和手杖，也就是所谓的"旅途的安慰与见证"。帝王中流行这一习俗由来已久，查理曼大帝的陪葬品中就有他在意大利常系的金腰带。

路易来到殉教者墓前祈祷，祈求神明保佑法国。次日，他赤着脚和儿子们一起来到圣母院的正义宫。当天晚上，他前往文塞纳向玛格丽特王后道别。罗贝尔·德·森塞里奥说，玛格丽特是一位善良淳朴的好王后。然后，路易便与那些老橡树永别了，它们可以证明，路易是一位多么正直高尚的国王。

> 有好几次我都看见圣王去文塞纳森林巡游。他坐在橡树下，让我们围坐在身旁。凡有事启奏者无需通报就可直接向他禀明。还有几次时值夏日，我们的好国王来到巴黎园。他穿一件羽纱上衣，外套无袖粗呢衫，披着斗篷，脚下是黑便鞋。他命人铺开毯子让我们坐在他周围，就像在文塞纳森林一样，如饥似渴地倾听民意。

1270年7月1日，圣路易在埃格莫特登船。临行前，国王的谋士们给他提出了三种策略：其一为在圣让达克尔登陆；其二为进攻埃及；其三为南下突尼斯。可惜，似乎是以下原因促使圣路易采取了第三种策略。

据吉奥弗洛·德·伯里奥和纪尧姆·德·南吉说，当时统治突尼斯的国王名叫奥马尔·艾尔·木垒·默兹唐卡。至于奥马尔为何要假意皈依基督教，当时的史学家没有说明。但此中缘由恐怕在于，奥马尔得知十字军东征后，

唯恐祸从天降，便派遣使臣前往法国，假意皈依基督教讨得圣王欢心，以求避灾。异教徒的谎言恰恰给自己招来了灾难。路易以为，只要给奥马尔机会宣布改宗，非洲的很大一部分就会仿效国王，成为基督教的天下。

除了宗教原因，政治原因也不可忽视。突尼斯人作乱海上，他们抢劫运给巴勒斯坦基督诸王的救济品，还给埃及众苏丹提供马匹、武器和士兵，木多克·达里正是通过他们与摩洛哥和西班牙的摩尔人保持联系。因此必须铲除这伙匪帮，为东征扫清道路。

1270 年 7 月，圣路易进入突尼斯湾。此时，一位摩尔国王已开始重建迦太基城。几幢新居在废墟中拔地而起，毕尔萨山上矗立着一座城堡。十字军在橄榄之国突尼斯的美景前惊叹不已。奥马尔根本没来迎接法国人，相反，他威胁说，如果法军胆敢登陆，他就杀死国中所有的基督徒。威胁挡不住十字军前进的步伐，他们在迦太基地岬安营扎寨。法军的一位随军牧师以寥寥数语动摇了汉尼拔故国的根基，“我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以他的卫士法兰西国王路易的名义，要求你们行动起来。”就在这同一块土地上，人们曾听到过图尔语、梯尔语、拉丁语、旺达尔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不同语言都有着相同的激情。

圣路易决定先取迦太基，后攻突尼斯城。当时的突尼斯城是一座固若金汤的繁华商都。他击溃了守卫蓄水池的塔楼里的穆斯林，迅速占领了城堡，接着又攻陷了新城。伴夫远征的后妃们登上迦太基港。历史的变迁把一群法兰西贵妇送到了埋没在荒野蔓草间的迪东故宫。

圣路易渡海之后，幸运之神似乎弃他而去，仿佛他生来就是要给异教徒树立一个落难英雄的典范。等不来他兄弟西西里国王的援兵，他就无力进攻突尼斯城。法军被迫困守地岬。此时军中瘟疫流行，数日之内，士兵就折损了一半。非洲的烈日炙烤着来自温带的生命。为了给十字军增加麻烦，摩尔人用机器扬起灼热的沙尘，使南风中夹带了滚烫的沙粒，让基督徒充分领教了沙漠焚风的可怕效应。摩尔人真是没有枉费心机，如此绝妙的毒招充分展示了人类杀人的天分有多么高明。断断续续的战斗耗尽了战士们最后的气力，活人甚至来不及埋葬死者。他们把尸体扔进战壕，转眼之间尸体就填满了战壕。

内穆尔伯爵、蒙莫朗斯伯爵和旺多姆伯爵先后捐躯。国王的爱子内韦尔伯爵死在父亲怀里。路易感到自己也染上了瘟疫。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凶多吉少。他知道，战争的疲惫、王者的操劳、敬天爱民的劳顿拖垮了他的身体，瘟疫会轻而易举地将他置于死地。然而，他极力掩饰病情和失去爱子的痛苦。士兵们看到憔悴不堪的国王出入病房探望患者，好像一位仁慈的神父教化俘虏、拯救垂死的人。完成了圣徒的义务后，路易还要尽国王的义务。他守卫着营地安全，向敌人显示出刚毅不屈的气概。有时，他坐在帐前，就像坐在文塞纳的那棵橡树下一样，给他的臣民主持公道。

眼见父亲行将就木，路易的长子和继承人菲利普便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路易终于卧床不起。他知道自己已不能为民效力，为了保证法兰西的臣民在他身后也能安居乐业，他给菲利普留下了一篇《训子书》。凡读过《训子书》的法国

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路易在临终之际写下此文。手稿字体很大,但歪歪斜斜,说明刚强的路易连提笔写字都已十分困难。

亲爱的孩子,我要告诉你并命你严守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你全心全意地热爱上帝。不敬神者不会得救。不要做令神不悦的事。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宁可忍受万般磨难,也决不犯罪。

如果上帝要你承受厄运,你要宽容地以感恩之心接受厄运。你要想到你已竭力侍奉上帝,定会得到上帝的补偿。如果他赐你恩惠,你要谦卑地感谢他。切莫因此而生骄矜之心,因为我们不应藐视上帝的礼物。

你要亲近正直谨慎、不事阿谀的贤臣,不管他们是教会要员还是俗家名仕。你要远离小人,听从并牢记上帝的意旨。

对人要不论贫富,正直公道。对待奴仆要公正宽容,言语威严,使他们敬畏主人。如果有任何阴谋败露,不论对你有利还是不利,你都要追查到底。如果你确知占有了他人的财物,不论是你还是先祖的过失,你都要即刻归还。

你要时时体察在你治下的国中百姓,尤其是大城市的人民能否安居乐业。你要保持先祖传给你的光明磊落,宽容豁达的美德,并且发扬光大。

不要轻易发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否则祸患无穷。如果国中发生内乱,应尽早平息。

警惕权臣,注意考核政绩。一旦发现官吏有渎职

之处，便可亡羊补牢。

我的孩子，在我临终之际，我要你记住你可怜的父亲。我要你在全国境内为我举行弥撒，为我祈祷，为我施舍行善，并允许我分享你将来所有的善行。

我要把一个父亲能给孩子的所有祝福全都给你，我要请求天上的三圣：圣父、圣子和圣灵，求他们保护你，让灾祸远离你；这样死后我们就能并肩站在上帝面前，永远感激上帝，赞美上帝。

人之将死，浮生有悟，必能给子孙后代留下处世的金玉良言。但当此处世良方出自一位伟大的君王之口，一个无比纯洁的生命，一个无畏的斗士，一颗最淳朴的心灵，一个即将升入天国的神圣灵魂；他的臣民便可以骄傲地说，"此文的作者是我先祖的国王。"多么幸福的人民啊！

路易的病情恶化了，他要求涂抹圣油，在做临终祈祷时，他语气坚定，就像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一般。他跪在床前，准备领受临终圣体。这位再世的圣吉罗姆得由人们搀着才完成了这最后的仪式。此后，他不再心系尘世，他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人民交给他的使命。唉，世间难道还有比他更称职的国王吗？大慈大悲的路易不但为成就自己一生荣辱的异教徒祈祷，还恳求法兰西的主保圣人庇佑法国。法兰西啊，他挚爱的法兰西！8 月 25 日星期一清晨，路易感到死神的脚步在迫近，就命人将自己抬上灵床。他躺在床上，双手合十置于胸前，两眼凝望天宇。

空前绝后的场面出现了。西西里国王的舰队出现在海上，漫山遍野则尽是摩尔人的大军。迦太基故城的废墟上，

十字军的营帐惨不忍睹。到处是一片死寂，垂死的士卒走出病房，摇摇晃晃地穿过瓦砾场，只想靠近奄奄一息的国王。路易身旁是哀痛欲绝的亲人、垂头丧气的王公和痛不欲生的后妃。君士坦丁大帝的使臣目睹了这惨痛的一幕，他们可以向希腊人描绘一番如此悲壮的死亡了。苏格拉底假若在世，定会称羡不已。我们可以将斯多噶派哲学家之死与基督教哲学家之死做一番比较。圣路易比加图幸福，因为他无需去读什么灵魂不朽论，就可以相信来世的存在。他的宗教、德行与苦难已不容置疑地向他证明了这一点。下午 3 时，路易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清楚地说道，"上帝啊，我就要进入你的府邸，并在你那神圣的殿堂里向你膜拜。"然后，他的灵魂便升入了圣殿。他的存在决不会辱没上帝的殿堂。

随着圣路易悲壮、崇高、安静地死去，迦太基的历史结束了。这座不幸的城市长久以来就是上演疯狂、情欲的罪恶的舞台，圣路易之死仿佛是抵赎这一切的祭献。至此，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告诉读者，读者该随我一同返回法兰西了。

告别了热情好客的德瓦兹先生，在李尔先生的帮助下，我登上了一艘美国纵帆船。1807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我们从古莱特起锚，扬帆驶向西班牙。在阿尔及尔港，我们停下来等候一艘美国战舰的命令。我没有上岸，阿尔及尔坐落在海边，优美的海岸令人想起美丽的博西力普山。19 日清晨 7 时，在格林纳达王国顶端的加特角附近，我们看到了西班牙，我们沿着海岸线经过马拉卡，终于在 3 月 27 日耶稣受难日这天，在直布罗陀抛锚。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我看到了阿尔及兹拉斯，4 月 4 日，

我离开阿尔及兹拉斯，两天后到了卡迪克斯。在那里，我受到法国领事勒鲁瓦先生和副领事康克劳斯先生的礼遇。我又从卡迪克斯去了科尔多瓦，我非常喜欢科尔多瓦清真寺，但清真寺已变成了教堂。我还参观了诗人们魂牵梦绕的贝蒂克古城，我一直到了安杜夏尔，然后原路返回，再度拜访格林纳达。尽管我已参观了希腊庙宇，但我仍然觉得阿尔罕布拉宫值得一游。格林纳达谷的风光非常动人，与斯巴达谷颇为相似，据说，摩尔人非常怀念格林纳达谷。

离开格林纳达我动身前往阿兰胡埃斯，沿途经过伟大的芒什骑士的故国。在我眼里，芒什骑士是最高贵、最勇敢、最热情、最理智的人。在阿兰胡埃斯，我看到了塔雷河。4 月 21 日我到了马德里。

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博阿奈先生友好地接待了我。他认识我的先兄，先兄不幸与外祖父一起上了断头台。24 日，我离开马德里前往埃斯科里亚尔，由菲利普二世建造的埃斯科里亚尔坐落在卡斯蒂利亚旧城光秃秃的山上，王室每年要来此小住，仿佛要给世间孤独的死者上演充满激情的一幕，又要从他们身上汲取激情带给世人的教训。在这里，我们还能看到西班牙王室的祠堂，诸王的墓冢，一级级排列，形制完全相同，所以墓冢上都标了国王的姓名，排列有序，好似博物馆的藏品，还有一些为那些尚在人世的君王预备的空冢。

离开埃斯科里亚尔，我又动身前往塞戈维亚，塞戈维亚的引水渠是罗马人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但还是让德拉·波尔德先生在他优美的游记中为我们描绘这些古迹吧。在布

尔戈斯，我看到一座精美的哥特式大教堂。我知道，家乡已不远了。我忘不了勒·熙德的遗骸。

在米兰达，我拜祭了埃伯尔，是他目睹了汉尼拔迈出的第一步。我也曾长久地追寻英雄的踪迹。

过了维多利亚，又穿过了比斯开美丽的山峦。5月3日，我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我在完成了环绕地中海的旅行，游历了斯巴达、雅典、斯密尔那、君士坦丁堡、罗得、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开罗、迦太基、科尔多瓦、格林纳达和马德里之后，于5日到了巴荣纳。

古代的朝圣者完成圣地之行后，总要把腰带留在耶路撒冷，从那里带回一枝棕榈杖。而我没有带回这光荣的纪念物，我觉得我的旅行没有那么重要。20年前，为了排遣内心的苦闷与忧伤，我埋首书本，在沙漠里、在海浪间，一本本书在指间流过。我常常拿着笔，苦苦思索如何度过一生。我应当宽恕那时的我，而不是为那时的我感到骄傲。写完《殉教者》，我已向缪斯作别。而今我又重新拿起笔写下这些文字。它们或可算是《殉教者》的续篇，要么就是《殉教者》的评论。如果上天允许漂泊至今的我安歇下来，我将默默地为祖国奉上一座丰碑。如果上天要我继续流浪，那我只求平安度过余生，不再像年少时愁肠百转。而今华发已生，我开始眷恋清静的生活。我知道，安安静静埋头创作是无尚的快乐，而文字一经发表，带来的就是狂风暴雨。不管怎样，如果我的名字能流传后世，那说明我没有糟蹋语言；如果我的名字注定要被人遗忘，那说明我是在白费力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东方书林俱乐部文库　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作者＝
页数＝４０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